
武俠世界
第31年
21
$10.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的「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日月星辰」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最近本市發生連串兇案，受害者均是肥胖女人，負責此案的警司古純明雖然得到好友馬獅龍的協助，可惜兇徒機智靈敏，幾番被他狡脫，還把古純明打傷，馬獅龍只好獨自去偵查，最後被他發現本市一間代理人體物料的公司有可疑，馬獅龍循着這線索，抽絲剝繭，尋踪覓跡，最後又與蘇菲亞合作來到一處荒島，更揭發了一個邪惡的組織……故事情節迂迴曲折，緊張刺激，打鬥場面尤為壯觀慘烈，欲知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楊帆先生新著兩期完武俠故事「降龍伏魔劍」在今期刊載，本故事情節簡潔凝鍊，富於文采，萬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隆中客先生所撰著的「歪打正着」。另司空羽新著「誰敢碰我」也將於下期刊載。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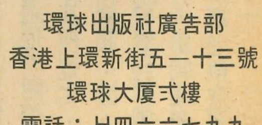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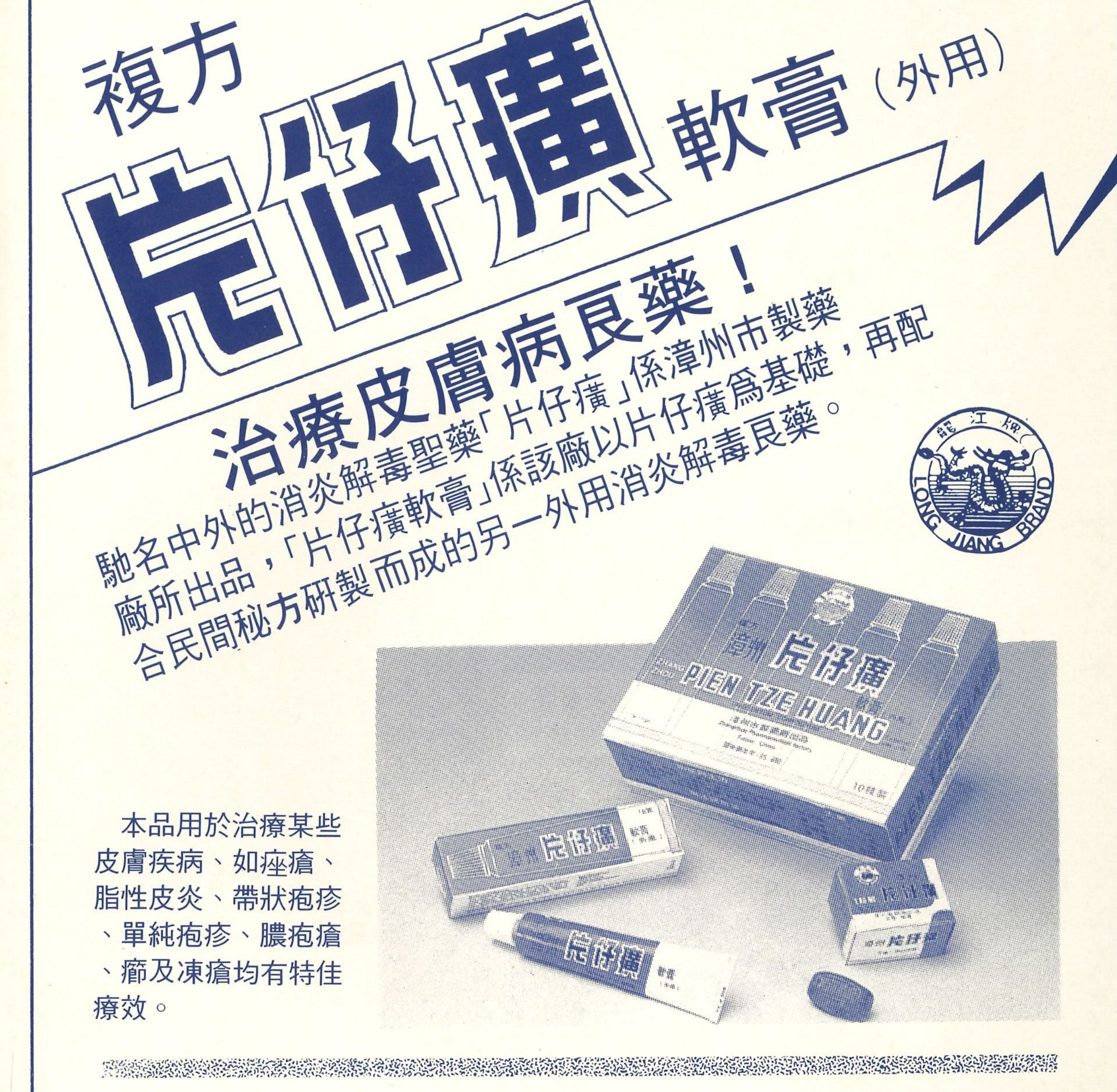
(總號 156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

南宮宇·文
可飛·圖

日月星辰

神秘殺手 霧夜行兇

馬獅龍並不喜歡泡酒吧，但今夜是一個例外。

酒吧內，煙霧瀰漫。

猜枚聲、談話聲、嬉笑聲，充斥了整個空間。

那鋼琴手與歌手，正在合力演唱着別人的歌，歌聲中似是充滿無奈，也許這便是世紀末的情懷。

其實，馬獅龍一踏進酒吧，便已看到那角落的年輕人正喝着啤酒，但他並沒有立即上前。

馬獅龍向酒保要了一杯啤酒。

他一直監視着那年輕人。

馬獅龍認識這個年輕人已是三年前的事了，那時，他剛剛從學堂出來，是一位見習督察。

他的名字叫古純明。

古純明為人正氣凜然，做事幹勁十足，實在是警界中不可多得的人材。

在見習期間，他表現出色，因此當他實習期滿，便連升幾級。

做一個好警察並不容易，做一個出色的警察更不容易，古純明却能做到了。

對這麼一個聲名鵲起的年輕人來說，應該是精神抖擻、容光煥發的。

但眼前的古純明却並不是如此。

他神情萎頓，垂頭喪氣。

假如你告訴別人，這年輕人是個警察，一定沒有人相信，倒不如說他像個窮途落泊的線人。

馬獅龍在今年的年初曾見過他，那時他仍然是意氣風發，器宇軒昂，可是，如今……

這便是馬獅龍並不立即上前與他打招呼的原因。

一個人有如此重大的改變，其中一定有重大的原因。那是私人的問題，還是事業上的問題呢？

看來，古純明這次約馬獅龍來這酒吧，一定是要向他傾訴這改變的原因。

古純明似乎有點醉意。

但他仍然一口氣喝乾了那杯啤酒。

當他正想叫侍者的時候，一個身穿黑色衣裙、身材窈窕的女人，已奉上一杯深褐色的烈酒。

那女人的手上也有一杯。

古純明望着那女人，從他的表情看來，他似乎並不認識那個女人。

他們說了幾句話。

馬獅龍坐的地方，與古純明相隔很遠，而且人聲嘈雜，根本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那女人舉杯。

可是，古純明却沒有。

那女人一口把烈酒喝乾了，然後對古純明說了幾句話，古純明拚命搖頭。

那女人顯得悻悻然，也有點無可奈何的離開了。

古純明目送那女人離開，然後把那杯烈酒一口乾了，他斜倚着沙發，似有醉意。

馬獅龍猜想着：那個女人究竟是誰？

是古純明的女朋友？

是一個全不相識的人？

是公事上的人？

要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並不困難，只要馬獅龍上前，古純明一定會有更多的事情向他傾訴。

馬獅龍站了起來。

而古純明也站了起來。

但他並不是看見了馬獅龍，而是逕往洗手間。

馬獅龍也不以為意，走到他旁邊的沙發坐下。

演唱台上換了一個新的歌手，這歌手中氣十足，一連唱了兩首勁歌，吸引了不少酒客的掌聲。

馬獅龍的酒已喝了一大半。

可是，古純明仍然沒有回來。

事情似乎有點不對勁。

去洗手間是用不着花這麼多時間的！

難道他不耐煩等下去而走了？

就算他走了，也沒有理由從洗手間那裡離開！

馬獅龍立刻往洗手間。

那洗手間離酒吧頗遠，有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道上並沒有人，燈光昏暗。

忽然，一個大漢迎面而來。

馬獅龍側身讓開。

另一個大漢又再匆匆而過。

馬獅龍也再讓開。

接着是一個人。

「古純明？」

「馬獅龍……追！」

他指着前面那兩個匆忙而過的大漢。

馬獅龍也毫不猶豫的隨着他追了出去。

酒吧大堂之內，仍然是那麼熱鬧，鬧酒之聲彼起此落，令人煩厭。

古純明一直追出酒吧。

馬獅龍跟着。

那時已是接近午夜，外面路上行人稀少。完全沒有那兩個大漢的踪影。

古純明道：「追！」

「追誰？」

「那兩個要肢解我的大漢。」

「肢解你？」馬獅龍以為他在說醉話。

古純明雙手半舉，肩膊聳起，他的外衣立時「嘶」的一聲裂開了。

古純明把那破爛的外衣脫下，道：「馬獅龍，你看普通的刀子，有沒有這麼鋒利？」

馬獅龍接過那破爛的外衣。

這件外衣質料極好，縫工也不錯，脅間與背部都被齊口裂開，果然是異常鋒利的切口。

「你以爲是甚麼刀？」古純明問。

「牛肉刀！」

「不，是手術刀！」

「甚麼？手術刀？」

古純明沒有答話，看見再沒有辦法追到那兩個行兇的人，他轉身回酒吧。

「古純明，」馬獅龍嚷道：「你還進去？你如今需要的是清醒一下。」

「清醒？是的。」

「那兩人是誰？」

「殺手！持手術刀的殺手。」

馬獅龍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剛才邀你喝酒的，又是一個甚麼女人？」

「你看到了？」

「我一直在監視着你。」

「爲甚麼你不過來？」

「我有些懷疑，你究竟是不是眞的你。」

古純明重覆着道：「你究竟是不是眞的你？馬獅龍，你說的是甚麼醉話？」

「我並沒有醉，我只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記得年初時候見過你……」

「我不再是以前的古純明了。」

「爲甚麼會如此？」

「說來話長。」

他倆漫步着，一直出了海傍。

本來他們一直走着，已覺得濕氣極重，來到海傍，更是一片迷濛，霧氣極重。

鵝黃色的路燈在濃霧之中，顯得有些憔悴落寞。

「這麼大霧！」古純明自言自語地說。

馬獅龍望着白濛濛的一片，也不禁道：「今夜好大霧啊。」

他們沉默着，一直來到海傍的鐵欄杆。

「告訴我，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近日看過我的新聞嗎？」

「當然看過，你調職了？」

「是的，我調職了。」

「那並不是你情緒低落的主要原因吧？」

「可算是。」

「有人不喜歡你幹工作那麼出色？」

「是，他們給我一個外號。」

「你是指『殺鷄警司』？」

古純明點了點頭。

「我並不是殺鷄警司，我是掃黃……黃、賭、毒都是社會罪惡的根源。」

「你幹得十分出色，你那警區本來是一個娼妓黑點，如今總算一洗劣名。」

「不過，我要承受很大的壓力。」

「甚麼壓力？」

「上司的壓力、黑社會組織的壓力。」

馬獅龍知道那並不是眞話，因爲古純明自小便立志做一個好警察，而這些壓力，他應該一早便有心理準備。

「你怕？」馬獅龍故意問道。

「我怕？我當然不怕！不過……」

「有人要你辭職？」

「我眞想辭職。」

「有甚麼比辭職更可怕？」

「他們要調我職。」

「調往那裏？山頂？」

「比山頂更安全，是水塘區。」

馬獅龍聽了，也不禁笑起來。

一個著名的殺鷄警司，竟然要調往水塘區。

「有人陷害你？」

「不，我明白他們，他們並不是不想把罪惡連根拔起，而是要把社會加以平衡。」

馬獅龍道：「我不明白。」

「他們不想我把整個社區變成一個乾淨的社區，原因是沒有了黃色的罪惡，將會有更多其他的罪惡。」

「這是事實。」馬獅龍道。

「你也幫着那些老頑固？」

「我不是幫着他們，而是把事實說出來，你可知道多少人靠黃色事業生活？就只是那幾百個妓女？」

「當然不止，那些淫媒，那些姑爺仔，還有……」

「是的，古純明，你應該接受事實，只要他們不再明目張膽，不再那麼猖獗，你已成功。」

「這點我做到了。」

「但你有把整個黃色事業連根拔起的理想。」

他點了點頭。

馬獅龍嘆口氣。

理想現實永不協調，難道馬獅龍也要向現實妥協？

馬獅龍道：「古純明，我年輕的時候，比你更有理想，不過，理想終歸是理想，現實還是現實，忽然，我想起一個笑話。」

「甚麼笑話？」

「從前，有一個小偷被警察抓着，那小偷是個慣匪，警察當然是大駡他一頓，可是，小偷却說：『你不要再駡我，你要多謝我才對！』」

「警察要多謝小偷？」

「小偷說：『這世界沒有了小偷，要警察來作甚麼？』」

古純明也明白其中的道理。

這現實世界，正邪永不兩立，但永遠也要並存着，否則，將不會是一個平衡的世界。

古純明也嘆了一口氣。

「你明白了？」

「我明白的是另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我們當差的，是要拜關帝的。」

「那並不是甚麼新事物。」

「但那些幹壞事的，也是拜關帝的。」

「那表示甚麼？」

「我以前以爲關帝很難做，因爲祂既要保佑正義的人，也要保祐邪惡的人。」

「是的，關帝很難做。」

「不過，以你的解釋，關帝並不難做，他只是這個現實世界中一個平衡的保持者。」

馬獅龍笑道：「他既保佑好人，也保佑壞人。」

兩人相視而笑。

一陣涼風吹來，他們只覺一臉潤濕。

霧實在太大了，周圍的視野不超過十公尺。

古純明聽了馬獅龍這個比喻之後，心情似乎較爲好些。

馬獅龍忽然想起那個女人，道：「剛才用手術刀追殺你的人，當然是黑社會的殺手，但那個女人呢，是你的女朋友？」

古純明搖搖頭，道：「她也是黑社會的人。」

「是個大姐大？」

「是個大姐大大大。」

馬獅龍道：「連大姐大大大也要向你敬酒，你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委實不小。」

「她並不是來向我敬酒，而是來警告我。」

「她敢？你仍然是個警司。」

「她說的話當然是極爲得體，甚至你錄了音，帶上法庭，也不能治她的罪！還有，我現今正在放大假。」

「那好極了，放開一切，到外地旅遊一下，這樣對你有好處。」

古純明對他的話並沒有甚麼反應，可能是太多人曾經對他說過這句話。

這時，一陣微風吹來。

濃霧散開——他們兩人都看見了一個人影，那人頭戴鋼盔，正奔向路邊。

路邊依稀有一輪電單車。

忽然，馬獅龍踢着一些東西，幾乎仆倒地上。

古純明立刻扶着他，道：「小心。」

他「小心」二字還沒有說完，他自己也踢倒一些東西。

馬獅龍低頭一看，道：「是個人！」

古純明也看到了，有點緊張地道：「是個女人。」

那是一個相當肥胖的女人，橫卧在地上。

一陣發動電單車的聲響傳來。

兩人都不約而同的想起那個戴頭盔的人——這個躺在地上的女人，與他有關？

馬獅龍一個箭步標上前去。

電單車已經開走了。

濃霧加上昏黃的燈光，馬獅龍無法看到電單車的車牌，他只能看見那電單車並不是一般的電單車，而是那種經過改裝與裝飾的，用來鬥車用的電單車。

馬獅龍回過頭來。

古純明已經蹲在地下看那女人。

那女人已是一具屍體——呼吸全無，心跳停頓，却仍有微溫。

換句話說，她是死了不久。

古純明道：「請你看守這屍體，我去報警。」

馬獅龍沒有異議。

這肥胖的女人相當年輕，身上戴有首飾，旁邊有一個手袋。

馬獅龍把手袋打開一看，裏面有三千多元現金，還有一些日常用品、身份證與信用卡。

這女人身上並沒有顯著的傷痕。

馬獅龍再看看那女人的面孔，一張普通女人的面孔，並不美麗，也不屬於醜陋。

最引人注意的，是她臉上脂粉相當厚，看來是一個夜生活的女人。

古純明已回來。

不一會，一輛警車來了，停在路旁。

一個沙展走下來，看見古純明，立刻敬禮。

古純明道：「沙展，我正休假。」

沙展道：「你雖是休假，但仍是我們尊敬的警司。」

「我們無意間踢到了一具女屍。」

那沙展與幾個警員立刻上前細看，然後，沙展用無線電向總部報告了一切詳情。

沙展道：「麻煩兩位跟我回去一趟。」

馬獅龍與古純明均沒有異議，因爲這是循例的手續。

一輛救傷車來了，工作人員把那女人抬了上去，那女人其實已死了，但仍是要先送到醫院裏去。

馬獅龍與古純明乘警車回到警局，回答了一連串的問題後，已接近天亮。

馬獅龍拖着疲乏的身體回家。

古純明却是一個天生的警察，這件事其實與他完全無關，可是他仍要留在警局之內協助調查，那個負責這件兇案的警司與他相熟，所以並沒有阻止他。

翌日的報紙，並沒有報導這一件事。

深夜海旁發現一具女屍，這種事情在一個繁華的大都市來說簡直是家常便飯，已不是新聞。

警局也沒有再找馬獅龍，而馬獅龍也淡忘了這事。

五日之後的深夜，馬獅龍就寢之前，接到古純明一個電話。

「馬獅龍，我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

「甚麼事？你不是休假的嗎？」

「不，你快來，也許你能解釋這事。」

馬獅龍實在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出去，便說：「明天吧，明天我來警局找

你。」

「我希望你立刻來。」

古純明實在是一個太不世故的人。

他聽到馬獅龍的聲音遲疑，便道：「你記得那個死去的女人嗎？有甚麼特徵？」

一時之間，馬獅龍對那女屍的印象也模糊了。

「我記不起了。」

古純明道：「是個肥胖的女人。」

「那根本並不是甚麼特徵。」

「是的，不過假若有十多個女人，都是肥胖的女人，都在最近的三個月內失踪或者被殺……」

「十多個女人，都是肥胖的女人失踪或被殺？」

「是的。」

「那可能是個變態色魔，特別喜歡肥胖的女人。」

「我也這樣想過，不過……」

古純明似乎是故意賣關子。

「不過甚麼？」

「你既然沒有興趣來，倒不如明天來的時候，我才把更有趣的事情告訴你。」

這時，馬獅龍的睡意已全飛走。

古純明又說道：「我也有一些關於那個電單車車手的線索！」

「那是個甚麼人？」

「我不打擾你睡覺了。」他似乎要放下電話。

馬獅龍也是個天生好奇的人，他急忙道：「好了，我來了。」

他放下電話，換過了衣服，便飛車往警局。

* * *

古純明滿臉鬍子，好像多天沒有睡覺似的。

他一見馬獅龍，便拉他進入一位警司的辦公室。

馬獅龍道：「你已調派往水塘區了，為甚麼你又可以在這裏工作？」

古純明道：「本來我是要去水塘區的，不過剛巧負責這件案的警司家中有事，要放大假，而這邊又人手欠缺，上司便要我留下。」

「你懇求他讓你辦這件案？」

古純明沒有答話，打開了一個檔案夾。

「這是那個女人的驗屍報告。」

馬獅龍接了過來，看了一遍，知道這女人是服了過量藥物而致死的。

「沒有甚麼特別！」

「沒有甚麼特別？她是吃了過量的藥物而死的！」

「那有甚麼特別？」

「你看看她的年紀。」

馬獅龍看看那死者的年紀，上面寫着三十歲。

「三十歲便不能服用過量藥物？」

「不，但一般來說，服用過量藥物的，用句通俗的話來說，亂服丸仔，並不是這一個年紀的人。」

「一般來說而已。」

「好，我也是如此想過，可是以她這樣的年紀，相當有錢，生活又不錯，心廣體胖，她為甚麼要服藥物？」

馬獅龍並不是一個非堅持己見不可的人，他問道：「血液報告怎樣？」

「對了，血液並無藥物沉澱的跡象，那表示，她並非長期吃丸仔那種人。」

「她做甚麼職業？」

「媽媽生。」

「怪不得她會半夜出現街頭，被人殺了，她的背景呢？」

「這女人名叫陸碧桃，是個離婚婦人，雖然是個媽媽生，但手下的小姐並不太多，雖然與黑社會有些關係，但本身並不是黑社會的人。」

「受到感情困擾？」

「沒有，她是個十分懂得生活的人，她除了喜歡吃之外，便喜歡錢的了！她有不少的積蓄。」

馬獅龍聽到這裏，心中已有些怨言，不禁嘀咕。

古純明道：「最近三個月來，前後共有十五個女人，都是這樣無故失踪或者死亡。」

馬獅龍接過另一疊檔案。

裏面有十多個女人的照片，一眼看去，全都是相當肥胖的。

那個變態殺手只喜歡肥胖的女人？

古純明道：「最近發現過三具屍體。」

「甚麼屍體？」

「慘不忍睹的屍體。」

馬獅龍揭開另一頁檔案，裏面有三張照片。

實在是慘不忍睹的照片，三個女人，頭部沒有甚麼變形，但身體似乎是被壓榨過似的，十分扁平，像一堆爛泥似的。

古純明又拿了三張照片出來，道：「這是她們的本來面目。」

那實在出乎馬獅龍的意料，這三個女人都是十分肥胖，與照片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

「你不信是她們？」

馬獅龍搖了搖頭。

古純明道：「經過牙醫的鑑證，這三具屍體，的確屬於這三個胖女人。」

馬獅龍再細看那些照片，問道：「你聯想到一些甚麼？她們是被折磨而死？」

「我無法想像。」

「這些屍體是在甚麼地方發現？」

「兩具是浮屍，一具則在郊外山野被野狗拖了出來。」

馬獅龍問道：「其他的呢？」

「到目前為止，只是失踪而已。」

十多個肥胖女人失踪，三具不似人形的屍體被發現，這其中表示了一些甚麼？

兩人沉默了一會，馬獅龍把整件事情再小心地想了一遍，腦袋是一片

空白。

忽然，他想到那夜，發現屍體之前，有一個駕駛電單車的、戴頭盔的男人出現過。

「那疑兇呢？」

「你指的是那駕電單車的男人？」

「是的。」

「我也調查過，事後，我再到現場，收集了那些電單車的車輪痕跡。」

古純明實在是一個頭腦精密的人。

「從那些車輪痕跡，我發現了一個飛車集團。」

事情似乎越來越有趣。

「這件事，與飛車集團有關？」

「至少，那個疑兇便是該集團的一個飛車手。」

「找到那個人沒有？」

「沒有，這也是我要立即找你出來的原因。」

「我們立即去找那人？」

「是的，我們日間很難找到這些人，他們是奇怪的動物，晝伏夜出。」

「去那裏找他？怎樣找他？」

「我小心研究過，除了車輪之外，還有脚印……那個男人的脚印。」

「有甚麼特別？」

「一隻脚印較為深，另一隻是較淺的。」

「換句話說，那人有些微跛的。」

「看來是，不過，坐上了電單車之後，便看不到的了，人人也是一樣。」

馬獅龍說：「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當然是往賽車場。」

「本地也有賽車場？」

「當然是非法的！我早已準備妥當，」古純明從一個大文件櫃中，拿出了兩頂頭盔。

「我們也作飛車黨？」

「假如不是如此，怎能混入他們之內？」

古純明又道：「你沒忘記怎樣駕駛電單車？」

「當然沒有。」

古純明已不理會馬獅龍，逕自提起頭盔，往門外跑，馬獅龍無法，也提起了頭盔。

原來警局的門外，早已有兩輛電單車。

不是普通的電單車，而是經過改良，並且加以裝飾的電單車。

古純明雖然明知馬獅龍跟着他後面出來，可是，他一言不發便把車開動了，並且高速開行。

馬獅龍想多問一句也沒有機會。

他們向着西郊而去。

今夜的霧並不大，偶有一陣涼風撲面，實在是一個非常美麗的晚上。

往西郊的路相當蜿蜒曲折，那正是賽車的好地方，直路雖然可以讓人們暢快地扭盡油門，享受衝刺的樂趣，然而，彎彎曲曲的路却可以考驗一個駕駛者的技術。

兩輛車子劃破了黑夜的靜寂。

漸漸，前面也有一些電單車的怒號聲。

古純明加速上前，馬獅龍跟着。

不遠之處，已有十多輛電單車在鬥快。

一時之間，只聽見馬達的怒號聲。

古純明一扭油門，已接近了他們。

這些黑夜的飛車手，有些是單獨的，有些却有一個伴兒坐在後面。

因為每一個人都戴上了頭盔，所以根本分不清楚他們是男是女。

看來駕車者多是男人，坐在車後面的，却是有男有女，駕車者大都是聚精滙神，但坐在後面的，在震耳欲聾的機械聲中，仍然叫囂。

忽然，有一輛電單車抽頭而出。

看來，電單車比賽要正式開始。

馬獅龍並不知道古純明此行的目的，因此他不敢妄動，只混在車叢之間。

本來，馬獅龍已多年沒有駕駛電單車了，開始時，手脚有點生硬，幸好駕駛了一段路，已漸純熟。

古純明在車叢中，看到空位便上，轉眼之間，他已抽頭而出，直追另一部快車。

馬獅龍一時之間，却無法駛出重圍。

古純明平日給人的印象，是相當斯文的，可是，今晚他駕着電單車，却是豪氣迫人。

那駛在第一的車輛，看見有人上來挑戰，自然是抖擻精神，加足馬力。

馬獅龍雖然仍在車叢之中，但他仍然可以看得到，古純明追着那一輛電單車，車上貼有一個「健」字，他拚命找尋空隙，想走出重圍。

古純明却一心一意追着那輛有個「健」字的車。

兩輛車都到了一個彎角。

那輛車暫時收了油，車身傾斜，順滑的過了這一個彎，古純明在後面，看在眼裏，心中也十分佩服這駕駛者，他的駕駛技術既優良，姿勢也極其美妙。

有時，技術優良未必可戰勝一切。

另一個彎角也在目前。

這彎角比剛才的一個更為尖銳。

那人收油，古純明却加油，他的車子好像引吭怒吼似的，就在彎角之處，險象橫生。

古純明的技術好，但比較下來，他並不會好過那輛本是佔頭的車輛。

可是，他仍然搶過了那人的頭。

那是因為他的車輛馬力比他大，還有，古純明也有足夠的勇氣。

那人被超前，當然是心有不甘。

於是，他又急起直追。

兩人在彎彎曲曲的道路上，你追

我趕。

馬獅龍終於也殺出了重圍，與其他三輛車子，遠遠的跟在後面。

轉了一個大彎之後，竟然看不見二人。

馬獅龍心中一凜：「難道……」

接着，前面幾輛車已慢了下來。

原來在前面不遠之處，有一間通宵營業的便利店。

兩輛電單車已泊在門外。

馬獅龍一看，便知道那是古純明的車子，他也隨着衆人，把車子停了下來。

古純明正挨着店中的木桌，手中拿着一杯咖啡。

他的對面是另外一個人，正狂飲啤酒。

古純明看見馬獅龍來，用眼色示意他不要靠近。

「我實在不服氣。」那人放下了啤酒罐。

「也沒有甚麼，我的車子馬力比較好。」

那人道：「我的技術比——」他似乎不屑的再說下去，他的眼神是充滿驕傲。

古純明並沒有甚麼反應，只平靜的說：「你的技術總算過得去。」

這平淡的一句話，却激怒了那人。

「健仔，『鍊』他！」

這個「鍊」字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打的意思，另一個是用車子一較高下。

那叫健仔的人道：「來吧！」

他作出一個打架狀。

一時之間，店裏的人都靜了下來。

古純明仍然啜着咖啡。

健仔更走近一步：「怎麼了，你怕嗎？」

古純明放下了紙杯，道：「『鍊』我，沒有意思。」

「『鍊』車？」那人睜大了眼睛。

古純明點點了頭。

店中的人又鬧哄起來了。

可是，那店中職員却有些不安起來。

古純明道：「這裏並非適宜說話的地方，我們出外再說。」

健仔並沒有甚麼異議，首先出了店門，古純明跟着，其他的人也紛紛出去，馬獅龍也不例外。

健仔有點心急，道：「我的車馬力、氣缸不及你。」

「我用你的車，你用我的車。」古純明說。

健仔無話可說。

古純明道：「你再敗如何？」

「我會敗？你先說你敗又如何？」

「這車子是你的，」古純明從衣袋掏出了那本汽車牌簿，丟了在地上。

有人出來，拾了起來，看來那是健仔的馬仔。

古純明道：「你呢？」

健仔一時之間，想不出用甚麼作賽，他也想掏出汽車牌簿出來。

古純明止住了他，道：「我要你的車作甚麼？」

「那你想怎樣？」

古純明想了一會道：「我勝了你再說。」

那個拾起牌簿的人，突然朗聲道：「下甚麼注？」

有人叫道：「一賠五，健仔勝。」

另外一人道：「三賠十，這位是——」

「叫我阿明。」古純明道。

「明哥勝，三賠十。」

接着，其他的人也紛紛下注。

他們各自交了一些鈔票給那人，那人一一點妥，却沒有記下來，看來他們早已習慣了這種賭博方法。

馬獅龍並沒有下注，但心中嘀咕，不知古純明在弄些甚麼花樣。

那人收妥了各人的投注後，朗聲道：「由這裏開始，一直到牛尾村，先到終點爲勝——誰先去？」

有兩個人自動請纓。

原來他們先派兩個人到終點，作最後裁判。

然後又有幾個人，沿途監視，作爲路上裁判。

當那幾個人走後十五分鐘，他們便開始上路，其他的人，包括馬獅龍在內，也隨着出發。

馬獅龍不知古純明想玩些甚麼花樣，他只好在車叢中，一直監視着。

那個健仔，換了古純明的電單車之後，果然是一馬當先，絕塵而去。

但古純明並不焦急，也追着上路。

由便利店到牛尾村，用高速上路，大約是四十五分鐘的路程，但由電單車行，則只需三十分鐘左右。

以健仔這個著名的飛車手來說，可能只需要更少的時間。

古純明扭盡了油門，也只可緊緊聽到健仔那輛車的機械聲。

看來他是輸定了。

可是，看他一派不在乎，似乎胸有成竹的樣子，幾乎氣爆了馬獅龍。

一大羣電單車簇擁着，衝破了黑夜。

路上的彎角極多，有些車子跌倒，有人受了輕傷，不過，這些對他們來說，是家常便飯，沒有人理會。

二十分鐘過後，兩人已可以看見牛尾村一些村屋的燈火。

古純明一直在健仔的後面，無法超越。

健仔的技術的確不錯，加上好的電單車，果然是個無敵的車手。

他自己也知道，勝券在握。

他的心也有說不出的快樂，因爲多少年來，他都是夢想着有一輛這麼大馬力的車子。

可是，買一輛這樣的車子並不容

易，然而，這輛車子却已在手中，而且在幾分鐘之後，便屬於自己。

想到這裏，他更爲興奮。

他扭盡了油門。

突然，車子响起了一陣怪聲，像虛脫了似的。

他再扭油門。

車子不單沒有加速，反而慢了下來。

他一時之間，突然想不出原因。

這一慢，古純明的車子已追上，並且在他身旁响了一下油門。

健仔幾乎被氣瘋了。

前面已見那兩個終點裁判在揮手。

健仔的電單車停了下來，而古純明已衝到了終點。

後面的車隊，已一一而至。

健仔哭喪着臉，推着那電單車到終點。

「明仔，你出古惑！」

古純明似乎摸不着頭腦，問道：「甚麼古惑？」

「車子沒有油！」

「車子沒有油？我今夜已入滿了。」

其中一個裁判道：「健仔，不管是甚麼道理，你來遲了三分鐘，你是輸了。」

其他的人也嚷着。

那個接受投注的人，出來叫道：「有賽果了，明哥稍勝，算是一個冷門。」

他開始派彩。

衆人鬧着，有些人收錢，另外的當然是輸了錢。

健仔仍然是悻悻然的望着古純明。

那時已近天亮，這一夜的鬥車，總算是告了一段路，人們紛紛離開這地方。

他們離開之時，都叫道：「明晚再來過。」

轉眼之間，人羣散去，只剩下健仔、古純明與馬獅龍各在一處。

古純明看看健仔，打了個呵欠，道：「再見了。」他開動了健仔的車子。

「甚麼？這才是你的車。」

「送給你。」

「甚麼？」健仔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古純明招呼着馬獅龍道：「走吧！」

健仔呆着。

馬獅龍道：「你還不謝謝這位大哥。」

健仔如夢初醒地道：「謝謝。」

古純明把車牌簿抛了過去，道：「你自己去轉名吧，你這一輛，我出了市區，才交回給你。」

健仔更不相信，這位明哥是白白的把車子送給他，而並不是交換。

古純明已上路，馬獅龍隨着。

古純明道：「去海城喝早茶，好嗎？」

他是對馬獅龍說的，健仔當然聽到。

健仔叫道：「我車子沒有汽油，怎能出去？」

「你自己想辦法了。」

古純明與馬獅龍已絕塵而去。

健仔只好推着車子，往最近的油站而去。

* * *

半個鐘頭之後，天已大亮，而他們亦已到達了茶樓。

馬獅龍道：「你究竟在玩甚麼花樣？那麼大手筆，送了這輛電單車給那人。」

古純明道：「並不是大手筆，有時釣大魚，一定要用一些厚餌。」

「健仔是大魚？」

「不，我們探過，他是這班賽車手中消息最靈通的人，而且他認識的人最多。」

「你想找那霧夜的車手？」

古純明點點頭。

「那根本用不着我。」

「用得着你，假如他們昨夜眞的動手……」

馬獅龍聽了，眞有點啼笑皆非。

古純明道：「馬獅龍，我眞的需要你幫忙，尤其是在套取健仔的口供。」

「你是警務人員，而且是主理這案子。」

「不，老實說我只是暫時主理，我的同事一回來，我便被强迫休假！」

馬獅龍也沒有再怨甚麼。

其實昨夜也是一次難得的經驗，黑夜飛車，非法賽車，這都是非一般所能體驗到的。

馬獅龍道：「對了，其實一切你早有計劃？」

「不，我也只是隨遇而安！對付這些人，根本不需要計劃，也可以說，有更週詳的計劃也是沒用，因爲他們的行事，只是興到而爲。」

「那賽車呢？你有把握勝利？」

「沒有，那時剛好看到錶板上汽油的存量，以我的估計，我車子上的汽油是不夠的，因此，我用激將之法，使健仔用我的車子，而我用他的車子。」

馬獅龍開始明白，古純明實在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你是公務員，你那麼大手筆？」

「你是指我把車子送給健仔？」

馬獅龍點點了頭。

「那車子並不太貴，是我在交通部拍賣時所得，去年交通部所用的電單車，全部更換更小的馬力，過去那些大馬力的車子，全部拍賣。」

「你買了一部用來飛車？」

「我也喜歡飛車，其實風馳電掣，有誰不喜歡？我有一個做機械的朋友，替我把車子改裝了，因此，這輛外表十分名貴的大動力車子，並不太

貴。」

「你倒是個知慳識儉的人。」

說到這裏，健仔果然來了。

古純明招呼他坐下，並介紹了二人認識。

健仔喝了一口濃茶，又吃了一些點心。

古純明一句話也沒有說，他要與健仔比賽忍耐力。

健仔終於忍耐不住，道：「明哥，你想知道甚麼？」

古純明道：「我想知道你要吃些甚麼？」

健仔苦笑，道：「明哥，快說吧！我收你的電單車，我一定要爲你做一件事。」

古純明知道不能再悶下去，道：「我想找一個人。」

「甚麼人？」

「像你一樣，飛車高手。」

「江湖之上，至少有七八十個。」

「有一個與別不同——微跛的。」

健仔似乎有點詫異。

古純明道：「他愛車如命，把車子視作第二生命。」

健仔似乎想到了一個人。

古純明繼續道：「他似乎近日不再露面。」

「聶火生？」

古純明道：「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馬獅龍道：「他身材高大瘦削，左足微跛，衣履非常講究，那車子更是與衆不同。」

「是的，那是聶火生。」

古純明問：「在那裏可找到他？」

「我也不知道，他退出我們這個圈子也差不多大半年了。」

「爲甚麼？」

「沒有人知道，而且，我們都是無端認識的，沒有人知道對方詳細的身份。」

古純明淡淡道：「你會知道的。」

健仔臉色有點爲難。

古純明道：「我並不是吝嗇甚麼……那車子實在可愛，這種古典型的車子，就算你有錢，也並非一定可以買到，而且，我不想這一輛車落在一個不識貨的人手裏，有道是寶劍贈俠士。」

健仔道：「假如我不能提供足夠的資料，或者替你找到聶火生，你便……」

「我不會把車子要回，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那你要怎樣？」

「你白要我的車子，你的心裏也不快樂。」

這話看似幼稚，但卻能擊中健仔心中要害，他的確是不想白白要古純明的車子。

他咬咬牙，道：「好，我盡力而爲。」

他再啃了一個叉燒包便離去。

古純明道：「馬獅龍，你也回去等好消息，昨夜沒有睡，慣嗎？」

馬獅龍一向是個隨遇而安的人。

翌日傍晚，他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古純明打來的，可是並非與健仔或聶火生有關。

古純明道：「有一個女人似是被人謀殺。」

「甚麼女人？」

「一個肥胖的女人。」

馬獅龍道：「在甚麼地方？」

「在一間減肥中心。」

馬獅龍立即趕到發生命案的現場，那是一間規模十分宏大的減肥健美中心，裏面設置了最新的健身器材，四周都鑲滿了大鏡的舞蹈室。

這中心不單是利用器械健美與減肥，更又有葯物來替顧客減肥。

古純明正在健美中心等待着馬獅龍，他一見了馬獅龍，便拉他到一間醫療室。

室內的設備與一間醫院的病房差不多，除了一張病床之外，四周都放滿了儀器，看來是一些做簡單手術用的儀器，相當精密的儀器。

房中的牀上，正躺着一個女人。

一個全身被綳帶裹着的女人，那些綳帶，並不是普通的綳帶，而是一些用來減肥的綳帶。

馬獅龍也從報章上知悉，最新的減肥方法，是用一些特製的綳帶，吸滿了鹽水的溶液，裹在需要減肥的地方，然後加以通電，利用鹽水溶液與電流，進行局部減肥。

這女人全身裹着綳帶，看來像個木乃伊。

難道她身上每一處都要減肥？

地上有一個插頭。

「證實死亡？」

「法醫官沒有來到，不過，她的呼吸與心跳已經停頓，身體尚有微溫。」

「死亡原因？」

「可能是洩電。」

「洩電？這種十分精密的儀器也會洩電？」馬獅龍實在不相信。

「我問過負責這手術的美容師，她坐在隔鄰，她實在太緊張了，在歇斯底里地哭着。」

「我們再去看看她。」

兩人離開了這個醫療室，通過一條滿鋪地毯的走廊，來到另外一個房間。

裏面傳來輕微的抽泣。

門外有一個女警在把守着。

古純明推門進去，馬獅龍隨着。

那女人似是極端害怕的坐在這大房間的一角。

「這位是珍妮花。」

馬獅龍向她打了一個招呼，問道：「你是死者的主治美容師？」

珍妮花點點頭，抽泣道：「是……是……但我並沒有害死她。」

「我也沒有說過你害死她，我只想知道這件事發生的情形。」

珍妮花揩着眼淚，道：「這只是一項極簡單的手術，其實每一個人也可以做。」

「那麼簡單？」

「是的，只要你用心，把吸滿了鹽水的綳帶，一一爲減肥者裹上，要在甚麼地方上減肥，就裹在甚麼地方，嘉娜要全身減肥，便全身裹上。」

原來死者叫名嘉娜。

「她很肥胖？」

珍妮花點點頭，道：「她的確肥胖，否則也不會用這全身減肥的機器。」

古純明道：「你繼續說治療的過程。」

「當綳帶裹好後，便把綳布內的電線接上那部微溫蒸發減肥器，再接上電源，我已調好了時間掣，十分鐘之後，便自動停止。」

「那便減肥成功？」

「不，這只是第一次，我們要不斷的做十次，才有顯著的功效。」

「眞有效？」

珍妮花有點支吾，道：「桑拿浴也有些減肥功用，何況是比桑拿更貼身。」

聽她的語氣，似乎功效並不顯著，看來這些器械設備，只是給人一種心理作用。

馬獅龍說：「她怎會死的？」

「當我做好一切，並接了電源，因爲要等待十分鐘，我便走了出來，去了一趟厠所。」

「醫療室內有厠所的。」

「是的，除了去厠所，我還回到我的辦公室，有十分鐘這麼長的時間，我可以做點文件工作。」

「然後你回去，過了時間？」

她囁嚅地說道：「我想是過了一些時間，但那並沒有甚麼大關係，因爲電源有時間控制，到了十分鐘便會自動關掉。」

「那麼你確實在你辦公室逗留多久？」

珍妮花並不能說得清楚。

古純明道：「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珍妮花，你要好好回想一下。」

珍妮花道：「我想有二十分鐘。」

馬獅龍道：「那麼長的時間，有十分充裕的時間被兇手利用！」

珍妮花道：「我用了這部機器差不多一年了，從來沒有發生過意外！」

「機器會壞的！」

「是的，我也知道，不過，我們這裏收費極貴，因此，每一種機械，經常都會有人來檢查維修，根本沒有壞的可能，而且……」

「而且甚麼？」

「沒有人知道嘉娜會來這裡減肥，因爲她想保持秘密，她希望減肥成功之後，才讓她的朋友驚喜一下！」

「這次確實是大大的驚異了！」

古純明道：「你一會兒還要到警局錄口供的！」

珍妮花道：「我有沒有罪？」

「我不知道，但你至少犯了疏忽的罪！」

這時正有警員進來，向古純明報告法醫官來了，又有另外一些工作人員向他滙報。

馬獅龍沒有興趣聽他們的談話，他找到這間健美中心的主持人——一個健美的中年女人黃小姐。

黃小姐帶他參觀了整間健美中心。

其實這間健美中心，是一間小型醫院與富人俱樂部的混合體，裡面一切設施都有，既可運動減肥，保持體態，也可以作爲一處休養避靜之所。

這地方，富有的人太多，一般吃喝玩樂不能吸引他們，只有這些健美減肥中心——一切以身體健康爲最大原則的中心，才是他們的需要。

黃小姐道：「我們的客人，全是全城頂尖兒人物的太太小姐，因此，我們收費越貴，客人便越多！」

馬獅龍道：「這命案會對你們有影響嗎？」

「我相信有些影响！」黃小姐充滿了自信地說道：「不過，我們有最好的法律顧問，假如不是醫療上出了問題，我們是不怕的！」

馬獅龍實在佩服這個女强人。

黃小姐又陪馬獅龍回到了發生命案的病房。

古純明問道：「有沒有甚麼發現？」

「沒有！」

忽然，黃小姐道：「爲甚麼這裏有一束花的？」

馬獅龍與古純明也見到這一束花，但對他們來說，病房有一束花並非是甚麼奇怪的事情，反而是十分正常的。

黃小姐道：「珍妮花，這裏怎容許有花的？」

珍妮花在另一間房間，當然沒有聽到她的問話。

馬獅龍道：「有花也不值得大驚小怪的！」

黃小姐睜大了眼睛，道：「這裏也算是一間手術室，一切都經消毒的，那容許帶花進來！」

她說完之後，便出去找珍妮花。

不一會，她已拉着珍妮花進來，道：「你來，你親自看看！」

珍妮花道：「眞的，原本是沒有花的！」

可是，確實有一束玫瑰花在一張床頭几上。

「不，不知道是誰拿來的！」

可惜花莖上不能留下甚麼指紋。

馬獅龍沉默着。

古純明見一切事都做好了，便吩咐收隊。

那位黃小姐與珍妮花隨着工作人員回警局。

古純明道：「想到了些甚麼？」

「是那束花！」

「那束花表示甚麼？」

「天下間最喜歡花的是甚麼人？」

「女人！」

「對，只有女人，無論是甚麼年紀的女人，假如有人送花給她們，她們一定不會防範，也不會拒絕！」

「這是女人的弱點！」

「兇手正好利用這個弱點！」

古純明點點頭，表示同意。

「兇手送上一束花之後，那位嘉娜小姐滿心歡喜，便不會留意那兇手在這機器上動手脚！」

「是的！但她也會發覺那人並不是珍妮花！」

「因此，那人可能是打扮成一個醫生！」

「醫生有特別的樣子嗎？」

「沒有，但可能有工作服，有白帽和口罩！」

古純明道：「那又怎樣？」

「他動手殺了嘉娜後，一定會立刻逃走，而且會棄置那些白制服白帽口罩的！」馬獅龍頓了一頓，道：「我們到這間健美中心的四週看看！」

古純明隨着馬獅龍，繞着整間大厦走了一個圈。

他們來到了大厦的後門。

那裏有一部運貨用的升降機，是用來上貨或者搬運大厦內的垃圾的。

因此，後門設有一間垃圾房。

門口有很多高身的垃圾桶。

馬獅龍隨便的揭來看看。

揭了三個之後，最近門邊的一個，內裡有一件潔白的東西——是一個口罩。

馬獅龍再翻起一些垃圾，果然又發現了一頂白帽——醫生用的白帽。

看來他們的猜測並沒有錯。

可是，兩人找了半天，却找不到那白袍。

馬獅龍道：「白袍太顯眼了，兇手不會隨便丟棄的！」

古純明又再檢查了十多個垃圾桶，却沒有發現甚麼。

馬獅龍走出大厦門外。

路上有一條車痕。

馬獅龍道：「古純明，這是甚麼車痕？」

古純明走出來，一看便說道：「電單車的！」

「電單車的？」

兩人同時想起——那次霧夜，那個女人被殺，曾有一個高大而微跛的男人，駕着一部電單車而去。

難道是同一人所爲？

這時，他們都不約而同的想起健仔，爲甚麼他這麼久還沒有消息？

他們先回警局，把一切例行公事辦妥後，才一起出外宵夜。

這一晚，也是大霧瀰漫。

他們從食店出來，一直往海濱而行。

路上的霧氣起來越濃，二十尺外，幾乎完全看不見東西，只有馬路上黃色的路燈不停地閃動。

馬獅龍忽然略有感觸地道：「古純明，假若你是兇手，你下一步將會怎樣？」

古純明道：「我不知道，因爲我不明白兇手的動機！假設這一連串的命案都是同一人所爲，我也看不出他是爲了甚麼！」

「不是刼殺，也不是變態色魔！」

「兇手究竟想怎樣？」

這的確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兇手殺死這麼多女人，是想表示甚麼？有甚麼特別的意義？

「你找到這些兇案的同一特點嗎？」古純明問。

「只有一個，受害者全都是肥胖的女人！今晚這個尤其明顯，她正在減肥！」

「是的，肥女人有甚麼特別？」

他們邊行邊想着，不覺已來到海濱。

這海濱本來是情侶的談情聖地，可是這夜的霧實在太大，馬獅龍無意揑揑頭髮，也覺得有點濡濕。

忽然，一聲尖叫傳來。

這叫聲來自海濱的遠處，叫聲極其淒厲，在這霧夜之中，顯得特別刺耳，使人心弦震動。

兩人發足狂奔，向着叫聲而去。

可是，當他們走到了海濱的盡頭，却沒有發現女人的踪跡。

也沒有聽見另外一次的尖叫聲。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

他們肯定不會聽錯的，可是，附近的確沒有女人，甚至一個人也沒有！

那叫聲是誰發出的？

他們實在不服氣！

假若又是另一宗命案的發生，他們一定不可能錯過，那兇手殺了人之後，怎可以隱身？

兇手可以隱身，屍體却是不能。

他們在附近的地方，作了一次地毡式的搜索。

忽然，古純明叫道：「玫瑰花！」

馬獅龍走近一看，古純明手上拿着的，並沒有玫瑰花，只有一枝花莖，有刺的花莖。

他們又在那泥濘的地面上，再發現了一片花瓣——紅玫瑰的花瓣。

在泥濘中，他們又發現了車痕。

馬獅龍道：「又是電單車的！」

古純明道：「也是上次那種，這種車輪是最貴的，與別不同！」

「我們來遲了一步！」

「不，那兇手的行動實在太快了！」

馬獅龍實在不相信，他們一聽見叫聲便奔來，完全沒有浪費時間，那兇手怎能在不夠一分鐘的時間內，殺了人，而又把屍體搬走？

他再小心地檢查地上的痕跡。

忽然，他又再發現了一些鞋印。

「看，一深一淺的！」

鞋印只有四五個便沒有了。

古純明道：「又是那殺千刀的跛仔！」

馬獅龍也不禁恨恨地道：「這跛仔實在太厲害了！」

兩人又再看了一會，但沒有其他發現。

古純明牙癢癢的道：「假如被我捉到這個跛仔，一定先把他另一隻脚也打斷！」

馬獅龍笑道：「你小心你自己的腿吧！」

他倆無奈的離開海濱。

當他們離開了五分鐘之後，一個高身的垃圾桶突然揭開了，走出一個衣履整潔的人。

那人從垃圾桶中走了出來，又再拖出一個大紙箱。

那個大紙箱看起來似乎十分沉重，不過那人高大力大，一下子便提了上來，他拖着那紙箱，走向不遠處的一個垃圾房。

那人並不慌忙，一步一步的，竟是個微跛的人！

垃圾房內有一輛電單車，車尾有一個相當大的鐵箱，那人把紙箱放進了鐵箱，用力推了幾下，便開始發動引擎，那人戴上了頭盔。

在沒有開車之前，他把雙手搓着，發出「啪啪」的骨節響聲。

那人把車子推出了垃圾房，一扭油門，車子便衝開了濃霧，揚長而去！

自卑作祟　公然挑釁

古純明是個工作狂的人，他似乎已把警局變成了他的家。

馬獅龍却沒有他這份能耐，而且，他也認爲用不着費這麼大的精力。

破案有時是十分奇妙的事情。

努力並不代表一切。

有時太過集中精神，反會使人鑽牛角尖，而忽略了案中更重要的線索。

他別了古純明，回家倒頭大睡。

他不知道睡了多久。

夢中，他抓到那個跛脚的兇手，那兇手拿着一柄手術刀，正要向他開刀。

他從夢中驚醒。

電話响了，他拿起電話：「是馬獅龍先生？」

那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是，閣下是誰？」

「請你立即到本港最大的醫院急症室，看看古探長！」

「甚麼事？你是誰？」

電話已掛斷了！

馬獅龍立即起來，駕車往醫院。

古純明發生了甚麼事？

當他來到急症室，古純明已被送上了病房。

馬獅龍被一位護士帶到一間病房的時候，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眼前的人，根本像個木乃伊！

他全身被綳帶包紮着，只有臉孔露出兩個洞，右脚被吊起，打上了石膏。

「是古純明？」

護士點點頭道：「是的，這是古先生！」

「他怎麼了？」

護士拿起病歷牌看了一看，道：「也沒有甚麼，是皮外傷，但傷口極多，而且右脚斷了！」

「馬獅龍……」

是那木乃伊發出的聲音。

「古純明，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護士插口道：「先生，請勿騷擾傷者太久，他是需要好好休息的！」

馬獅龍道：「謝謝你！」

護士離開後，馬獅龍不禁摸摸古純明那隻打上石膏的右脚。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古純明的聲音依舊，只是有些疲倦，有點乏力。

「不是你叫人通知我的？」

「我怎會叫人通知你？我整夜被醫生纏着，左縛右縛，根本沒有時間通知任何人！」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有人要殺我……不，他又不像要殺我！」

「你在說甚麼？」

「那人身手非常敏捷，當我回到家門時，他從我背後而來，幾下手脚便把我推倒！」

「那人武功這麼厲害？」

「實在厲害！我不及還手，身上已中了幾拳，肋骨也斷了兩根！」

古純明並不是一個弱者，一動手便被人打斷了兩根肋骨，那人的武功實在厲害！

「那人又在我胸前背後打了很多拳，我只有招架之力，全無還手的餘地！」

「假如他要殺你，那是易如反掌？」

「可是他並沒有殺我的意思，他只用力，要把我的右腿打斷！」

「果眞斷了！」

「我開始時是拚命護着雙腿的，但結果仍是被他打斷了右腿！」

忽然，馬獅龍若有所思！

「那人是個怎麼模樣的人？」

「身材高大，力大無窮，並且精於武藝，脚是有點微跛的！」

「甚麼？是那嫌疑兇手？」

古純明艱難地點了點頭。

「對了，昨夜……不是昨夜，是前夜，你似乎說過了一句話……你說……假若我找到了兇手，一定要把他另一隻脚也打斷！」

古純明道：「我是說過！」

馬獅龍沉默着。

古純明道：「難道他聽到了？」

「是的，他聽到了！」

兩人立時之間感到一陣寒意自背

後昇起。

馬獅龍道：「是的，那人殺了人之後，仍躲在現場，聽到你我之間的談話！」

古純明道：「對，這人實在厲害，竟然可以在你我面前，不露半點痕跡！」

馬獅龍道：「眞是個高手！」

古純明道：「這人似乎十分憎恨我說過這句話！」

馬獅龍道：「看來這兇手一切都十分完美，唯一的缺陷就是右脚微跛！」

「他最恨人說他跛，而我更說要把他右脚也打斷，正犯了他的大忌！」

「我也說過一些……」

古純明道：「那你也要小心了！」

馬獅龍心中，其實也想會一會這個身手了得的人！

「對了，你說你沒有通知我，那麼是誰通知我的？」

「一定是他！」

「他」，當然是指那個藝高人膽大的兇手！

馬獅龍實在佩服這人。

究竟甚麼時候可以一會這人？

馬獅龍看了古純明一會便離開了醫院，他一路上都小心防範着，可是，並沒有發現那人的踪跡。

翌日，他又去看古純明。

古純明經過一夜的休息，身上的傷比較好了一點，頭部並沒有甚麼，已解下了一些綳帶。

身上的肋骨則仍然沒有復原，至於右脚，看來要休息一兩個月才會痊癒。

他們正在閒談之間，一個便裝探員隨着護士來到。

「古警司！」

「咦，陳百强，甚麼事？」

探員陳百强道：「警司，我這邊有一個受傷的人，他嚷着要見你！」

「見我，是誰？」

「他說他叫健仔，你認識他嗎？」

「健仔？他發生了甚麼事？」

「他被人打傷了，是他自行報警的，我們還沒有問過他甚麼，他便說要見你！」

「好，我立刻去見他！」

古純明幾乎忘記了自己的石膏腿，接又道：「你能否把他帶來？」

「不能！」

「爲甚麼？」

「因爲他的情形與你差不多！」

馬獅龍道：「他怎麼了？」

古純明道：「馬獅龍，不如你去看看他！」

馬獅龍隨着探員，到了另一間病房。

天呀！又多了一個木乃伊！

「你是健仔？」

那人吃力地點了點頭。

「你給誰打傷了？」

健仔並不回答他的問題，反問道：「古警司呢？」

「他也像你一樣！」

「怪不得他說我去到醫院，便見到你們了。」

「他是誰？」馬獅龍心急地問道。

健仔仍然沒有回答，馬獅龍明白他是個線人，因此不輕易向人透露線索。

馬獅龍道：「古警司不能來，是因爲他也和你一樣！」

「他受傷了？」

馬獅龍點點道，道：「因此，請你告訴我，他是誰？」

健仔道：「聶火生！」

「果然是古警司提過的那人！你怎知是他？」

「他無論怎樣掩飾他的臉孔，我也認得是他！他衣履異常整齊，全是名牌，他身材高大，出手狠毒，左足微跛，不是他，還會是誰！」

馬獅龍道：「爲甚麼他要殺你？」

「他並不是想殺我，他似乎是怪我太多事！」

「我不明白！」

「半個月之前，我在酒樓內答應過你們試圖找他，但事實上，我並沒有刻意去找他！」

「爲甚麼？」

「我早知道他是惹不得的人，而且，他確實是退出了江湖，我無法找到他！」

「那你又怎會遇上他？」

「看來是他特意來找我的！」

「詳細情形是怎樣的？」

健仔憶述了當時的情形——

他在昨夜凌晨參加完那些非法賽車之後，回到了住所，他本來已覺得非常疲倦，但仍要看看古純明送給他的那輛電單車。

他一直沒有駕駛過那輛電單車，可是，他每天都會在車房之內開動了機器，細意欣賞一番。

那是因爲他實在太喜歡這輛車子。

但是，他又不敢把車子駛出去，因爲假如他把車子駛出去，一定會惹起其他人的疑心。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個「二五仔」，是警方的線人，可是這些只是傳言，並沒有人親眼見過，假如他把這輛電單車駛出去，而這部電單車是古純明的話，很多人便會知道，那麼，他豈不是不打自招？

然而，他實在太喜歡這輛車了。

所以，他在猶豫不決之時，只好在車房內把車子撫弄一番，即使如此，他也感到一些滿足。

就在他扭動着油門，車子發出怒號的聲音時，另一種聲音出現了。

那是一重一輕的脚步聲。

在機械聲的迴响中，顯得十分特別。

健仔有極高的警覺性。

他停了油門，脚步聲更响。

他一眼看去，便知是聶火生，雖

然他是戴着一頂頭盔，正慢慢的向他逼近。

健仔正想跨上電單車逃走。

不過，他的動作比不上聶火生快。

他竟然無法跨上電單車，便被聶火生一手抽起。

健仔爲了自衛，當然不顧一切的向他攻擊，叫道：「甚麼事？甚麼事？」

「你幹的好事！」

聶火生一邊說話，乃一邊動手。

健仔招架着，但一連中了他三拳，三拳都是結結實實的，痛入心脾！

聶火生的脚雖然是微跛的，但他整個人的活動能力，實在是靈活異常。

那是因爲他受過嚴格的武術訓練。

健仔本也是一個好勇鬥狠的傢伙，平日拳脚不饒人，可是在聶火生的面前，他竟像一個嬰孩似的。

健仔被他打得遍體鱗傷，只好求饒。

「你以後不准再來找我！」

健仔點頭。

「連提我的名字也不可以！」

健仔繼續點頭。

「並且告訴那位殺雞警司，我並不是一隻雞，而是一隻大鵬，一隻可以把他摔死的大鵬鳥！」

健仔道：「好的好的，但我怎能告訴他？」

「你到醫院，自可找到他！」

果然，他來到醫院求治，只嚷了幾聲，雖然不能見到古純明，但也知道他的確在醫院之內。

健仔又問道：「馬先生，古警司怎麼了？」

「情形比你更差，他右足也斷了！」

健仔苦笑：「過兩天我好了，才去探他！」

馬獅龍離開了健仔的病房。

突然，他有一個異常的感覺。

健仔、古純明被打傷，其實是一種警告，是向自己發出的警告！

馬獅龍並不是警方人員，相信聶火生是知道的，而馬獅龍所擁有的名氣，不知聶火生是否知道。

他本身是個高手，就算他不知道，他也可以感受到的！兩個高手相遇，那種感覺是十分奇妙的。

馬獅龍正是有這種感覺。

而且是一種敵對的感覺。

馬獅龍回到了古純明的病房，古純明聽了他的覆述後，心中十分不安，道：「馬老兄，看來這次要拖你下水了！」

馬獅龍笑道：「你受傷了，至少要休息一兩個月，我却也不能袖手看着有更多人受害！」

古純明道：「聶火生是個高手！」

他沒有再說甚麼。

馬獅龍明白他的意思。

就因爲聶火生是個高手，更增强了馬獅龍躍躍欲試的心情。

本來，馬獅龍並不喜歡理會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他無論如何，也要面對了。

別了古純明，馬獅龍返回寓所。

他一路上都提高警覺，但沒有甚麼可疑的事發生。

* * *

嘉娜在健美院死亡的事亦已告一段落，根據另一位探長的調查，她的死亡，是一宗意外，是因爲鹽水綳帶洩電而觸電身亡的。

當然，那間美容院將會被起訴。

馬獅龍雖然並不相信這次是意外；不過，他畢竟是個局外人，他不能提出太多的意見。

他唯一可以做的，是不斷的偵查。

說也奇怪，自從古純明與健仔入院之後，再沒有甚麼肥胖女人失踪或者被殺的事發生。

看來，聶火生是暫息旗鼓。

馬獅龍雖然常常以自己爲餌，希望能引聶火生出來，可是，却沒有聶火生的踪影。

* * *

馬獅龍是個好奇的人，他並不甘心這樣等待。

於是，他決定自己採取行動。

他要找出聶火生。

在大都市內，人海茫茫的世界裏，想找一個人，並非是一件易事。

但假如懂得一些竅門，却也並非太難。

一個城市人，尤其是那些活躍的人，有兩件東西是缺不了的。

一件是袋內的信用卡。

另一件是傳呼機。

到銀行去調查信用卡比較困難一點，因爲那是牽涉到金錢，銀行不會理會你是甚麼身份的人，他們只會爲客戶保守秘密。

因此，調查傳呼機是比較容易一點。

市面上的傳呼機公司有百多間公司，如何着手？

聶火生是個隱蔽的人物，假如他是接受命令才行事的話，一定會找一間快捷而妥當的公司。

那當然是全城最大、收費最貴的那一間。

馬獅龍便決定從這間開始。

現代的傳呼服務台全是電腦化，一切記錄都是自動的記錄下來。

他先往那間傳呼台的總寫字樓。

接見他的是一位女公關主任。

「我是反毒組的！小姐貴姓？」他一邊說，一邊往口袋裏掏出證件。

「小姓毛。」她似乎十分忙碌，一邊回答馬獅龍，一邊還要整理文件。

她並沒有細看馬獅龍的所謂證件。

馬獅龍道：「我想找一個姓聶的人！」

「姓聶的是個稀姓，很容易查到的！」她把文件再看一會，才道：「你等一下！」

毛小姐按了幾下電腦的健盤，道：「聶甚麼？」

「聶火生！」

「聶火生……對了，有這麼一個人！」

「告訴我他的詳細資料！」

毛小姐似乎有些猶豫。

馬獅龍道：「我們懷疑他運毒！」

「好，我們有責任提供他的資料……他是以一間實業公司的名字作登記的。」

「甚麼實業公司？」

「洛澤實業公司。」

「甚麼性質的？」

「沒有資料。」

「這位聶先生是做甚麼工作的？」

「是那間公司的採購部經理！」

「採購部？他負責採購甚麼？」馬獅龍自言自語地道。

「沒有資料！」

「請妳告訴我他的住址及傳呼機號碼。」

毛小姐把這兩項東西寫在一張紙上，交給了馬獅龍，馬獅龍接過，多謝她一番後，離開了這間公司。

他走到街上一個電話亭，撥了一個電話給傳呼台：「我想留言給機主。」

「請講！」

「我姓馬，今晚八時，在維多利餐廳等他談生意。」

那位傳呼台女士重覆了一次。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

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向屬下查探一下那間洛澤實業公司的資料。

原來他自己這間公司，與洛澤實業公司也有一些交易，不過，他們並沒有詳細的資料，只知是一間規模頗大的公司，馬獅龍撥了一個電話過去。

「我想找採購部！」

電話擱了一會，另一個女人的聲音出現。

「採購部！」

「我想找聶經理！」

「聶經理？我們整個部門也沒有人姓聶的！」

「甚麼？你們採購部的經理不是姓聶的嗎？」

「不是，是姓馬的！」

果然有古怪，聶火生所報的資料定是虛構的。

那女人正想放下電話。

馬獅龍道：「小姐，我可能是弄錯了，不過，請你告訴我，你們洛澤公司是做甚麼生意的？」

「甚麼生意也有！」

「例如呢？」

「主要是精密機械！」

「轉口的？」

「有的是……對不起，我十分……」

「還有一個問題，誰是老闆？」

那邊並沒有回答，却傳來了笑聲。

「洛澤實業公司的老闆你也不知？」

那女人隨着笑聲，把電話放下了。

馬獅龍聽了這話，才恍然而悟道：「洛澤公司的老闆豈不便是洛澤？」

洛澤是城裏最著名的富商，他是印度人，是城中活躍的印度商人。

在本港，印度並沒有正式的領事館，而洛澤便算是代表印度政府似的。

雖然他只是一個商人，但他的力量，的確可以代表印度，從這點可以知道，洛澤本身是個何等樣人。

他屬下的洛澤公司更不用說了。

他統辦了印度所有的東西，從最小的印度咖喱香料至印度的人髮，也有代理。

馬獅龍自己也覺得奇怪，爲甚麼聽到了洛澤實業公司的名字時，爲甚麼不會想起洛澤？

也許因爲聶火生與洛澤全無關係！

聶火生是本地的江湖人，與印度人有何關係？

聶火生是個獨行人，他怎會在一間印度商行工作？

這一切一切，都無法與洛澤公司有所關連，因此，他完全沒有想過洛澤公司。

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表面上是毫無聯繫的，但事實上，却是關係密切。

聶火生與洛澤公司、與洛澤這個印度人，有甚麼特別的關係？

馬獅龍的好奇心更濃。

馬獅龍在寫字間找到了洛澤公司更多的資料，一直忙到黃昏，他才離去。

他先去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

然後，他直往維多利餐廳。

這間維多利餐廳是城中十分著名的餐廳，但在黃昏以後，却沒有中國人去。

那是因爲這間餐廳是對着一個大墳場的。

中國人一向講意頭，日間還沒有甚麼，夜間要對着一大列墳墓喝酒吃東西，實在太倒胃口，因此，中國人很少出現。

但那些外國人却不計較這些，反而成爲了他們交際的一個好地方。

馬獅龍是故意約他到這個地方的。

一來還是著名的地方，二來是個僻靜之所。

馬獅龍到了維多利餐廳後，並沒有進內。

他用一百塊錢向一個侍者租了一套侍者衣服，然後，他站在門口一旁監視着。

他站的位置，可以清楚的看到每一個進來的人，也可以看到餐廳內入座的客人。

餐廳內佈置得並不華麗，却是充滿了歐陸情調，幾乎全是外藉人士，他們在柔和的音樂聲中進餐，有些則起舞，有說不出的安詳寧謐。

馬獅龍一直小心監視着。

可是，從七時半開始，直到十時多，也沒有一個中國人出現，更沒有聶火生的踪影。

馬獅龍心想：「他不會這麼貿然而來的！」

他也感到自己有些天眞，聶火生是個精明的人，怎會無端接到一個訊息便來。

馬獅龍有點內急，便入了那間侍者專用的廁所。

他正在解手之時，却聽到有人對話。

「陳仔，今天眞幸運，無端賺了一百塊！」

「甚麼？這麼容易，贏了甚麼？」

「不是贏的，是那個傻佬用一百元租了我一套侍者衣服！」

「甚麼？用一百塊？」

「是的，白白賺了一百塊！」

「我却賺了五百塊！」

「怎賺的？」

「也是有人向我租了一套制服！」

馬獅龍聽到這裏，幾乎解手也終止了！

用五百塊租一套侍者衣服的人，還會是誰？

他感到一陣寒意，他實在太小看這位聶火生了，他實在是一個高手，而且正監視着自己。

假若不是進來這地方解手，馬獅龍還不知道自己一早便在別人監視之下，身處險境。

他立刻脫下了侍者的衣服。

他不敢再由正門出去，他不是害怕聶火生的直接攻擊，而且害怕他的暗箭。

他從廚房混了出去。

來到後門，要經過一列古樹，再從古老大樹的另一邊走，才可以找回自己的車子。

離這些大樹不遠處，便是一列墳墓。

夜空下，這些墳墓顯得特別陰森。

但馬獅龍並不害怕。

忽然，遠處的墳頭上，有一個黑影，是一個坐在墓碑上的人！

他是背向着馬獅龍的。

那人身披一件大衣，膊頭寬闊，可是聶火生？

馬獅龍不敢妄動。

只見那人的頭頂冒出了一些煙。

一個坐在墓碑上吸煙的人。

聶火生。

馬獅龍猶豫着。

忽然，那人跳下石碑，但剛跳下來，却不見了他的影踪，他似乎消失在石碑之中。

一陣寒風吹來，馬獅龍打了個寒噤！

他把上衣拉緊一點。

忽然，那人又從遠處的石碑中站了起來。

他一步一步的慢慢走着。

那人移動時，肩膊並不是平衡的。

聶火生，一定是聶火生！

那分明是向他示威。

馬獅龍不能再咽下這一口氣，他走上前去，朗聲道：「聶火生！」

「是你找我？」他回過頭來，臉色祥和。

「是的，我們似乎註定要見一次面！」

「是的，我也有這種感覺！」

馬獅龍再走上十來步，他已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聶火生的臉孔。

他的臉孔輪廓分明，是張英俊的臉孔。

「是你約我來這餐廳的？」

馬獅龍點了點頭。

「想不到我們竟要在這墳場上相見！」

聶火生似乎並不介意，道：「沒有關係，你要談的是甚麼生意？」

馬獅龍道：「你心知肚明！」

「我不知道，我一向都是個童叟無欺的商人！」

「那麼，古純明與健仔的腿又如何？」

提到了跛腿，聶火生的臉上似乎浮起了一陣頗不自在的笑容，道：「那是他們咎由自取！」

「我一直也有參與這事，那我的腿呢？」

聶火生恨恨地道：「本來我也不會放過你的，不過你在每一次行動中，都沒有把我的腿作爲話題，總算有些口德，因此你能倖免！」

原來如此。

原來聶火生最恨別人提及他的跛腿。

古純明那次因爲火在心頭，一時之間說要打斷聶火生的另一條腿，才引起了他的仇恨。

相信健仔也不例外。

馬獅龍因爲一直都沒有提及過聶火生的跛腿，因此他並沒有受襲。

「聶先生，那些受害的女人呢？」

「哈哈……馬獅龍，那算是公事，還是私事？」

「當然是公事！」

「你是警察？」

「不，但捉拿殺人兇手，誰也有責任！」

「好，好一個現代俠客！」

「我並不是甚麼俠客，我只不過是

盡一個市民的責任！」

「你要當個好市民，到台上去領獎？」

「聶火生，不要再說廢話了！你既然承認殺死那些女人，那麼……」

「我沒有說過！」

聶火生的性格便是那麼反反覆覆。

「我有足夠的證據！」

「甚麼證據？她們都是咎由自取的！」

「甚麼咎由自取？」

「她們那麼肥胖，但竟然相信自己還有這麼大的魅力吸引我！」

「你說她們是自動送抱投懷？」

「這個當然！」

「那些玫瑰花呢？」

「她們配收我的花嗎？」

聶火生似乎對獵取女性的心，有着極度的自信。

忽然，他脫下了大衣，小心地把那件名貴的大衣摺疊在一個墳頭之上。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道他想弄些甚麼玄虛。

「來吧！」

他擺出了一個姿勢。

原來，他知道不能白白的擺脫馬獅龍，也不想再接受任何的旁敲側擊，因此，他決定要好好的與馬獅龍較量一下。

馬獅龍對這個古怪的人也感到興趣。

「爲甚麼要殺肥胖的女人？」

聶火生微微笑了，臉上露出神秘的顏色。

他忽然一躍而起。

馬獅龍向後暴退。

聶火生雖然是個微跛的人，可是，他腳下的功夫並不弱，而且仍是非常靈活。

馬獅龍並沒有立刻還擊，他要先看清楚他的來勢。

聶火生再三迫近。

馬獅龍並無懼意，見他連番咄咄迫人，他也採取守勢，雙掌遞出。

聶火生被他連消帶打的招式逼得返身退後，突然一個旋身，雙腿有如火輪般掃過。

馬獅龍閃過，却趁他身子仍未穩時猛撲向他。

聶火生顯然是個能征慣戰的傢伙，他臨危不亂，從一個墓地滾向另一個墓地。

他知道今晚遇到了一個敵手，他不再起來，只伏在墓碑之間。

一時之間，馬獅龍看不見聶火生的影子，他不敢貿然的竄前。

他等待着，只要聶火生一出現，他便立刻採取一個殺着，一個無從抵擋的殺着。

可是，他並不露臉。

馬獅龍站起，因爲再僵持下去，肯定是自己較爲吃虧，因爲自己在明，而聶火生則在暗。

忽然，他心生一計。

聶火生是個極度驕傲的人，並且自大非常，這種心理，其實也是由於他的自卑。

他最怕別人提及他的跛腿。

只要一提到他的跛腿，那便好像刺着他的要害。

馬獅龍叫道：「跛子，快出來！」

聶火生聽了，果然是七竅生煙。

他從一塊離馬獅龍不遠之處的石碑中站起，馬獅龍當然不會放過這一刹那間的難得機會。

他竄身躍向那石碑。

一拳擊出。

馬獅龍却突然感到一陣寒氣，寒氣來自聶火生那方，他馬上收住了拳勢。

可是，聶火生再從石碑躍出。

一柄閃亮的刀在半空劈下。

原來寒氣來自這刀子！

聶火生就像一隻大鵬般撲下，手中的刀直刺向馬獅龍的心窩。

馬獅龍一連翻了五個觔斗，一直躍過了十個墓碑以上，但聶火生的刀却是如影隨形。

馬獅龍突然一聲狂嘯，以狂龍般的「狂龍爪手」迫向聶火生的白刄。

本來白刄並不會怕雙手的。

可是，馬獅龍的「狂龍爪手」實在厲害，擒拿手却帶有極度的攻擊能力，聶火生幾乎被他奪去刀子。

可是，聶火生也不是弱者。

他輕巧的避過了馬獅龍的爪手，却仍有餘暇一連向馬獅龍心窩處再插幾刀。

這一連串的動作極快。

夜裏的墳場本已是極度陰森可怖，加上這兩個在墓碑間跳躍的黑影，氣氛實在怕人。

聶火生也呼嘯了一聲。

馬獅龍趁着這一個空隙，右腿突然踢出。

他看準了聶火生拿刀的手腕。

「去！」他大叫一聲。

聶火生的手腕似乎遭到雷殛似的，手指一軟，刀子已像箭般飛離。

沒有了刀子，聶火生當然不能再佔上風。

馬獅龍從容的站了起來。

聶火生却有點老羞成怒，他又再撲上，一連使出了幾招，這幾招都是豁出性命的打法。

馬獅龍並不會以性命與他相搏，於是一連退開幾步。

聶火生再躍起來，竟然用他的跛腿向馬獅龍攻擊起來，那是全不合理的攻法！

馬獅龍心知有異。

不過，他既然如此攻來，馬獅龍只好硬接。

他的跛腿仍然有强力的攻勢。

馬獅龍突然一掌劈下！

這一掌，用了八成眞力。

「格」的一聲，馬獅龍的手似劈在一塊鋼鐵之上，痛入心脾！

聶火生哈哈地笑，然後再以右腿，一腳踢向馬獅龍的左面太陽穴。

馬獅龍感到一陣暈眩，可是在這一刹間，他是不能暈去的，否則再沒有醒來的機會。

他在倒下之際，仍然奮力地向他足踝之處再劈一掌。

馬獅龍伏在地上喘息。

聶火生也似隱沒在墓碑之內。

當馬獅龍暈眩感覺過去之後，才知道自己上了聶火生的當。

聶火生的跛腿其實是一隻假腿——用鋼鐵做的假腿。

這微跛的男人，竟是個獨腿的人！

爲甚麼他却故意做成微跛？

馬獅龍伏在草地上等了很久，聶火生仍然沒有起來，看來他是受了傷。

馬獅龍又故技重施，叫道：「跛子！」

沒有反應。

他又再多叫了幾聲。

仍然沒有反應。

不一會，他聽到遠處有一陣電單車的聲音。

馬獅龍頓足，自言自語道：「竟讓他逃去！」

是的，聶火生是個聰明人，打不勝的，便要逃走，這是打架最重要的金科玉律！

馬獅龍站了起來，拍去身上的小草，也抹去臉上一些露水，他感到十分疲倦。

今夜並沒有甚麼收穫，不過他已明白，聶火生並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傢伙。

對於馬獅龍來說，却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 * *

當古純明聽了馬獅龍的敍述後，他幾乎興奮得像個小孩子，要立刻從床上跳下來。

可是當他一動，右腳的痛楚却使他靜下來。

古純明道：「下一步你會怎樣？」

馬獅龍道：「我不知道。」

他說的是事實，找尋聶火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古純明却道：「我有辦法！」

「你有辦法？」

古純明點了點頭，抓起了床頭的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並說了幾句話。

「究竟你有甚麼方法？想找誰來？」

古純明道：「其實是個最簡單的方法，用餌！」

馬獅龍道：「你把餌叫了來？」

古純明點了點頭。

馬獅龍追問那是個甚麼餌，古純明却故作神秘。

大約二十分鐘之後，一個女人推門進來。

是一個頗爲肥胖的女人。

古純明道：「蘇菲亞，這位是馬獅龍！」

「馬先生？」蘇菲亞睜大了眼睛看着馬獅龍，半晌才道：「我聽過你的名字！」

馬獅龍伸出手來，道：「蘇菲亞小姐！」

「不用這麼稱呼我！叫我蘇菲亞吧！」

古純明道：「馬獅龍，不要以爲她身體略胖，她的身手是不錯的！」

馬獅龍打量着蘇菲亞。

其實，蘇菲亞並不算太胖，只不過她生得十分高大，而且肩胛寬厚，使人有一種肥胖的感覺。

這個女孩子有一雙精靈的眼睛。

說她肥胖，倒不如說她珠圓玉潤。

馬獅龍搖了搖頭。

蘇菲亞焦急地道：「你不用我幫忙？」

古純明道：「她是我警隊中最精靈的一個，她能空手對付五六個大漢！」

馬獅龍道：「不是這個問題！」

「那是甚麼問題？」兩人異口同聲地問。

「聶火生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況且我們不知道，他殺肥胖的女人的目的是甚麼！」

蘇菲亞道：「最糟不過是死！」

「我想死還比較容易對付，最怕的是他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蘇菲亞聽了，並沒有害怕的表示。

「我不怕！」

反而古純明聽了這些後，有點擔憂。

「是的，究竟聶火生要殺肥胖的女人，爲的是甚麼？」

「他是變態的？」

「我看並不是這麼簡單。」

「胖女人有甚麼好處？」

這話使蘇菲亞的臉紅了。

古純明道：「蘇菲亞，我並不是有其他甚麼意思。」

馬獅龍道：「他極爲心邪。」

古純明更爲尷尬。

蘇菲亞却不再說下去，轉了一個話題，道：「馬先生，我只希望跟你工作一次。」

「我的工作是最危險而沒有代價的。」

「爲我們婦女剷除一個魔王，便是最好的代價！」蘇菲亞嚴肅地道。

馬獅龍雖佩服這個女孩子，却道：「我還是要考慮一下。」

蘇菲亞並沒有說甚麼，只是用她那精靈的眸子望着馬獅龍，表現出她的誠懇。

馬獅龍實在不願意連累一個無辜的女孩子。

＊　＊　＊

以後的大半個月，馬獅龍查不到半點線索，沒有聶火生的踪跡，也沒有一連串案子的消息。

難道眞的要用「餌」這個方法?

當他仍在再三考慮之時，他的電話響了。

「馬先生?」

是個陌生女孩子的聲音。

「我被一個跛脚的人跟踪着。」

「甚麼?你是誰?」

「蘇菲亞。」

馬獅龍道：「你怎麼了?」

「我被一個跛脚而高大的男人跟踪着。」

「那麼，你怎能打電話給我的?」

「我在一間便利店內。」

馬獅龍看看窗外，只見一片迷霧，那正是聶火生慣於行事的日子。

「你爲甚麼會……」

「馬先生，我求求你，你快來，否則……」

馬獅龍問過了地址後，便披衣出外。

他以最快的速度趕到，那是一間近郊的便利店，店中除了兩個職員之外，並沒有顧客。

馬獅龍正感奇怪。

有人拍了他肩膊一下。

他回過頭來，正是蘇菲亞，她戴着一對相當令人注目的耳環。

「怎麼了?」馬獅龍問。

「沒有了。」

「甚麼沒有了?」

「那跟踪我的男人不見了。」蘇菲亞滿臉抱歉地說。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蘇菲亞仍然充滿歉意地道：「馬先生，上次因爲你怕我冒險，而拒絕了我作爲餌的要求，因此，我決定不倚靠你，以自己作餌。」

「你成功了?」

「差不多。」

「爲甚麼又向我求救?」

「事情是這樣的，我過去幾晚都在海傍溜躂，希望可以吸引到那個惡魔，可是，我並沒有甚麼發現，今晚因爲霧大，覺得上一次太平山也不錯。」

「你去了太平山，又怎會來到這裏?」

「我去了太平山後，果然是迷霧縹緲，在霧夜裏，我突然發現有人跟踪着我，我本想面對他的，後來越想越怕，於是跳上了一部計程車。」

「結果便來到這裏?」

蘇菲亞點了點頭。

「你發覺那人跟踪你來?」

「是的，那人十分高大，衣着整齊，他帶着一頂帽子，但驟眼看來，他是一個英俊高大的男人。」

「他給你一個極好的印象?」

「假若我沒有聽過你的故事的話。」

馬獅龍也感到奇怪，聶火生失踪了十多天了，難道他會就此罷手?

「他的確是有點跛的。」

聶火生，肯定是聶火生!可是，他爲甚麼又失去了踪影，難道他又看中了另一個獵物?

蘇菲亞買了兩杯咖啡，給了馬獅龍一杯。

馬獅龍攪拌着咖啡，望着門外。

這間便利店因爲處於近郊，光顧的人並不多，尤其是在這個時刻。

忽然，他看見外面似有一個人出現。

馬獅龍立刻走出去，打開了門，却不見那人踪影，只覺一陣霧水飄來，雖無寒意，却也感到一陣潤濕，於是退回去。

兩人喝完那杯咖啡後，馬獅龍道：「你既然那麼怕，我送你回家。」

「不，我見你來了，已沒有剛才那麼怕了。」

兩人離開便利店。

馬獅龍指着不遠之處的汽車，道：「上車吧。」

蘇菲亞似不大願意，却是無可奈何，當她剛走近車子時，她却說道：「我想去洗手間。」

前面不遠之處有一間公衆洗手間，是新設的建築物，專供日間遊客使用。

馬獅龍道：「你不害怕?」

「我不……我發現甚麼時便會高聲呼叫。」

馬獅龍也不以爲意。

蘇菲亞進了洗手間，馬獅龍也進入了車子，霧因爲越來越大，馬獅龍開了車頭的燈。

他又扭開了車中的收音機。

柔和的音樂，襯托着這迷濛的霧，那是另外一番滋味，假若躲在家裏，一定不可以享受得到。

一首音樂播完了。

蘇菲亞還沒有出來，洗手間也沒有傳來甚麼聲響。

再過一會，另一首音樂也播完了。

蘇菲亞仍然沒有出來。

馬獅龍忍不住跳出車外，高聲叫道：「蘇菲亞。」

沒有回應。

馬獅龍立時感到有點不對勁，他又再叫了兩聲「蘇菲亞」，仍是沒有回聲。

他不顧一切地奔入了洗手間。

洗手間內並沒有人。

右邊有四格厠所，全是掩上門的。

難道聶火生早埋伏在此?

馬獅龍仍然鎭定地道：「蘇菲亞。」

他一脚踢開了第一道門。

沒有人，裡面空空如也。

再踢，也是沒有人。

最後兩道門，蘇菲亞或者聶火生一定在其中一格，馬獅龍已蓄勢以

馬獅龍和聶火生糾纏時兩人跌入山澗中。

待。

他一脚踢開第三道門，閃身一旁。

仍然是空的。

馬獅龍吁了一口氣，再閃身到另一旁，叫道：「出來吧!出來吧!」

沒有反應。

馬獅龍已準備妥當，一脚再踢，門開了。

又是空空如也的一個洗手間。

這時，外面却傳來一陣電單車開動的聲音。

這聲音，把呆着的馬獅龍驚醒了，他不禁叫道：「上當了，上當了。」

馬獅龍奔出洗手間。

只見遠處有一輛電單車駛去，那輛電單車的後面，有一個十分大的鐵箱，是的，正是那電單車。

馬獅龍立即上車，在不及三十秒的時間，車子便以高速追向那電單車。

電單車在蜿蜒曲折的狹窄公路上飛馳，顯得特別靈活，馬獅龍剛好追及，却又因要轉一個彎角而暫時失去了對方的踪影，馬獅龍開足了馬力。

聶火生以前是個賽車高手，雖然他已多時沒有出現在那些非法的賽車場合，不過，他的技術顯然並沒有退化。

幸好馬獅龍的駕駛技術也不弱。

轉眼間，他們已進入了市區。

市區內支路極多，假若聶火生轉入一些橫街窄巷，馬獅龍便無法再追下去。

但是，聶火生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他在大路上行走，巧妙地超越前面的車子，也機警地避過紅燈。

他是向馬獅龍挑戰。

馬獅龍當然知道，可是，限於汽車的性能，他知道他是無法追到聶火生的。

難道就這樣任由他擄走了蘇菲亞?

當然不能。

聶火生的電單車又向西面的郊區而去。

馬獅龍提起精神，在公路上，聶火生並不一定會佔上風的，雖然他的車子較爲靈活。

可是，一進入郊外的公路幹線，因爲道路筆直，聶火生一口氣扭盡油門，轉眼之間，馬獅龍已失去了聶火生的踪影。

這簡直是一次侮辱。

聶火生竟然要在直路上完全擺脫馬獅龍，那是表示他的駕駛技術與膽色，都是完全凌駕在馬獅龍之上。

馬獅龍心中也極爲生氣。

沒有了聶火生的踪影，馬獅龍仍以高速飛馳，可是，怎樣也沒有辦法追上。

忽然，前面有一道橋，橋邊有一雙黃燈在閃亮。

當馬獅龍駛近時，才發現那竟是

聶火生遺下的電單車，他是故意的亮了黃燈，以吸引馬獅龍注意。

聶火生又想弄些甚麼玄虛？

馬獅龍在另一旁停下車子。

他慢慢的走近電單車。

那電單車的後面，那高高的箱子仍在，蘇菲亞會不會被收藏在那裏？

他小心看看四周，聶火生不知會埋下甚麼古怪的東西來襲擊馬獅龍。

看了一會，也沒有發現甚麼。

他決定上前，揭開那鐵箱的蓋子。

箱蓋揭開了。

並沒有甚麼，忽然，一陣香甜的氣味從箱中飄出，馬獅龍連忙止住了呼吸。

通常最香的氣體，也是最危險的氣體。

氣味過後，馬獅龍才上前一看。

箱子內空空如也，並沒有蘇菲亞的影子，只有一瓶氣體，看來這是一個陷阱，幸好馬獅龍沒有吸入那氣體，聶火生這個佈置也是十分巧妙。

除了那罐氣體之外，似乎還有一樣東西。

是一隻耳環！

是蘇菲亞的耳環。

蘇菲亞的確是被困在這箱中的，可是，她如今被帶去那裏？

正當滿腦子疑惑的時候，馬獅龍突然感到背後有一陣勁風，他連忙側身避過。

他這一避，却使他自己身子不穩，正要墜下，他却不顧一切的反身向後一擒。

這一擒，却是擒着一個人。

那人正是聶火生！

馬獅龍自己要跌下，被抓着的聶火生一時無法擺脫，互相糾纏之際，兩人同時失足。

這道橋的下面，是一道湍急的流水，水並不深，但全是軟濡濡的泥沼。

兩人墜了入水中，却沒有站起。

馬獅龍拚命抓住他不放，聶火生却是拚命的擺脫，於是兩人便在水中打滾。

聶火生似乎並沒有在水中打滾的準備，他一連喝了幾口水，顯得十分狼狽。

馬獅龍知道自己佔了上風，所謂得勢不饒人，趁他忙亂之際，一拳打向他的太陽穴。

聶火生像爛泥般軟了下來。

馬獅龍立時一手抱起他，向着岸邊走去。

那岸邊滿佈着嶙峋的怪石，在黑夜看來，更是怪影重重，十分可怖。

馬獅龍千萬也猜不到，會在這個情形之下擒住了聶火生，假如聶火生不是在他背後偷襲，他也不會捉到他的，他把他放在一塊石上。

忽然，聶火生醒了，一脚飛起。

馬獅龍全沒有防範，這一脚踢得非常有勁，使他滾了下水。

聶火生坐了起來，發出一陣笑聲。

馬獅龍在水中站來，他只覺得臉上一片火辣，沒有感覺似的僵硬。

他知道自己的臉腫了。

他爬起來，向另一邊爬上去。

聶火生並沒有走，他得意地站在石上，看他的樣子，只要馬獅龍稍爲爬上一些，他又會一脚踢下。

看着他得意的樣子，馬獅龍却保持冷靜，只有冷靜的人才可以從敗中求勝。

馬獅龍向上爬去。

聶火生站在上面，雙手叉腰以待。

馬獅龍突然一個晃身，聶火生已一脚踢下，可是馬獅龍那個晃身只是一個假動作。

當他看見聶火生一擧脚，他才再以眞力躍上，並且一把抓住了聶火生的脚。

他抓着，並以全身之力向下墜去。

聶火生立時失去了重心，也便滾下河水。

於是，兩人又再一次在水中糾纏。

馬獅龍知道，自己在水中是佔盡上風的，他也不急於要立時控制聶火生，只拚命把他拉向河的中心。

河水越來越深，很快脚便不能觸地。

聶火生叫道：「救命！」

「甚麼？」馬獅龍不相信他這一個硬漢，竟會如此叫喊出來。

「救命！」他一連喝了兩口水。

馬獅龍索性放開了他。

聶火生在水中亂爬亂抓，叫道：「救我……我不懂游泳。」

馬獅龍聽了，不禁笑起來，他當然不會立刻去救聶火生，他要讓他多喝兩口水。

聶火生一連喝了幾口水，叫道：「救……我……」

他似乎已是上氣不接下氣。

這時，白豆大的雨點突然洒下來，遠處有一陣電光，接着便是雷聲。

馬獅龍知道再浸在河水之內，自己也會有危險，不過他却不肯放過這個機會，叫道：「你把那個胖女孩捉去那裏？」

「在……在礦洞之內……」

「甚麼礦洞？」

聶火生又喝了兩口水。

「是那邊的礦洞……」

聶火生在水中載浮載沉，一手指着橋的另一邊。

「她有沒有事？」

「暫時……暫時沒有……不過太久……」

馬獅龍知道他在反嚇自己，不過，看來聶火生也受夠了折磨了，於是，馬獅龍便一手拉着他的頭髮，游近

岸去。

雨越來越大，電光也越來越閃亮。

兩隻泥鴨從水中走出，聶火生伏在泥石上，不斷吐出水來。

馬獅龍也在喘着氣，道：「快上去。」

兩人攀着岩石，幾經辛苦才上到橋上。

聶火生似受了極大的創傷。

馬獅龍一手抓着他的手腕，道：「礦洞呢？」

他指向那邊。

馬獅龍仍然用力抓起他，道：「一起去！」

聶火生勉强的站了起來，一步一步的向着另一邊有很多岩石的地方而去。

雨仍然下着。

馬獅龍用手盛了一些雨水抹抹自己的臉，電光一閃，他已可以看見前面有一個巨大的石洞。

附近是一個荒置了的礦場，而這個石洞，則是礦場的主要入口。

聶火生指指裏面。

馬獅龍叫道：「蘇菲亞。」

沒有反應。

他再叫一聲，才聽到一陣呻吟。

馬獅龍連忙走進去，不過，身旁這個惡魔並不能就此任他留在洞口。

他一把拖着聶火生往洞內。

可是，當他一看見蘇菲亞躺在地上時，因爲心急救她，一時之間，竟然忘記了聶火生。

「怎麼了？蘇菲亞。」馬獅龍問。

「是你，馬獅龍？」

「是的，你有沒有受傷？」

她臉上猶有餘悸地道：「他要把我拋下這個深坑。」

馬獅龍扶她坐起來，問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蘇菲亞道：「我進入洗手間，推開其中一格厠門的時候，我便見到他。」

「爲甚麼你不高聲叫喊？」

「我沒有時間，我一張開嘴巴，他手上的一瓶噴霧器已向我噴來，立時我全身酥軟，跌倒地上。」

「可是當我進入洗手間時，却沒有見到你們。」

「我們是躲在一間近門的雜物室內，因爲並不是一個房間，平時也沒有人注意到。」

「怪不得我看不見你們了，」跟着接道：「他把你怎樣了？」

「他拉了我出來後，把我放在電單車後面的鐵箱內，那個鐵箱很大，然後，我便覺得顚簸不定。」

那時他們已在公路上追逐。

「他有向你說過甚麼？」

蘇菲亞想了一想，道：「我模模糊糊，聽到他好像是對我說，也好像是自言自語地說甚麼炸油……」

「炸油？他說要用油炸了你？」

「我只聽到這兩個字，並不明白是甚麼意思。」

蘇菲亞身上沒有重大的傷痕，只不過吸入過一些痲醉氣體，又受長途的震盪，人是渾渾噩噩的。

「可以走嗎？」

「還可以。」

馬獅龍扶着蘇菲亞出了石洞，却不見了聶火生，馬獅龍本以爲他受傷十分嚴重，沒有能力再逃，所以才放他在洞口，先救了蘇菲亞才算。

但是聶火生並不是一個那麼易於言敗的人，只要有一個機會，一個小小的機會，他仍然會好好把握。

馬獅龍自忖：「太過低估了這個人了。」

他扶着蘇菲亞，冒雨上了自己的車子，然後再走向聶火生留下的電單車。

鐵箱之內，再沒有遺留下甚麼，但在座位下，一個小小的工具箱處，却留下了一叠東西，馬獅龍不及細看，一手拿了，便回到自己的車子。

他先把蘇菲亞送往醫院，檢查之後，她需要留院觀察。

馬獅龍駕車回到自己的住所，他感到全身無力，聶火生實在是一個鬥志頑强的傢伙！

當馬獅龍醒來的時候，已是翌日的黃昏。

他梳洗之後，先打了一個電話給醫院，探聽一下蘇菲亞的傷勢，原來她已沒事，出院回家了。

馬獅龍回想與聶火生的一場拚鬥，心中仍有餘悸，與一個武功高强的人拚鬥並不是一件苦事，最苦的却是與一個鬥志頑强的人拚鬥，因爲他永遠像一條死而不僵的蟲，永遠要拚鬥下去。

忽然，他想起了從聶火生車上拿回來的東西。

原來，那是一張摺叠的地圖。

地圖內也夾着了幾張咭片。

馬獅龍先看看那些咭片。

其中有兩張是屬於洛澤公司的，聶火生若是洛澤公司的僱員，有這兩張咭片也沒有甚麼稀奇。

可是，其中一張却有些不同。

上面寫着：洛財(洛澤二班)。

馬獅龍看了一會，起初並不明白，後來才知道，這間洛澤公司可能是由幾兄弟合股而開的，「二班」的意思，是公司內的第二號人物。

印度人向來是擅於經營的人，洛澤公司在本地，也有相當大的影响力。

馬獅龍再細看，上面有一行小字，寫着：印度特許人體物料供應商。

人體物料？

究竟甚麼是人體物料？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想不到那究竟是甚麼生意，不過要得到答案却並非難事，只要問一下他自己的貿易公司內的助手，一定可以得到答案。

馬獅龍再查看其他的東西。

有一兩張較厚的紙張，似乎是聶火生用來記事的，上面有些號碼，也有些文字，沒有甚麼意義。

忽然，有一張黑色的東西掉了出來。

這張東西，好像是一片塑膠片。

上面有一個十分精細的圖案，看來是一個圖騰似的圖案，圖騰是古代人類用來膜拜或是標誌自己族類的東西，無論中外也有，可是這古代的東西，印在一張最現代的物料之上，給人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這究竟是代表甚麼？

馬獅龍研究了一會，仍然沒有甚麼結果。

他再打開那疊地圖。

這並不是普通的地圖，而是軍用的那種。

地圖上，繪着整個南中國海。

這一帶地方的島嶼極多，分佈地方也很廣。地圖上面，近本市東南面，有幾個小島是用紅筆圈上的。

這些小島因為面積太小，而且可能是荒島，根本上並沒有名字，聶火生既然用紅筆圈上了，這自然是一個重要的地方，也是一個好線索。

馬獅龍撥了一個電話給他的貿易公司的僱員。

「人體物料供應商是做甚麼生意的？」

「是甚麼人經營的？」

「印度人。」

「啊，那是一種十分特別的生意，幾乎全世界只有印度才有，他們供應人髮、骸骨等東西。」

「人髮、骸骨？是人的骸骨？」

「是的，印度地大物博，人口也多，因此可以有大量物源供應給全世界。」

「人髮，可以用來做假髮，這點我可以明白，但骸骨呢？」

「用來作醫學上用途。」

「他們還有甚麼可供應？」

「甚至屍體也可以，供應給世界各地的大學、醫院，作為研究之用。」

「竟有人做這些生意？」

「利之所在，不過本地需要這種東西的並不多，但轉口市場却很大，對了，我記得是洛澤公司代理的。」

「對，是洛澤公司的。」

「洛澤公司其實是一間怎麼樣的公司？」

「它其實是本地的一間印度代理總公司，舉凡一切與印度有關的商品，都是由這間公司負責的，而且洛澤兄弟的影响力，比派駐本地的印度專員還要大。」

「他們由幾兄弟組成？」

「是的，由四兄弟組成，其中以洛財最能賺錢。」

「他們不是合夥的？」

「是合夥的，不過，他們是同一公司，但要各自負盈虧。」

「以洛財最賺錢？」

「看來這與他是印度人體物料特許供應商有關。」

「可能是吧。」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心中突然對今次自己所遭遇的事，似乎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洛財、人體物料、聶火生、一連串的胖女人謀殺案似乎都掛上了鈎，有一定的關係。

可是再想下去，却又陷入茫無頭緒之中。

這一連串的人物、事件，究竟蘊含了甚麼？

人體物料　別有所用

古純明終於出院了。

馬獅龍把自己的發現一一告知了他。

躺在醫院個多月的古純明，似乎頭腦特別清醒，他斬釘截鐵地道：「先找洛財！」

找洛財並不是一件易事，因為他事務多，應酬也多，一切接見都經由他的女秘書安排。

古純明索性用警方的名義，要求立刻會見洛財。

那女秘書聽了，才道：「洛先生渡假去了！」

「回印度？」

「不知道，但有這個可能。」

「你不是安排他一切的嗎？」

「有時有些私人的事情，我不會插手的！」

既然找不到洛財，看看他經營的生意也是一個線索。

馬獅龍再找出洛財的卡片。

上面有一個貨倉的地址。立即驅車前去。

他們這貨倉地處偏僻，佔地極廣。

看守倉貨的，是一個年老的印度人，他正在打瞌睡。

古純明表示了身份。

那印度看更人道：「你們隨便看！」

他說罷，又作假寐。

馬獅龍奇怪地道：「朋友，你不怕有人來偷東西？」

印度人微微的睜開眼睛道：「偷東西？那裡會有人對這些東西有興趣？」

他又再度閉上眼睛。

兩人雖然不明其意，但看見他這麼懶惰，也不再追問，倒不如自己去看看。

他們走進了最接近的一間貨倉。

貨倉內傳來一陣怪異的氣味。

貨倉之內，擺滿了用油布包着的一袋一袋東西，袋上並沒有甚麼說明。

馬獅龍扯開了其中一包。

那種怪異的味道更為濃烈。

只見布包之內，是一束束黑色的東西，馬獅龍抽了其中一束出來看。

是鬈曲的黑髮，充斥着發霉的味道。

原來布包的後面，寫着「人髮」二字。

人體物料供應，人髮應該是其中一種，近代假髮業不再使用尼龍作為假髮的材料，事實上，人類的頭髮是沒有其他物品可以代替的。

馬獅龍突然感到一陣心寒。

這麼多的頭髮，是從那裏來的？是從屍體的頭上割下來的，還是用活人的？

古純明也有點作嘔的感覺。

他們再驗看其他的布包，也全是人髮，他們不願再看下去，於是，轉到另外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滿放着人髮的布包。

接着，他們又來到另外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放滿木箱，氣味也是十分怪異。

他們先查看木箱上的說明，上面只是寫上一些數目字，並沒有表示箱內是甚麼貨物。

古純明在附近找到了一枝鐵筆，撬開了一個木箱。

木箱之內，是一個個排列整齊的塑膠盒子，他們打開了其中一個。

天呀！竟然是一根骨頭。

最初他們還以為是塑膠做的，用來給訓練狗隻用的，但用手指觸摸之後，才知道那並非是假骨，而是眞眞正正的人骨！

發霉的味道、煙黃的顏色，實在使人害怕！

再打開其他的盒子，全是一根根的臂骨，裏面有一張簡單的說明書，說明這骨頭是一塊肱骨，換句話說，是手臂的骨頭。

古純明又再弄開另外一箱。

這次不再是肱骨，而是一些盤骨。

再拆開一箱，更令他們心膽俱寒，原來是一具一具的骷髏骨。

一個一個的人頭排列在箱內，十分可怖！

他們不願再看下去，急忙的走了出來。

古純明道：「怪不得那看更說沒有人會來偷這些東西了！」

馬獅龍道：「假如一個倒霉賊來到，偷了兩箱回家，那眞不知道怎樣辦才好。」

兩人笑了起來。

古純明道：「究竟那裏來這麼多人髮與骨頭？」

馬獅龍道：「世界上除了我們的國家之外，還有那個地方最多人？」

「印度！」

「是的，當人們正在大事談論人權的時候，其實他們應該知道，只有富裕的地方，人的性命才值錢，貧窮的地方，性命根本是多餘的。」

「多餘？」

「是的，一隻狗還可以用來看守門戶，甚至宰了來吃，但人有甚麼用？他只會消耗糧食。」

馬獅龍說着這話時，心裏也感到絲絲的不安，不過，他所說的却是事實。

「看來，屍體更為有用！」古純明也譏諷地說。

「至少還可以運出口作醫學研究。」

他們本來想離開這鬼地方的，可是轉了兩轉，却找不到出口。

前面是另一間貨倉。

這間貨倉內所擺的箱子，却跟剛才的不同。

一個一個長長的木箱，遠遠看去，就好像一列一列的棺材。

古純明忍不住走進去，自言自語道：「看看這裏又放了些甚麼骨頭。」

他撬開了其中一個箱子。

天呀！這次不是一塊骨頭，也不是一個骷髏頭，而是一副完整的人骨！

就像我們在一些研究室內看見的整副人骨。

這裡的箱子並不太多，看來一副完整的人骨並不是容易找到，而且，相信價值也不菲！

馬獅龍忽然失笑起來。

古純明問：「你笑甚麼？」

馬獅龍道：「我忽然想起，以前的人死的時候，希望能保存全屍，難道是用來這樣用？」

古純明道：「我却另有一個想法！」

「甚麼想法？」

「一個犯罪的想法！」

馬獅龍沉默着，其實他剛進入這貨倉，便有這種想法了，沒有人敢來的地方，豈不是一個很好的犯罪地方？沒有人敢來碰這些東西，豈不是一種很好的掩護？

古純明道：「我猜想附近的人，早知這裡是一個古怪的貨倉，所以不會有人來，而這些骸骨……」

突然，他們發覺那前門關上了。

室內的電燈也熄了。

幾個黑影自木箱的後面奔了出來，他們都是手持木棒的——不，不是普通的木棒，而是曲棍球棒。

五個人，五個高大、手持曲棍球棒的印度人。

馬獅龍與古純明立時背靠背。

馬獅龍道：「有人對我們有興趣起來了。」

古純明還未答話，已有兩人衝上來。

他們揮動着曲棍球棒，猛扎下來。

兩人各自閃避，分別跳開。

那五人似乎十分合作，分兩批攻擊二人。

馬獅龍與古純明都是手無寸鐵，

與曲棍球棒硬碰硬，必然會變成一副骸骨。

於是，他們左轉右竄，奔向那一副副棺材似的木箱那裡，躲避着木棒。

那五人當然會毫不放鬆，他們都是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之輩，一棒打下，木箱立時破裂折斷。

既有木箱破裂，馬獅龍與古純明便有了武器，雖然那些木板並不能與球棒硬碰，但也聊勝於無。

馬獅龍抽起了一塊大木板，板上還有突出的鐵釘，他奮起神威，利用那木板上的大鐵釘，左劈右劈，竟一連傷了其中兩個高大的漢子。

古純明却沒有太大的抵抗，他揮動了一會木板，却突然在木箱之間消失了似的！

那三個大漢正在搜索古純明的踪跡，他們轉來轉去，却沒有見到古純明，當他們正在猶豫之際，古純明却似從天而降，給每人都送了一記老拳。

可是，那三個人並不當古純明的拳是回事，又再揮動着球棒襲來。

古純明在三枝球棒之下，連吃了幾下悶棍，幸好這時馬獅龍又揮舞着那帶釘的木板過來，又傷了兩人。

最後一個人反身撲上。

馬獅龍無法不以正面一掃，那鐵釘竟然硬生生的插入那人的胸前，他再用力一拉！

那人狂叫了一聲！

血像噴泉一般，自他胸膛口射出。

其餘四人見狀，也大感驚異！

其中一人發出了一個口哨聲，四人立時分別散開，轉瞬間，五人竟已離開。

他們來得快，也走得快。

兩人喘着氣，看看地上猶未乾的血漬。

忽然，兩人同聲叫道：「追！」

他們走向後門，門仍然敞開。

一陣發動電單車的聲音在不遠之處傳來。

古純明道：「你去把車子駛來，我再上前看看！」

「小心！」

馬獅龍走向前面，立刻把車子駛來。

回來後，却沒有了古純明的踪影。

而那些電單車却似已駛遠。

馬獅龍一時之間，眞不知怎樣才好，假若不追上去，可能會失去可能十分重要的線索，假若不理古純明，則似有點過意不去。

不過，古純明是個受過嚴格訓練的警務人員，他自有求生之道。

而且，他還有可能是被那班印度人擄了。

於是，他決定開足車子的馬力，他循着那些電單車的聲音而去。

馬獅龍認得這條路是通向海邊的，郊外的路並不多，只是一條直路。

可是上了大路，却仍然沒有發現那些電單車的踪影。

馬獅龍越走越是覺得不對勁。

不一會，他已來到了海邊，這裡附近是一個長長的碼頭，碼頭上有幾條人影。

馬獅龍把車子停，來向碼頭走去。

那幾個人影並不是那班印度人，而是幾個在碼頭上釣魚的人。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兩個人，却是躺在睡袋之內，看來是捱不住通宵的釣魚人。

其中有一人開玩笑的道：「你是那些印度人的一夥？」

馬獅龍道：「你見過那些印度人？」

「是的，他們已駕馳快艇向海中心而去。」

「有沒有帶着一個人？」

他們互相問了幾句：「有沒有？」

結果，並沒有人看見有人被擄下船。

馬獅龍道：「你們知道前面有甚麼島嶼？」

「有很多，不過都是一些小島嶼，並沒有人居住的。」

馬獅龍眞想立刻便找船追出去看看，可是附近又沒有船隻，而且現在是半夜三更的時候，想租船也沒有可能。

他頹然的走回自己的車子，決定先回市區，配上裝備，才向那些荒島進發。

當馬獅龍的車子離開後，那幾個在碼頭上垂釣的人却都收了魚絲，而那兩個躺在睡袋內的人也爬了起來。

其中一人咧嘴而笑，道：「船！」

碼頭下面，駛出了一艘快艇。

艇上已坐了五個印度人，並且有一個大鐵桶。

那人道：「你們回去吧。」

其餘的人都離開了。

而那個咧嘴而笑的人則一拐一拐地走向船邊。

* * *

馬獅龍直接回到警局，希望可以等到古純明回來，可是等到天色大亮，還是沒有他的踪影。

於是，他只好通知古純明的上司。

古純明本來是不屬於這間警署的，但他因公受傷之後，也就成爲了這間警署的重案組的一份子。

他的上司便是這間警局的局長。

這位局長姓黎，是個非常負責的局長，一早便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

當黎局長聽到了馬獅龍的報告後，便道：「古純明爲了這一件案子，總算多災多難！馬先生，你以爲他會跑到那裏去？」

「最初我以爲他因對付那些突襲的匪徒而追了出去，可是，如今看來，他是去追人，却被人捉去了！」

「這件事十分嚴重……」這時電話響了。

黎局長拿起了電話，留神地聽着。

看他的神情，可能是他上司打來的，因爲說了半天，只有對方談話，而他只有說「是的」的份兒。

他放下了電話，嘆了口氣，道：「馬先生，我看找尋古純明的事，要麻煩你了——這一連串的胖女人謀殺案，已整整拖了大半年，不只輿論界不放過我們，市議會方面也是多番指責，一會我又要去開會，答覆他們爲這些兇案的質詢。」

馬獅龍道：「爲了朋友，爲了社會，我一定會盡力而爲！」

馬獅龍並不是警方的僱員，因此黎局長不敢吩咐他怎樣做，而今既然聽到馬獅龍如此說，便道：「馬先生，假如有甚麼需要，你不妨直說……」

電話又響了。

現今，當一個公職人員並不是一件易事，既要應付工作上的壓力，也要應付社會與輿論的壓力。

馬獅龍離開了黎局長的辦公室。

如今，他最需要的是好好的睡一覺。

翌日醒來，仍然沒有古純明的消息，馬獅龍開始覺得事態嚴重。

馬獅龍先來一個假設。

假設古純明是被他們擄走，可是，擄去了甚麼地方？有甚麼作用？

擄人是一件十分嚴重的罪行，擄去警務人員更是罪加一等，這點他們一定會知道，可見他們甘冒這個大險，其中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一個甚麼原因？

馬獅龍苦思了大半天，仍然沒有結果。

可是，當電話響起來，他似乎找到了答案。

電話傳來熟悉的聲音。

因爲太熟悉了，馬獅龍一時之間，竟想不到究竟是……

「是我，古純明！」

馬獅龍嚇了一跳，道：「你去了那裏？」

「我……」聲音似乎有些勉强，他續道：「沒有甚麼，我回家了。」

「你去了那裏？」

「我……我暫時要離開本市！」

「去那裏？去辦案？找尋線索？」

「我要去渡假！」

一個出乎意料的答案！

「甚麼？你在這個時候去渡假？」

「是的……我連機票也買了。」

「你去甚麼地方？」

「我去……」電話似乎受到了一些干擾。

「甚麼？你說甚麼？」

古純明又重覆了一次，這次又有干擾。

馬獅龍立時警覺——古純明可能是在受人控制之下，才會這麼說。

馬獅龍道：「你在那裏？」

「我在機場！我要上機了！我有很多年沒有乘飛機了，乘飛機很好玩……」

古純明似乎有些語無倫次。

馬獅龍却用心聆聽着。

「我去那裏，有美麗的陽光、海灘、無數的島嶼……」

電話掛斷了。

馬獅龍立刻撥了一個電話往電話公司，找尋剛才打入的電話的來處。

現代科技發達，不一會便查到了，這電話果然是從機場打來的。

難道古純明眞的會在這時候無端去渡假？

沒有可能！

但這個電話又是甚麼意思？

尤其是最後幾句，他似乎要向馬獅龍暗示一些甚麼——陽光、海灘、島嶼？

是去菲律賓？

馬獅龍一連查詢了幾間航空公司，也沒有古純明的名字出現在他們的乘客名單內。

那麼，還有甚麼地方是以陽光、海灘與島嶼著名的？

還有一個地方——夏威夷！

馬獅龍又再打電話向航空公司詢問，也無結果，他感到十分疲倦，遂打了個呵欠，伸了一下懶腰。

這一伸展，却碰跌了一疊紙張。

馬獅龍連忙拾起，原來那是從聶火生車上拿回來的地圖與一些卡片。

地圖？他打開了地圖。

這張地圖他早已研究過，是一張十分詳細準確的軍用地圖，主要是列明附近一帶的離島。

離島？

陽光、海灘與無數的島嶼，我們這裏也有，何必要向其他地方找尋？

馬獅龍肯定這是古純明的提示。

可是，爲甚麼控制着他的人，要他告訴自己，他要到外地去？

這可能是一個計謀。

對方一定會這樣想：假如爲了要明白古純明去渡假的原因，馬獅龍一定會立刻追踪古純明而去。

爲甚麼又要引開自己？

其中一定有原因——可能是聶火生受了重創，一時之間，無法應付自己的追查！

但這可能性不大，因爲他們整個集團，沒有理由只有聶火生一個人。

要引開自己，肯定是希望他在這一連幾天內，不會去騷擾他們！

那爲的是甚麼？

有重要的交易？是甚麼交易？

馬獅龍想了大半天，仍然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他決定不再想下去。

他決定行動。

打開地圖，上面有無數的島嶼。

聶火生與洛財等的一夥人，便是

在這些島嶼之上？

這些島嶼的面積並不大，而且多是人煙極少。

他想起局長說過，他可以提供各種協助。

一架直升機？

他撥了一個電話給黎局長，可是，黎局長去了開會。

馬獅龍道：「我姓馬……」

一時之間，他眞不知如何介紹自己。

對方道：「是馬先生？」

「我是古純明的朋友，我……」

「啊！局長向我吩咐過，馬先生，你有甚麼需要嗎？」

黎局長果然是個極有信用的人。

「我想要一架直升機！」

對方頓了一頓，道：「我試爲你找，你要自己駕駛，還是……」

「最好是有機師的！」

「好，我一會再覆你電話！」

馬獅龍放下了電話，他對這事的希望並不太大，可是，半個小時之後，他已有了滿意的答覆。

他立刻便趕到機場，帶備了一個遠程的望遠鏡。

一架小型直升機已停在機坪上。

馬獅龍向辦事處說明了來意。

那位機員道：「可以隨時出發了！」

「機師呢？」

「你上機時，便可以看見。」

馬獅龍走向直升機。

機上果然有一位機師，一個胖胖的……

「蘇菲亞？」

「當然是我！」蘇菲亞回過頭來，爽朗的一笑。

「你沒事了？」

「沒事了，而且我也要隨你去破這件案！」她頓了一頓，道：「古警司呢？」

「我正要找他！」

「用這架直升機？」

馬獅龍點了點頭，把那份地圖交與蘇菲亞，並道：「我要看看這一帶的大小島嶼。」

「沒問題！」

馬獅龍坐穩了，蘇菲亞開動了引擎，轉瞬間，他們已在半空。

從半空望下，這城市的景色，又是另一番景象。

高聳的大厦，在刺目的陽光之下，使人目眩，這城市就像一顆璀燦的鑽石。

這裏實在是一個可愛的地方。

其實，最可愛的地方並不是這一切的繁華，而是自由！可惜的是，太多人濫用了自由的意義。

這裏甚麼生意也可以做，卻有人利用來做非法的生意，實在是一件可惜的事。

也許一個城市的存在，也便是正邪的同時存在。

直升機已來到了那一帶離島的上空。

浩瀚的碧波，反射着刺目的陽光。

馬獅龍道：「蘇菲亞，你就在這附近轉一個圈，速度不要太快。」

「好的。」

馬獅龍拿着望遠鏡，小心地觀看。

下面果然有無數的小島，大多是渺無人煙的，間中有一兩艘小艇泊岸，看來那是暫時休息的小船。

他們又再飛往另一邊。

這一邊有幾個較大的島嶼。

島上有一叢濃密的樹影，可算是一個小樹林，林中並有幾間簡單的木屋。

馬獅龍道：「停一下，可以嗎？」

蘇菲亞依言。

「飛低一些！」

馬獅龍小心看着，發現在木屋不遠之處的一個懸崖之上，竟有一間用磚石建成的房子，看來十分精緻。

懸崖的另一邊，卻是一個十分優良的海灘。

海灘並不大，但這一帶完全不受污染，倒是水清沙潔，是一個極優美的海灘。

海灘外，泊有一艘遊艇。

「那是甚麼島？」

「沒有名字，據說那裏被人買下了。」

「整個島嶼？」

「這些偏僻地區並不值甚麼錢。」

忽然，下面有一些刺目的光射上來。

那並不是甚麼光，而是有人利用鏡子反射陽光射上來，並且不斷的閃動。

「看來下面的人並不喜歡我們在上空盤旋。」

馬獅龍再仔細的看。

那裏除了房屋之外，似乎還有一些隱蔽的東西，那究竟是甚麼東西？有更多的刺目光線射上來。

馬獅龍道：「走吧！」

「再想往那裏看？」

「不用了！」他似乎胸有成竹地道。

「回去？」

馬獅龍點了點頭。

直升機向着機場飛去。

「蘇菲亞，你是甚麼時候懂得駕駛直升機的？」

「很久了，我是參加那些青少年活動時學會的。」

「你是唯一的女機師？」

「以前是。」

「你還懂甚麼玩藝？」

「太多了，譬如快艇、滑水、潛水……」

「咦，原來你是個女中豪傑呢。」

「不，我每樣只懂一些。」

「那麼，你有沒有興趣與我一起在

海上遨遊一下，也許要駕駛快艇，也要滑水，甚至潛水？」

「好極了，不過是在甚麼時候？等你破案之後？」

「不，是明天。」

蘇菲亞立時明白，馬獅龍並不是眞的去作海上遨遊，而是去工作。

她並不介意，並且願意找一艘船，和其他一切海上應用的工具。

馬獅龍已有多年沒有到海上玩了，在家中找出那些潛水工具，也費了半天工夫。

翌日一早，便有一個電話打來。

但並不是蘇菲亞的電話，而是一個似是聽過的聲音，馬獅龍提高了警惕。

「馬獅龍先生在嗎？」

馬獅龍道：「不在！」他是突然心血來潮，才會這樣回答。

「馬先生去了那裏？」

「去了……我不能告訴你，你是誰？」

「去了夏威夷，是嗎？」

「你怎知的？」馬獅龍故作詫異。

那人立刻放下了電話。

馬獅龍笑了一笑，自言自語道：「好一個自作聰明的傢伙！」

他的猜想並沒有錯誤，有人借古純明到外地渡假的消息，企圖引開馬獅龍。

過了一個小時之後，又有另一個查詢馬獅龍下落的電話，這次由他的老下人作答，馬獅龍早已吩咐他，說他去了夏威夷。

老岳還以爲馬獅龍眞的要去夏威夷潛水渡假，因爲看他弄了大半天找潛水工具出來。

中午時份，蘇菲亞的電話來了，說她找到了遊艇，並且可以隨時出發。

蘇菲亞雖然外表胖胖的，其實是個十分精明能幹的女孩子。

馬獅龍立即驅車到他們所約定的碼頭。

蘇菲亞已在一艘小型的遊艇上等待，一見馬獅龍來到，她便走上岸，替馬獅龍把所有潛水用具運送上船。

馬獅龍問道：「你的潛水工具預備好了嗎？」

蘇菲亞道：「都準備好了。」

船上並沒有其他人。

當一切都準備妥當，蘇菲亞便開船。

這時已是黃昏時份，他們的遊艇向着夕陽駛去，金色的斜陽，把海面染成一片奪目的金光。

馬獅龍坐在船舷沉思着。

蘇菲亞叫道：「馬先生，你有沒有甚麼計劃？」

「計劃？沒有，我一向也沒有甚麼計劃。」

「那麼，我們怎樣上島去？」

「你不用擔心，我們見機行事。」

天漸漸黑了，海面上再沒有甚麼船隻，一片藍色的天空，亮着閃爍不停的星星。

這時，蘇菲亞把引擎收慢了，道：「快到了。」

馬獅龍走上駕駛室。

從窗口望出去，只見那四個孤伶伶的小島，在黑夜之中，顯得特別古怪。

只有那個較大的島上，似有燈光在濃密的林木之中傳映出來。

馬獅龍道：「我們先上那個島。」

忽然，天空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

他們抬頭一看，遠處竟有一架直升機，正慢慢降落在那個有燈光的小島上。

馬獅龍道：「這小島不是只有我們作訪客，還有其他人也有興趣。」

蘇菲亞道：「看來這是島主人約定的客人，並不是像我們這般不請自來的不速之客！」

馬獅龍道：「我們不要駛得太近。」

「好，我們在另一邊停泊。」

他們把遊艇駛向島的另一邊，那邊並沒有碼頭，只有嶙峋的怪石，怪石之上是懸崖。

忽然，他們又聽到了直升機的聲音。

蘇菲亞道：「咦，爲甚麼那直升機突然改向我們而來？難道……」

她的話還未說完，那架直升機已快接近他們，並且緩緩的降下。

馬獅龍急道：「快轉舵！」

蘇菲亞立時把舵轉向左邊。

那直升機立時又追了上來。

「看來……」

馬獅龍的話還沒有說完，直升機上已有一連串的機關槍掃下。

「快跳下去！」

兩人已再沒有選擇，一起跳了下海。

機關槍的子彈猶如火網般撒下。

遊艇的甲板已着火了，幸好他們及時跳了下海，否則定然會受傷。

馬獅龍與蘇菲亞都已穿上潛水衣，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拿其他的潛水工具。

雖然遊艇已着火，但直升機上面的人並沒有放過遊艇，子彈又是一連串的掃下。

馬獅龍大叫：「潛下！」

蘇菲亞依言潛下。

馬獅龍這幾年來沒有甚麼時間出海，不過，幸好游泳與潛水這些功夫，一學曉了便終生不忘。

在水中，他只感到一陣火光。

接着便是震耳欲聾的聲音，那遊艇已爆炸了。

幸好那遊艇的引擎仍然開着，當他們跳下水時，遊艇仍然向前駛去。

而他們兩人下水後也拚命游了一段，因此遊艇爆炸時，他們已離開了遊艇一段相當遠的距離。

他們悄悄的浮上水面。

只見前面是一片火海，已不見了那小遊艇的踪影。

而那直升機已快速的上升。

馬獅龍叫道：「蘇菲亞！」

蘇菲亞在不遠之處回答道：「我在這裏！」

馬獅龍見她沒有甚麼，才安心下來，道：「不知怎樣向你的朋友交代……」

「甚麼？你是指那遊艇？不用擔心，這遊艇購有全保，保險公司會賠他一艘新的。」

馬獅龍道：「先上岸再說！」

他們各自游向岸邊，這時，他們已不知自己在甚麼方位，只好上了岸後才作打算。

這邊的岸邊仍是怪石嶙峋。

他們幾經辛苦才上到岸，坐在一塊大石上。

蘇菲亞道：「怪不得你說，我們不用甚麼計劃。」

馬獅龍道：「是的，就算我們有怎樣週詳的計劃又怎樣？又不是轉眼成空。」

蘇菲亞嘆了口氣。

「有甚麼感觸？」

「我雖然年紀並不太大，但也感覺得到，人生便是如此——無論你有任何大計劃，到最後……」

「不用感觸了，我們上去看看吧。」

他們把身上的潛水衣脫下。

夜風吹來，竟有些寒意。

他們攀着石塊，向着上面的懸崖而上。

實在看不出蘇菲亞胖胖的身體，竟會是那麼矯健靈巧，她幾乎與馬獅龍同時上到崖頂。

崖頂是一片光滑的石台。

過了石台，是一片荊棘樹叢，看來，這是一個極好的天然屏障。

馬獅龍向前指了一指。

兩人盡快的跑到荊棘叢前，並伏在地上。

從荊棘叢中望去，只見遠處有一個高台，台上有微弱的燈光。

看來是個守衛的高塔。

馬獅龍低聲道：「我們先找些武器。」

蘇菲亞並不明白馬獅龍的意思，但馬獅龍已奔向那高塔。

蘇菲亞也跟着。

馬獅龍到了高塔之下，吹了一下口哨。

上面似有一些反應。

一條光柱射下。

馬獅龍與蘇菲亞雙雙伏在草叢之中。

那光柱搜索了一會，見沒有甚麼發現，便熄滅了。

馬獅龍又再吹了一下口哨。

忽然，蘇菲亞猛力一肘撞向馬獅龍。

馬獅龍回過頭來一看。

他幾乎叫了起來。

那是一雙深藍色的物體在閃動，不，是一雙眼睛，一雙深邃的眸子！

馬獅龍怔着。

那眸子突然升起。

馬獅龍也升起，一拳向上打去。

「蓬」的一聲，接着是骨頭碎裂的聲音。

一頭幾乎有二百多磅重的狠狗，已伏在他們的跟前！想不到馬獅龍的口哨引不到上面那些人的注意，反而召喚了附近一頭大狠狗前來。

幸好他身手敏捷，否則兩人都不堪設想。

這種無聲的狠狗，實在比任何守衛還更可怕，只要被這狠狗咬着任何部位，牠也不肯放開口的，直至牠主人下令才會放開。

蘇菲亞輕聲道：「這一拳眞了不起！」

馬獅龍正想答話，蘇菲亞却也突然的向上一躍，只聽到悶哼一聲，一個黑影已被她踢開十丈之外。

馬獅龍也躍起，標向那黑影之處，再一掌而下。

原來上面的守衛早已發現他們兩人，可是他並沒有下來，反而讓那狠狗移近。

當狠狗攻擊之時，他趁機下了高塔。

狠狗一撲不成，反被馬獅龍一拳打死了。

於是，他趁機上前，用槍指着蘇菲亞，以爲可以要脅着兩人。

可是，他的要脅錯了，反被蘇菲亞雙脚踢起。

這一個反應，實在令馬獅龍也佩服。

那個守衛被蘇菲亞踢上半空，三魂已不見了七魄，再加上馬獅龍的一掌，他已呈半昏迷狀態。

在他暈倒之前，他一手扯開了身上的對講機的小繩索。

馬獅龍上前，看到他身上有一枝電筒，連忙拿起來，仔細照看對方。

這漢子身材並不高大，但身上的設備却頗爲齊全，馬獅龍一看到他身上的對講機截斷了繩索，便道：「快！」

蘇菲亞一手搶去了他的佩槍。

馬獅龍解下了他的長刀。

「走！」蘇菲亞道。

「不，上去！」馬獅龍道。

「爲甚麼……」

「上去後我才解釋。」

他們快步的攀上了高塔。

高塔上面的設備也不錯，像一個小小的房間。

「爲甚麼要上來？」

馬獅龍道：「你也看到他身上的一段繩索，本是連接着對講機的，却被他扯斷了吧？」

「那是他暈倒之前，通知了總部？」

「是的，如今島上的守衛總部已知有人來襲。」

「那我們爲甚麼還要在此？」

「他們的人將會四處搜索我們，可是，他們千萬也不會想到，我們會躲在這個高塔！」

「難道這便是人們常說的——最危險的地方，其實是最安全的地方？」

「也可以這麼說！而且這裏居高臨下，又有足夠的設備，讓我們看清楚來勢。」

果然，這高塔上有一具强力的望遠鏡，而且是紅外線的，可以在黑暗中看到移動的物件。

蘇菲亞看着，道：「他們從四方八面來了。」

「多少人？」

「共有八個。」

馬獅龍也移近一看。

八個閃動的東西，正向他們這邊的高塔而來。

「似乎不止八個，每個人身邊，都有一隻狠狗呢。」

不久，他們已聽到了一兩聲低沉的狗吠聲。

馬獅龍道：「他們有狗，看來這裏並不安全。」

那八個人起初是分散而來的，當快要接近這高塔的時候，他們已聚在一起，並不走近。

只有其中一人躡手躡脚的走過來。

他發現了那昏倒的守衛之後，便沒有上高塔，反而奔回他們相聚之處。

他們經過一番討論之後，各自散開。

蘇菲亞嘆道：「他們果眞不來了！」

馬獅龍道：「他們不來，我們反要去找他們的麻煩！」

他再在紅外線的望遠鏡上看了一會，才道：「我們還是先看看島上來了甚麼客人。」

「客人？」

「你忘記了剛才射殺我們的直升機？」

「是的。」

「我相信過了這邊山脊，便是島上唯一的大房屋，貴客來到，當然是到那邊去。」

馬獅龍見這塔內有一柄手槍，另外還有一柄長刀，於是自己拿了手槍，長刀交給蘇菲亞。

他們離開高塔。

馬獅龍道：「假若我們意外分開，有可能的話，我們在那邊上岸處的石崖下會合。」

蘇菲亞道：「你不用擔心，我會照顧自己的。」

馬獅龍如今對她，的確有很大的信心。

他們攀過了山脊，並沒有遇到甚麼危險。

果然，山脊下面，便是島上唯一的房屋，裏面並且有燈光透出。

在房子不遠之處，是一片平坦地方，有一架小型的直升機停泊着。

他們向着燈光之處跑去。

房子的四週，都圍着了鐵絲網。

馬獅龍道：「小心觸電！」

可是鐵絲網却沒有通電，他們找到一個較弱的缺口，用刀割開了一些鐵絲，鑽了進去。

那房子樓高兩層。

二樓是透出燈光的地方。

房子的前後均有露台。

馬獅龍道：「我上前面那個，你從後面上。」

蘇菲亞點了點頭。

馬獅龍沿着水渠爬上去，轉瞬間已上了二樓。

從窗口望入，一個高大的身影正坐在當中。

那是洛財！

洛澤集團的二班的身邊還有四個人，一個是坐着的，另外三個站着，看來是三個保鏢。

這客人到底是甚麼人，要那麼多保鏢呢？

坐着的那人是背着馬獅龍的，因此，他無法看到他的面目。

馬獅龍躲在一處甚爲隱蔽的地方，小心監視着。

看來，他們已談了一段時間。

那背着馬獅龍的人用極爲純正的英語道：「洛財先生，我特別向你訂購的東西，預備好了沒有？」

「差不多預備好了。」

「差不多？換句話說，還沒有預備妥當？」

「你要的數目實在太多了。」

「太多？你答應過的！假若你當時沒有答應，我在南美那邊，也能買到足夠的數量。」

「但是他們的品質不及我們。」

那人並沒有再說話。

洛財道：「再過兩天，你要的數量一定可以全數給你，而且是你要求的品質。」

「骸骨方面又怎樣？」

「那是我的老本行，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好極了，兩日之後，我的同伴會從內地回來，應該一切都妥當了。」

「當然妥當，不過，你們也不用這麼匆忙回去。」

「不，我們要趕着回去，尤其是你那批用品，我們立即便要應用。」

那人似乎有點疲倦。

洛財立刻道：「旅途勞頓了，請你們好好休息一下！」說罷，他便站了起來。

三個保鏢也護着那人，跟着洛財而去。

這時，在另一面的蘇菲亞，緩緩地從屋的窗椽處爬了過來。

馬獅龍示意她監視着。

洛財帶着那四人從這座建築物進入後面的那座建築物，原來後面的建築物，是一列佈置豪華的房間。

那人進入了其中一間。

三個保鏢坐在門外。

來到這個地方，仍要保鏢守衛，看來這人是極端重要，而且疑心極大的人。

洛財立刻便離開。

馬獅龍本想跟踪洛財的，可是，在前面的蘇菲亞却用手示意馬獅龍過去。

蘇菲亞所站的位置，正好看見那房間。

馬獅龍上前去，從窗口望入，才看清楚那人的面孔，他是一個滿臉于思的人，身穿長袍。

忽然，那人走近窗前。

馬獅龍還以為他發現了自己。

可是，他來到窗前，却只是深呼吸一下，又再回到另一個房間。

兩人連忙循着窗椽，再爬過去。

燈亮了，這是一個佈置得非常有情調的房間。

一張大床，放在房子的中間。

床上鋪着絲絨的床冚，似乎有一些東西隆起。

那人滿臉疑惑。

這是一個好熟悉的表情，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

馬獅龍忽然想起——

是報紙上常常登載的一幅照片。

他豈不是中東狂人手下的一員猛將？

這人名叫山查梵，是著名的好戰者，據一些報紙報導過，中東狂人手下的恐怖組織，便是全由山查梵控制。

山查梵曾在歐美受過大學教育，因此，此人瞭解歐美一般政治領袖的性格，也知道他們的弱點，加上他本身是主修科學的，可說是個文武兼備的人。

一個沒有多大學問的犯罪者，只會帶給一小撮人一些禍害，但是一個有大學問的犯罪者，便會成爲人間的尅星，而山查梵便是這一種尅星。

山查梵脫下了長袍。

忽然，他覺得床冚之下，好像有些東西在蠕動。

他是個極端小心的人。

他走近床前，一手掀起床冚。

床冚之下，竟然躺着兩個人。

是兩個半裸的少女。

山查梵看見，得意地笑起來。

原來他是個好色的傢伙，而洛財似乎瞭解他的性格，因此送上最佳的禮物。

那兩個半裸的少女並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音，不過，身體却緩緩地蠕動着。

她們都是目光呆滯，看來是受了藥物所控制。

這個孤島，何來這樣的少女？

洛財並不是個普通的生意人，而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他爲了交易成功，甚麼手段也施出了。

山查梵是個大主顧，他當然是盡力迎合他的喜好，究竟他們之間有甚麼交易？

山查梵似有所行動了。

蘇菲亞用肘子撞了馬獅龍一下，並用手掩眼，表示不想再看下去。

馬獅龍也不忍心這兩個少女被摧殘。

他人急智生，低聲向蘇菲亞說了幾句，然後，他迅速地走向那三個保鏢那裡。

馬獅龍從窗口走進去，並立刻向那三個人襲擊。

那三個保鏢本來正在玩紙牌的，看見一個人突然從窗口衝入，想拔槍却已來不及。

馬獅龍一記重拳打向其中一人，那人閃開，那知馬獅龍使的是一個虛招。

那人一閃開，馬獅龍便趁勢矮身，把那大漢一托，用自己的肩膀用力一撞，便把那大漢拋向大門。

「砰」的一聲。

那人站了起來，有點昏暈。

門內却傳來咆哮的一聲。

那大漢連忙說了一句話。

另外兩人立時攻向馬獅龍。

馬獅龍又一記重拳，那人以爲他又是虛招，硬生生的要接這一招，而這次，馬獅龍並不是虛招，而是勁力十足的一拳。

那人胸前硬生生的吃了一拳，悶哼一聲，馬獅龍趁他未還手，又再故技重施。

一個竄身，又把他拋向大門。

又是「砰」的一聲。

門內傳來的咆哮聲更大。

那人惶恐地說了幾句話。

第三個保鏢，很害怕馬獅龍又再把他拋向大門，因此迅速退後，便要拔槍。

馬獅龍並不給他機會，再一竄前，一脚踢向他正要拔槍的手。

那人叫了一聲。

馬獅龍另一脚又飛起，那人閃開，身子打側，馬獅龍看準他的身體在搖晃不定，便上前一手抓起他，又是一甩，那人又被擲向大門。

那「砰」的一聲更響。

門內立時傳來憤怒的咆哮。

馬獅龍從身上抽出一柄長刀，貼着門後。

門開了，山查梵滿臉怒容，正想罵人……

馬獅龍的刀，已架在他的頸上。

山查梵看不見馬獅龍的樣子，但感到那冰涼的刀子，他沒有反抗。

馬獅龍一手推了山查梵往牆邊。

一個保鏢不知是否想在主子面前領功，竟然不怕危險的衝了上來。

馬獅龍感到勁風從後而來，立即反手一刀。

那人稍退，馬獅龍已回過頭來，向那人的頭髮削了一刀，一束亂草似的頭髮掉下。

馬獅龍又立時回過頭來，刀子指着山查梵。

另一個人却以爲有機可乘，又再衝上。

馬獅龍知道，一定要快快解決這事，可是，他又不想弄出人命，因爲有人死了，事情一定會鬧大，那時便會破壞他要找尋的眞正目標。

馬獅龍又舞着刀子。

這次的目標是那個保鏢的鬍子。

那人十分勇敢，如狠似虎的撲來。

馬獅龍低頭，一刀從下而上，竟削去了他頷下的山羊鬍子。

那人大驚，因爲只要刀鋒稍偏，他的臉便會被割開，他退後，提着那被削去的部份鬍子。

最後的一人在這情形之下，是無法不拚死護主的，因爲兩個同僚已上，自己呆着，以後如何再有面目見主子？

他撲上，竟是豁命的撲上。

馬獅龍的刀還未提起，那人便像大石般壓下，本來，只要馬獅龍用刀子挺上，便會把那大漢的胸膛剖開，可是，他並不想如此做，因而他閃開，反手一刀。

這一刀本是削向他的頭髮的。

那人却把臉一側。

這一刀一削，竟削去那人的耳朵！

血淋淋的耳朵飛起，衆人驚呼。

那個本是威風凜凜的山查梵，而今已變成一隻喪家犬似的伏在牆邊，兩腿發抖。

馬獅龍眞想一刀插下。

他却沒有，對付一個好色的人，有更好的方法向他整治。

馬獅龍突然飛起兩脚。

這兩脚是踢向山查梵的腰間，馬獅龍這兩脚踢出之時，是運上陰勁，因此表面力度不太大，但其實是力透山查梵的腰間。

那痛苦的滋味並不好受，他叫了一聲。

最要命的是腰間受創，以他的年紀，至少在兩三個月內也再無法接近女色。

馬獅龍一揮刀，便從窗口竄了出去。

那三個保鏢並沒有追來，只上前扶起山查梵。

山查梵雙腿發軟，竟無法站起來。

三人挾着他，走入房間。

本來他是不願三個手下看見他房間有女人的，可是，他已沒有氣力出聲。

進入房內，床冚却被人再鋪好。

其中一個保鏢拉開床冚。

山查梵還以爲兩個半裸少女仍在床上，可是，床上却是無人，只多了一幅畫。

那是他們神聖領袖的畫像。

四人在痛苦中也要直立，保持肅然起敬的神情。

馬獅龍並沒有離開，他在外面監視着，看他們的神情，幾乎忍不住笑起來。

看來，這四人暫時無法逞強了，於是，馬獅龍沿着水渠爬到樓下，向建築物旁的草叢走去。

無知少女　誤入邪教

他是約定了蘇菲亞，把那兩個女郎救了出來後便在那邊草叢會合。

馬獅龍走近，輕聲道：「蘇菲亞。」

草叢之內，蘇菲亞露出頭來，道：「這邊。」

馬獅龍走過去，草叢之內，正躺着那兩個少女，都已用布裹着，她們的眼睛是張開的，但却看不見馬獅龍似的。

蘇菲亞道：「她們都吃了迷藥。」

「快天亮了，我們不能再躭在這裏。」

「那邊有個防空洞似的山洞！」

他們一人背負了一個少女往那邊走，那防空洞相當隱蔽，不知蘇菲亞是如何發現的。

進入洞內，漆黑一遍。

蘇菲亞道：「要先找些水和食物，我們才可以繼續支持下去。」

馬獅龍道：「好，你看着這兩個小妞兒，對了，你是怎樣救她們出來的？」

「正當你與那幾個保鏢周旋之際，那色迷迷的山查梵本想有所行動，但他實在無法忍受那一連三下的砰然巨响，所以才出去。」

「那是我故意擲那三人撞門的原因。」

「他出去之後，我連忙進內，抱了她們出來。」

「你倒很大力。」

蘇菲亞雖然身體略胖，但氣力很大，而且身手也是十分靈活。

「那張畫像呢？」

「本來我想找一些東西嚇他一跳的，可是在一時之間，找不到可怕的東西，却見他的行李之中，有一張他們神聖領袖的畫像，讓他看到這鬍鬚佬，使他慾念全消。」

馬獅龍聽了，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時，那兩個少女的喉間發出一些聲响。

馬獅龍立即走出防空洞，外面已是天色微亮，山坡的另一邊，一列平房建築物有煙自煙囱冒出，看來那定是弄食物的地方。

馬獅龍往那邊走。

果然，那是一個廚房。

一個十分龐大的廚房，本來，這麼一個孤島，只有洛財幾個人，爲甚麼要這麼一個大廚房？

還有，廚房之內，正在煮着一大堆的食物。

這些食物，幾乎可以供應百人以上。

島上還有很多人？他們在那裏？他們又是做甚麼的？

馬獅龍趁着那幾個廚師不在意，隨手抓起了一些火腿和幾瓶水，另外還有一些白麵包，便離開了。

他回到防空洞內。

蘇菲亞把清水灌入兩人口中，那兩個少女似乎有些甦醒的跡象。

蘇菲亞又再灌她們，直到她們嘔吐。

過了一會，她們果然清醒了。

其中一人叫道：「你們是誰？」

「我叫蘇菲亞，你呢？」

那少女道：「我是夢娜，她是費安，你也是日月星辰的姐姐？」

費安道：「我們怎會在這裏的？」

馬獅龍插口問：「日月星辰？」

夢娜似乎十分警覺，道：「你是誰？」

蘇菲亞道：「不要再追問我們是誰了，我只想問你們，爲甚麼會在這裏？」

她們如夢初醒的打量着四週。

「這裡是甚麼地方？」

「本來你們是在一個睡房之內，一張大床之上的。」

「不，我們在祭壇上。」

馬獅龍問：「甚麼祭壇？」

費安似乎有點驕傲地道：「日月星辰的祭壇。」

「祭祀甚麼？」

「當然是全宇宙的日月星辰。」

「你們是犧牲的祭品？」

「不，我們是光榮的祭品！只有我們處女的血，才可以洗淨人間罪惡，帶來新的日月星辰。」

她們似乎在語無倫次。

馬獅龍心中一凜，這些話，似乎應是一些邪教的語言，這兩個少女是來自邪教組織的。

邪教？這島上也有邪教的組織？

對了，那百多個人的大鍋飯。

原來洛財不單是一個不擇手段的商人，而且是與邪教拉上關係的人！

看來，這個島並不簡單。

蘇菲亞看見她們的樣子，不禁笑了，道：「你們差點被人迷姦了。」

夢娜與費安呆着。

蘇菲亞把救她們的經過說出來。

兩人低頭看看自己的身子，半裸的被床單裹着，不由得哭了起來。

蘇菲亞道：「你們究竟是怎樣來這裏的？」

「我們……有人招呼我們上遊艇玩，並且說要來這個天堂島參加一個盛大的派對。」

「天堂島？這裡叫地獄島才對。」

「有天堂的享受嗎？」

「有的，島上有很多年輕人，更有很多叫日月星辰的哥哥姐姐招呼我們。」

「有很多人？」

「也算多了，大約有一百人左右。」

「在那裏？」

兩人看看洞內，這時曙光已從外面射進來。

「在那裏？我也不知道在那裏。」

「有男孩子嗎？」

「有，也有幾十個。」

「你們做甚麼？」

「我們跳舞吃喝，不用工作。」

「那便是天堂的生活？」馬獅龍問。

「我想是差不多。」費安道：「外面的世界，到處充滿壓迫力，只有在這裏，我們才可以輕鬆一下。」

「這是個教會？」

「是的，我們崇拜日月星辰。」

「你們來了多久了？」

夢娜想了一下，才道：「不知多久了，差不多有半個月，或者更久些。」

「你們沒有家人？」

「家人？有或沒有也沒關係！」夢娜的語氣，充滿了怨恨與無奈。

「你們見過教主嗎？」

「教主？天上的日月星辰，便是我們的教主。」

「其他負責人呢？」

「有一個，他是一個十分英俊的年輕人。」

「是我們的同胞？」

「不……又似是，他頭上是紅髮，但臉孔却像我們中國人。」

一個紅髮的英俊青年？他會是誰？

「他向你們說過些甚麼？」

「他很少說話，甚至沒有說過……不過，他的眼神充滿了魅力，他叫我做甚麼，我也願意。」

竟有一個這樣的邪教教主？

「你們不想回家嗎？」

費安搖了搖頭，夢娜却有點茫然。

馬獅龍道：「你以爲世界上，竟會有人無故招待你們食宿，而不求代價的？」

「有的，正如日月星辰給我們光輝，給我們大地，都是分文不收的。」

「誰向你們說這些東西？」

「是日月星辰裏的姐姐。」

「你們相信？」

「開始時不信，但事實是如此，我們受到有生以來最好的招待，却沒有要我們付錢。」

「你以爲人生中，錢是最大的代價？」

「還有甚麼？」

「人生有更多的東西，比錢更爲重要。」

「日月星辰的哥哥也會這樣說過。」

馬獅龍聽了，實在有點啼笑皆非。

蘇菲亞問道：「你們有沒有想過，他們在利用你。」

費安不明的道：「利用我？我們有甚麼值得利用？」

「譬如肉體。」

夢娜聽了，反而笑道：「我們那裏有無數的女孩子，我們的身體，並沒有利用價值！我們的肉體，在這裏受到無限的讚美……」

馬獅龍問：「有無數的少女？」

她們都點了點頭。

「她們而今在那裏？」

「在那邊的山洞內。」

夢娜站了起來，忽然指指這邊，又指指那邊，因爲在防空洞內，並無方向之感。

馬獅龍問：「你想回去？」

「當然。」

「你喜歡與他們在一起？」

「當然。」

「那麼，爲甚麼當我救了你們的時候，你們有點羞愧，還哭泣起來？」

「我並不是因爲自己身體裸露而哭泣，而是爲了沒有完成日月星辰給我的任務而哭泣。」

這話實在令馬獅龍與蘇菲亞感到意外。

費安道：「其實我們還可以飛。」

夢娜也道：「我們可以成爲天使。」

接着，她們各自又胡言亂語一番。

馬獅龍道：「不用理會她們了。」

「爲甚麼她們會這樣？」

「可能是另一種毒的發作。」

「甚麼毒？」

「這些少女本身是貪圖安逸，只愛吃喝玩樂，不喜歡讀書工作，正好被這些邪教所利用，那些邪教可能給她們一種慢性毒藥，她們吃了也不知，到某一個時間，她們便會陷入神智迷惘的時刻，那些邪教便可以爲所欲爲，得其所哉。」

「邪教實在可怕。」

費安與夢娜夢囈了一番後，竟又睡着了。

蘇菲亞道：「我們應該怎辦？」

馬獅龍想了一下，才道：「看來，我們此行的工作比想像中更爲艱巨。首先，我們應該粉碎他們邪教的組織，然後再揭破這個不法集團所經營的生意。」

「你認爲洛財是邪教的教主？」

「不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洛財無論如何，都是罪魁禍首。」

「甚麼時候行動？」

「也不急在一時，我們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後待她們清醒時，再叫她們領路，這樣比我們亂走亂闖會好一些。」

他們各自找了一個角落睡覺。

經過這段長時間的勞頓，他們很快便睡了。

當他們醒來的時候，費安與夢娜也醒了，她們似乎又較爲正常。

馬獅龍與蘇菲亞一同檢查身邊的武器。

手槍各有一柄，只有五粒子彈，另外有一柄長刀，假如遇到近身搏鬥的敵人，那似乎比槍還更有用。

馬獅龍見二人清醒，便趁機會道：「你帶我們往祭壇，找回你們日月星辰的哥哥、姐姐。」

二人聽了，竟是十分雀躍。

他們離開防空洞。

洞外明月高掛，銀光映着翠綠的山坡，一片寧靜，倒有另一番景象。

費安對地勢十分熟悉，先帶着他們向另一邊的山下走，山路並不陡峭，雖然不是正式的路徑，但也是十分容易行走。

走盡了斜坡，便是海邊。

他們沿着海邊轉向東面。馬獅龍根據自己上岸的地方來估計，這是孤島的另一面。

他們走了一會，却又走上另一條山徑。

山徑直通一個懸崖。

當他們越是接近懸崖，聲音越來越清楚。

是歡樂的歌聲，是嘻笑的人聲。

馬獅龍一馬當先的走向崖邊。

一望下去，只見懸崖對開不遠之處，有一個海灣，海灣內是一個海灘。

海灘上燒起了三堆篝火。

而火旁却滿是少男少女，他們有些穿上泳衣，有些却仍然是日常便服。

他們圍着那篝火，一邊吃東西，一邊說笑。

音樂聲中，也有人跳舞，他們跳着只有他們才懂的舞步，似是十分陶醉。

蘇菲亞也走近，道：「看他們似在渡假開野火會。」

忽然，費安也上前，道：「我們飛下去吧。」

然後作勢要躍下去。

夢娜道：「我們跳舞。」

兩人身上的毒性又發作了，馬獅龍不想她們的行逕被人發現，便每人給了一下手刀，讓她們安靜下來。

馬獅龍道：「把她們縛起，口中塞些東西，當她們醒來時，也不會被人發現。」

把兩個少女縛起並不是難事，蘇菲亞很快便把她們推入了草叢。

忽地，遠處傳來一陣狠嗥的聲音。

下面的人聲、音樂聲也停止了。

馬獅龍與蘇菲亞立即走到崖邊，向下望去。

這時，下面的沙灘又不同了。

所有人都靜了下來，他們極有秩序的圍成了兩個圈，一個是圓的，另一個較爲細小，却是半月形。

日月星辰。

沙灘之上，只有海浪拍岸的聲音。

間中傳來篝火「必剎必剎」的聲音。

馬獅龍知道，這是邪教的祭禮。

這個「日月星辰」的邪教，究竟要弄些甚麼玄虛？

突然，篝火熄滅。

這本來燒得極爲旺盛的篝火熄滅了之後，另一叢暗綠色的火焰却又升起。

這暗綠的火焰就像一叢叢的鬼火，十分詭異。

那些少男少女開始發出一些聲音。

這些聲音既似夢囈，又似呻吟。

忽然，他們又安靜下來。

那叢綠色的火焰中，竟有東西緩緩升起。

衆人的聲音開始混亂，漸漸有人歡呼。

而火焰中升起的東西，漸漸清晰。

火中出現的，竟是一個打坐的人。

一個人從火中升起，實在是難以想像，不過，那人的確是從火中升起。

他全身用白布裹着，火焰並不能傷害他。

馬獅龍與蘇菲亞站在上面，看不到那人的面貌，只看見他的臉孔也是被布所包，露出眼睛的位置。

忽然，馬獅龍自言自語道：「從火中升起，這人是誰？這人是誰？」

他似乎想到了一些東西，但一時之間又把握不定。

蘇菲亞問道：「那究竟是甚麼玩意，這人從火中升起來，他不怕火焰嗎？」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不知道那是怎樣弄的。

蘇菲亞道：「下去看看吧。」

馬獅龍道：「等一等。」

那從火焰中升起的人舉手向天，剎那間，整個沙灘又靜了下來。

這時，鼓聲不知從那裏傳來。

那些少男少女不知是受了鼓聲的催動，還是自然的開始圍着那教主，做着有節拍的膜拜姿勢。

當鼓聲瘋狂，他們的姿勢也瘋狂，當鼓聲平靜，他們的姿勢也平靜。

那教主忽又雙手平放。

衆人立時喝采一番，便又亂作一團。

原來祭神的儀式已告一段落，吃喝玩樂又開始，他們打開了早已預備的食物、飲料，瘋狂的享受。

人們已不再注意教主。

但馬獅龍仍然仔細看着。

那教主從火焰中升了起來，也從火焰中隱沒下去，那藍藍的火焰在教主消失之後，也熄滅了，不一會，那熊熊的篝火又再升起。

有人把一隻大豬擱在篝火之上。

沙灘上的人越來越瘋狂，開始時是跳舞，漸漸有人擁作一團。

蘇菲亞厭惡地道：「他們自以爲來到了天堂，其實是闖入了地獄。」

馬獅龍道：「是的，實在是可怕極了。」

「下去吧。」馬獅龍看過了懸崖的形勢後，才作決定。

他決定從另一邊較爲平坦的山坡下去，這樣雖然要繞一段路，但在黑夜中，是比較安全的。

他們走着，由於有一段山徑是凹了下去的，因此一時之間，他們看不見下面的情形。

這段時間也足有十分鐘。

當他們到了山腰，又可以看到下面。

下面沙灘的情景又已大變。

那些瘋狂的男女已靜了下來，但不是他們自己安靜下來，而是暈厥了。

篝火漸熄。

火中跳出了一班黑衣的人，他們也是全身包裹着的，最後，白衣人也從火焰中站了起來。

那白衣人只是用手指劃一番。

馬獅龍輕聲道：「不要動，如果被他們發覺，我們便會功敗垂成。」

蘇菲亞躲在草叢之中。

只見那些黑衣人快手快脚的，把那些少男少女排列整齊。

那白衣人站在一旁。

黑衣人把那些少男少女抱往篝火之上。

這時，馬獅龍已可以看到，那篝火之上，原來是一塊平台。

當平台放滿了十個男女左右後，那平台便下降。

兩人這時才明白，那白衣教主可以從火中升起，便是依靠這平台。

簡單來說，這平台便是一部升降機。

升降機的外面，佈置成一堆大篝火似的，所以驟眼看來，他可以從火中升起。

看來，那些火焰也可以由他們控制，因此，他們要怎樣的火焰也可以。

平台把那些少男少女載了下去後，又再升起。

另外一批又運了下去。

這一上一下，共有八次，那麼，這裏的少男少女，總共有八十多人了。

當所有人被送下去之後，那白衣教主一揮手，衆黑衣人護着他，也站在那平台上，隱沒在黑暗之中。

海灘又回復了平靜。

馬獅龍與蘇菲亞立即走下了山

坡。

他們剛到了沙灘，便走向那篝火那裡。

在僞裝的篝火下，果然是一個平台，不過，這時的平台却並不能動。

馬獅龍看了一會，也無法找到啓動的地方。

蘇菲亞在篝火附近的裝置中左扭右扭，却無端被她扭動了一塊石頭。

那石頭竟是啓動這平台的掣。

當平台一動，馬獅龍立即跳了開來，蘇菲亞也閃在一旁，看看平台下去之後，有甚麼反應。

平台下去之後，透出了一些燈光，却沒有人上來，馬獅龍向蘇菲亞示意躍下。

平台與沙灘，相距只有兩步多，兩人躍下並不困難。

燈光透出之處是一道門，兩人小心地伏在門邊，一步一步的向前移動。

忽然，他們都嗅到了一陣血腥的味道。

馬獅龍不敢妄動，首先看清楚附近的形勢。

原來從平台步出，經過一條小甬道，前面便是一列的門口，這些門口，似乎是引向不同的地方。

而透出血腥味的一角，却在最左之處。

忽然，蘇菲亞指着地下，道：「血！」

馬獅龍低頭一看，果然是滿佈血跡，難道這個白衣主教把八十多人宰了？

他不再猶豫，奔向血腥傳來之處。

一道小門之後，竟是一個大堂。

大堂當中，放滿了那八十多個男女，一列一列的，陰暗的燈光之下，整個大堂倒像一個停屍間。

兩人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大堂前面有一座雕塑，因爲光線太暗，一時無法看清楚那是甚麼，但那雕塑處却傳來水滴的聲音。

馬獅龍走向那一列列的男女，伸手摸摸其中一人，那人身體仍有微溫，呼吸緩慢，心跳脈博也緩慢，不過，可以肯定他們並沒有死去。

蘇菲亞膽子非常大，她走向那雕塑，忽然，她吃驚的退後，向馬獅龍揮手示意。

馬獅龍立即走上前去。

只見那雕塑是一個神像似的，而神像的胸膛，却是插了一柄刀，那刀直貫神像的胸膛，並由背後直出，而背後的刀尖，正滴下水點。

那便是水滴聲音的來源。

血腥味更濃。

馬獅龍這時才發覺，那滴下的並不是水，而是血，極爲濃稠的血。

爲什麼這個雕像竟會有血流出？

馬獅龍立刻繞向雕像的背後，只見那神像的肩膊上，似有一個人伏着。

蘇菲亞已從雕像的另一邊爬上去，她扶起那人，那人却像一灘泥似的。

「死了！」蘇菲亞叫道。

馬獅龍也爬了上去。

只見那是一個女人，胸膛插了一柄刀，而血正從刀尖溢出，流下一條小槽，而這小槽是引向神像的中心！

這是個極其巧妙的設計。

血從那女子身上流出，最後却在神像的刀尖滴下。

如果從前面來看，根本不會發現這神像上面是伏有人的，只會覺得神像在滴血！

馬獅龍一按那女人，只覺那人似仍有極微弱的脈膊，他道：「可能還有救！」

他小心扶起那女人，向蘇菲亞道：「你下去接着她。」

蘇菲亞依言。

那女人的體重並不重，但因爲身體全放軟了，所以很吃力才把她扶起，而且她胸膛插有一柄刀，馬獅龍不敢碰到那柄刀，否則她定然會更快的死去。

蘇菲亞在下面接着，也是非常困難。

當她剛好接着的時候，脚步不穩，幾乎坐在地下，幸好她立時穩住，却退了幾步。

她不知踢着了什麼，這時大堂之內，所有燈光突然亮了起來！

馬獅龍已從神像跳下。

因爲在半黑暗之中，突然要接受强光，眼睛一時之間不能適應。

過了一會，他終於可以看清楚面前的一切。

蘇菲亞看着那胸膛被刀插着的少女，叫道：「怎麼辦？」

馬獅龍道：「我看她是吃過一些藥物，血才流得特別慢，希望她有能力支持下去！」

忽然，那少女顫動着。

蘇菲亞道：「她眞的還沒有死！」

少女臉孔蒼白，咀唇微動，竟睜開了眼睛，不過，當她看到自己胸膛插了一柄刀的時候，她又昏厥了！

這時大堂之內，有幾個男女醒來了，便也坐起來，當他們發現自己身處這一個地方時，都不期然的發出尖叫，一時之間，尖叫之聲彼起此落。

馬獅龍走出來，叫道：「你們怎麼了？」

有人叫道：「水……水」

蘇菲亞在祭壇的後面，找到了一些蒸餾水。

那些男女拚命地喝着。

當他們喝夠了，精神似乎也回復正常。

有人問：「我們在那裏？」

「有人謀殺我們？」

「我們被獻祭了？」

馬獅龍道：「你們入了邪教而不自

知，你看！」

他們都看見了胸膛被插刀的少女。

有些女孩子驚呼起來。

剎那間，大堂之內有點混亂。

馬獅龍道：「你們先安靜下來！你們如今都知道，這裏不是天堂了？」

衆人哄鬧着。

馬獅龍道：「你們先幫忙救醒其他的人。」

有人叫道：「怎樣救？」

「給他們喝清水。」

衆人都走向祭壇後面，拿出蒸餾水，灌向那些仍未甦醒的人。

想不到這些蒸餾水竟是靈藥，剎那間，差不多全部男女都甦醒過來了。

有些比較堅强的，立時回復了理智，但有一些，尤其是那些少女，在這驚懼的情形下，只會號啕大哭。

馬獅龍一時之間，也不知怎樣控制這羣人。

蘇菲亞突然掏出了手槍，向神像開了一槍。

「砰」的一聲，衆人立時靜了下來。

蘇菲亞道：「你們已明白，這地方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間地獄了，有氣力的可以跟着我們去搗破這個地方，沒有能力的，先留在這裏。」

有廿多個青年男子走上前來，表示願意跟着馬獅龍與蘇菲亞。

馬獅龍記得進來這大堂之前，是有一列列的門的，相信那定是通往這邪教的內部組織。

忽然，那幾個青年男子看見那個滴血的神像，一時氣憤，便欲一起推倒這個神像。

這神像雖然巨大，但合衆人之力，竟然把它推倒了，但因這神像沾滿了太多的鮮血，發出極爲難聞的氣味，衆人都紛紛走開。

可是神像之下，竟然是一列階梯。

馬獅龍率領幾個青年走下階梯，只聽到下面傳來一陣陣的海浪聲，再走遠一點，便看見一個洞口，洞口附近還縛有幾隻快艇。

看來這地方是個秘密的出口，假如不是他們推倒了神像，他們也沒有這麼容易離開這孤島。

馬獅龍走回大堂，向各人道：「有沒有人懂得駕駛快艇？」

其中有三個青年表示懂得。

馬獅龍道：「你們三人帶着這些少女，快逃離本島，假如有可能的話，可以去通知我的朋友古純明警司！」

三人領着一羣少女，下了那道梯階。

大堂之中，仍剩下十個青年，他們都願意跟着馬獅龍與蘇菲亞，去搗破這個可怕的害人地方。

馬獅龍道：「我們要趕快行動。」

因爲他們的身上都沒有武器，於是，他們便隨便的在這祭壇之上抓起了一些硬物或鐵枝，作爲防身武器。

馬獅龍帶領着他們出了祭壇，轉入有一列門口的甬道，小心的向前行着。

看來這裡都是半人工半天然的甬道。

忽然，前面出現一陣强光。

馬獅龍示意衆人散開，然後他一馬當先的往强光處走，當他走近，當光却又突然熄滅。

剎那間，因爲眼睛不能習慣這太强烈的對比，使他們暫時瞎了。

不一會，强光又閃現。

馬獅龍用手護着眼睛，衝上前去。

原來那强光出現的地方，竟是一個工場。

工場之內，正有幾個工人在使用電焊，那强光便是電焊的光線。

工人們正在焊封幾個金屬容器。

而站在工人後面的却有三個人，這三個人穿着十分古怪的衣服，全身裹着，非常臃腫。

馬獅龍正在想辦法如何攻下去之際，他身伴一個年輕人不知是太緊張，還是太驚慌，竟然無故的叫了一聲，工場內的人立時警覺起來。

那三個穿着古怪衣服的人，立時吩咐那些工人把幾個已封好的金屬容器搬走。

馬獅龍見身份已暴露，而且又不知那些金屬容器載了些什麼，假如讓他們這樣搬走，再要把這些東西找回來，又得費一番功夫，於是，他索性高呼一聲，領着衆人衝入那個工場。

馬獅龍道：「先攔截那些燒焊工人！」

那些年輕人都是初生之犢，立時撲向那幾個工人，剎那間，工場之內極爲混亂。

那三個穿着古怪衣服的人却走向馬獅龍。

蘇菲亞這時正與馬獅龍並肩站着。

馬獅龍道：「妳先走開。」

蘇菲亞並不理會馬獅龍的話，反而更靠近馬獅龍，馬獅龍當然明白她的意思。

那三人作品字形，越行越近。

因爲他們連頭也是裹着的，因此，馬獅龍無法知道他們是誰，只有臉露詫異之色。

當他們三人停下來時，其中一人扯下那帽子。

另外那二人也同時扯下。

原來這三人，正是山查梵的保鏢。

其中一人掩着右耳，另外一人掩着左邊面頰，還有一人自按頭顱。

他們並沒有說話，眼睛却露出仇恨之色。

馬獅龍與蘇菲亞已拔出了手槍。

這三個人似乎並不急於要報仇，

三人再把帽子拉上，却慢慢的退後。

馬獅龍實在看不出他們想弄些什麼玄虛。

退後五步後，他們同時向牆邊急退。

一近牆邊，返身向樓上一些似是工具箱的牆櫃拉開，接着，他們各人手中已握有一支噴槍。

那噴槍並不是什麼新穎武器，而是那種燒風焊用的噴槍。

其中一人按動，火便噴出來。

另外兩人也把噴槍亮了，並且把火焰開至最大。

這些噴槍所噴出來的火焰，溫度是超過攝氏一千度以上，普通物件一經噴着，不單會燃着，而且會立刻變成灰燼。

他們一步一步的行近，晃動着那火焰噴槍。

馬獅龍不再猶豫，一槍射出。

蘇菲亞的槍也幾乎是同一時間射出。

可是，子彈對他們並沒有威脅，因爲他們身上那件古怪的衣服，竟然連子彈也射不入。

在這出乎意料的情形下，他們一連再開幾槍。

那三人揮舞着火槍，顯得非常得意。

馬獅龍知道，他將會受到可怖的折磨。

其中一人突然竄上，火槍射向馬獅龍的頭髮。

頭髮是最容易着火的地方，只要一經火焰燃着，便會被活活燒死。

馬獅龍矮身一閃，那時他心中已有主意：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使勁的使出一招「掃堂腿」。

那得意洋洋的人仍然揮舞着噴火槍，當他看見馬獅龍向下閃，他的火槍也就向下射去。

然而，馬獅龍已掃出雙脚。

那人立時跌倒了，噴火槍向四處亂射，剎那間，其他人都紛紛躍開，而工場內的一些易燃物品，已被火槍的火焰燃着。

馬獅龍趁着那人跌下，身仍未穩，他早已蓄勢以待，一撲上前，奪去了那人手上的噴槍。

這時，馬獅龍手上已有了火槍，便立刻向那躺在地上的人噴去。

可是，對方身上那件衣服不單避彈，而且連火也燒不着的。

怪不得他們那麼有信心。

馬獅龍向着他猛噴，那人不斷翻滾避開。

另外兩人也協助那人，向馬獅龍噴火。

馬獅龍身上沒有那件避彈避火衣，當然極爲吃虧，只好不停地閃避。

幸好那噴槍受到氣喉長度的限制，無法走得太遠。

那被奪去火槍的人，已趁機會滾至牆邊，原來他又想再抽出另外一支火槍。

馬獅龍大喝一聲：「抓住他！」

幾個年輕人立即一湧而上。

那人武功却也厲害，一個「鯉魚翻身」，半空橫掃，把那三個年輕人掃開。

可是那三個年輕人並不害怕，硬生生的接了一腿後，又再衝上。

這時，另外兩人都知道馬獅龍是一個强手，倒不如向那個女的下手。

兩支噴火槍立時指向蘇菲亞。

蘇菲亞當然知道噴火槍的厲害，幸好她身手極端靈活，在火槍中左右穿梭，不過因爲火焰溫度極高，她的衣服雖未被火焰直接噴着，但也因高溫而有煙冒出。

她知道這樣僵持下去，遲早會變成一隻燒豬。

馬獅龍見狀，也立時加入戰圈。

他手上握有火槍，雖然不能燒着他們的避火衣，但也有一定的阻嚇作用。

蘇菲亞借着他們稍退的一剎，在地上滾了幾下，讓身上衣服的溫度下降。

在滾動之時，她看見那些金屬容器。

她不知道那是什麼，不過，目前這些圓桶，至少是一件可以使用的攻擊武器。

她撲向一個金屬容器。

看準了那持火槍的二人，大力一推而去。

金屬容器向前滾動。

那兩個人看見，竟立時向後退，並熄了火焰。

咦，這些金屬容器竟然對他們有牽制的作用？

那些年輕人極爲聰明，不用吩咐，已紛紛把那些圓桶滾向那二人。

馬獅龍仍然揮動着火槍。

其中一個人用生硬的本地話叫道：「停止！」

年輕人當然不肯停止，依然猛推着那些圓桶。

那人更緊張地叫道：「停……」

另外兩人高舉雙手。

這是一個國際語言，人人也明白是投降的意思。

馬獅龍不知他們是否有詐，仍然持着火槍。

那人又指向馬獅龍，道：「火……」

馬獅龍見他們再沒有什麼攻擊的意圖，也熄滅了火槍，看他們有什麼話說。

那三個人把那些圓桶固定。

馬獅龍叫道：「脫下外衣！」

三人依言脫下。

他們沒有了避火避彈衣，馬獅龍不再害怕他們會再來什麼古惑招數。

馬獅龍道：「那是什麼東西？」

另一個人接口說了一大堆話，可是那是印度話，在場沒有一個人知道

他在說什麼。

馬獅龍道：「說英語。」

另外一人用英語說了一番話，可是他那嘰嘰咕咕的口音，却是跟用印度話沒有分別。

不過，有一兩個字却使馬獅龍驚懼起來。

馬獅龍問道：「什麼……你說什麼？核子？」

「核子……是核子？」

「核子什麼？」

「核子……核子……廢……」

蘇菲亞接口道：「核子廢料？」

怪不得他們這麼緊張了，原來這幾個容器之內，竟然是儲有核子廢料！

馬獅龍知道，假若這些容器被打開，不只在場的人無一倖免，這個孤島也會蕩然無存，最可怕的是幾千平方公里以內，也會變成廢墟。

蘇菲亞道：「那人懂本地話的。」

這話提醒了馬獅龍。

可是，當他走近那躺在地上的人，那人却詐作昏迷，馬獅龍一脚踢向他。

他只呻吟了一下。

馬獅龍喝道：「這些東西究竟是什麼？」

那人仍然不答。

忽然，馬獅龍一手扯着他的頭髮，另一隻手拿起一支噴火槍。

那人瘋狂掙扎，竟然掙開了馬獅龍的手，向後暴退。

而馬獅龍的手，只抓着一撮頭髮。

馬獅龍突然亮了火槍，把頭髮放進火焰。

那撮頭髮立時變了灰燼，並發出一陣臭味。

那人看見，心驚膽顫，竟用相當流俐的本地話道：「我……我知道的……」

「知道什麼？」

「這十桶是核子半廢料。」

「什麼核子半廢料？」

「上面的科技仍然沒有達到最高水平，只能利用這些核能的一部份，剩下來的，在他們眼中便是廢料。」

「而事實呢？」

「而事實上，這些半廢料仍有利用價值。」

「有什麼用？」

「最簡單的，當然是製造核子武器。」

「你們的國家需要？」

「我們需要，還有更多的國家需要。」

「什麼國家？」

他說了一連串第三世界國家的名字。

馬獅龍實在不明白，這些國家的科技水平其實比不上上面，爲什麼他們竟懂得用這些半廢料？

蘇菲亞也不相信，道：「你在說謊，這些國家怎會懂得運用這些半廢料？」

那人道：「他們的背後，有人懂得使用。」

背後有人？那一定是指那隻北方的大白熊！

「他們也懂得使用原裝的核子材料？」

「當然懂得，不過，這些半廢料價錢極便宜。」

馬獅龍立時明白，道：「你們的山查梵先生用買豆腐的價錢購入這些東西，却以燒鵝般的高價出貨，這實在是一項利潤厚的生意。」

那人並不明白馬獅龍所說的俗語。

「他們還有更多的好生意……」

「什麼好生意？」

那人似欲言又止。

還是蘇菲亞比較冷靜，輕聲向馬獅龍道：「他似乎在拖延時間。」

馬獅龍道：「你不用再說了，帶我們去見你們的山查梵先生吧。」

「好，我帶你去。」

出乎意料之外，他竟然答應得那麼爽快！

帶着他們三個走，雖然馬獅龍與蘇菲亞可以互相照應，但在敵人熟悉的地方走動，總是吃虧。

他們手上的兩柄手槍也沒有了子彈。

這些噴火槍又不能帶出去，在半途之中，如何控制他們？

控制不了他們，反而會給他們有機會反擊。

這三人已是第二次敗在馬獅龍的手下，他們不會這麼輕易放過馬獅龍的。

他一時之間，竟是猶豫不決。

這時，蘇菲亞突然抽出一柄長刀，這柄長刀，本來是這三個印度人的武器。

她一甩手，長刀竟向其中一人飛去。

那人反應敏捷，把頭一側。

而刀已插在他前面——假若他沒有側頭的話，這刀子便會插在他的太陽穴上！

而蘇菲亞的動作並沒有停下來，她一個竄身，已抓回長刀。

這一發刀、一拔刀，顯出蘇菲亞的身手實在不凡，馬獅龍心中也十分佩服。

警隊中，竟有一個這樣身手的人？

三個印度人望着蘇菲亞，並沒有作聲，只是默默的領着馬獅龍向前走。

他們出了這個地下室，過了一條陰暗的甬道，前面竟又見一處燈火通明的地方。

其中一人停了下來，回頭道：「這是我們這裏最大的工場。」

馬獅龍奇怪的問：「工場？」

「是的，這裡分作很多部份，但最主要的部份是在後面，那是一個手術室。」

「什麼手術室？」

「你看過便知道。」

馬獅龍狐疑着，跟着他們轉過另一邊房間。

這房間的內外，全是鑲滿透明的玻璃，燈光耀目，他們好像進入了一個琉璃世界。

手術室內並沒有醫生。

只見一張一張排列整齊的床上，都有白布蓋着人體，而病床的上面，是一排一排的電動吊機似的。

馬獅龍忽然覺得有點奇怪，這地方似乎很熟悉，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

「這地方施行的手術，並不是靠人手，而是利用上面這些機械人。」

「機械人？」

這時馬獅龍才恍然而悟，這地方給他有熟悉的感覺，是因爲他在年前曾參觀一間日本的全自動化汽車製造廠，他們是採取流水作業的方式來焊接車身的，這裏一切的設備與組合，豈不是與那個車間相同？

忽然，一隻吊臂慢慢降下。

那吊臂的前端，竟是一柄手術刀似的東西。

對，機械人並不是指整個機械人，而是一隻機械人的吊臂。

那吊臂掀開了床上的白布。

一個全裸的男人出現。

吊臂的手術刀剖開了那人的胸膛，那人並沒有血流出，因爲那人已是一個死人。

開膛之後，另一隻吊臂又下來，那吊臂把一片長長的東西，放入那屍體胸膛內，然後升起，又再放下另一個小盒子在胸膛內另一位置。

接着，另一隻吊臂又自動降下，把那人的胸膛好像縫衣似的縫上。

蘇菲亞道：「原來用這個方法。」

「什麼方法？那縫在胸膛內的是什麼東西？」

蘇菲亞道：「你們好好解釋吧。」

其中一個人道：「如今美日科技十分發達，尤其是在電腦方面，有很多電腦的電路板，仍然是禁止向第三世界輸出的。」

馬獅龍接口道：「他們便利用這些屍體，把電路板偷運出去？」

「我們是負責轉口貿易的……」

這時，那手術室的另一邊傳來了聲音。

他們却看不見有人，但聲音似乎就在耳邊。

「是洛財！」蘇菲亞低聲道。

三個印度人似乎臉有得色。

馬獅龍已抽出長刀，道：「帶我們去！」

三人無奈，領着他們繞過了手術室。

他們只感到前面陰風陣陣，並且有越走越寒冷的感覺，再走了不久，他們才知道前面竟是一個大凍房。

凍房的四周，都結了霜雪。

洛財身穿一件皮裘，坐在中央。

旁邊還有另外兩人。

一個是山查梵，也是身穿一件長的皮裘。

另外一個人却是幪面的，雖然那人並不是穿着白袍，但一眼望去，馬獅龍已可以肯定，他便是那邪敎的敎主，他雖然沒有露出眞面目，却已是邪氣迫人。

洛財看見二人，臉露微笑，道：「兩位，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馬獅龍道：「你的人體物料生意，竟原來有這麼複雜的製作過程。」

洛財笑道：「人體物料雖然是冷門生意，又是我們獨家經營，可是人命無價，一回幾十具屍體，又賺得了多少錢？」

「電路板却又不同了。」

「當然，這些藏在屍體內的一顆小型電腦，已足夠我建築一幢大厦。」

「還有其他的電路板呢？」

「那當然是價值不菲。」

馬獅龍道：「那些屍體……」

「那些全是新鮮的屍體，保證新鮮，足可供給世界任何大醫院、大實驗室作爲研究之用。」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那一羣只愛吃喝玩樂，不求進取的人。」

「原來你是利用這個邪敎！」

洛財望望身邊的「日月星辰」敎敎主，笑道：「我是利用了你？」

「我們是互相利用！」邪敎敎主道。

好熟悉的聲音。

那敎主向前行了兩步，他的左足是微跛的。

聶火生！

聶火生竟是邪敎的敎主？

馬獅龍叫道：「聶火生！」

那人把臉上的幪面布扯開，道：「馬獅龍，你不用亂叫亂嚷了，我早已決定與你好好算一下我們之間的帳！」

「算帳？我們有過甚麼交易？」

「我們的交易可多了！」

馬獅龍作了一個一頭霧水、不明所以之狀。

「我每次在霧夜殺人，都幾乎被你破壞！」

「霧夜殺人，你便是那個變態殺手？」

「變態？你憑甚麼說我變態？」

「你爲甚麼專殺胖女人？」

「殺胖女人便是變態？哈哈……」

洛財接口道：「那根本是我們生意上的需要！」

「生意？胖女人與生意也有關係？」

蘇菲亞接口道：「當局派我來，本也是這個原因。」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實在使馬

獅龍更加不明白。

聶火生道：「我幾乎也上了你的當！」

馬獅龍望着蘇菲亞。

蘇菲亞低聲道：「有機會，我才好好的向你解釋。」

洛財道：「我可以保證，聶火生不是變態。」

「那要胖女人作何用？」

「胖女人的好處多極了！因爲她們身上的脂肪多，是現代精密工業少不了的東西。」

「她們身上的脂肪？」

聶火生道：「馬獅龍，你一向似乎是見多識廣，其實你只是井底之蛙！」

「我一向都承認無知！」

「那就讓我點醒你吧！如今世界上，有很多精密的儀器，例如電子顯微鏡、電子機械臂、電子掃瞄器……這些精密機器，都需要用機油潤滑。」

「要用人油？」

「不只要用人油，而且要用女人的脂肪提煉出來的人油。」

「爲甚麼？」

「因爲只有女人身上的脂肪，才夠細緻潤滑。」

一連串的胖女人兇殺案，竟是有這樣意想不到的原因，古純明警司相信做夢也沒有想到。

「以前也需要這種人油，爲甚麼又沒有這些兇殺案？」

「本來我們並不是在這個地方發掘貨源的，南美的女人，身上的脂肪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女人更多更好，可惜近日他們內戰，我們不方便去搾取！」

「所以山查梵才會來我們這個城市！」

聶火生忽然轉了話題，道：「馬獅龍，我們可以算帳了？」

馬獅龍道：「隨時也可以！」

他亮出了長刀。

聶火生道：「洛財先生，你替我拔去眼中釘吧！」

洛財奇怪地道：「我？」

「當然是你！」

「爲甚麼是我？」

「因爲我已控制了這裏的一切，尤其是這凍倉。」

「甚麼？」

「還有島上所有進出的交通工具。」

「你……」

「我跟了你這麼多年，你應該明白我的性格，我是一個不打無把握的仗的人。」

「我一向待你不薄！」

「是的，因爲你一向待我不薄，我才讓你好好的活下去。」

洛財一向是個精明的人，想不到竟會栽在一個跟了他十多年的小子身上。

不過，他只是眉毛一揚，道：「好，無論如何，馬獅龍都是我們的敵人。」

洛財走上前去，把身上的皮裘脫下。

他的皮裘還未離身，人已突然掩向馬獅龍，馬獅龍早已看清楚他每一個動作。

當他一動，馬獅龍的長刀也動。

長刀由上而下直砍，「勒」一聲，那件厚厚的皮裘便一裂爲二。

馬獅龍的長刀繼續一晃。

「砰」的一聲，他呆着。

皮裘被削開後，洛財手上已持着一柄「麥林」，一柄足以轟掉一個人的人頭的手槍。

那「砰」的一聲，便是馬獅龍的長刀砍在槍管上的聲音，洛財握槍的手並沒有移動。

他緩緩舉起那手槍，指向馬獅龍。

馬獅龍不敢妄動。

「放下長刀！」洛財喝道。

馬獅龍別無他法，只好緩緩放下長刀。

可是，當他的刀仍未離手，但見一陣閃光，馬獅龍連忙手提長刀，向旁竄去。

只見刀光一閃。

洛財仍未知發生了甚麼事時，只感到那柄「麥林」已不在手！

他感到手臂冰涼。

當他再看清楚，才發覺自己持槍的手也不見了，只剩下一隻胳臂。

沒有手的胳臂！

當他發現自己的手被砍掉，鮮血狂噴時，喉嚨間「咕咯」一聲，便倒在地上。

那刀當然是蘇菲亞所發。

她的刀不只準確，而且勁而狠，長刀飛出，竟然把洛財持槍的手砍了下來。

在場的人，實在無人不驚訝。

他們都是見過大場面的人，可是，仍被這突如其來的場面所震懾。

不過，聶火生恢復得最快。

「看來，你才是我眞正的敵手。」

他緩緩的走向蘇菲亞，並且脫去了外袍，回復了打扮斯文的聶火生。

蘇菲亞此時是手無寸鐵。

不過，聶火生似乎也要徒手來收拾蘇菲亞。

他微跛的步履使人震慄。

突然，他左脚飛起。

蘇菲亞千萬也料不到，一個微跛的人，竟是如此懂得使腿。

聶火生人在半空翻旋，雙脚有如一把大剪刀，剪向蘇菲亞。

蘇菲亞低頭迴避，只有招架之功，連連暴退。

聶火生仍然緊緊的進逼。

蘇菲亞知道，只要後退，定然會退到牆邊，那時將會避無可避。

那麼，她將會被這雙旋風脚踢死。

她必要硬接這一招。

忽然，她也舉腿相格。

「嗜」的一聲，蘇菲亞怪叫一聲，身體倒下。

馬獅龍看在眼裏，發覺聶火生的腿似乎是十分堅硬的，他立時想起那是一隻假腿。

當蘇菲亞叫了一聲之時，他已可以肯定，聶火生的左腿，根本是一隻假腿。

那麼，攻他右腿，才是最佳的辦法。

他一個箭步，以手刀劈向聶火生的右腿。

這突如其來的攻擊，聶火生是避無可避！

他右腿一軟，整個人倒在地上。

蘇菲亞在刺痛中看見聶火生倒下，她知道這是唯一的時機。

她奮然躍起。

聶火生雖然倒下，但神智清醒，左腿突然伸前，迎着蘇菲亞。

馬獅龍知道他舉起的是一隻假腿，連忙向前撲去。

蘇菲亞已迎臉而來。

「噗」的一聲，聶火生的假腿之上，竟然彈出了一把尖刀！

眼看蘇菲亞便要撲向尖刀！

馬獅龍奮起了全身之力，撞向那假腿，尖刀立時偏斜，在蘇菲亞脅間滑過！

蘇菲亞一身是汗。

其實馬獅龍也一身是汗。

聶火生怪叫着——原來馬獅龍這一撞，竟然撞脫了聶火生的假腿。

馬獅龍得勢不饒人，一手握着那假腿，就在這時，馬獅龍感到這條假腿竟有一種輕微的顫動。

這種顫動，既像機械的顫動，又像通電的顫動。

馬獅龍知道，這假腿一定有古怪。

一時情急之下，他索性把那條假腿拋向聶火生。

聶火生半躺在地上無法起來，見自己的假腿被拋來，竟連聲怪叫：「我不要……我不要……」

當假腿落在聶火生的身上，他想甩開已來不及，「轟隆」一聲，那假腿竟然爆炸起來。

周圍的人都立時退開。

那假腿的爆炸力相當强，把聶火生炸得血肉横飛。

當中的人，最高興的當然是洛財，因爲他剛才仍在聶火生的要脅下，如今聶火生死去，他仍然是這一個龐大犯罪集團的首腦。

可惜，他高興得太快了。

當煙霧消散，山查梵被三個印度人護着，坐在剛才聶火生坐過的地方。

山查梵道：「洛財，你眞命大福大。」

洛財聽到這句話，心中立時覺得不對勁，不過，他仍然鎮定地道：「我們向來是好拍檔。」

山查梵道：「是的，我們是好拍檔，不過，我希望我的生意，不用再倚靠你。」

「我們不是合作愉快嗎？」

「你時常在有意無意之間要脅我，你從印度運來的人體物料做得很出色，用屍體轉運電腦零件也做得不錯，可是，你太過懂得做生意了！」

「我當然懂得做生意。」

「在商言商，你賺我的錢我也沒有計較，但你竟想另立門戶，把我摒出大局？」

洛財聽了，臉色驟然大變，不過，他是一個極有機心的人，轉瞬間便已回復了鎮定。

洛財道：「我摒你出局？山查先生，你太過看得起我了，我一向都與你……」

山查梵道：「你不用狡辯了，一切都有證據，你曾經親赴南美，與當地的大犯罪集團首腦商量過，要直接把電腦零件入口！」

「南美我是去過的……」

山查梵止住了他說的話，道：「你也去過南非，那裏的槍械集團，我佔有五分之一，可是，你却想取代我的地位……」

「南非？那地方我並未……」

山查梵厲聲道：「你不用再裝模作樣了！連南北韓的生意，你也想一人獨吞！」

洛財聽了，不再辯駁下去。

山查梵又說出了一大串的數字，證明洛財正用盡種種方法，要吞併山查梵的生意。

洛財聽了，冷笑幾聲，道：「你說完了吧？」

「說完又如何？」

「其實，我這次請你來，也只想和平的與你解除我們之間的一切合約。」

「和平？我早已知道你佈下了天羅地網。」

「你知道？假如你知道，你便不應說這些話了。」

山查梵大聲地笑道：「上！」

三個印度人已應聲而上。

洛財並沒有迎戰，只是退向凍房中一角。

山查梵道：「我檢查過我們的貨物，當中還欠一具屍體，就讓他補上吧。」

三個印度人不知在甚麼時候，手上已多了一柄輕型的機關槍。

洛財退到一角，叫道：「勿動！」

只見他向牆邊一拍，突然天花板上，傳出輕微的爆炸聲。

洛財望着天花板呆着。

因爲他是預料當他拍那牆邊時，天花板上便會有一大堆碎冰落下，那是他早已佈置的機關。

可是，碎冰只落下了一兩顆。

山查梵道：「你所有的機關已失靈了。」

三個印度人一起擧起輕機。

洛財知道再無倖免之理，他索性閉上眼睛。

「慢着！」

當然是山查梵的聲音。

那三個印度人把輕機放下。

山查梵道：「馬獅龍！」

馬獅龍有點愕然，這個印度人竟然也認識他的名字！

「怎麼了？」馬獅龍問。

山查梵道：「你需要一個活口嗎？」

聶火生已死，假如洛財又死去，將沒有人證明這個犯罪組織，他當然希望有一個活口。

馬獅龍道：「我們這裡是法治的地方，你把他交給我，我們會給他公平的審訊。」

山查梵道：「這個可以，不過我有一個條件，我把他交給你，你與你的助手，答應讓我們安全離去。」

山查梵設想倒也週到。

其實，山查梵與洛財比較，顯然是他的犯罪行徑更令人不齒，他才是大老虎！

馬獅龍心想：「我不能只拍小蒼蠅，不殺大老虎。」可是，如今一切在他控制之下，假若不依他所言，他先殺了洛財，自己也沒有把握抓到他。

山查梵見馬獅龍有點猶豫，竟轉向洛財，道：「洛財，你還有一線生機！」

洛財本已像一隻喪家犬，突然聽到自己還有一線生機，整個人也振奮起來。

「山查先生，怎麼？」

「殺死馬獅龍！」

頓時，洛財目露兇光。

他知道，殺死馬獅龍並不一定可以逃出生天，不過，這是唯一的一線曙光。

馬獅龍並不害怕，他向山查梵道：「山查梵，你果然是一個大梟雄。」

「大梟雄？你過獎了！」他哈哈大笑，意氣風發。

馬獅龍望着洛財，道：「洛財，你不要再存妄想了，你殺了我，也逃不出這個孤島的。」

洛財並沒有理會，一弓身，已撲向馬獅龍。

馬獅龍連忙避開。

洛財雖然已屆中年，但他的身手仍是不弱，過去，他建立他的犯罪集團時，也曾經出生入死。

如今，馬獅龍已成爲他唯一的生機，他當然是盡了一切的能力。

拚命的打法，是所有武功中最難抵抗的一種。

馬獅龍連掃兩脚，把他踢了出去，但洛財仍然爬起來，又再撲上。

這樣瞎纏下去，最得益的只有山查梵。

忽然，蘇菲亞叫道：「洛財，我們何不聯手對付這個要併吞你的仇人？」

洛財聽了，已停了下來。

蘇菲亞又道：「你不能逃避法律，更不能讓山查梵逍遙法外！」

山查梵千萬也想不到，蘇菲亞竟會用這一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之法！

蘇菲亞道：「我們三人聯手擒住山查梵，你將功贖罪，也許可以逃出生天！」

洛財已轉向山查梵。

三個保鏢已擧起機關槍向着三人。

蘇菲亞突然雙手一揚。

四柄銀光閃閃的小刀飛出。

三個保鏢連開槍的機會也沒有了。

只見他們三個喉嚨之間，都插着那柄銀光閃閃的小刀。

山查梵站在他們三人之後，小刀雖然失了一些準繩，但仍插在他的額上。

山查梵狂吼了一聲。

他一手拔下了額上的小刀，竟然立時擲向蘇菲亞。

蘇菲亞千萬也料不到山查梵也是個飛刀能手，她一躍而避開，可是，那小刀力度極猛，竟插在她臂上。

「你也是飛刀能手？」

「我當然是……」山查梵已退至這凍房的一角，厲聲道：「你也來自印度？」

蘇菲亞道：「我當然是來自印度。」

「你是印度的甚麼人？」

「我是印度的國際刑警！」

這句話，連馬獅龍也詫異起來！

蘇菲亞白白胖胖，怎麼會來自印度的？

馬獅龍正想開口，蘇菲亞已向他道：「我們全力把這隻大老虎捉下，我再向你解釋！」

「你來做甚麼？」山查梵道。

「當然是來捉你！」蘇菲亞已一個箭步上前。

山查梵已無心戀戰，轉身便走。

馬獅龍也隨着蘇菲亞奔了出去。

一出那凍房，便是另一條甬道。

過了一條甬道，便有更多的分歧甬道。

他們追了一會，知道無法再追上。

馬獅龍道：「我們往直升機坪！」

當他們轉出了甬道，出了防空洞，再轉了兩個山頭，才抵達那個直升機坪。

機坪上的直升機正似在發動。

「山查梵！」

山查梵果然比他們更快，他要利用直升機逃走。

兩人狂力奔向停機坪，希望及時可以制止他。

可是，當他們走近停機坪時，直升機已上升，山查梵還得意的向兩人揮手。

法。

蘇菲亞咬牙切齒的頓足。

一時之間，馬獅龍也是毫無辦法。

直升機一直向上空升上。

忽然，到了五百呎左右——

「轟隆！」

直升機傳出一聲爆炸，火光之中，灰飛烟滅。

槍聲是來自水面。

他們奔向山崖，只見水面上有幾隻快艇，其中一隻快艇上面，竟是古純明。

想不到他的槍法，竟是如此準確。

蘇菲亞仍然望着半空。

「覺得可惜？」

「是，我差不多花了兩年時間，才追捕到他來此，我以爲這一次一定能成功的。」

「其實你已成功了！」

「不，我希望可以押解他回印度！」

「你以爲押解他回印度，便可以把他繩之於法？」

「當然！」

「那並不一定！在印度，他有足夠的金錢、人手，他可以聘請精明的律師，爲他洗脫罪行！」

蘇菲亞嘆了口氣。

馬獅龍道：「蘇菲亞，你還沒有把眞相告訴我！」

「甚麼眞相？」

「你是國際刑警？」

「是的，我是印度派來的國際刑警！」

「你是印度人？」

「一半是。」

「爲甚麼？」

「因爲我的父親是中國人，而母親是印度人。」

「但你這麼白……」

「印度人並不一定是黑的。」

他們都笑了起來。

蘇菲亞道：「我父親是一個嫉惡如仇的法官，有一次，因爲判了一個奸商入獄，竟然被他買兇殺死了！」

「因此，你決心長大後做一個好警察？」

蘇菲亞點了點頭。

她回憶着：「我努力的做一個好警察，我被派去偵查山查梵的犯罪集團，可是我花費了兩年時間，也沒有結果，這一次，我無意中發現了山查梵來了本市，於是，我也跟來。」

「發現了甚麼？」

「我並沒有找到山查梵的行踪，却跟古純明警司聯絡上了！」

「你一早便認識古純明？」

「以前辦理一些引渡犯人的手續時認識的。那時他受了傷，而且正爲一些胖女人兇殺案所困擾着，因此，我自告奮勇，作爲引騙兇手的餌。」

「你的飛刀實在厲害！」

「那也沒有甚麼。」

「你怎練來的？」

「我也是玩着的。」

「不過，我聽山查梵的口氣，他認爲你的飛刀……」

那時，古純明已率領了一些探員上來。

馬獅龍無法再追問下去。

古純明道：「一切如何？」

馬獅龍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他。

古純明道：「還有人困在島上嗎？」

「相信還有。」

於是，古純明便派手下，把整個孤島作有系統的搜查，把被困的少男少女救了出來。

馬獅龍道：「古純明，你也欺騙了我？」

「甚麼？」

「蘇菲亞是個國際刑警，你也不通知我？」

「她要我保守秘密。」

馬獅龍問蘇菲亞道：「爲甚麼？」

「因爲我希望你保護我。」

馬獅龍笑道：「有幾次，如果不是有你，我也被他們殺了，還說我保護你！」

蘇菲亞道：「我心中一向有一個疑問，馬先生，你常常參與罪惡的鬥爭，爲的是甚麼？」

馬獅龍並沒有回答。

蘇菲亞又問：「你爲警方工作，可有收取報酬？」

古純明搶着回答：「當然沒有！」

「那爲甚麼？」

「因爲我……」馬獅龍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作答。

古純明道：「因爲他嫉惡如仇，也因此，人人都知道他是一個俠客，一個現代的俠客。」

「甚麼是俠客？」蘇菲亞問。

「俠客本是古代的名詞，最簡單來說，看見有人被欺侮就拔刀相助，那便是最原始的俠義行爲。」

蘇菲亞似乎有點明白了。

馬獅龍不願再爲自己解釋，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的飛刀技術是在那裏學來？」

蘇菲亞道：「其實……我練得不好，我小時候曾跟人在馬戲班學飛刀，但每一次表演，我都失手，因爲他們要我射活靶，我受不了。」

「這次呢？」

「這次是關係到我們的性命。」

幸好她這一次成功了。

洛財的整個犯罪集團也被古純明偵破了，當然是哄動一時，可惜爲了國家的保密關係，並沒有把洛財用屍體或者人體物料掩護下運電腦零件之事抖出，只把這個集團作爲一個邪教看待。

古純明不用再調往水塘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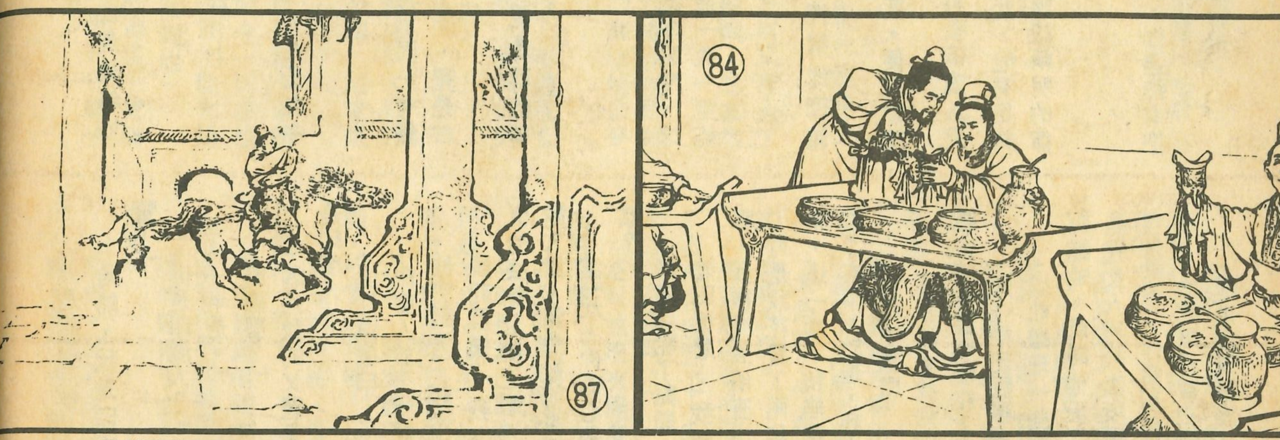
馬獅龍只有一個意外收穫，那便是他可以在蘇菲亞的帶領下，暢遊了印度一次！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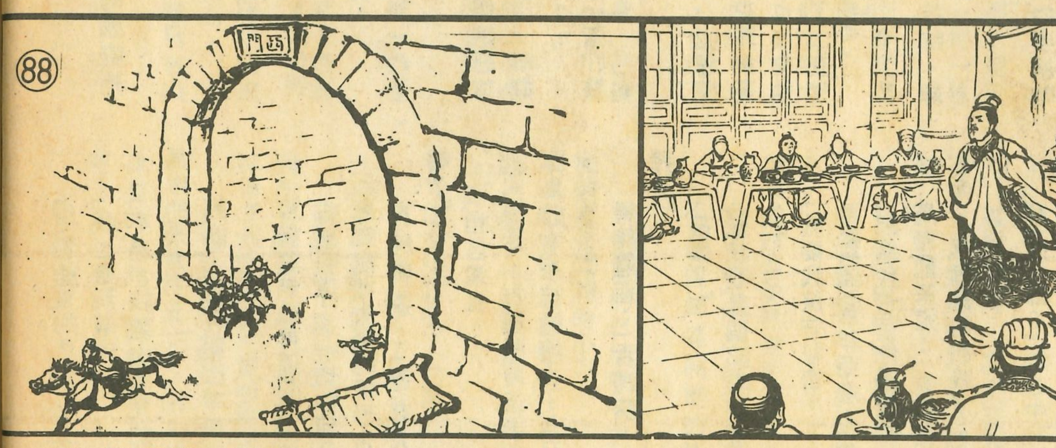
馬躍檀溪（三）

徐正・編繪



84　酒至三巡，伊籍起來斟酒，斟到劉備面前，看了他一眼，低聲說：「請出去。」

87　他拉開後園門，飛身上馬，徑往西門奔去。



85　劉備會意，只說到廁所去，便起身離開了大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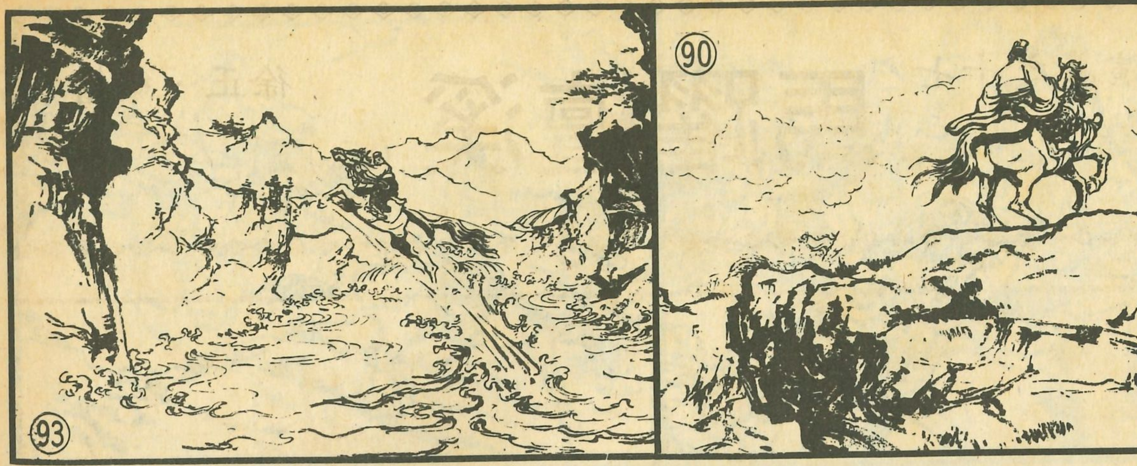
88　到了西門，守卒上前盤問。劉備一言不答，只顧催馬加鞭，直衝出城。



86　伊籍斟過了一巡酒，來到後園，向劉備道：「蔡瑁伏下甲士，要害使君；各門皆有蔡氏重兵把守，只有西門可走，快逃快逃！」劉備大驚，慌忙解下「的盧」馬來。



89　劉備一口氣奔馳了四五里，到了檀溪。那溪闊有數丈，橫斷去路，渡不過去。



90　劉備勒回馬頭，要想另尋道路，却見城西烟塵翻滾，分明來了追兵。劉備嘆道：「今番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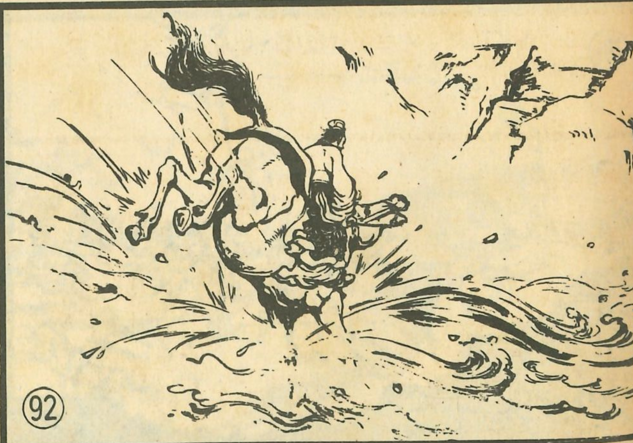
93　那馬受了驚，突然縱身一跳，頓時淩空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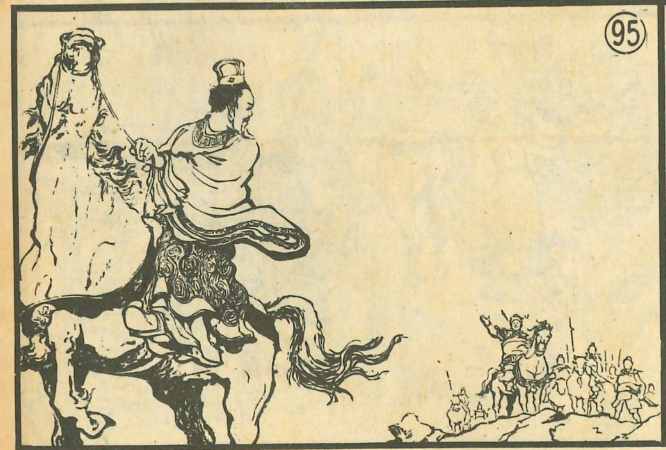
91　他在溪邊轉了一會，追兵越來越近；走投無路，只得縱馬跳下溪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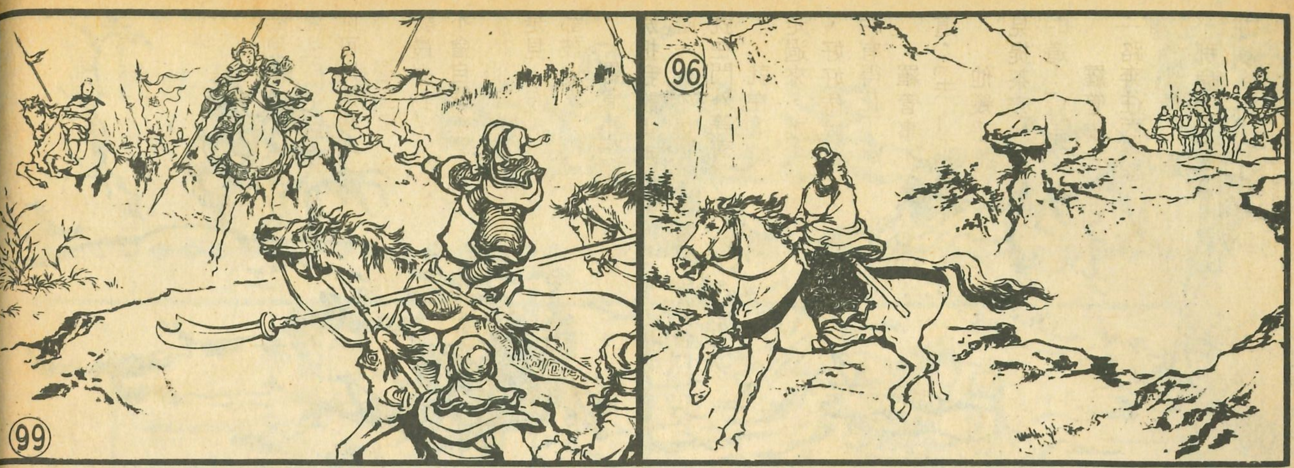
94　這一跳，跳過了三丈溪流。劉備好似騰雲駕霧一般，落在西岸。回望東岸，蔡瑁兵馬已趕到溪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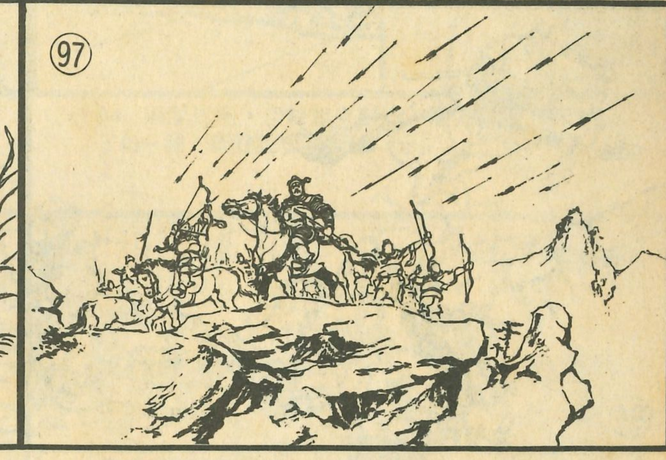
92　那「的盧」跳下檀溪，前蹄便在泥裡陷住，不能走動。劉備急得冷汗淋漓，拉緊繮繩，加鞭大叫：「的盧！的盧！果然害我！」



95　蔡瑁隔溪大叫道：「劉使君爲什麼逃席，不別而行？」劉備透了一口氣道：「我與你無寃無仇，你爲什麼屢次要害我？」



96　蔡瑁道：「哪有這事，使君不要聽人挑撥。」一邊說，一邊暗暗拈弓搭箭。劉備見了，慌忙撥馬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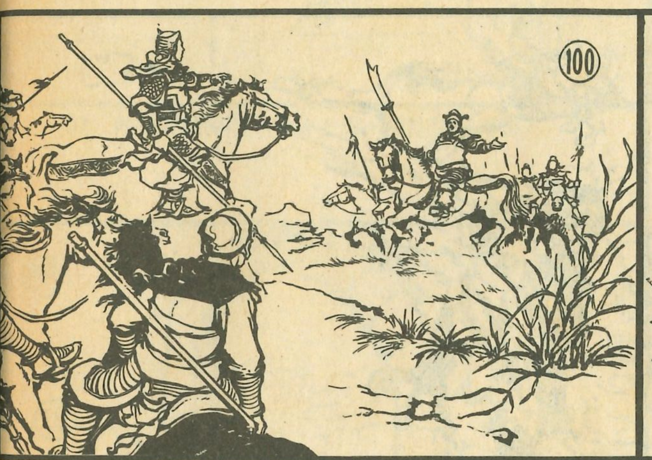


97　蔡瑁傳令，叫部下一齊放箭。轉眼之間，劉備早已跑出了射程。蔡瑁無奈，只得收兵回城去了。



98　再說趙雲正在飲酒，忽見人馬行動，慌忙進來觀看，却不見了劉備，又聽說蔡瑁引兵向西去了。趙雲大驚，急忙綽槍上馬。

99　他帶了三百人馬趕出西門，正遇蔡瑁回城，便大聲喝問：「我的主公在哪裡？」蔡瑁答道：「劉使君忽然逃席，不知到哪裡去了。」



100　趙雲道：「你請衆官赴宴，爲什麼帶兵出城？你把我主逼到哪裡去了？」蔡瑁：「九郡四十二州官員都在這裡，我是上將，應該帶兵保護；聽說劉使君已出了西門，却尋覓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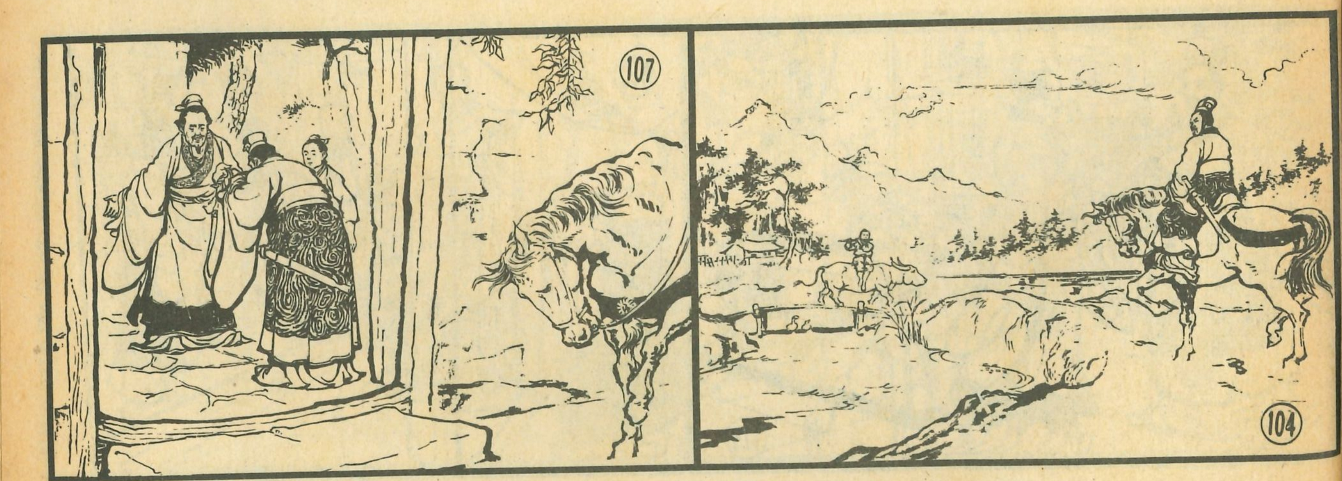
101　趙雲驚疑不定，驅馬到溪邊細看；望望西岸，只見路上留着水迹，暗想：「難道是連馬跳過了溪去？」



102　這時，蔡瑁已經回城。趙雲拿了守門軍士查問，都說劉使君飛馬出了西門，不見回來。



103　趙雲再要進城查問，又恐遇到埋伏，只得引兵回新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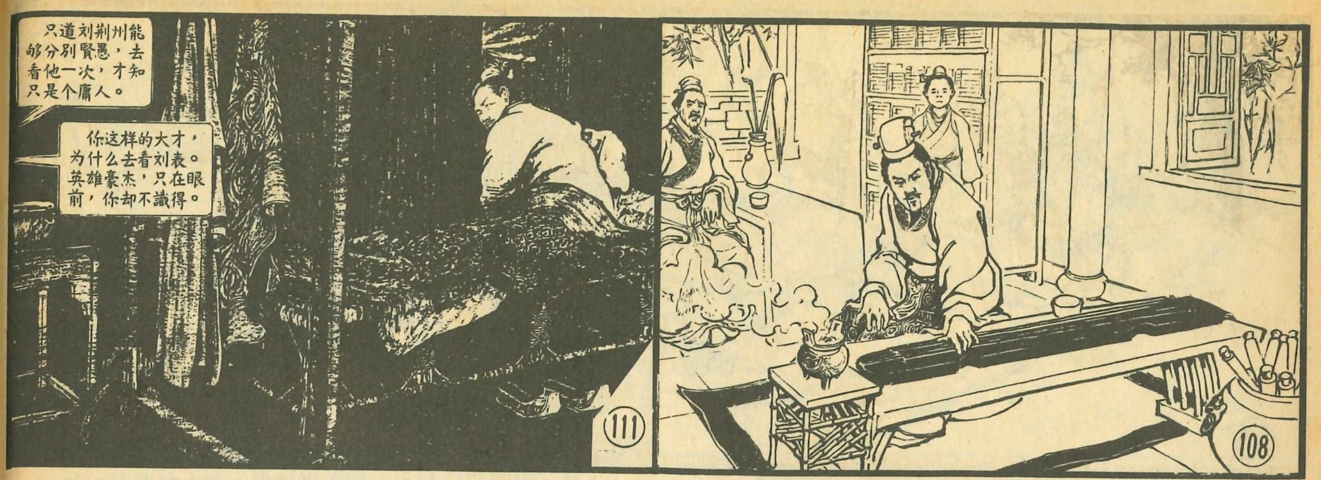


104　再說劉備脫了險，緩緩地策馬而行。走了幾里，只見一個牧童，横坐牛背，口吹短笛，迎面而來。

105　牧童看了劉備幾眼，問：「將軍是不是劉使君？」劉備驚道：「你怎麼知道？」牧童道：「我的師父水鏡先生說起過使君容貌，看你模樣，想來就是。」劉備問他師父的姓名，牧童道：「我師父復姓司馬，名徽，水鏡是他的道號。」

106　劉備喜道：「我就是劉備。你帶我去見你師父。」牧童便把他帶到一處莊院。院裡傳出一陣琴聲，音調十分高雅。

107　不一會，水鏡先生出來迎接。劉備見他松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上前施禮。水鏡笑道：「使君少禮，內堂請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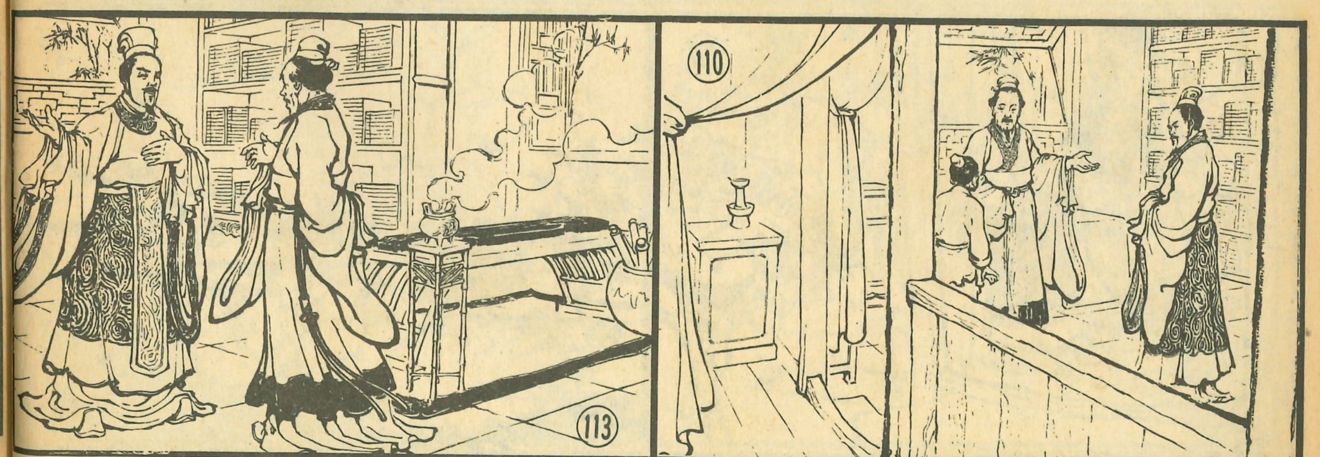
108 賓主在草堂坐定。劉備看見架上堆滿書卷，窗外盛栽松竹，頓時心襟開朗。水鏡問道：「聽說使君治理新野，今天從哪裡來？」劉備便把蔡瑁陷害的事說了一遍。

111 劉備吃了晚餐，就在草堂旁屋夜宿。他想起水鏡的話，好久不能入睡。半夜時候，聽見有人敲門進來，與水鏡在草屋說話，忍不住起身細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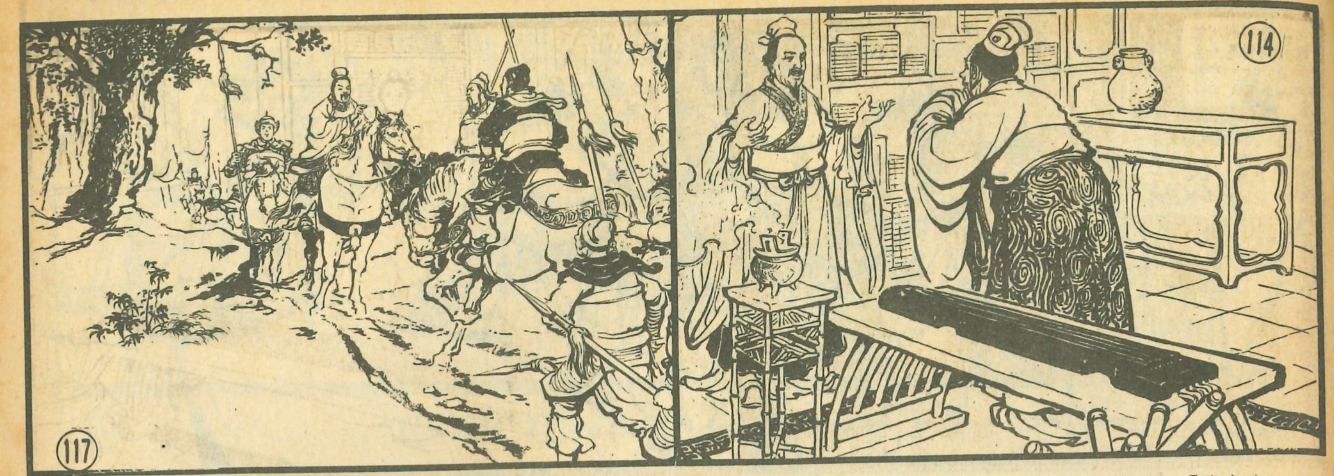
109 水鏡笑道：「使君這樣失意，定是沒有賢才輔佐。」劉備提起了關、張、趙雲、孫乾、糜竺。水鏡道：「關、張、趙雲力敵萬人，可惜無人能用；孫乾、糜竺都是白面書生，難當大事。」

112 劉備心中歡喜，暗想這人不是伏龍定是鳳雛，要待出去相見，又覺得冒昧。直等那人走了，才重新睡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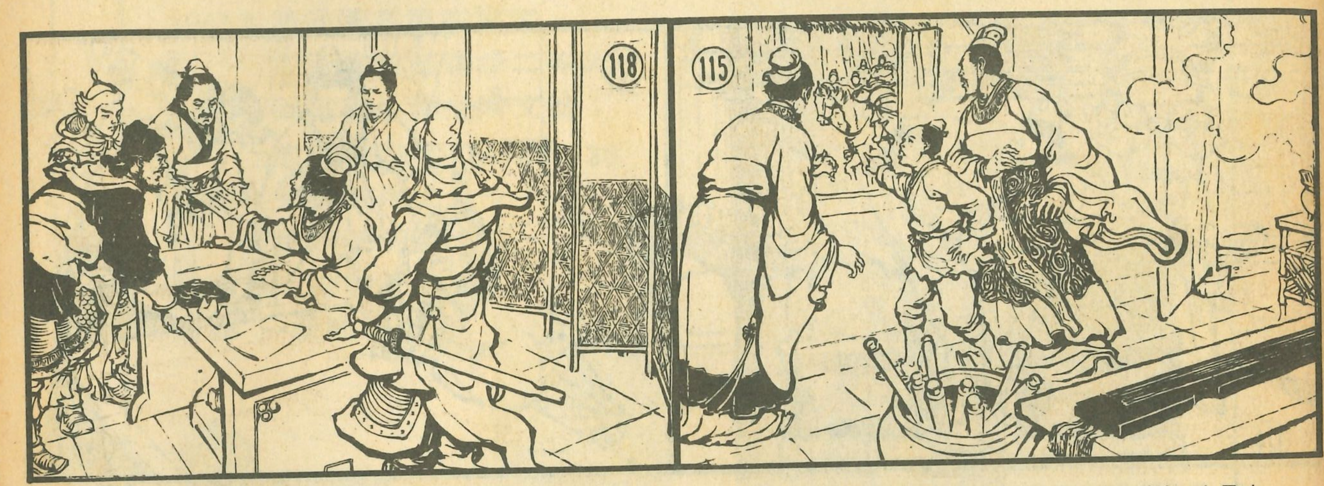
110 水鏡道：「伏龍、鳳雛，才是天下奇才，請到一個，就能安邦定國。」劉備大喜，追問伏龍、鳳雛，現在哪裡？水鏡大笑道：「好！好！天色已晚，使君在這裡暫住一夜，明日再告。」

113 挨到天明，便求見水鏡，問起：「昨夜的客人是誰？」水鏡笑道：「好！好！」劉備道：「是不是就是伏龍、鳳雛？」水鏡又笑道：「好！好！」



114 劉備便請水鏡先生出山相助。水鏡道：「我在山野閑散慣了，不能擔當大事；使君只要用心尋覓，自有勝我十倍的賢才，前來相助。」

117 劉備辭別水鏡，與趙雲上馬向新野去，半路上遇到關羽、張飛領兵來迎。劉備大喜，訴說了馬躍檀溪的情形，大家都叫一聲：「好險！」



115 劉備還要懇求，忽聽得莊外人聲喧鬧。小童來報：「有一個將軍帶了幾百人馬到莊來了。」劉備大驚，隔窗望去，却是新野旗號，這才轉憂爲喜。

118 劉備回到新野，與衆官談起蔡瑁陷害的事。孫乾道：「可把這事告訴劉荆州，看他如何說話。」劉備便寫了書信，令孫乾到荆州去見劉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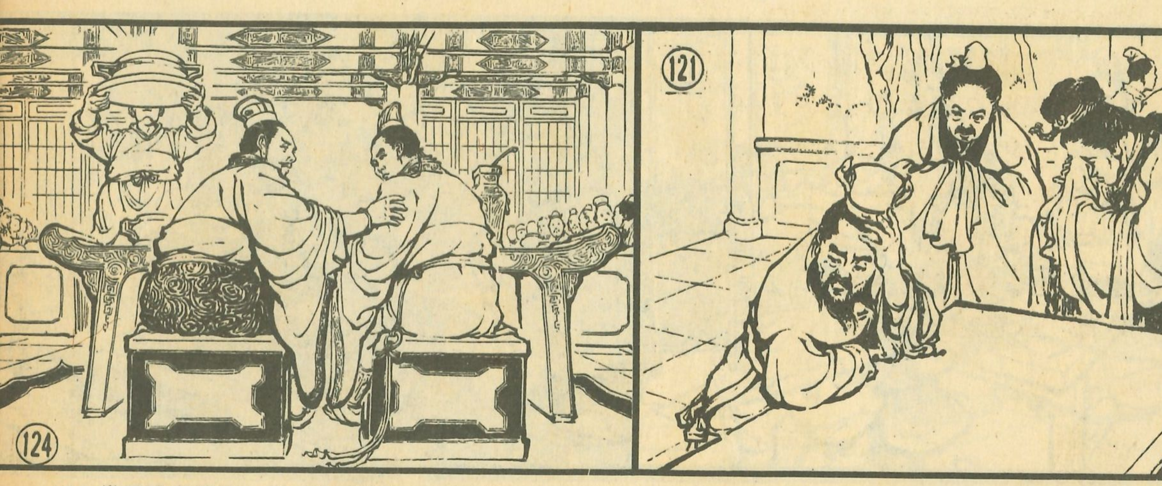
116 劉備走出草堂，趙雲上前拜見，告道：「我昨夜回到新野，尋不到主公，連夜訪問到這裡。請主公趕快回縣，要防荆州兵前來厮殺。」

119 劉表接見孫乾，問道：「我請你主公代我到襄陽赴會，爲什麼逃席走了？」孫乾送上書信。劉表看了，不禁大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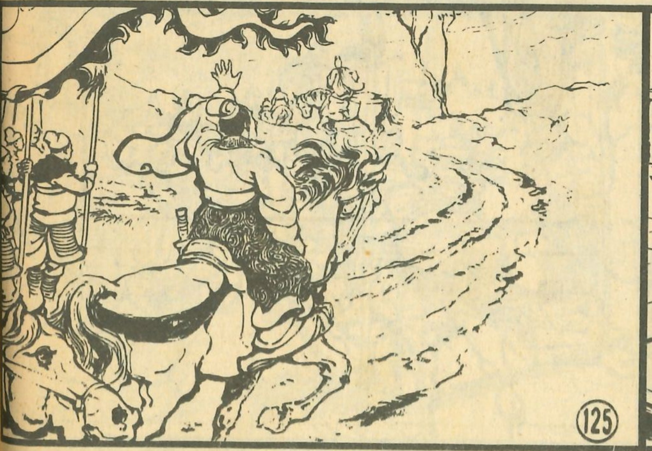
123 劉琦到了新野，說了父親意思。劉備道：「我兒待我，勝如骨肉，小人挑撥，不必在意，請公子放心。」

120 劉表將蔡瑁喚來，罵道：「你竟敢挑撥離間，謀害我弟，留你不得！」喝令綁出斬首。



124 當下設宴相待，劉琦喝了幾杯，忽然落淚。劉備驚問原故。劉琦道：「後母蔡氏，常想謀害；侄兒無法免禍，要請叔父指教。」劉備沉吟道：「只要小心盡孝，自然能免災禍。」

121 蔡夫人哭上堂來，代蔡瑁求情。孫乾也上前求情道：「殺了蔡將軍，我主公心裡不安，也不能留在荊州了。」





125 第二天，劉琦垂淚拜別，劉備也覺得不忍；因是他們家事，不便說話，只得眼睜睜看他走了。從此以後，劉備提防蔡瑁，輕易不到荊州去了。(本段完)

122 劉表才壓下怒氣，赦了蔡瑁，便叫公子劉琦，跟了孫乾，到新野向劉備請罪。

兩期完武俠故事／楊帆·文　可飛·圖

降龍伏魔劍

獨闖鐵牢劫獄　徒手震退金刀

殘月初墮，鼓樓上三更甫告敲罷，偌大的常州府城，已然只剩幾家尚有燈火了！

隔着知府衙門只有半條街位遠的那座府城大牢，這幾天顯得有些例外，每當入夜時份，非但不似往日般燈火全滅，靜寂無聲，反倒是處處人影幢幢，履步聲聲，一隊一隊明燈執仗的巡卒，不停的在那高達兩丈的大牢墻之內穿來穿去。

很明顯，這等陣仗是說明了這常州府大牢之內，必然是羈押着甚麼特別重要的犯人。

這座牢房，共有四進房舍，這時，在那第二進與第三進牢房之間的一片天井之中，正擺着一張方桌，方桌的四週，圍坐着幾個人，桌上擺着八味小菜、一壺熱酒，那桌上幾人，雖然是不時舉杯舉箸，飲酒用菜，但却一直沒有一個人願意開口說話，使得這天井中的氣氛格外緊張沉悶！

看樣子，他們已然不止今天如此，才會不覺得這等深宵悶酒難飲，也才不會被這等怪異的氣氛所逼壓得發狂，直到他們耳中聽到傳來四更梆聲，那幾人的臉上，頓時露出了帶着笑容的倦意！

緊張的神態一掃而盡，只見坐在靠東的那人按桌而起，深深的吐了一口大氣，道：「今夜又過去了！」雙手高高的抬起，伸了一個大懶腰。

此人坐在那裡，就已比別人高出了一個頭，這一站起身子，高擧雙臂，可眞就似是一座金剛神像般巍巍然，十分驚人。

挨着他坐的，是位瘦瘦的後生，白白淨淨的面龐，看來似是弱不禁風，此刻也笑了一笑，道：「總爺說得是，至少咱們只消把雷頭兒請來接班，就可以上那勾魂娘子身邊，倒頭睡一覺了……」

話音未已，只見一位年約八旬開外，銀鬚拂胸、白髮垂肩、黃衫布履，腰掛一柄金刀的老人，由後院大踏步走了過來，哈哈一笑道：「幾位大人辛苦了……」

那高大的漢子對這老人倒是十分恭謹，聞言立即雙手抱拳，笑道：「雷頭兒，眞正辛苦的，可是你老啊，這兒的事情，還得你老人家招呼屬下之人多費心思，四更既過，縱有甚麼強梁之徒，諒也不會再來惹事生非，眞敢與我們東廠作對的了。」

雷老人乾笑了一聲道：「簡大人說的是，江湖朋友，自然是不會與緹騎大人們作對的了！」

瘦瘦的後生這時大笑道：「雷頭兒，你這話兒可眞是說對了！想咱們東廠中的朋友，雖然在京城中看來比不上那錦衣衛吃香、夠排場，但咱們行踪所到之處，縱然是一品大員面前，可也用不着彎腰曲膝跪拜，打躬作揖，雷頭兒，別看咱們沒有官品實缺，但若有人惹到咱們頭上，那可夠他瞧了！」

他話音未了，突然耳中聽得一陣冷笑之聲。

姓簡的怔了一怔，忽然喝道：「雷頭兒，甚麼人如此大膽？」

雷老人搖了搖頭道：「簡大人，老朽如是知道，又豈會容他放肆？」

那瘦瘦的後生，眉頭一陣聳動，陡然一轉身，右手一抬，三點晶光，在燈火之下，疾奔第一進囚房屋頂而去。

同時，只聽得他大喝道：「何方鼠輩，膽敢在此窺伺，還不與我納命來！」

那屋頂離開那天井不過兩丈遠的距離，那三點晶光去勢如電，眨眼之間已到，在那瘦瘦的後生看來，屋頂上那人不是不知自己來歷，若是用那兵刃挑打自己發出的暗器，那可就有樂子可看了！

是以，他才會喝令對方納命！

但是，結果却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三枚暗器發出之後，有如石沉大海，過了盞茶之久，不聞絲毫回聲響應！

姓簡的大漢臉色一變，沉聲道：「柳三，你發出的可是奪命三星？」

敢情這位瘦瘦的後生，乃是武林道上第一暗器名家，人稱「奪命三星」的柳三，他那暗器，乃是三顆大小有如龍眼般大的鐵彈子，內藏毒液，遇到適當的撞擊力道，鐵彈子便會爆炸，毒液立即噴射洒出，沾人身後，對時無救，是以，武林中才送他一個「奪命三星」之名。

柳三此時雙眉緊鎖的道：「總爺，屬下發出的本是那奪命三星，此時竟未見一點聲息，倒是叫在下大大的不解了！」

姓簡的冷笑一聲道：「柳三，看來這常州大牢之中，來了甚麼絕頂的高手了！」

語音一頓，回首向雷老人道：「雷頭兒，江南道上有些甚麼出色的頂尖高手，你老人家想必不會不知道吧？」

此人雖然傲慢，但對於這位常州大牢的老牢頭「閃電金刀」雷震天，可是口氣上帶了八分敬意，恭敬得很！

雷震天淡淡的一笑道：「簡大人問得好，這江南道上的高手，老朽倒是知道不少，不過，如說這些人中，有着能夠不怕柳大人的那『奪命三星』之人，老朽倒難以相信了！」

柳三得意的一笑道：「這麼說，雷頭兒認爲剛才發聲冷笑之人，不是江南道上的朋友了？」

雷震天沉吟道：「按理應該不是，否則，老朽至少也該能在事先略知一二……」

姓簡的大漢，目光在四面的屋頂上一轉，喝道：「娃兒們，可有發現可疑之人，或者受了對方暗算？」

他話音一落，四面屋背之上，紛紛探出十多名黑衣衛士，齊聲應道：「啓稟總爺，小的等人均未發現敵踪……」

姓簡的大漢濃眉一揚，冷笑道：「雷頭兒，這傢伙是衝着我們來的了！」

雷震天道：「不一定，常州大牢之中，除了簡大人所押解的那位欽犯之外，還關了一位武林道上大有來頭的人物，也許……」

柳三雙眉一緊，沉聲道：「雷頭兒，常州大牢關的是甚麼人，我們可不打算過問，有人膽敢在這等時候妄闖常州大牢，那就是跟我們過不去了！」

雷震天陪笑道：「柳大人說得是，這人既然闖了進來，只怕就逃不出去了！」

姓簡的大漢冷哼了一聲，向柳三道：「柳三，你去瞧瞧那三顆奪命星丸究竟發在何處，簡某人不信它自己會飛了。」

柳三應了聲遵命，單手一按方桌，人已騰身而起，凌空一拔，如箭疾射向那第二進房舍的屋頂上。

兩三丈距離，自是眨眼即到，但出乎意料的却是，他去勢快如星火，回來的勢子，更是捷比流星下墮！

轟然一聲大震，瘦小的柳三居然被摔得頭破血流，臂斷骨折，半天一動都不能動。

雷震天嚇了一驚，姓簡的赫然變色，錯步上前，一把先將柳三扶起，沉聲道：「屋上可是有人？」

柳三乏力的點了點頭，姓簡的右手一揮，那仍然坐在桌畔的幾人，立即拔出兵刃，分由四處向那屋頂撲去。

突然，一陣朗朗長笑之聲由屋背之後昇起，一條人影有如潛龍昇天，飛起三丈，但見他凌空一轉，三點寒光分取側面三人，左手同時拍出一掌，襲向正面躍上屋背那人。

動作之快，姿勢之妙，確是人間罕見！

姓簡的大漢可是十分在行，眼見那屋背上飛起之人發出三點寒光，立即大聲喝道：「當心，那是柳三的奪命三星，不可硬碰……」

饒是他發出警告恰是時候，但却是依然慢了一點，耳中聽得三聲「波！波！波！」脆响，側面撲向屋背的三人，竟然同時慘呼連連，打半空之中，倒跌而落在地上。

正面躍上屋頂的那人，則與對方互換了一掌，雙雙同時落在天井之中。

但看他落地之後，步履踉跟，一連退了五步方始站穩，便知道剛才這一掌，他雖沒有沾光，八成也受了重傷。

姓簡的大漢和雷震天已同時移步，向那眨眼之間連傷五名東廠高手的夜行人走了過去。

當他們看清了這位武功高得使人驚訝的藍衫人，不過是位廿歲左右的

青年之後，不由得不約而同倒抽了一口涼氣了。

姓簡的看了雷震天一眼，發現雷震天正向自己搖搖頭，當下濃眉一揚，冷冷的喝道：「閣下的膽子可眞不小啊，連傷東廠五名武士，可知犯了多大的罪名！」

藍衫人氣定神閒的淡淡一笑道：「草野黎民，向來不問官場中事，多大的罪名，與我何干？再說，他們自有取死之道，區區無非是適逢其會，代天誅彼五惡而已……」

姓簡的臉色大變，正待發作，雷震天雙手抱拳，高聲道：「尊駕身手不凡，必非無名之輩，怎麼稱呼，可否奉告？」

藍衫人微微一笑道：「天台黎庶，東海草民，姓名兩字，早已不復記憶，雷頭兒只管叫我一聲黎民亦無不可！」

雷震天皺眉道：「尊駕這是眞人不露相了！老朽年逾八旬，見過的武林高手，不可謂少，閣下適才施展凌空身法，老朽却是似曾相識，姓名不說，自難强求，尊駕師承何自，尙望見告，也免老朽不愼，得罪了故人……」

藍衫人突地哈哈一笑道：「區區認爲這倒不必了。」

話音一頓，目光轉向那姓簡的大漢，冷冷的說道：「在下聽說，東廠中有位號稱『神拳無敵』簡中清，想必便是閣下了？」

這簡姓大漢正是「神拳無敵」簡中清，聞言不由怔了一怔，道：「你知道簡某的姓名？」

黎民笑道：「不錯，區區可謂對閣下聞名已久，傳說那些忠臣義士，死在你手中，當在千計，尊駕這『神拳無敵』之名，實在可以正名爲無敵劊子手了！」

簡中清冷冷的笑道：「黎民，你既知簡某乃是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竟敢傷我手下五人，想必你也是活得不耐煩了吧。」

黎民冷冷的一笑道：「簡中清，東廠來了幾個人，除了你之外，還有甚麼高手？」

簡中清大笑道：「這倒不要你過問，只要你能打發得簡某，再問別的不遲！」

黎民目光突然轉向雷震天，喝道：「雷頭兒，江南怪俠陳長庚，可是押在你這牢中？」

直到此刻，那閃電金刀雷震天才似眞正吃了一驚，臉色大變，怔怔的半晌沒有答上話來。

但此刻，簡中清似是神情大爲輕鬆，居然呵呵大笑道：「怎麼，尊駕原來是爲了那江南三怪而來的麼？」

黎民的目光却盯在閃電金刀雷震天臉上，彷彿對那簡中清的笑聲充耳不聞。

簡中清越發感到得意，高聲道：「雷頭兒，這人可是找那姓陳的而來，你……」

他口中的「你」字剛剛出口，只見那閃電金刀雷震天冷冷的哼道：「簡大人，此人說是找江南怪俠陳長庚，自然是不關你們東廠的事了！」

簡中清笑道：「不錯。」

雷震天忽然擺手道：「在此，就請簡大人和你的屬下暫時離開，這姓黎的，交給老朽便是。」

簡中清一怔，道：「這個……」

他這才想起，剛才一時高興，可把話說錯了。

黎民忽地一笑道：「姓簡的，雷頭兒想保全你的這條性命，你該感謝他才是！」

簡中清本來想一走了之，但被黎民拿話一激，可就火大了！

須知他一向在宮中極受尊敬，幾曾被人如此輕視過，是以，黎民話音甫落，他竟然臉色一沉，大怒喝道：「黎民，你眞以爲你那一點點兒道行，就能在這裡撒野麼？」

黎民淡淡的一笑道：「有甚麼不能？閣下如此橫眉怒目相向，那是想與在下……」

他話音未已，閃電金刀雷震天沉聲道：「黎朋友，你既是找陳長庚，那可是老朽份內之事，與簡大人可說不上關係的了！只消你勝過老朽，大概這常州大牢之中，不會有人攔阻尊駕劫獄救人了！」

黎民笑了一笑道：「是麼？看你雷頭兒倒也是一條漢子，但願你說的話作數。」

雷震天答道：「那是自然！」

話音一落，轉臉向簡中清道：「簡大人，這事是衝着老朽來的，請大人高抬貴手，不要過問了。」

簡中清不是笨蛋，黎民的身手如何，他心裡不會不明白，自己五名同來之人，眨眼之間，均落得傷殘倒地，足見黎民這一身武功之高，決非自己可以應付得了！

這時，雷震天再度發言，要他莫要過問，他自然落得順水推舟的了，當下皺了皺眉頭，哈哈一笑道：「雷頭兒的好意，簡某人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音一落，轉身退向一邊。

黎民撇嘴笑了一笑，沒有說甚麼，雙手一抱拳，向雷震天道：「雷頭兒請啊。」

閃電金刀雷震天白眉牽動，探手拔出背後金刀，這才接道：「老弟台，請亮劍吧！」

黎民微微一笑道：「雷頭兒，不瞞你說，在下雖是劫獄而來，却是未帶兵刃在身，雷頭兒儘管出手，在下就憑這一雙肉掌，也不比青鋒在手差勁……」

他話音一落，雷震天不由得呆了一呆，沉聲道：「老朽有生以來，從不傷害手無寸鐵之人，閣下不亮兵刃，咱們恐怕打不成了。」

黎民笑道：「雷頭兒莫要看輕在下這雙肉掌，雖是百鍊精鋼，只怕也難與相比……」

語音一頓，只見他一抬手，向天井一塊大小約有七尺見方的石欖之上立掌如刀，直砍而下。

但聞砰的一聲，那厚達三尺的石欖，竟然應手而開，分成兩片，斷落在地上。

裂開之處，光滑平整，當眞有如快刀切豆腐，輕易得很，也俐落得很！

這一手工夫，只把簡中清看得呆了半晌。

雷震天也怔得一怔，方道：「好掌力，好工夫，老弟台這雙肉掌，果然比百鍊精鋼還要紮實……」

閃電金刀雷震天年過八十，一生之中，也着實會過不少武林道上高手，但若有人能輕描淡寫的一掌劈下，將一塊厚達三尺多的青石切成兩片，而且不現絲毫石屑墮地，那却是平生首次見到。

因此，他心中也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眼前這人的武功，實在高明得使人無從想像。

黎民這時却淡淡一笑道：「雷頭兒，在下這雙肉掌不遜金刀，想是總算不得是手無寸鐵了吧？」

雷震天雙手抱刀，笑道：「老弟台，那你就當心了，老朽有僭了。」

「刷！」的一聲，金刀直劈而下。

他素以閃電快刀見稱，也是以快刀成名，故名閃電金刀，但此刻，他這一刀劈來之勢，却是不徐不疾，大有違反閃電金刀以快之稱。

黎民眉頭一動，笑道：「雷頭兒刀上的功夫，果然大有來頭，在下敬佩得很！」

右手一揚，拍出一股掌風，左手却曲指一彈，點向閃電金刀雷震天的肩頭穴道！

一守一攻，兩招手法，幾乎是一氣呵成。

閃電刀雷震天的金刀發出一半，眼見對方這等精明，當下立即刀勢一頓，橫在胸前一掄，仗着刀上含孕的眞力，既可化解黎民的指力，也能擋開了對方的那一掌的勁道，是一舉兩得之勢。

閃電金刀雷震天在江南道上，名氣之大，使黑道人物畏之如虎狼，常州大牢，更是被綠林人物視爲森羅殿一般的恐懼，顯見他這一生之中，確實也抓了不少成名顯赫的汪洋大盜，否則，那陳長庚也就不會特地送到常州大牢來看管了。

正因如此，雷震天手底下也自然眞有兩下子了。

他化解了黎民的指掌勁道，金刀並未掣回，但聽他大喝一聲，寒光如同閃電，金刀竟然快得有如電光石火般的一揮而出，刺向黎民的左胸。

這一招來得絲毫未見先兆，站在一旁觀看的簡中清，不由看得大聲喝道：「好快的金刀！」

在他猜想，黎民武功雖高，但想躲過這一招，那是絕無可能之事。

因爲他明白，如是自己遇到這等陣仗，少說也要報銷一條臂膀，才能閃過這一刀斃命之危！

但是，他這回却料錯了。

黎民雖然對雷震天出手之快，感到有些驚訝，但却並未如同簡中清所想像中的無法躲避。

因爲，他根本沒有閃避，只是喝了一聲，道：「不愧爲閃電金刀之名，領教了！」

但見他右手一抄，身形忽然向後一彎，食、中兩指快如飄風一般的一挾，竟將閃電金刀雷震天執刀的右腕拿住！

同時左手輕輕向前一推，印在雷震天小腹之上，口中又道：「承讓了。」

這時，雷震天悶哼了一聲，金刀脫手飛出丈許開外，落地嗆啷有聲。

他那高大的身子，似也經不起他輕輕的一推，站立不牢，一連向後退了七步，終於撲地有聲，跌坐在地上。

三招不到，閃電金刀雷振天就敗在黎民手中。

不但落敗，還丟了成名的兵刃，受了重傷。

這時，簡中清大大的吃了一驚，飛身跳了過去，大聲叫道：「雷頭兒，你……你傷得很重麼？」

雷震天面色如土，只能搖搖頭，口中却沒有答話。

敢情，他正在强自壓制着那口要向上冒出的熱血。

簡中清很快的由懷中掏出一顆靈丹，餵了過去，正待伸手助那雷震天運氣調息，忽然聽得身後的黎民冷冷一笑道：「雷爺的傷勢，非調養三個月，是無法復原的，簡大人，你少費心機了。」

簡中清霍地一轉身，發現黎民竟然離開自己不足一丈，心中暗叫僥倖，如果對方剛才要暗算自己，就算自己有着十條小命，恐怕也活不成了。

饒是他已知對方不會暗算自己，此刻仍然全神戒備的瞪着黎民，喝道：「閣下的手段好毒辣……」

黎民根本不容他說下去，冷笑道：「簡中清，在下今天並不是衝着你來，所以在下也不作那趕盡殺絕之事，在下這就要去救那陳長庚離去，希望你約束你的手下，莫教在下雙手多染血腥。」

話音一落，他根本不理會簡中清的臉色和反應，轉身大踏步，向後進的牢房行去。

不多時，只見那黎民橫抱着一名年約廿歲，身着囚衣，面容憔悴的青年，大步的出了常州大牢的牢門，揚長而去，並沒有人出面阻攔。

簡中清宛如呆在當場，一動也沒有動。

滿牢的牢卒，連大氣都不敢出，眼望着那藍衣人黎民抱着那位「江南一怪」陳長庚，平平安安的、自由自在的脫獄而出。

＊　＊　＊

三間小小的瓦房，一盞昏昏的油燈。

靠左的一間房內，一張木床之上，躺了一位白髮的老人，看他的臉色，宛如身染重病，連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木床之前，坐着一名布衣荊裙，年約十八九歲的少女，長得極爲秀麗，但見她面呈一臉憂慮之色的，瞪着床上的那白髮老人。

這時，三更已過，那少女打了個呵欠，揉了揉眼，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起身端起在桌上的一隻碗，移身床前，低聲向那老人道：「爹爹，醒醒啊，吃藥了……」

那老人抬了抬眼皮，哼了一聲，有氣無力的道：「嬌兒，妳大哥他們還沒有回來麼？」

那少女搖搖頭道：「沒有啊。」

她捧着藥碗，扶着老人一面吃藥，一面又道：「爹，大哥和大嫂以及二哥和二嫂，只怕這幾天趕不及回來呢。」

老人聞言，似是一怔道：「爲甚麼？」

那少女道：「爹，你老忘了麼？他們是到京城裡公幹，去了才十天不到，千里迢迢，就算沒有甚麼躭擱，最快也得要一個月啊。」

老人突然强自掙扎而起，叱道：「嬌兒，這……可壞了爹的大事了！」

那少女一呆道：「爹，你老身受重傷，還有甚麼大事要辦的？」

老人道：「嬌兒，簡大人來過沒有？」

少女道：「今天已來過了三次，爹，知府大人也差了余師爺來過幾次，只因爹爹好睡不醒，所以女兒沒有驚動你老。」

敢情這老人就是閃電金刀雷震天。

那少女正是他的幼女雷天嬌。

雷震天聞言皺了皺眉，長嘆了一聲道：「天嬌，爲父不愼，傷在那黎民的手下，被他救走了陳長庚事小，誤了押解東廠要犯事大，可就不得了的啊。」

雷天嬌一怔的道：「爹……你老要押解犯人上路麼？」

雷震天點點頭道：「吃了公門飯，自然是要爲公門做事啊，東廠要犯，即待押解京師，自然就躭誤不得的，那簡大人曾說明天要上路……」

他忽然連連的咳嗽起來，只急得雷天嬌伸手在老人背後不停的拍打，口中却道：「爹，你老安心養傷吧！這些事情，就不必掛在心了。」

雷震天咳了好一陣，這才咽了一口痰，搖頭道：「不行，這事爲父却推不掉的……」

雷天嬌聽得呆了一呆，嘟起小嘴道：「爹，知府大人也不是不知道你老身受重傷，這趟公事，諒他也不好硬要你老人家去啊。」

雷震天嘆了一口氣道：「除非爲父已死，否則，就非得上路不可。」

雷天嬌楞楞的道：「非去不可？」

雷震天道：「可不是，天嬌，快去替爲父打點打點行李，明兒是非去不可呢！」

雷天嬌冷冷的哼了一聲，一言不發，走了出去。

半晌過後，只見她領了一名四十左右的婦道人家回來，向雷震天道：「爹爹，張大嫂答應女兒來看顧你老人家，你老大可在家休養了……」

雷震天呆了一呆，怒道：「天嬌……妳這是何意？爲父不是告訴了妳嗎？明兒我就要上路了！」

雷天嬌忽然一笑道：「爹，你是不用去了，女兒去見過知府大人和簡大人，這趟差事，已改由女兒代替你老人家去一趟了。」

雷震天聞言一怔，半晌後才長嘆了一聲，躺了下去。

＊　＊　＊

秋陽如熾，晴空萬里無雲，大好的天氣，正是四野農忙，到處洋溢着割稻打穀的山歌和陣陣的歡樂，豐收季節。

沿着蘇皖邊界的官道上，這時正有一隊人馬，悶聲不響的快步疾馳，往北邊奔趕。

這一隊人馬，爲數不下五十多人，當先一騎，正是「神拳無敵」簡中清。

殿後的一騎，則是一名英姿逼人的少女，她，乃是閃電金刀雷震天的幼女雷天嬌。

敢情這一隊人馬，乃是押解着東廠要犯的緹騎。

馬隊當中，有着五輛囚車，每輛囚車中，都囚着一名重要犯人。

除了第三輛囚車中，囚的是位年約五旬開外的老人外，其餘四輛囚車，囚的都是外貌兇悍，橫眉怒目的綠林好漢。

這時，正是日過中天，午未相交的時刻。

當這批押解犯人的馬隊，離開大王集尚有三里左右路程之際，由大王集的一家茶館之中，緩步踱出一名年約七旬上下、身穿灰布直綴、光頂赤足、頷下飄着三綹白鬚，神情奕奕的老人。

他在那長僅不足半里的街道上略爲打量一下，也許是日正當中，秋老虎的天氣，熱得可怕人，是以街道之上，竟是靜悄悄的見不到一個行人。

灰衣老人自顧的笑了一笑，突然掉轉頭去，向那朝北街尾的一座茅草樓房招了招手，這才宛如行雲流水十般，反向朝南的街道走去。

南邊集外，橫着一條小溪，小溪之上，架着一座寬僅三尺，長約兩丈的青石橋樑，溪水不深，清可見底，但兩岸與溪底之間，却高達三丈左右，由石橋之上向下俯瞰，若膽小之人，定然大感頭昏目眩。

石橋南端的岸邊，矗立着一棵粗可兩人合抱的垂柳，絲絲柳條，覆蔭着丈許方圓，石橋三分之一，也在垂柳蔭下，故而顯得十分清涼。

灰衣老人這時便是坐在這橋端的石墩之上，望着那絲絲垂柳發呆。

直到篤篤蹄聲傳來，遠遠騰起一陣塵土，灰衣老人才宛如受驚般的睁開雙眼，望向朝南的官道。

車轔轔，馬蕭蕭……

灰衣老人忽然笑了。

兩腿一伸，身子向下一滑，竟然斜倚石墩，橫躺在石橋之上。

如果有人要過橋進入大王集，那可非得由他身上跨過去不可。

＊　＊　＊

簡中清策馬橋頭，一肚子冒火。

他目光在老人身上轉動，打量了半晌，終於忍不住的大喝一聲，道：「喂！你這個老頭兒，可是活得不耐煩了麼？」

灰衣老人彷彿是熟睡了，被他這一聲大喝，睁大了雙眼，皺眉道：「你這人怎麼了？老夫睡得正熟，你忽然如此喊叫，爲了甚麼？」

簡中清面色一沉，冷哼道：「好狗不攔路，你這老小子竟在橋頭攔路而睡，還自以爲滿有道理麼？如再不閃開，就莫怪咱家對你不客氣了。」

灰衣老人仍然倚在橋墩，滿不在乎的哈哈一笑道：「閣下是甚麼人？你說老夫如不閃開，就要不客氣，那又是甚麼意思？」

簡中清一揚手中馬鞭，喝道：「老小子，你八成是活得不耐煩了……」

老人肩頭軒動，冷冷笑道：「瞧你這一身衣着，莫非是東廠那羣殺人魔王麼？」

簡中清哼了一聲，道：「是又如何？」

他是吃了一次苦頭，學了一回乖了，常州大牢，遇上黎民，使得他銳氣大挫，此刻，他已發現這位灰衣老人有些來路，是以他不敢亂發脾氣。

灰衣老人似是覺得有些意外，大笑道：「魏賊手下的奴才，向來是仗勢欺人，橫蠻無理之極，老夫瞧你，倒不如傳言之甚……」

簡中清心中一震，暗道：「果然沒有料錯，這老小子是那路高人呢？」口中却道：「好說，你既是知道咱們是甚麼來路，你老兒還不讓路，莫不成你想跟東廠中人作對麼？」

灰衣老人笑道：「娃兒，老夫可沒有那等閒情逸緻跟你們嘔氣，不過，老夫也有幾句話要向你請教！」

簡中清居然耐着性子，接口問道：「在下簡中清，老丈怎麼稱呼？」

灰衣老人笑道：「老夫麼？因爲一向住在青山茅舍中，所以別人都叫我一聲青山老人，你簡大人如果高興，就叫我一聲老青山也就是了。」

簡中清心中一動，忖道：「青山老人四個字，倒是沒有聽見過，想必是假名假姓的了。」

不過，他至少已然明白，這青山老人必然是一個不好對付之人。

因此，他在馬上拱拱手，道：「老青山，你有甚麼事要說，還是快請說吧，簡某人公務在身，可是躭誤不得。」

青山老人笑道：「簡大人，你這趟押解犯人之中，可有一名姓陳的？」

簡中清忽然吁了一口氣，搖搖頭道：「沒有。」

青山老人忽然一笑道：「姓趙的呢？」

簡中清見問，剎那間渾身一震，連連搖搖頭道：「也沒有。」

青山老人沉吟了一下，道：「簡大人，你沒有欺騙老夫麼？」

簡中清此時心中，可是緊張得要死，但他口中却道：「簡某豈是說謊的人，老丈如是沒有別事，尚請移步一下，容簡某等人過橋。」

青山老人哈哈一笑道：「請。」

身形略移，讓開兩步。

簡中清一領馬繮，當先衝上橋去。

長長的一列馬隊，順順利利的上了石橋。

青山老人倚橋欄上望着這一行人直笑，但當他發現最後一騎之上，竟然是一名少女之時，不由得呆了一呆。

他長眉突地一揚，張開了口，彷佛想說甚麼，只是，雷天嬌去勢極快，眨眼之間，已閃電似自他面前掠了過去。

青山老人不禁伸手抓了抓頭，盯着那已然過去的馬隊，突然心中一震，一躍向前，直如天馬行空一般，由那長長的馬隊行列之上，飛越而過！

簡中清等人只覺得頭頂之上衣袂之聲乍起，再想細看，青山老人已沒了踪跡了。

那大王集的街道之上，仍如先前一般，看不到半個人在街頭行走。

簡中清聳了聳肩，回頭大聲吩咐道：「就在此集打尖吧。」

一行人停在大王集上唯一的一家飯店「興隆客棧」之前，相繼下了馬，入內打尖。

囚車也推了進去，但在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劍拔弩張之勢。

＊　＊　＊

街尾的茅草樓房之中，人影幢幢。

青山老人坐在左首的一張竹椅之中，正低聲說道：「那個丫頭雖是雷震

天之女，但她的一身武功，却不是得自雷震天家傳……」

黎民坐在他的對面，這時笑道：「老前輩知道她是甚麼人的弟子麼？」

青山老人笑道：「當然知道啦。」

黎民笑問道：「她師父是誰？」

青山老人道：「毒婆婆。」

黎民聞言，不由呆了一呆道：「毒婆婆？可是那苗疆的狂人峒主？」

青山老人答道：「不錯，就是那個老妖婆。」

黎民道：「老前輩，傳聞中，這個毒婆婆的一身武功非凡，加上又善使用各種奇毒，多少年來，中原人士很少招惹過她，她也不曾踏入中原一步，怎的那閃電金刀的女兒，會是她的傳人？」

青山老人笑道：「這個麼？大概除了老朽之外，武林中人知曉其中奧秘的，可就不多了！」

黎民道：「老前輩，不要賣關子了，說出來聽聽，也能叫晚輩增廣一些見識啊。」

青山老人道：「此事說來話長，不過，老朽可以長話短說……」

他噓了一口氣，方又接道：「那毒婆婆本是中原人氏，雷震天的堂妹子，六十多年以前，被一名走方郎中抱養，而帶去了苗疆，結果成了原來狂人峒那一族的峒主夫人，那位峒主過世之後，她就順理成章的成了他們的頭子了！」

黎民道：「原來如此，但那雷震天的女兒，又是幾時去了苗疆習技？」

青山老人笑道：「雷震天的女兒並未前往過苗疆，而是毒婆婆暗中來到中原授業而已。」

黎民道：「苗疆絕技，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練成，那毒婆婆難道在中原住了很久麼？」

青山老人道：「據老朽所知，那毒婆婆曾經三次回到中原，其中有一次住在雷震天家中，長達三年之久，那雷震天的女兒得她三年熏陶，一身武功，自是不凡了。」

黎民沉吟了一下，接道：「老前輩，咱們預定的計劃呢？要不要發動？」

青山老人皺眉道：「很難講，這丫頭橫身插入，倒使咱們不得不另作應變，否則，功敗垂成，未免大煞風景了。」

黎民笑道：「如果由晚輩來對付那雷家的妞兒呢？是不是可以……」

青山老人擺擺手，道：「不必冒險，那雷家妞兒也許不是你對手，但救人第一，趙大人如果受了甚麼驚嚇，咱們就責任太大了。」

黎民道：「依老前輩之見，咱們不能在這大王集中下手救人麼？」

青山老人道：「老朽尚在考慮中，如果能夠把雷家妞兒用調虎離山之計調走，也許咱們可以按原定計劃而行。」

黎民笑道：「這倒是可行之策。」語音一頓，接道：「老前輩，這事可否交給晚輩去辦？」

青山老人笑道：「正是要你去辦，不過，你得改變一下樣子前去，否則，那簡中清認出了你，他們就會提高了警惕之心，那就不會上你這個當了。」

黎民淡淡的一笑道：「這個容易，晚輩別的功夫不到家，但是獨對易容這一套，實在太有心得，改一個面孔，正是晚輩之所長。」

只見他話音未已，右手一探，已自面上揭下了一層人皮面具，露出一張唇紅齒白、英挺不凡的年輕人面孔來。

青山老人大笑道：「老弟的這副本來面目，只怕武林中見到的人不多吧？」

黎民微笑道：「老前輩，晚輩的本來面目，向不示人，不過，你老若想知道，定能如願便是。」

青山老人怔了一怔道：「聽老弟之言，這莫非仍然不是你的眞正本來面目麼？」

黎民大笑道：「老前輩，你爲何不多想想呢？」

笑聲未已，人已閃身下樓而去。

＊　＊　＊

興隆客棧之內，這時還眞叫熱鬧。

東廠這批押運死囚的緹騎們，人數多達四五十名，試想這小小的客棧，又豈能不手忙脚亂，擠得到處是人？

囚車堆在屋內的一角，十名彪形大漢，團團的把囚車圍住，如果有人想走近一步，只怕還不太容易。

客棧中，兩名堂倌前前後後跑個不停，掌櫃的也裂開了大嘴，直吆喝着添酒添菜，聲音之中，透着一股掩飾不住的喜悅。

似這等大生意，興隆客棧可是一年之中遇不到一次。

靠近囚車的一桌，只坐了雷天嬌和簡中清兩人，他們雖然一面吃着飯，但神情上，却是顯得甚爲緊張。

很明顯的是，兩人內心都因剛才那青山老人的出現，而暗中起了一個疙瘩。

這當兒，本已人滿的興隆客棧，居然來了一位食客。

一眼看過去，這客官倒似是一位俊俏的達官公子，一身淡黃團花長衫，一頂淡黃軟巾，一柄長劍，一雙雪白的雲履，再加上劍眉星目的貴相，當眞洒脫不羣得很。

他走進店中，目光一轉，發現店內那幾張桌上已是座無虛席，不禁皺了皺眉頭，遊目之間，他突然發現有一桌只坐了兩人，便自大踏步走了過去。

雙手一抱拳，向簡中清道：「兄台借光了，店內客滿，在下可否擠上一擠？」

簡中清面色一變，道：「興隆客棧已爲在下包了下來，尊駕如想吃甚麼，最好另找一家。」

黃衫人似是呆了一呆，道：「另找一家？兄台難道不知道這大王集，只有這麼一家客棧麼？」

簡中清可眞的是不知道，聞言一怔道：「只有一家麼？那……」他語音頓了一頓，突然揮手道：「那就委屈尊駕一會兒，先行退出客棧之外，容我等一行人用過了酒飯，兄台再來進食吧！」

黃衫人看了看低頭不語的雷天嬌一眼，淡淡一笑道：「店中夥計如是忙不過來，在下等上一會，也無不可，兄台要攆在下到外面去等，那又何必呢？須知此刻正是日正當中，大太陽可眞毒得很啊。」

言下之意，他似是在店中坐下之後，就不打算再走出店外去了。

雷天嬌這時忽然抬頭看了看這個不速之客，剎那間，芳心不由一震，暗道：「好英俊的男兒。」

但她可沒有說甚麼，因爲此人來得太過突然，而且還來得不是時候，故而她已覺出事情不大簡單。

簡中清聞言，則大感不快，臉色一沉，喝道：「閣下很不識抬舉啊！」

黃衫人一笑道：「兄台這話是何意？莫非……」

簡中清不容他再說下去，突然站了起來，隔着桌面，伸手抓向對方衣領，怒聲道：「在下說話，向來不容別人異議，閣下給我滾出去！」

振臂一抖，就將黃衫人向外推了過去。

黃衫人似乎是承受不起他的力道，一個踉蹌，竟向一旁栽出三步，身形一歪，却倒向雷天嬌的身軀之上。

雷天嬌粉臉陡現紅暈，驚得跳了起來。

那黃衫人似有意，又似無意，彷佛想借力支持那要倒下的身子，往前再一衝，竟將雷天嬌當胸抱住！

嬌軀入懷，他才失聲道：「哎啊啊，兄台怎可這般野蠻，叫小生撞上這位大姑娘，可眞是罪過得很……」

說話之間，雙手仍是依然未放。

雷天嬌面紅到耳根，也怒在心頭，纖手一揚，啪的一掌便向黃衫人臉上刮去，同時嬌叱道：「你找死！」

黃衫人這時口中發出嘖嘖之聲，似是呼痛，身子一斜，腦袋一偏，恰巧將雷天嬌那一掌避了過去。

雷天嬌身軀一縮，從黃衫人懷中退出，冷笑了一聲，道：「狂徒，本姑娘不讓你吃點苦頭，諒你也不知道本姑娘的厲害！」

於是又玉手一揮，又是一掌拍了出去。

黃衫人這時，正似被雷天嬌剛才退身時的衝力撞得向後退開，是以雷天嬌這一掌，又未曾沾到他的身子。

太多的巧合，委實是不合理的，雷天嬌心中一動，脫口道：「你是甚麼人？」

黃衫人這時已退到客棧門口，帶笑回答道：「姑娘問這個作甚麼？在下雖然失禮，但姑娘可並未因在下失禮而損失甚麼，問姓名，難道還逼在下央請媒人說合，娶妳回家作老婆麼？」

雷天嬌被他氣得火冒三千丈，於是蓮足輕點，嬌軀有如飛燕投林，凌空撲了過來，口中叱道：「想逃麼？沒有那麼輕易。」

黃衫人這時已很快的退到店外，雷天嬌則不由自主的跟到了店外。

簡中清站了起來，似乎也想追出去，但他突然想到了囚犯，立即搖了搖頭，坐了下去。

雷天嬌跨步出門外，但見大王集的街頭空空蕩蕩，却是不見那黃衫人的形跡。

她皺了皺柳眉，望着門外的一名東廠屬下，沉聲問道：「你們可曾看到從店中逃出來的一名身穿黃衫的人？」

那人搖搖頭道：「沒有啊。」

雷天嬌呆了一呆道：「沒有？」

那名東廠緹騎接口道：「屬下一直在此守望，除了姑娘之外，還未曾見到有人出來。」

這簡直是不可能，那黃衫人難道眞的會隱身法？

剎那之間，雷天嬌心頭襲上了一陣寒意。

但她藝高人膽大，那黃衫人雖然有些神秘，特別是出現得那麼突然，分明是有所爲而來，但在雷天嬌看來，却也正好，正好讓自己露上一手，教那黃衫人見見世面。

雷天嬌有了這等想法，自然就不會罷手，當下冷冷的哼了一聲道：「明明有一個大男人由店中跑了出來，你們居然看不見，眞是豈有此理！」

她語音未已，突然柳腰一擰，向上飛起，嬌叱道：「你以爲瞞得過本姑娘麼？」

右手一揮，掌力如排山倒海一般的拍出。

這等鎮集上的房舍，又怎能經得起雷天嬌這麼一掌之威？耳中只聽得嘩啦啦一陣暴響，屋簷已塌了一半。

一條黃衫人影冲天飛起，直向街頭奔去。

敢情是雷天嬌忽然想起，如果他沒有出店門，唯一藏身之處，就該是那家門簷之下了。

因此，她陡然的拍出一掌，攻向那屋簷之下。

雷天嬌果然料中了。

但她却沒有傷得了他。

從黃衫人飛躍的身形看來，他似是早料到雷天嬌會發現到他身在何處，故而早有備無患。

雷天嬌的身手也是不弱，眼見那黃衫人飛身一掠而遁，她柳眉一揚，嬌叱一聲，電射追踪而去。

眨眼之間，一黃一紅兩條人影，

已由大王集的街頭消失而去了。

這可把簡中清看得發了楞，剎那間，他陡然驚覺那黃衫人的來意，可能是調虎離山之計，因此，他立即採取應變措施，召集了屬下之人，把一座與隆客棧防守得水洩不通。

* * *

大王集外的石橋頭，黃衫人卓然而立。

他在等着雷天嬌。

雷天嬌雖然是慢了一步，但追到橋頭，却已差了三丈，足見那黃衫客在輕功方面，比那雷天嬌要高出一籌。

雷天嬌正在怒火中燒之際，自然是沒有留心及此，否則，她至少會多了一分警惕，少吃上一些苦頭了。

那黃衫人容得雷天嬌到了身前，這才淡淡一笑，右手一伸，道：「雷姑娘，請止步。」

雷天嬌一呆，停下步來，沉聲道：「你究竟是甚麼人？你怎知道姑娘我是誰？」

黃衫人大笑道：「閃電金刀雷震天雷頭兒的女公子、苗疆毒婆婆的衣砵傳人，在下如是都不知道，那豈不是丟人到家了嗎？」

雷天嬌可算是遇上了扎手的對手了，對方對自己彷彿知之甚深，而自己對於對方呢，却是一張白紙而已。

雷天嬌沉吟了一下，皺眉道：「尊駕貴姓？」

黃衫人笑道：「在下麼？無名無姓，雷姑娘如想稱呼上方便，不妨叫我一聲黃衫人便是。」

雷天嬌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冷笑道：「黃衫人？」

黃衫人笑道：「不錯，姑娘有何見教？」

雷天嬌道：「姑娘自信與你並無過節，你突然現身找碴，又是爲甚麼？」

黃衫人道：「姑娘當眞不知道麼？」

雷天嬌並非當眞不知道，但仍然問道：「姑娘如是知道，那也不用問你了。」

黃衫人笑道：「這次東廠緹騎，來到江南拿人，其中有一位人人敬愛的清官，姑娘想必知道吧？」

雷天嬌一怔，道：「你……指的是那幾名朝廷囚犯麼？」

黃衫人道：「不錯，吏部都給諫趙大人，不是也在你們囚車之中麼？在下此行，就是爲了他而來。」

雷天嬌冷笑道：「姑娘不管你爲了甚麼人而來，剛才你在店中那等言語，已然犯了姑娘我的大忌，黃衫人，你少不得先要還給姑娘一個公道來！」

黃衫人大笑道：「姑娘要甚麼公道？動口還是動手？看來在下只好聽憑姑娘選擇了。」

雷天嬌哼了一聲道：「觸我大忌者，自然是只有一條路兒可走的了。」話音一頓，長劍已然一閃而出，同時又嬌叱道：「那便是死路一條！」

黃衫人依然是空着雙手，眼見雷天嬌的長劍含怒刺來，於是急忙應招斜踏一步，右掌直立如刀，一斬而下。

雷天嬌粉臉變色，長劍忽地一收，瞪着一雙大眼，失聲道：「無情斬！」

黃衫人適時掌勢一收，大笑道：「姑娘好眼力，識貨得很。」

雷天嬌心中雖然是吃了一驚，但她一身藝業，確也有着過人之能，當下冷笑道：「黃衫人，你那無情斬也嚇不了人，姑娘倒要試試你究竟有多大氣候。」

右手長劍一揚，第二劍電疾的削刺過來。

這一招，與先前那一招大不相同，不是直刺，而是以劍代刀，猛砍而下。

正因如此，黃衫人的「無情斬」却無法斬向她的劍身，雷天嬌也就不愁長劍會被他擊落脫手了。

黃衫人又何嘗眞想一下子把她的長劍擊落呢？

無情斬出手，也不過是嚇嚇她而已，至少讓雷天嬌知道遇到了對手，不是浮滑之徒。

因爲要練無情斬武功，必須愼戒酒色，否則，功力必然大打折扣。

這時，雷天嬌一劍砍下，黃衫人身子退了五尺。

雷天嬌盛怒之下，施展乃父的閃電刀法，以劍代刀，眨眼之間，連出七劍。

黃衫人却一招都未有還手，連連後退，七劍讓過，兩人已離開大王集不下兩里遠近了。

雷天嬌眼見對方不肯還手，心中似是有些不解，乃怒道：「你爲甚麼不還手？」

黃衫人大笑道：「雷姑娘，遠日無怨，近日無仇，在下自然是不願意與妳爲敵，所以我不還手了。」

他語音一頓，又道：「再說，在下如果還起手來，只怕姑娘就要吃虧了。」

對於他連連的避讓，雷天嬌心中的盛氣，本已漸漸平緩，但他後面忽然加上這麼一句話，可又把她惹惱了。

只見她柳眉倒豎，嬌叱一聲道：「狂徒，姑娘正要看看你還手之後，又有多大能耐。」

刷的一聲，劍花似雪，當胸罩刺而來。

黃衫人目光一亮，大笑道：「好劍法，想不到毒婆婆跟雪花娘娘同出一脈，妳竟然也會雪花劍法。」

口中說話，手中却已撤出佩劍，直向那一團劍花刺了過去。

這一招叫做「犁庭掃穴」，正是破解雪花劍的獨招，雷天嬌吃了一驚，迫得收劍斜飄丈外，失聲道：「你……

到底是甚麼來路？竟然知道雪花劍……」

敢情黃衫人的這一招，正也是雪花劍法。

黃衫人仗劍卓立，微微一笑道：「天下劍法，在下皆曾涉獵，懂得雪花劍法，那也不足爲奇得很。姑娘，咱們還要打下去麼？」

言下之意，是要雷天嬌收手算了。

雷天嬌又豈肯罷休？女兒家，氣量總是比較窄些，黃衫人雖然沒有明顯的表現出輕視之意，雷天嬌已然懂得，大感不是味道了。

黃衫人語音一落，她就冷冷的哼了一聲，劍招又一閃而出，喝道：「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身法之快，丈餘距離眨眼即到。

黃衫人睹狀，哈哈一笑道：「拚命麼，姑娘未免太野性些了。」

左手揮拳，右手發劍，接下了雷天嬌的攻勢。

黃衫人旨在拖延時光，自然不會施展眞功夫、施展師門絕學，是以，兩人這一搭上手，倒也打得甚爲激烈，眞是難分難解了。

* * *

與隆客棧之內，此刻也是烏雲密佈，緊張萬分。

雷天嬌一去未返，簡中清已然暗叫不妙，他雖然作了準備，並且通知了店家，不許任何客人上門，但是，客人依然上門來了，他們來得十分霸道，把簡中清派在門口的四名手下，在不知不覺中，被人點了穴道，客人就大踏步的走了進來。

有人進店，掌櫃本來是應該高興才是，但這位與隆客棧的掌櫃，却是向着那進來的兩位客人連連打躬作揖，要他們改天再來，並且不停的使眼色，表示店中有惡客。

可是，天下有這等怪掌櫃的，也就有着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怪客人，任令那掌櫃的好說歹說，兩個客人却依然向內闖了進去。

爲首的那個老人，一眼看到按刀而坐的簡中清，更是仰天打了個哈哈，道：「人生何處不相逢，簡大人，咱們可眞是緣份不淺啊。」

簡中清面色大變，沉聲道：「又是你？你……是怎麼進來的？」

敢情這老人，乃是他在大王集外石橋上遇到的青山老人。

而更令他吃驚的，乃是隨在他身後之人，乃是常州大牢之中，被黎民救走的「江南怪俠」三怪之一的陳長庚！

這一剎那之間，簡中清連頭皮也發痲了。

他至少知道，一個陳長庚，武功就比自己高出不知多少倍，再加上一個青山老人，如果他們要想不利於自己，自己是準死無疑的了。

青山老人淡淡一笑道：「老夫自然是走進來的，簡大人如此變色，却是爲了甚麼？莫非是一路之上太過辛苦，身子有些不舒服了？老夫略懂醫理，何不請老夫替簡大人把脈，也許可以爲大人稍效犬馬之勞。」

簡中清皺眉道：「不必，簡某沒有甚麼不適，尊駕用不着勞心。」

這時，青山老人與陳長庚已然走到簡中清的那一桌前，並且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

陳長庚更是對簡中清的話恍如未聞，大聲道：「夥計，來一罈花雕，四斤牛肉。」

店中的夥計可楞了。

他望着那掌櫃的直發楞，掌櫃的可也是見過不少世面的人，眼見簡中清那等形狀，便知道眼前這兩個人，比那簡中清更難伺候，一個不小心，可會惹上更多痲煩，當下向店夥點頭道：「客人要酒要菜，還不快快去拿，難道要等客人發脾氣麼？」

於是，那夥計連連稱是，向後堂跑去，不一會兒，便送來一罈酒和一大盤牛肉。

陳長庚旁若無人，提起酒罈斟了一大杯，向青山老人道：「老前輩，請啊。」

咕嘟一口，吞了下去。

青山老人却舉杯向簡中清道：「簡大人，大王集與隆客棧的陳年花雕，在江南可是大大有名，老夫敬你一杯，稍盡地主之誼如何？」

簡中清大大不是味道，他至少明白一點，青山老人必是住在這大王集附近，倘若自己再過份不理睬對方，激怒了他們，吃虧的準是自己。

何況，原應在今天清晨趕到唯一接應自己的人手，未能依時趕到，必是路上有了躭擱，自己若是用好言好語穩住對方，拖到接應之人趕來，這豈不是兩全其美？

一念及此，頓時換了一副笑臉，道：「老丈不說，簡某還眞的不知道，既然是大大出名，簡某自當叨擾奉陪，飲幾口……」

說着，取過酒杯，斟滿了一杯，跟青山老人對面一飲而盡。

青山老人笑道：「簡大人，這趟差事辛苦啊。」

簡中清笑道：「那裡，咱們吃的是公門飯，少不得要賣上這條命了，辛苦二字是談不上啊。」

陳長庚突然笑道：「簡大人的命很值錢啊。」

簡中清心中一震，但只能苦笑道：「陳大俠眞會講笑話了。」

青山老人兩眼一瞪道：「甚麼？敢情兩位早就認識了麼？」

他可是明知故問了。

簡中清笑道：「陳大俠名滿天下，簡某自然是知道了。」

陳長庚却哈哈大笑道：「階下之囚，牢中之客，簡大人自然是認得我陳某人啊。」

（未完・一）

上文提要： 艾芙、江虹遨遊浣花溪，以書生何爲作話柄，每次出遊都巧遇上了，覺得奇怪，至於殺官劫庫的小子是誰，總是一個謎，迎頭來了蒙古裝的郡主挑衅，二女因一元大會期近，不敢闖禍，薄懲她而去。瘋和尚、岷江漁隱出現，告誡她們一番。郡主重來，只是警告二女即離去。二女猜出和何爲有關，不敢再流連溪畔，轉回蓉城的一家酒樓，巧遇吳桐君……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夜闖禁區露行藏　探知郡主有任命

吳桐君道：「蹈湯赴火不敢辭。」

金眼鵰道：「既如此，爲何不坐下說話。」

吳桐君道：「該死，竟忘了請三位入座。」

艾芙與江虹可不懂甚麼是客氣，餓了，就吃，吳桐君見都洒脫，不拘俗禮節，本也豪爽，便也自在多了，正不知這火鳳凰有求於他的是甚麼，他不敢問，不自覺，那眼角兒就向火鳳凰瞟。

艾芙道：「好，既然你等得不耐煩了，我就說吧！這芙蓉城方圓四十里，大概沒有甚麼能瞞得過你吳桐君的。」

吳桐君道：「豈敢，不過土長土生，多識得幾個人，打聽起來，確實方便些。」

艾芙道：「爽快，我要打聽幾個人，第一個，剛才金眼鵰說了，那個一路北上，假冒我火鳳凰名兒，殺官劫庫之人，正因他假冒我的名兒，也就躲着和我有關係的人，他在暗裡，是以便連醉菩提也只知他是個小子，迄今尚未擒獲。你的人面廣，尋起他來，可是他在明，你在暗了，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

吳桐君愕然，道：「竟會是個少年，竟能從醉大師和姑娘你手下逃得出去，眼下成都城，可眞是卧虎藏龍了，姑娘，別事不敢誇口，找出這樣形跡可疑的人來，大概還行，不出三兩日，必有以報。」

金眼鵰聽他口中姑娘兩字又出了口，生怕令艾芙不喜，却不知艾芙已漸漸習慣了這稱呼，已不在意了，道：「好，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是個女的，初來乍到，還不到三日！」

吳桐君道：「姑娘且不說出，讓我猜猜看。可是那耶律楚材的孫女耶律可兒，深得忽必烈寵愛，封爲郡主的耶律可兒？」

艾芙一怔，道：「你怎會猜到我打聽她？」

吳桐君道：「値得姑娘你打聽的，又是個女的，又是初來乍到，還能有誰？」

艾芙道：「這麼說，你對她也早有所知了。」

江虹驀地裡把桌子一拍，杏眼兒圓睜，道：「那韃子女住在何處，快說。」

今日被人家劈落一綹頭髮，對江虹來說，簡直是奇耻大辱。如何不聽到提起這那律郡主，登時怒火三千丈。

吳桐君道：「慚愧，也不過是個多時辰前的事，那郡主與兩個侍女躍馬長街，向南門奔去，恰好從我門前馳過！適時身邊有人恰又與官面上有往來，遙指道：那蒙古女人乃是當今忽必烈面前極得寵愛的耶律郡主，乃是耶律楚材的孫女，但却在宮中長大，忽必烈愛如己出，故封小郡主，不過兩日前才由大都前來，住在何處雖不知道，但想來必在行館，那是大都來的高官落脚之所，據說不亞皇宮，忽必烈雖未親來過，那特穆爾與霍爾王子一到，行館可就成了行宮，是以我猜也必然住在那行館之中。」

不料倒打聽出霍爾那癩蝦蟆來，再好不過，但艾芙挑高了的眉梢兒，迅速又垂下了。

是她在壓抑一下心中怒火，還是在避開三人的目光？似欲言又止。

江虹瞟了她一眼，道：「第三個，讓我來說吧，北五省口音，但聽來又有些南腔北調，二十來歲年紀，倜儻瀟洒，俊美而又清逸出塵……」

艾芙瞪了她一眼，道：「你胡說些甚麼。」轉頭對吳桐君道：「此人身邊常携帶着一個僮兒，大概十三四歲，一連三日，我們都遇到，好像只是無心巧合，却不由我們不生疑，這不緊要，不過請你順便打聽一下。」

吳桐君道：「忑又作怪，據兩位姑娘所說，這樣人物，不用調查，我亦應該聽說的，却絕無所聞。」

艾芙忙道：「我只覺這人的出現有些奇異吧了，一個文生秀士，與大局無關，若還遇到此人，順便查探一下來歷。」

吳桐君道：「聽姑娘說來，那可眞是鶴立雞羣了，若見到了，再不會不令人注意的，姑娘放心，一兩日後，都有回報，只是……」

艾芙道：「早晚我和小妹子不能不飲食，若不嫌棄，還怕我們不隨時來叨擾，這可怨不得咱們，誰教你弄這麼海味山珍，一嚐可就上了癮。」

吳桐君呵呵笑道：「若蒙兩位時刻光臨，可是萬千之幸，無上之榮，我吳桐的光彩，但是我尚有一言，舍下雖簡陋，却還清靜謹愼，兩位姑娘若嫌店中不便，光臨舍下，更是我吳桐無上之榮了。」

金眼鵰道：「那可不必了，她二人在招商客棧落脚，正可示人以坦蕩，又豈僅教韃子不知道，殺官劫庫，另有其人，且一元大會期近，這隻鳳凰既是三聖傳人，行止既光明，顯示我方毫無敵意。」

吳桐君道：「我竟想未及此，慚愧，不過此間有後院，隱蔽異常，請兩位姑娘記在心中，必要時，亦可作爲歇脚之處。」

艾芙推開椅子，站了起來。

她爲何適才正說間，急忙把話岔開？又爲何，尚未罷席，又急忙推席而起。

「姐姐！」

「走！」

江虹急忙跟出，但到了門邊，那艾芙又轉過身來，說：她要說甚麼？

又爲何，未說已先紅了臉？

可是姑娘人家臉嫩，不勝酒？抑或是，被門口暖暖的春風一吹，醉臉兒薰薰？

「喂！你們聽着，我打聽他，可沒別的，甚麼意思也沒有，只不過，那耶律郡主像是追踪他來似的，瘋和尚却說這耶律郡主是天都上人的先行，天都上人……你們知道嗎？就是蒙古的國師，耶律郡主的師傅。」

怎麼她忽然話說回頭，走出了門，又回轉身，說話回頭，又爲何臉兒紅，話兒亂？

又爲何巴巴兒的，走了，又回轉身來解釋？

「是嗎？」金眼鵰的鵰眼在發亮，老天爺，可不能笑，他總算忍往了，說：「原來如此！」

艾芙的臉兒陡然緋紅，瞪了金眼鵰一眼，嚇得他打了個哆嗦。

「甚麼原來如此？」

「蒙古國師，耶律郡主的師傅。」

心中氣憤，也答非所問，答非所想。

「是！」吳桐君忙道：「我明白了，姑娘是想知道，那耶律郡主是天都上人的先行，還是追踪那少年相公而來？」

「好了，」艾芙說：「老鵰兒，人家吳桐君就比你明事，一說就明白，走！」

江虹緊跟在後，走了兩步，竟也回頭，說：「青山不改，綠水長流……」

「好，後會有期！」金眼鵰終於等到兩個姑娘出了門，走遠了些，才噗嗤一聲，笑了出來，繼而爆發出連聲哈哈，吳桐君那麼嚴肅的人，也再不能忍，總算笑而不出聲。

半晌才道：「難得，兩位姑娘武功已如此高絕，却仍如此天眞敦厚。」

金眼鵰呵呵笑道：「否則就不會欲蓋彌彰了。吳爺，這火鳳凰姓艾名芙，岷江漁隱自是你知道的，便是她的爺。她父母爲國捐軀，殺身成仁，遺下年方三歲的一個女兒，從小就和醉菩提大師有緣，說是瘋在一起，其實已爲她紮下武功基礎，出家人，豈能帶一個女孩兒在身邊，是以岷江漁隱將她送去秦嶺，拜在南郭先生門下，由啞婆婆調理她。」

「啞婆婆？」

「是，啞婆婆，」金眼鵰道：「我自是無緣拜識前輩高人，不過聽那岷江漁隱說來，說是艾芙拜南郭先生爲師，其實，艾芙的武功，大半却是啞婆婆傳授的，據說這啞婆婆的武功，還在南郭先生之上，甚至連醉大師亦懷疑南郭先生是否即是受教於這啞婆婆。」

吳桐君駭然道：「當今天下，難道還有武功更高於南郭先生的？那可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

金眼鵰道：「這小艾芙別瞧她小小年紀，不僅自幼已得醉菩提替她紮下武功基礎，再得南郭先生與啞婆婆教導調理，想想那鬼影手，江湖中人聞名皆喪膽，亦變色的人，竟也在她鞭下走不到十招，就可知她如何了得了

，但是，吳爺，你却更不知道，她竟胸藏百萬甲兵。」

那吳桐君如何不更驚駭，金眼鵰才把那日在敘州府中原棧，艾芙在那雅座中的一席話說了，道：「吳爺，你想想，我這個老鵰兒慚愧不慚愧，汗顏不汗顏？」

吳桐君驚得目瞪口呆，若說金眼鵰識盡天下武林豪傑，他吳桐君亦相交滿江湖，都可稱得上見多識廣了，這麼說來，他不過仍是井底之蛙而已。

若然金眼鵰慚愧，他更倍加汗顏。

＊　＊　＊

「小妹子，你在那裡啊？」

艾芙回頭一看，不見了江虹的踪跡。

啊呀！她明白了，她是跑得太快了，是眞的，急忙忙的跑，那是當然，移形換影施展開來，簡直比跑更快。但看來不過像在緩步慢行一樣，只不過你一眨眼，她已在丈許之外了，你看她却仍氣定神閒，像在漫步，於是，你會揉揉眼睛，以爲自己眼花了。

尤其是在人叢中穿行，她從你面前走過，你不會見人，只是一暗，眼前那麼一暗復明，好罷，那江虹如何能跟得牢她。曠野之中，前無阻擋，後追還能不失目標，相距越遠而已，人叢中，糟了，要不撞着迎面而來的人，閃得兩閃，便頓失踪跡。

艾芙停步，回身，哎呀！小妹子，她把小妹子丟在後面了。

她有生以來，從未羞赧有如今日，她眞蠢，她爲何要回頭解釋，本來沒人懷疑對那白衣相公！啊，何爲，只不過才三次相見，就再也不能忘，就念念不忘，而一想到他，心兒就會跳，臉兒就會紅。

這就是愛，男女間的情愛嗎？

女兒家長大，成熟了，情竇就開，就會被一個喜愛她的男人，撩得迷迷痴痴，就會臉紅心跳，沒來由的，突然會臉紅心跳嗎？

她眞蠢，本來人家沒猜疑，她巴巴兒的回頭解釋，豈不是承認此地無銀三百兩，承認她已對那何爲生情？

哎呀！多醜，多羞人。

她羞赧，恨不得有個地縫兒鑽進去。

但只有人叢，就鑽入人叢，心中羞急，自幼兒就練，練了十多年的移形換影，不自覺地就施展出來，就把江虹丟在身後了。

一定丟在老遠後了。

小妹子，你在那裡呀！等呀等，等了好一陣子，仍不見江虹到來。

向一個行人打聽，不知怎麼，她一陣左拐右轉，不覺間已來到了西城區，江虹已不知相隔了多少條街，若是背道而馳，相距就會更遠了。

「找不到我，她會找得到回去客棧的路。」

她感到些兒歉意，但也無可奈何的了，且慢，西城區，吳桐君所說的行館，豈不是就在這附近？

一個强烈的意念從心中昇起來，耶律郡主眞是爲他何爲而來嗎？這何爲又端的是甚麼人？一個漢家郞，又怎會與韃子女有情愛糾纏？

不！她不相信何爲會愛上一個蒙古郡主，即使她是郡主，這才是她要弄明白的。

她忽然感到一陣喜悅，因爲江虹不在身邊，眞是人小鬼大，她心中想甚麼，總瞞不過她，而今，她可不怕她看穿心事，不怕被她笑了。

哎呀！先前究竟是無意，還是有意擺脫江虹呢？不然怎會東南地方不去，却跑到這西城廂來？是否這意念不是才從心中昇起，而是早已存在心頭，不過不自覺罷了。是早已潛在了，是潛在的，不自覺的意識支配着她。

還管這些做甚麼，無論如何，江虹已不在身邊，再無顧忌，她已在西城廂，那行館已近在身邊。

但怎麼打聽呢？眼下的成都城表面平靜無事，其實外弛內張，韃子的官兒們人人自危，自皆加强戒備，又那會不暗中加緊追捕搜索那殺官劫庫的！那該死的小子，說成都城是紙包着的一團火，如何不恰當。

而今竟有人打聽行館所在，韃子正無跡象可尋，豈不是送上門去，不問眞僞，先逮捕起來。

當然，沒人能逮捕得住她，但打聽不出，反而令韃子提高了警覺。

不行，不能打聽，揪個人來問，查問、拷問，也不行，不能放，也不能殺。

心中忽然一動：有了，行館必然戒備森嚴，戒備最森嚴的，必然就是行館。

就是這個主意。

轉過一條街，又一條街，見到了數處官衙，都不是行館，眞後悔，不曾向吳桐君問個明白。

「嘿！我眞蠢。」心想：這行館，皇家人所在，便是行宮，又怎會在大街上，不遠離，必也遠隔民居，艾芙便向道路整齊、風景較美，一看便知是韃子的人往來較多之處尋找。

終被她尋到一處，綠樹掩映中，現出粉白圍墻，一彎流水環繞，才轉過大門一邊遠眺，驀聽鸞鈴聲响，艾芙忙閃到路邊樹後，來了，竟然就是那耶律可兒，後面兩騎仍是那兩個侍女，三騎都鬆了韁，馬蹄咯噠咯噠的有韻律的踏在石板路上，那郡主的臉兒繃得緊緊的，滿臉不豫之色，向大門緩緩走去。

好高大的門墻，門樓兩面墻角，更有瞭望高台，越過圍墻，隱隱可見樓閣亭臺，眞個是：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本來大門緊閉，靜得可聞

蟬鳴聲，不料三騎尚隔着十來丈遠，那門樓上，兩面的瞭望台上，閃過片片寒光，現出勁裝武士來，大門隨即大開，兩列韃子兵快步搶出，分列兩面道旁，抱刀唱喏，那耶律郡主的馬尚未到大門口，兩個和郡主身後一般裝束的侍女，已搶上拉着轡頭。

那郡主且不下馬，怒沖沖問道：「王子可曾回來？」

侍女道：「王子早已回宮，正等候郡主，適才還吩咐，郡主回來，即刻稟報。」

艾芙相隔較遠，但仍聽得清清楚楚，心想：「所說王子，必是霍爾那賊，哼，倒要看清這癩蝦蟆的眞面目。」

那日在嘉定府懲戒那鬼影手，旁邊那衣着華麗的少年，可就是霍爾王子？但那時她不過瞟了一眼，那少年也正在轉身，並未看清楚，其實她並不認識，認得的只是衣着。

她向那大門內望，馬上的郡主不下馬，也似在等待，必是等待那霍爾王子迎接。

但無人現身，侍女道：「請郡主下馬，王子必在聽雨軒候了。」

聽雨軒，好個雅名兒，呸！粗鄙戎狄，竟也附庸風雅。

艾芙哼了兩聲，見那耶律郡主雖然不快，仍下了馬，後面兩匹馬上的侍女也飛身而下，好身手，艾芙心道：「不料兩個侍女，竟也有一身功夫。」

早有兩個韃子搶來，把馬接去，四個侍女簇擁着郡主，才進大門，那門樓與兩邊瞭望台上，隨即也隱去，兩列韃子兵也迅速退入。

就在這瞬間，只見兩條人影如飛而來，光天化日之下，快得亦僅見人影。

哼！艾芙咬緊了牙關，這鬼影手，他一定要再鬥鬥，好教瘋和尚口服心服，證明那日鬼影手不是讓她的，這賊子一身暗器又如何，下五門的伎倆，再歹毒，又豈能奈何得了她。

第一個現出身來的是鬼影手，第二個却不識得，但不是脫脫兒，想是那日在江邊傷在她手中，仍未痊癒，而喪心病狂的武林敗類，又豈僅鬼影手一個，武功差的，霍爾王子又豈會留下在身邊。

這兩人一進入，大門也立即關上了，果然好不森嚴，那大門一關，看來簡直闃無一人，又復蟬鳴聲聲，若不知戒備如此森嚴，眞令人覺得蟬鳴山更幽，却那知靜穆中，充滿殺機。

艾芙倒皺皺眉頭，似這般，是進不去的了，任你如何武功絕頂，輕功蓋世，不用說，宮中不僅戒備森嚴，高手亦如雲，不知比鬼影手更了得的，還有多少。

但她豈會就此死了心，若不是顧全大局，便是龍潭虎穴，她也要闖一闖。

艾芙退了回去，繞了個大圈，嘿！這不過是行館行宮，竟然佔地數里，只見樓閣重叠之後，林木葱翠，有假山起伏聳立，顯是一個大庭園。

艾芙的眼前，立即浮現出嘉定城中那庭園，既然也那麼雅緻深幽，此間既是那霍爾根本之地，佈置得必更幽雅了。

她毫不遲疑，要她等到入夜，那也不是艾芙了，藝高自然人膽大，即使身形敗露，誰能留難得了她，至少也能全身而退。

她斜掠到了墻下，一枝濃蔭出墻來，那麼騰身一翻滾，脚點墻頭，疾射出去，她剛伏下，只見石山後轉出一人來，那人刀隱肘後，愕然探頭，四下望了望。

這必是眼花了，枝頭驚飛的鳥兒，又復落在搖曳的樹梢，啁啾婉囀。

不錯，確實只得一人現身，不等那人隱去，即忙打出一塊土塊，鳥兒又驚飛起來，也引得那人疾轉身，確確實實，再無人了。

是了，光天化日之下，高手又如雲，大門那面不過是威儀排場，何況已知任誰一方，都不敢在此時節外生枝，那霍爾當然知道，也必然知道除了官方在尋訪外，她們這面也要找出那混賬小子來，那小子又那敢不躲藏起來，別處官衙倒會小心防範，哼！若敢來這行宮，那可是前來送死了。

艾芙大放寬心，皆因山石後亭臺側，轉出兩個婢女出來，有道是宰相家人七品官，這行館行宮中的婢女，即使是做粗重活兒的，亦勝過小戶人家的姑娘了，看來比艾芙此刻身上的衣着更光鮮。

她豈僅放寬心，簡直心喜，只要機警些，她就可在宮中行走。人要衣裝，那是一些兒也不假的，雖然粗衣蔴裳亦難掩她的美艷，但只要避着些兒，便對面行來，亦不引起人家的注意。

艾芙趁那人才縮身，立即長身，飄出過甬道，快走兩步，便跟隨在那兩個婢女身後，行宮僕婢如雲，多有新來乍到的，誰也不能說盡皆認得，那兩個婢女見到了她，可是多一句也不問。

只聽前面一個說道：「郡主就快從聽雨軒過來了，不知爲甚麼惱了王子，正在氣頭上，咱們可要小心些。」

後面一個道：「爲甚麼，還不是事忙，沒功夫陪她，惱了，這郡主也……」

「你可小心些，若被風雷雨電聽到，你有幾條性命兒。」

竟是北地口音，韃子多疑，連婢女也從北邊帶來，可知寢不安枕，這風雷雨電，又是甚麼人？

艾芙心想，必是郡主身邊的人，取名風雷雨電，必也是會武功的。

忽然心中一動，已見那耶律郡主身邊有四個蒙古女子，可能就是風雷雨電了，不都有一身武功。

前面已來到一座石門，竟是用太湖石砌成，艾芙登時怒向膽邊生，這庭園中的假山、石門，得用多少太湖石堆砌而成，太湖遠在數千里外，奴役了多少百姓，假山石門，又何異用百姓的血淚堆積。

她伸手入懷，摸着一個小小皮囊，但又想道：「毀去又如何，有何益？百姓已爲這假山石門流了血淚，若然毀去，只有塗炭更多百姓，流更多血淚。」

是的，她珍藏着一個小小皮囊，啞婆婆的無聲的言語，只有她才懂得，臨行時，啞婆婆一直把她送下秦嶺，才給她的，便她師傅南郭先生也不知道，她明白啞婆婆之意，說這皮囊三顆彈丸，威力奇大，大得能夷平一座小山，非到性命攸關，敵方衆多時，不要使用，她窮畢生之功，才練得這三顆。

她忽然記起了，前些年，師傅不在山上時，曾有好幾次聽到後山地裂山崩爆炸聲令她們居住的精舍也爲之震撼搖動，却始終不明其故，想來必就是啞婆婆煉這彈丸了，可惜，啞婆婆却說不出名兒來，只示意威力無窮而已。

啞婆婆，想到啞婆婆，她伸入懷裡的手立即縮了回來。那麼和藹，那麼把她當心肝寶貝，從小簡直是在她懷裡長大的啞婆婆，竟然在把皮囊交給她時，現出一臉從未見過的肅容，從啞婆婆的唇語，手語中，明白是吩咐她，不到生命攸關，不到應該發揮最大的威力，而這威力不致浪費的境況時，不許使用。

那意思，她是明白的，即是說要在千軍萬馬中，至少要在她獨對衆多敵人的時候，她才准使用。

想想啞婆婆連她師傅南郭先生也瞞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她師傅若知這彈丸有這麼大的威力，能令地覆天翻，是絕不准她使用的。

那麼，這假山石門，已由人民用血淚堆砌成了，毀了又何益於人民，只怕倒令更多人民流更多血淚。

驀聽有人喝道：「你在這裡發呆做甚麼，想是又在偷懶了，你！可是新來的？好像沒見過你？」

艾芙也不由一驚，才知那兩個婢女已不知去向，面前站着一個官兒裝束的人，想是這行官的管家人員。

她不敢出聲，假作驚慌，正想溜走，忽聽一個女子的聲音叫道：「擒住她，別讓她跑了，好大膽，眞個是地獄無門你撞進來。」

是她見過我，耶律可兒的侍女，正從右前面花徑中走來，相距仍在數丈之外。

艾芙哼了一聲，只不過微一滑步，翻掌拍出，那官兒抓了個空，尚未哼出聲來，身子已飛了出去。

艾芙一見那太湖石砌的石門，正怒不可遏，身份既已敗露，妙極，且把這官兒作彈丸，她手上可用了十成眞力，只聽轟然一聲巨响，那人已撞在石門上，架空的石門，怎禁得起這麼大力一撞，登時塌了下來。

那官兒那一聲哼，到底沒哼出，被塌下的太湖石，壓擊得腦漿飛濺。

一時間，碎石、腦漿、鮮血，飛濺出老遠，而那正搶來的女侍兒仍在丈外，也濺了滿身血。

敢情碎石把她的額頭臉蛋也擊破了，不但身上點點桃紅，臉上更一臉鮮紅。

想想那聲响有多大，四面八方，護衛兵丁，尤其是那耶律郡主的另三個侍女，顯然就是甚麼風雷雨電了，紛紛搶來，把艾芙圍在核心。

艾芙又豈會把這般人放在眼裡，也早有了主意，騰身上了那未倒塌的一根門柱。

她向四下掃了一眼，以傲然冷笑，面對那吼叫、不斷奔來、圍攏來的人羣，驀地一聲大吼。

是的，她還未練到獅子吼的功夫，但已明訣竅奧秘，加上內家功夫已有精湛修爲，是以一吼之下，下面遠近的人，心頭皆感到一震。

可是連那奔來的人，也駭然止步，一時鴉雀無聲。

這正是先聲奪人，艾芙昂昂然，說道：「爾等聽着了，我火鳳凰今日有好生之德，亦不是來取爾等的狗命，我是專來會會耶律可兒那丫頭，再替我傳出話去，叫鬼影手快快滾來受死！」

火鳳凰！

那正奔來的人，登時不自覺地收住了脚步，圍在石柱周圍的人，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

火鳳凰，早已一傳十，十傳百，百傳千，傳遍了西蜀，簡直沸騰了四條大川，震撼了這芙蓉城，高坐在大堂中的官兒，只燈光那麼微微一暗，便失去首級，庫房不亞鐵壁，戒備那麼森嚴，門未開啓，庫中竟失去了銀兩，都不知那是假冒，彼鳳凰並非此鳳凰，但只這麼一掌，便把人震飛出老遠，撞塌了那麼高大的太湖石石門，怎不令她們驚嚇後退。

倏聽一聲嬌叱，騰身飛起一人，跟着又一個，又一個，身劍合一，自三面向她攻來。

艾芙說：「你是風，風兒快，故爾先來送死！嘿，劍出如驟雨，你是雨吧，啊喲！你這不是雷，像放屁……」

邊開當先刺來的一劍，那鞭頭上的鳳凰斜展翅，幾乎在那女侍臉上劃出一道口子來，却聽噹噹之聲如驟雨，艾芙鞭頭上竟幻出百十隻鳳凰來，迎着那一蓬劍雨，那女侍頓覺虎口發熱，不趕快挫腕收招，劍就得出手，眞個嚇得心膽俱裂，皆因她一挫腕，金霞已耀眼，只見一隻如火鳳凰迎面撲到，那砭膚寒氣，如何不裂心膽。

幾乎是同一瞬間，噹琅一聲响，

第三個女侍的劍已斷爲兩截，敢情那劍部份中空，施展得快疾，能發出聲响，雖然不似雷聲駭人，却也能惑人心神，却也因此，那禁受得住艾芙貫注了眞力的鞭子一絞，登時折爲兩截。

三個侍女嚇得魄散魂飛，艾芙道：「還有電呢？啊啊，是了，敢情連幾顆石子兒也躲不開，你那臉兒上的血，倒眞有些像畫兒上的電，我火鳳凰早已有言在先，今日有好生之德，不殺你們，快快給我把耶律可兒那丫頭喚出來受死。」

早又有無數韃子兵，數不清，五個、七個，也許更多，裝扮却似武林中人，如飛而來，把高踞石柱上的火鳳凰，圍了個裡三層，外五層。

艾芙看得其實暗暗心寒，有道是雙拳難敵四手，便不把耶律可兒，不把風雨雷電放在眼裡，韃子兵再來更多些，她也不懼，但一見來了那麼多武林人物，就不由她不存了戒心，既是霍爾那賊網羅在身邊的，豈會是等閒之輩。她早有聽聞，鬼影手並非霍爾網羅的頂尖兒的脚色，其中難免就有勝過鬼影手的。

但艾芙可毫無懼色，在醉菩提苦心調理下，年才三四歲，便已勤練的移形換位，而今已到了幻影無形的境界，誰能留難得了她。只不過今兒可是艾芙離開師門，下秦嶺以來，初臨大敵，而更身陷虎口，不能挫失了威風。

艾芙昂昂然，因提高聲音，朗朗說道：「爾等再次聽清楚，今日那火鳳凰可不是來與你們爲敵，專來會會耶律可兒那丫頭，嘿！當眞是不知地厚天高，今日我在浣花溪遊玩，竟敢無端端鞭打我女伴，是我跟踵前去，當衆言明，三聖一元大會召開在即，旨在宣揚仁和，消彌戾氣，抑武林門派之爭，闡忠恕之道，傳無爲之德，覺菩提之諦，惡兵凶，傳忍讓，這耶律丫頭竟敢挑釁，若不教訓懲戒何以儆效尤。」

當眞，那耶律可兒怎生不見露面，還有那賊霍爾與鬼影手。

艾芙眼觀四外，忽見那韃子兵在後退，可是有甚麼暗語在傳達，那再又隨後而來的武林中人，已不下十餘個，亦在一陣交頭接耳之後，紛紛後退，但約退後半箭之地，又皆站住了。

顯然，適才艾芙一招連破風、雨、雷三人勢如狂飆的攻勢，且幾乎傷了三人，把那四處圍困的人震住了，驚魂尚未歸竅，亦可見這風雨雷電在這行宮之中，武功與地位都極高。

艾芙心下也不免驚疑，叫道：「耶律丫頭不知天高地厚，鬼影手喪心病狂，今日我已再次言明，專找此二人而來，與爾等無干，爾等前又不前，退又不退，這是爲何，耶律丫頭，快快滾出來受死。」

言尚未了，驀見一條白綫疾射而來，漸近漸大，現出一個白衣人，却幪了面，咦！那身形，怎生好眼熟？

只見那人落在人前，才知白衣不白，其實帶黃，頭帶蒙古人的小帽，金綫繡邊，底色深黃，一看即知蒙古皇族的便帽，却用一塊深色絲綢，幪去大半面孔，只露出兩隻眼睛。

那人一到，只見那十數個武林高手，一湧而上，分立兩側，似暗中護衛。

艾芙心中已明白了幾分，只看這氣派，看這般人對他的敬畏恭敬，已知是誰。

是霍爾，必是那癩蝦蟆，霍爾那賊。

她當眞痛恨這霍爾，還是恨在口頭上？醉菩提說鬼影手和她對敵，是霍爾暗中示意鬼影手敗在她手中的，雖然她不信，正因不服氣，故爾非找鬼影手鬥一鬥不可，但無論如何，醉菩提話出必有因，就算難分眞假，那一路北來，那殷勤，呸，誰要他獻殷勤，但沒有一個姑娘會惡絕人家獻殷勤的，因爲那殷勤即是讚美，是讚她美的明證。

天地之間，天下雖大，那有姑娘不愛美，不需要人家讚美的。

她眞想看清霍爾王子的眞面目，爲何他要以色絹蒙面呢？可是他奇醜無比？

他可眞是霍爾？

他正是霍爾王子，除了特穆爾，他即是蒙古第一人，繼特穆爾之後，王位的繼承人。

只見他向艾芙拱了拱手，說道：「姑娘今日來得不巧了，姑娘要會耶律郡主，和那鬼影手，不瞞姑娘說，在一刻前，皆已離去了，現下不在館中。」

艾芙說：「你是誰？可是……」

賊霍爾三字已溜到了口邊，却又嚥了回去。

那人朗朗一笑，道：「在下霍爾。」

甚麼？他竟以漢禮，而且是武林之禮相見，霍爾王子竟然自稱在下？

艾芙倒也不爲他紆尊降貴所動，啐了一口，賊韃子何尊何貴，却是那笑聲怎生恁地耳熟？那話聲，好似在故意變着腔調兒，好像也熟。

艾芙又不禁想：若照醉菩提所說，我該見過他的。那是當然，他爲何一路之上獻殷勤，自是見過我，我又如何會不見他。只不過當他路人，未加注意吧了。

且不理會這些，道：「霍爾，你既然自稱在下，我也按江湖規矩和你理論，我火鳳凰今日此來，可不是和你們爲敵，第一個找的是那耶律賤丫頭。」

驀聽喝斥連聲，起自四方八面，那耶律可兒郡主，乃是忽必烈極愛寵之人，又是天都上人弟子，衆人對這

郡主之敬畏，亦不下霍爾王子，艾芙竟以耶律賤丫頭相稱，如何不連聲喝斥。

卻見霍爾王子一擺手，四外立即又鴉雀無聲。

艾芙才不理會那麼多，繼續說道：「適才我已言明，若不體會三聖意旨，便有桀傲之徒，亦應化戾氣為祥和，我等亦將制止暴亂，不許有爭端。」

那霍爾拱手道：「三聖聖賢，好生有德，我等亦倍加尊敬，故爾有人假冒姑娘……」

艾芙一瞪眼，道：「甚麼眞不眞，假不假，別以為我會感激你們，便是把這筆帳兒算在我頭上，嘿嘿，哼，你們便有萬馬千軍，在我鞭兒下，也不過千百顆賊頭顱。」

那霍爾竟毫不動氣，道：「是，姑娘無敵天下，武功造極登峯，已是神仙中人……」

「呸，」艾芙說：「誰稀罕你替我臉上貼金，甚麼神仙中人……」

她怎麼頓住了，眼兒直勾勾的？

神仙中人，豈不是臨凡的仙姬，下月殿的嫦娥？

但不容她轉念，四處有數百隻眼睛在望着他，都不緊要，賊霍爾露在幪面彩絹外的一雙賊眼，更分明，為甚麼有笑意？

趕緊繼續說……哎呀！適才說到那裡？這是怎麼了，她不是那麼恨這賊霍爾嗎？怎生一接觸到那雙明亮的賊眼，她的心兒就這麼亂。

有了，繼續說道：「我再說一遍，說得明白些，今日那耶律賤丫頭，不該在浣花溪畔，無緣無故，鞭劈我那小妹子，嘿！哼！我本不願為敵，本想容忍那賤丫頭，因此阻止，我那小妹子倒着了她的道兒，雖說斷的不過是幾根頭髮，我那小妹子怎肯干休，爾等聽好了，尤其是你這賊霍爾！」

四外登時，騷動又起，那霍爾王子竟不以為忤，擧兩手，再次示意，四處也立即再又靜止下來。

艾芙道：「我仍以大局為重，寧人息事，快快把那耶律丫頭喚出，我說過，不願傷她，她是怎麼劈斷我那小妹子的頭髮，我也以鞭還鞭，斷她幾根頭髮，消消我那小妹子的怒氣。」

那霍爾王子道：「姑娘請息怒，耶律郡主實是已不在館中，先前雖曾回來，但又匆匆去了，令妹必是金鞭江上虹，今日若非先有誤會，後又一時不愼，豈會被郡主斷了幾根香髮，姑娘既知以大局為重，善體三聖意旨，何不息事寧人，對江虹姑娘勸慰兩句，若其不然，在下代郡主向江姑娘請罪如何？」

幾句話工夫，先前的裡三層，外五層，趕來圍困的，早又多了幾層，這霍爾王子前來入住，這裡自然又是行宮了，不知宮外更有多少鐵騎，艾芙可有自知之明，強煞也只得獨自一人，當眞豈有萬人敵的英雄。

一看這陣仗，不由她不氣綏，那是一些兒不假，何況目前絕不能與韃子為敵，若今日傷了多人，正面為敵起來，豈不誤了大事。

當下說道：「好，既然你低聲下氣，賠了不是，便暫且饒過那丫頭，只是鬼影手。」

霍爾王子接口道：「姑娘便是要頭顱，待他回來，在下也割來雙手奉上，確也適才隨郡主去了。」

艾芙倒反而一怔，沒想到霍爾王子竟如此言語。

哼了一聲，道：「誰要他的賊頭顱，這下五門的賊子陰毒狠辣，專門以暗器傷人，我非教訓他不可，好，既然也不在，早晚遇上，再懲戒這賊子，我去也。」

話聲未落，驀見艾芙身側騰起一個金色光圈，至頭頂而後，眾人正驚疑，接着更爆發一陣驚呼，皆因那金色光圈一滅，艾芙已失踪跡！

霍爾笑在眼裡，朗聲說道：「姑娘慢走，不送了。」

這時才聽有人叫道：「在那裡，啊，已越牆而出了。」

原來偏西的陽光恰好照着艾芙，她提鞭一抖，鞭頭上的金鳳凰，便在她身外，從下到上，劃出連串金色光圈，只有當場那武功高強的才明白，數百人卻只見光圈一斂，艾芙已失踪跡。

艾芙自不是消失無形，不過身法太快，早一掠數丈，在一株樹梢上脚尖一點，借力再掠，再飛躍，已到了牆頭，若非她必須換一口氣，甚至已到牆頭，人亦難見。

行宮外可不是鐵騎往來如穿梭，簡直縱橫錯列，有如馬陣，不，也許眞就是馬陣。

艾芙不禁也吸了一涼氣，心想：蒙古自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滅西夏後，破俄羅斯聯軍，羅剎稱臣，再破歐羅巴洲聯軍，幾乎蹂躪了整個歐洲，鐵騎縱橫萬里，豈是偶然。

但這艾芙又豈等閒之輩，武林三聖中，她自幼已得二聖垂青，而且幾乎剛剛學步，便已練武了，仍小小年紀，輕功已臻化境，令人難信，却又不由你不信。

是的，她吸了一口涼氣，但那口氣在丹田一沉，飛掠而下，若她仍是雲肩紫衣，看來就會是一隻碩大的展翅鳳凰，今日却如一縷輕烟，如何沒人見到，但待那馬上的韃子勒住馬，揉揉眼，艾芙早已去得無影無踪了。

捨了大路，借道傍的樹木掩護，眼看到有人家居屋之處，後無追兵，這才停下步來。

她到底沒看清霍爾的眞面目，他是王子，氣概自然不凡，却為何要幪面呢，不像是生得醜陋啊，是否因為幪面，只露出一雙眼睛之故，那雙眼兒可眞是星眸朗朗，黑白分明。

她這是怎的，突然發起楞來，眼

兒睜得大大的，不是她看了甚麼，而是她的眼前，浮現出一雙眼睛，一般兒星眸朗朗，黑白分明。

她見過，一定見過，那是誰的眼睛呢？宋匡？當然不是，從沒在宋匡的眼裡見過光采，總是那麼黯然神傷，哎呀，何為！

不！她說甚麼也不肯相信霍爾即是何為，何為是鍾靈毓秀的漢家郎，這賊霍爾，不過是戎狄，臭韃子，她怎麼以何為來與賊霍爾相比，僅僅是一雙眼睛也不行。

不行就是不行，直是侮辱了她的何為。

她為何又臉兒熱熱的，怎生一想起何為，那臉兒就熱起來，哎呀，難道她眞鍾情了何為？是甚麼人說的，那個少女不懷春，放屁，她才不哩，她要闖蕩江湖，打盡天下不平事，國家蒙難，民在水火，誰敢再說匹夫才有責，她就給他一個嘴巴子，不，兩個，打掉他的臭狗牙。

當眞好笑得很，她艾芙竟會鍾情一個少年郎，不不，才不哩，即使他是何為。

她也沒有想何為，想的不過是那雙熟悉的眼睛，但是，奇怪，浮現在眼前那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在擴大，更擴大了。

她不想，是不想想，怎生偏浮現在眼前，不不，更清晰了，還在笑，連眼也在笑。

她最怕的就是這何為的眼兒笑，她只要一接觸到他含笑的眼睛，她就會心兒跳，臉兒也就熱了起來。

不不，這是幻覺，這不是眞。

那她又為何揉起眼兒來，適才韃子騎兵疑心眼花，揉眼，現下輪到她來揉眼了，因為她要證明，這只不過是幻覺。

但不是她的幻覺，眼前不是幻象，而是眞眞，眞而又眞的何為！

眞是他，偏在這時候，出現在她眼前。就站在她面前，活生生的，不是幻象，眞眞像臨風玉樹般站在她面前，又豈僅眼兒在笑，咀角也噙着笑，那麼瀟洒，又那麼清逸。

「你……你你……」

「是，正是不才何為。午前浣花溪畔見，今又相逢蓉城西，你我……可眞有緣了。」

艾芙突然生起氣來，愠怒道：「怎會是你，你來這裏做甚麼？」

她不是個世俗兒女，她要讓天下人瞧瞧那個少女不多情嗎？她艾芙就不，誰說姑娘就會鍾情少年郎，她偏不。赴國難，她有責，不平的江湖，等待她去闖，為何她以往厭惡人家稱她姑娘，不許人家叫她姑娘，就是這緣故，她不要做一個世俗兒女，她也不是個世俗兒女，不是嗎？

但怎生一離師門，剛下秦嶺，就來了這個……這個該死的何為，才不過見得三兩次面，就令她心兒跳，臉兒紅，難道，哎呀！這何為是她命中的魔星。不行！

她惱了，是惱她自己，一個文弱書生，不過瀟洒豪邁些兒吧了，竟然令她臉紅心跳，不行，縱是有情，縱有情絲千萬縷，她的鳳凰鞭兒就是慧劍，斬得寸寸斷。

不行，她沒理由惱怒人家，是惱怒自己，鳳凰鞭兒仍握在她手，就好像面前就有情絲千萬縷，一聲破空銳嘯，金霞陡閃，堪堪從何為面上滑過，必是砭膚生寒，嚇得何為大叫一聲：啊呀！

他脚下是斜坡草地，站立不穩，不僅倒了地，而且直滾落下去。

艾芙倒有些氣，她怎會傷他呢？他眞蠢，他該知道她不會傷他的呀！

她要搶去攙扶，驀然眼前一暗，是甚麼擋住了西下陽光。不由她不收勢。

她即時收勢，也就勢退了一步，因為面前已落下耶律可兒。

這麼說，耶律可兒適才眞不在行宮中了，那霍爾沒騙她。

艾芙那把她放在心上，她關心的是何為，咦！忐怪，怎生不見了何為？

可是何為不見了，那斜坡上只有疏落的樹木，再下就是空曠的馬道。無可遮掩的，除非是飛了天，遁了地，哎呀！莫非適才不過是心有所思，不是眞的，不過是念念不忘何為。

耶律可兒做甚麼？怒不可遏！手中仍是那根烏亮的長長的馬鞭，因是拖在身後，艾芙才看得清楚，竟長達丈許，不怪午前在浣花溪畔，江虹竟沒躲過，着了她的道兒，其實她錯在先，沒料耶律可兒這馬鞭特別長。

艾芙也大怒，她不是才更有理由惱怒，道：「敢情你就是耶律可兒，韃子女，賊丫頭，才去找你算帳，被你躲掉了，偏你闖來送死！今天非教訓妳不可。」

那耶律可兒不僅怒，連眼兒也紅了，眞似仇人見面，但怎又不動呢？顯然暴怒，却又轉起圈兒來。

她這是做甚麼？艾芙倒奇怪起來，但她，不也沒動手麼，她不是要教訓耶律可兒，而今這郡主不是已在她面前麼？

敢情她也把耶律可兒打量起來，人家是轉着圈兒打量她，她跟着耶律可兒轉，便只能上上下下打量人家了。

眞沒想到，蒙古韃子女，自幼生長在馬背上，竟會這麼標緻，是了，她自幼錦衣玉食，自有別於其他韃子女。只不過，草原的野曠，大漠的風沙，仍在她的臉上，肌膚上，抹下了粗獷的不可磨滅的痕跡，只不過仔細些看來，才看得出。

那耶律可兒越是打量艾芙，越是恨得咬牙切齒，道：「果然是個妖精，不怪把他迷惑了，他本是個多情種子

，從小和我青梅竹馬長大的，却突然鑽出你這個妖精來，不怪他竟對我冷冷淡淡了，今兒可好了！竟把我騙出宮來，原來是讓你逃走。」

艾芙可明白她說的是甚麼，狠狠地呸了一口，怒道：「我與你往日無仇，近日無冤，正奇怪你這賊丫頭爲何一到即與我們爲敵，呸！敢情你這不識羞恥的賊賤人爲的是這個緣故，你這賤人聽着了，傳話給那癩蝦蟆，賊霍爾，休要撞到我手裏，否則……」

呼的一聲銳嘯，鞭頭的金鳳凰閃出一溜金霞，幻出無數隻鳳凰來，離那耶律郡主的面不逾寸，寒氣砭膚，道：「我不取他首級，也要令他見不得人的醜臉上，開幾朵花兒。」

她認定今日那霍爾之所以幪面，必定奇醜不能見人。

那耶律郡主怒上加怒，艾芙一鞭掃來，竟連閃避也不會，金鳳凰震撼了半個西川，當眞是跺跺脚兒，芙蓉城就得發抖。是韃子官兒，尤其是那般喪心病狂的鷹犬，更是人人自危，傳說流傳開去，又那不加些兒鹽，加點兒醋，自更神乎其說，眞個是聞名已喪胆。

說眞的，耶律郡主一到，亦懾其威名，午前浣花溪畔經人指點，快馬飛掠，出其不意，一鞭劈出，便是試探艾芙的武功，不料換一個人，即使是高手，亦難躲過的，艾芙竟輕描淡寫就躲過了，而人家尚未還手。

那耶律郡主又那會就此服輸，第二次周旋襲擊，不料尚未出招，突來响鈴傳警呼援。

原來她與霍爾王子青梅竹馬，嘿！這詞兒用於蒙古男女，可不恰當，草原大漠之中，那來青梅竹馬，只有奔騰的駿馬，總之，從小一塊兒長大，女娃娃也和小小子一般，從小好勇鬥狠，是他們彼此有約言，任何人若遇險，打出响鈴，聞聲立即趕來救援。兩小無猜，大了可有情，蒙古四外用兵，霍爾王子與耶律郡主也曾多次隨征，戰場兵凶，可不是數次或此或彼遇險，皆打出响鈴，獲得援救，是以這小孩兒時的玩意，非但未拋棄，反而一再重新打造，更加精緻小巧。

這耶律郡主的一顆芳心，早已連同小响鈴給了霍爾王子，其實，自南征以來，霍爾奉派遠來西南，早已坐分兩地了，小小响鈴，可不能千里傳音，便能傳音千里，又豈能千里救援。不過是小响鈴响叮噹，雖不能喚來救援，却能喚醒無限柔情意，這番南來，那鈴兒打造得更精巧了，鑲嵌的寶石似心，更血紅，她塞給霍爾的，就不是响鈴兒，是她綿綿的情意，鮮紅的心。

好啦，正當她鬥一鬥火鳳凰之頃，打來了小响鈴，不論是情郎在呼援，還是呼喚，就再沒有比回到霍爾身邊更重要的了。

嘿！現下她的花容變色，才回行宮，立即被霍爾騙了出來，待她知道上當，趕了回來，可眞巧啦，眞個寃家路窄，竟然撞上了。

耶律郡主明知艾芙那一鞭是虛招，她又爲何要躲閃，艾芙可也懾於天都上人的威名，既然連醉菩提也不敢輕敵，郡主是天都上人的弟子，又豈是弱者，耶律郡主要看清艾芙的虛實，艾芙又何嘗不想試探她的武功，正是知彼知己，百戰百勝，誰也不輕敵。

正劍拔弩張，驀聽風聲，一條人影飛墜，落在兩人之間，兩人不約而同，退了半步！

艾芙大怒！好哇！竟敢來送死！

耶律郡主心大怒，怒極了，那人幾乎脚尖才點地，已呼的一鞭，向那人臉上劈去，罵道：「原來你夥同他哄我，你這該死的鬼影手！」

來的正是鬼影手，一點頭，未旋身，已先滑出半步，苦着臉說：「郡主請息怒，在下怎敢，非是我等敢欺騙郡主，實是王子別有苦衷。」

耶律郡主怒不可遏，那一鞭劈空，更怒上加怒，抖手又是連環兩鞭，鞭鞭狠辣，那鬼影手雖然大胆也不敢還招，可是江湖上論輕功之高絕，無出其右，郡主那兩鞭雖狠辣，却也傷他不得。

艾芙怒道：「住手！」

只一抖，軟鞭倒捲珠簾，鞭頭上的鳳凰，險險地扣住郡主的鞭梢，郡主不撤招，手中鞭雖不被艾芙奪去，亦會失却平衡，是以慌忙撤招後退。

艾芙道：「不要臉，人家讓你三招，不還手，你還算那門子英雄，呸！滾開，這鬼影手也不許你傷他，你要懲罰他，那是你們的臭事，與我無關，但論先後，等我教訓了他，才輪到你，給我站得遠遠的。」

那郡主翻了翻眼兒，妙極，正要瞧她有多大能耐，這麼個嫩妞兒，竟能令人聞名喪胆。

耶律郡主當眞後退了兩步，道：「火鳳凰，今兒咱們若不分個高下，你休想逃得了。這鬼影手可惡，就讓你替我教訓他。」

話聲未落，早聞七八匹快馬如飛而來，馬未收韁，馬背上已騰起四條人影！

風、雨、雷、電，原來是那四個女侍得報，飛馬而來，四人劍隱肘後，好快身法，已分立四外，馬蹄聲不絕於耳，更多快馬，更多騰躍飛掠的人影，又在外面圍了一圈。

艾芙全不在意，連眼角兒也不瞄一下，喝道：「鬼影手，今日非要狠狠地懲戒你不可。」

鬼影手哭喪着臉說：「姑奶奶……」

艾芙大怒：「你胡叫甚麼？」

這是怎說？姑奶奶可是尊稱呀！哎呀！眞該死，人家還是個黃花閨女

，怎麼叫人家姑奶奶，眞該掌嘴。

鬼影手眞自己掌了嘴，說：「我該死，我是說：鳳凰姑娘，妳原本就是天上的鳳凰……」

「住嘴，趕早兒亮出兵刃來，我火鳳凰可不像那丫頭不要臉，不打手無寸鐵之人。」

鬼影手求饒道：「天上的鳳凰姑娘，你不是已懲戒過我啦，那日在嘉定府，我捱了你兩鞭兒，而今鞭痕仍新，不信，我脫給你看。」

呔！鬼影手竟眞要除下衫兒來，可忘了是在人家大姑娘面前，成何體統。

艾芙喝道：「你敢！」

「是，不敢。」可憐兮兮的鬼影手說：「但第二次，那晚在敘州府江邊，我被天上的鳳姑娘火燒的爛額焦頭。」

「不算數。」艾芙跺着脚道：「都不算數，那賊和尚，殺千刀的瘋和尚不信，說是你讓我的，呔！」

艾芙提高嗓門兒，叫道：「爾等看清了，今兒你們可都來見證……」

見證的人越來越多，又早是內兩層、外三層，可是連半個武林中人也不見，倒多了無數韃子女兵，想來是耶律郡主訓練統率的，耶律郡主說的是流俐的北方口音的漢家語，簡直聽不出蒙古腔來，那麼，跟隨她的人，當然也能聽得明白。

艾芙掃了四外那那些人一眼，忑怪，怎麼全都放下兵刃了！都把擧在手中的兵刃垂了下來。

又如何會垂了兵刃下來，我的天，適才她罵甚麼瘋和尚甚麼？殺千刀！

這可眞是跺跺脚，西蜀、四川、芙蓉城，都會震顫，殺官不眨眼的火鳳凰嗎？若眞是令人聞名喪胆的火鳳凰，怎生連罵人也不會，殺千刀，那可是打情罵笑呀！

那艾芙那會曉得，從小兒到大，何曾聽過罵人的話，又怎會罵人，只不過偶然聽得一個娘兒們罵了這麼一句，一個純潔天眞，長久與世隔絕的姑娘，又怎知甚麼是打情罵笑，只不過想想：「殺千刀」，必是非常狠毒的罵人話，可就記得牢，學得會了。

她不是傻姑娘，不明白何故都垂下了兵刃，不僅消了敵意，而且……而且，哎呀！這是怎麼回事，有甚麼好笑的，爲什麼都在想住笑，好多好多人，還掩住了嘴兒。

她不是傻姑娘，可就是不明白。

但人家可明白，都不禁想，這麼個又美，又天眞的姑娘，怎會是殺人不眨眼的火鳳凰，是否錯了。

艾芙明白的是，大夥兒這是在笑她，呔！她更惱、更怒了，道：「你們可全是見證，你這喪心病狂的鬼影手，亮出兵刃來，啊啊，你有的可不是兵刃，是下三濫，最最陰毒的暗器，你就施展出來，咱們可要眞打實鬥，我可警告你，要命的，就盡情施展，我這鳳凰鞭兒，頭上的鳳凰，可是長了眼睛的，專打喪心病狂的賊！」

話聲未落，左插花右插花，鳳凰軟鞭倏地雁落平沙，只那麼一抖，平沙落雁竟倏化鶴唳九霄，金霞中裏着一隻金光眩目的金鳳凰，翅尖拍期門，嘴啄巨闕，連打鬼影手三大穴！

那鬼影手便是暗器打穴的能手，如何不知厲害，那日在嘉定府，果然是霍爾王子示意，他奉命忍讓，許敗不許勝，但艾芙可又何嘗使出了眞功夫，壓根兒她就不曾把鬼影手放在眼裏，今兒可見了眞章，嚇得魄散魂飛，這可是沒法兒了，便是奉命不許傷害火鳳凰，爲了救命，往後一倒，明知艾芙這一式三打穴打空，必然變招攻上反下，逃得了上半身，雙腿亦必傷在她鳳翅下不可，但總可保住了性命。

鬼影手咬緊了牙關，仍求險中取勝，正是善攻者攻其必救，他背脊未着地，艾芙的鳳翅也還未刺在他腿上，已勁運腰中，上身如弓，鯉躍龍門，頭一低，那緊背低頭弩，三支小小的弩箭，便已品字形，向艾芙射去，却也是攻肩井，打咽喉，亦是連攻三大穴。

那料艾芙知己知彼，早料到他有此一着，早已雙脚猛可裏一點地，蜷腿上翻，只嚇得鬼影手三魂失了二魂，七魄少了六魄，簡直不能相信，艾芙已是頭下脚上，那鳳凰鞭仍絲毫不變，他那三支弩箭打空，變成了從艾芙頭下飛過，艾芙鞭頭鳳凰，兩翅仍刺破了他的褲管，鬼影手不躲閃，也還受傷不重，却因他一分腿，反令他的腿上，劃出兩條血槽，沒一寸也深達五分，登時鮮血淋淋，而腿成了兩條血腿！

他是滾躍而起，但身剛離地，又復跌下。

艾芙倒收了鞭，怕被鬼影手的鮮血汚了衣衫，落地再又滑開一步，道：「你這喪心病狂的鬼影手聽着，論理你死有餘辜，罪該萬死，但今兒我不殺你，好教那殺千刀的和尚看看，實鬥眞打，你在我鞭下走不走上三招，呔！趁早兒把他抬走。」

說時遲，其實都不過才眨眨眼工夫，艾芙這三招快如電閃，只瞧得那團團圍困她的人羣悚目驚心，才知火鳳凰名不虛傳，如何不令人喪胆！

早有兩人搶來，把鬼影手抬了出去。

艾芙鞭兒一抖，向呆了的耶律可兒一晃，道：「好，輪到你啦，賊丫頭，滾過來，不過你放心，我可不殺你，只是也教訓教訓你，教訓你不知羞恥，蠻橫無理。」

那料一言未了，連聲叱喝中，四條人影飛落，是那風、雨、雷、電，她們其實不是侍女，而是耶律郡主的侍衛，天都上人一手訓練。

（未完・八）

上文提要：三船帮邀請白可染上船做法事，白可染不見水龍，却遇上曾被他劫掠過的洪百年，對方似乎也認得他，不久，水龍出現，白可染撲前欲砍殺他，却被早在一旁監視的洪百年攔擋，白可染事敗借水遁，雖被水妖齊大正所傷，仍能把對方殺掉，最後被朱掌櫃派來的兩名女兒救回龍記客棧，經過劉大夫的治療後，白可染已無大礙，當他想起自己殺掉齊大正便高興，因十妖只餘下八名了……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難忘憨小子　仙子動眞情

江陵城的裡外忽然多了許多青衫客，一大半是光着脚丫子的船上客，這種情形很少見，但明眼人早就知道三船幫的人出動了。

「龍記客棧」這一天來了七批人，朱掌櫃早就知道他們全是三船幫的人，這些人都進了客棧裡一直往後院走，只不過後院傳來姑娘聲，再加上豎在廊上的那塊木牌子，却也擋着閒人不能再往裡面走進去了。

白可染如今由他的徒兒重生侍候着，他已經三天來沒有起床了。

就在這天午夜時分，一條人影兒閃落在龍記客棧的後院來。

院內很靜，相對的四間房門均關得緊。

那條黑影先是躍到右面第一間大窗下，他用手輕輕推開一條細縫往裡面仔細的看，天熱房內看得清，木床上睡着一個老太婆，也眞巧，老太婆輕輕轉了個身，隱隱可見白髮一撮垂在面頰，床邊放了一根杖，老太太的小鞋在床下面。

那黑影又輕輕閉上窗，閃身走到另一間大窗下，同樣的動作又把窗子掀開一條縫，只見一張床上睡着兩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郎。

黑影又往對面兩間房子走過去，他像是在找什麼人似的掀着窗子裡面看，有一間睡着兩個中年僕婦，另一間睡的是個老頭兒。

於是，黑影轉到正面的大房間外面，便在這時侯，從房間裡忽然傳出嬰兒的哭聲，緊接着一個女子聲音，道：「大妹子，小寶一定尿床了，快看看，吵人好夢。」

不旋踵間，正房中有了女人聲，叱道：「又拉，又拉，眞是折騰人。」

緊接着一連三巴掌，很清脆，想是打在娃兒的小屁股上，打得娃兒又哭了。

「哭，哭，哭，哭死算了！」

* * *

窗外面那黑影不開窗了，他剛回頭，這光景準備要走了，眞不巧，黑裡呼呼的轉出一個人來。

這個人幾乎與那黑影撞個滿懷。

「誰？」

黑影想走，但他的去路被阻住了。

他反而嘿嘿笑了。

「你是誰，爲什麼三更半夜摸進我家後院來？」

「聽口氣，你是這龍記客棧的掌櫃？」

「江陵城都知道我姓朱。」

他的口氣是生氣的，對於黑影他十分不高興。

重重的，朱掌櫃又道：「閣下，這兒是江陵城，有王法的地方，你是想偷？抑是打我兩個女兒的主意？」

那人搖搖頭，道：「朱掌櫃，你包涵了，在下既不偷也不動什麼邪念，老實對你說，在下是三船幫的暗探，

這幾天正在追捕一個可惡的小子，朱掌櫃，我們非抓住他不可，所以方圓百里之內的任何可疑地方，我們都要找一遍。」

朱掌櫃忙抱拳，道：「啊，原來是三船幫的爺們在辦大事，眞是失禮了。」

「不敢，打擾你了。」

「但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如此的勞師動衆？」

「抓一個刺客。」

「刺客？」

「是的，行刺我們幫主，哼，可惡的傢伙。」

朱掌櫃驚訝的退了一大步，道：「眞膽大，也夠可惡的了，是什麼樣的傢伙。」

他指指兩大間後房，又道：「裡面是我的內眷，朋友也可以查看一下，我去叫她們都起來。」

那人聞言一聲哈哈，道：「掌櫃的，不用再看了，你已經給足了三船幫的面子了，在下再囂張、跋扈，也知道進退，打擾了。」

朱掌櫃忙施禮，他尚未開口，只見那人忽的拔身而起三丈高，攀上屋面消失不見了。

朱掌櫃冷冷一哂，他又看看四週，便舉步往正房中緩步走去。

* * *

屋中灰暗，但房中却坐着兩個人，一男一女二人。

朱掌櫃進到房中關上門，他低低的道：「白老弟，情況對你眞不利。」

那男的正是白可染，他的傷也才剛剛癒合了口子，還須要養息的，他的左臂鈎在脖子上，這幾天罪也受大了，劉大夫就說過，沒有半月別想動。

白可染却淡淡的道：「白天我進地道躲，黑裡出來透透氣，他們怎麼捉拿我？」

那女的，敢情正是段大姐，她的聲音很低沉，道：「我非殺洪百年不可！」

朱掌櫃道：「大姐，洪百年是個老狐狸，只怕我們不好對付他。」

段大姐道：「姓洪的已經認出我們三個人了，白可染、路通與高峯，這會妨礙我刺殺水龍的計劃。」

她以爲白可染這一次應可以成功的，但當白可染述說了他的刺殺過程之後，段大姐以爲洪百年該死。

當外面那人潛進後院以後，段大姐早就知道了，她不動聲色的命朱掌櫃佈置，有個老太太，就是古姥姥。

她老人家早就住在這兒了。

* * *

屋子裡段大姐思忖着，她對白可染道：「可染，你以爲應如何刺殺洪百年？」

白可染道：「大姐，且等我的傷好了，由我一人去對付他，新仇舊恨我與他一次了了。」

段大姐搖搖頭，道：「不，我還有另外計劃，至於刺殺洪百年之事，我以爲交由高峯去辦。」

「高峯？」

朱掌櫃也覺得出人意外，大姐爲什麼叫高峯去刺殺洪百年，高峯能鬥得過姓洪的？

白可染也有些意外。

段大姐却淡淡一笑，道：「高峯如果沒事幹，他一定會一頭撞死，因爲他自閉在山洞中像個野人一樣，他什麼也不在乎了。」

白可染道：「多情種子空餘恨。」

朱掌櫃道：「也是有良心的血性青年。」

段大姐道：「所以我想了很久，找點事情給他去幹一幹，也許會讓他的心情好一點。」

白可染道：「大姐，高峯的江湖閱歷實在嫩得很，我有點爲他擔心的。」

「爲你自己擔心吧，我們却不知道高峯每天盡是想着如何去折騰三船幫，想得久了，他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我相信他不會再隨便衝動了。」

朱掌櫃道：「大姐，何時去通知高峯？」

段大姐道：「三天後的此時，記住，要繞道去山裡，不能直接過江去。」

朱掌櫃道：「大姐，可有限期？」

段大姐道：「告訴高峯，越快越好。」

段大姐派殺手不定限期，這是對高峯的客氣，她只要高峯能完成任務就好了。

* * *

段大姐走了。

她來得神秘，走得更神秘，誰也不知道她是怎麼來的，當然也不會有人知道她去了何方。

白可染不知道，但他也不敢問朱掌櫃。

只不過有關高峯的事，白可染倒是可以問。

他不明白段大姐爲什麼對高峯特別關懷，除了送給高峯以美貌姑娘之外，交出任務也不限期完成，這好像不是段大姐的作風。

「朱掌櫃，我就弄不懂，段大姐好像對高峯有一股特別的關懷，爲什麼？」

「白老弟，你難道會眞的不明白？」

「我要明白也不多此一問了。」

朱掌櫃一笑，道：「那我來問你，我們爲什麼要爲大姐拚命？我們求的又是什麼？」

白可染道：「這還用問，想當年老爺子在世的時候，壩上老中青三代，代代有能人，如今能再爲壩上拋頭顱洒熱血的人，只有當年最年輕的我們十幾個人了，大夥不爲名不爲利，偏是爲個義字，跟着大姐流血汗，只想有一天爲老當家報仇，恢復壩上的基業，也就不辜負老當家當年苦心栽培

之恩了。」

朱掌櫃點着頭，道：「說得好，如今大家是一條心，白老弟，相當年我們都是壩上在外的功臣，老當家叫咱們放手幹，把咱們當成他老人家子弟一般，這是天高地厚的大恩，那麼，我問你，高峯呢？」

白可染道：「高峯不是壩上哥兒們，他與我們無牽掛，可是，我就是這一點弄不懂才是問問你。」

朱掌櫃道：「原來你是眞的不知道，好，我告訴你，高峯路過夕陽山，遇上大姐有危險，大姐被勾上天率人堵在山林邊殺起來，大姐的一個丫頭也死得眞慘，是他救了大姐，又被大姐收在身邊，你想想，大姐會對高峯甚麼樣。」

白可染哈哈笑道：「應該的，原來是這樣。」

朱掌櫃道：「白老弟，你可千萬別吃味，以爲大姐有偏心，你想想，高峯又不是壩上忠烈之士的後代，他爲甚麼替咱們賣命？說穿了也是個義字當頭。」

白可染一笑，道：「王八蛋才吃味，憑着高峯的刀法，他也應該受到禮遇。」

朱掌櫃道：「可是他不要，他呀……」

他未再說下去，他倒在床上睡了。

他還要派人去通知高峯，要他去取洪百年的人頭。

＊　＊　＊

高峯對於段大姐的特別關愛，有着一種厭惡感，因爲他雖然刀法高，却無能保護她們。

高峯痛苦，便也把自己囚在一個荒洞中。

他現在就趺坐在洞中，從他坐的洞中看到對面山峯上往下飛落的瀑布，在陽光的反射下，現出濛濛的七彩水珠飛濺，光景還眞的美。

只不過高峯並不是爲了欣賞風景才住在這兒，他是爲了觀看那濛濛的水霧才到此來的，因爲水霧中時而會隱隱約約的出現一個熟悉的影子。

那影像似仙女一般在虛空的水幕中飄蕩，那是梅子姑娘，一個十分善良但內心却又很堅強的姑娘。

高峯就是爲了思念梅子，他才像個苦行僧也似的坐守在這個荒洞中。

他已經住了十多天了，他還是一如剛來時一樣。

就在他直直的凝視着飛瀑的時候，忽然間，有個十二三歲模樣的孩子，趕着四五隻山羊從山道上走過來。

高峯看得心中一熱，他想起過去的日子。

過去的日子是無憂無愁的，吃穿住雖然苦了些，但那總也是沒有餓肚子，未曾受風霜，睡下來也總是一覺到天亮，而現在……

現在有的是銀子，想吃甚麼都不缺，只是精神上可就不一樣了，痛苦折磨，打擊沮喪，實在令人要發瘋。

＊　＊　＊

他向那個小孩招手，他叫的聲音很溫和。

「小友，你放羊。」

「是呀，我放羊！」

高峯怔了一下，因爲他覺得這個小孩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

他一時間也想不起來了。

「你住在那裡呀？」

「城裡！」

高峯道：「快吃飯了吧，你餓不餓？」

「餓，你有吃的嗎？」

高峯當然有，他掏出一塊醬肉，塞在小孩手裡。

那孩子也不客氣，抓過來就啃。

高峯很高興，他從前也放羊，可是他在大山裡放羊，從來沒有人給過他一塊肉吃。

他看着孩子把肉吃完，笑笑，道：「吃飽了？」

那孩子拍拍肚子，道：「差不多了！」

他站起來，自言自語的道：「你是好人，唉，只可惜你沒有銀子。」

高峯怔了一下，道：「銀子？你還想討銀子？」

那孩子點着頭，道：「是呀，跑了這麼遠的路，我好像是白跑一趟了。」

「白跑？」

「是呀，我冤枉一趟路程了。」

高峯道：「你不是放羊的人？」

「才不呢，我是送信的。」

「爲何人送信？」

「你呀！」

孩子哈哈笑起來了。

高峯也笑了，因爲他忽然想起一個人，那個人應該住在呂祖道觀的。

他一把拉住小孩，笑道：「終於想起來了，你不就是白老道的徒弟嗎？你叫……重生！」

是，那孩子正是重生。

他本在「龍記客棧」侍候白可染，却被朱掌櫃派來此地送信，他還眞像放羊的小孩子。

＊　＊　＊

懷中取出信一封，小心的交在高峯手中，重生道：「給你的，我走了。」

高峯懷中取出一錠銀子，道：「等等。」

重生道：「眞給我銀子呀！」

高峯把銀子塞在重生手上，道：「別叫你師父說我小家子氣！」

重生看着銀子，不由得落下兩行淚水來。

高峯吃一驚，忙問道：「怎麼了？」

「我師父幾乎死掉！」

高峯又驚，急急問：「發生甚麼事情了？」

重生抬頭四下看，立刻對高峯道

：「高爺，你……」

高峯叱道：「別叫我高爺，我才大你幾歲。」

重生道：「高少爺。」

「別叫我高少爺。」

「那我叫你甚麼呀，總不能直呼你的名！」

「叫高大哥！」

重生想了一下，點頭道：「也好，只要比我高一級，也算有禮貌。」

他拭拭淚水，又道：「我師父被人捅了一傢伙，流了好多好多血！」

高峯怒道：「誰幹的？」

「三船幫的人。」

高峯咬牙，怒道：「又是三船幫。」

重生便把白可染受傷經過，向高峯說了一遍。

高峯早已血脈賁張，全身骨節咯咯響。

他重重的道：「好個白可染，赴湯蹈火他眞的幹，他一心想爲壩上壯烈成仁，只可惜，他也失手了。」

他忽然嘆了一口氣，又道：「這都怪我，襄陽城外我沒有把洪百年的頭切掉，到後來，白老兄反而被姓洪的認出來，吾之罪也！」

重生道：「你看信呀，高大哥！」

高峯忙把信拆開，低頭看，只見上面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寫道：「殺洪百年！」

他把信紙撕碎投向山溪中，對重生道：「回去，告訴朱掌櫃，洪百年若不死，我死。」

這是決心，高峯下了決心，他看着重生走了，便也走入荒洞中去了。

＊　＊　＊

高峯天將黑的時候走出荒洞，他走的有點神秘，他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泥土弄得一臉髒兮兮。

高峯的衣服也是破爛的。

他看上去就如同江陵城的叫化子，拖拖拉場的走向江邊去。

那年頭叫化子過江不要錢，高峯就是上渡船沒花半紋銀子，他還把頭縮在衣領下，好像大病一場剛剛好。

只不過當他過了江，入了江陵城，他馬上又變了，變成個有銀子的公子哥兒去。

高峯沒有在人多的地方多停留，他知道三船幫的人在找他，勾上天是他殺的，三船幫的人都想剝他的皮。

高峯豁上了，他改變作風了。

他一直走進「江陵大酒家」，坐在椅子上大聲吼。

有個半老徐娘的女人走過來，她哈哈笑得彎了腰：「我親愛的呀！」

高峯一把揪住她叱道：「誰是你親愛的，快把仙子找過來。」

那女人吃一驚，道：「少爺你是……」

「我是仙子的朋友。」

「你鬆手，我帶你去仙子住的地方。」

高峯鬆手冷冷道：「等一會少不了妳的好處！」

那女人在前面走，一跑到了二道院，這裡都是姑娘們的小閨房，仔細看一個比一個還漂亮！

那女人帶着高峯走到最裡面的二樓上，三間房子一個姑娘住，這個姑娘是仙子！

女人伸手拍拍門，忽聽門裡面叱道：「告訴過你了，這幾天我心情不好，不想見人，爲甚麼還要來煩我！」

那女人還未開口，高峯開口了。

「開門！」

這聲音是低沉的，但房中的人兒聽得清，那房門便也開得快，門開了。

是的，仙子開的門。

她的雙目紅腫着，她未施脂粉，臉色蒼白的，好像在害病。

高峯那裡會知道，歡場的女人靠打扮，不打扮就難看，仙女雖然不難看，却比以前差多了。

雖然差多了，但高峯還是認得出她。

＊　＊　＊

高峯這些天懂的多，他一錠銀子塞在那個女人手中，沉聲道：「只當妳沒有見到我，記住，忘了有我這個人！」

那女人接過銀錠，點着頭，道：「放心，我把你當成一陣風，刮過去就沒影踪了。」她笑呵呵的下樓了。

仙子拉着高峯，那手柔柔的投入高峯的懷裡了。

「我不是找你尋歡的。」

「我却日夜在等你。」

「你知道我會來？」

「不知道，但我自從那一夜之後，我的心幾乎不屬於我的了，我渴望見你。」

「妳不怕我殺妳？」

「如果你要殺我，在江邊的時候你就下手了，你不會拖到今天。」

仙子說的對，江邊上高峯殺勾上天三人的時候，並未對仙子下毒手，屠山當時也在場，屠山也沒有殺仙子。

一個女人淪爲酒女已經夠苦的了，又有誰殘忍到對她們下毒手的？

＊　＊　＊

仙子拉着高峯坐在她的閨房裡，這兒眞的充滿了另一種情調，一切像俱都是淡紅的，錦衾繡帳銅羅床，玉石桌欖細瓷碗，一件件都帶着香，一面大鏡靠山牆，仙子立刻對鏡妝，她的動作眞美妙，連化妝也好像在舞蹈，高峯看得嚇一跳，因爲仙子很快的變了樣，比她在山裡看到的還要美三分。

他那裡會知道，女子打扮三分俏，三天不抹粉像老妖。

仙子走近高峯，很自然的坐在高峯身邊，她看着高峯，柔柔的道：「高弟弟，我可以叫你高弟弟嗎？」

「妳隨便叫，叫我甚麼都可以。」

「高弟弟，你突然來了，嚇我一跳。」

「我不是來殺妳的，妳不用怕，因爲起初我是想殺你，只不過妳在江邊的合作，令我殺了勾上天，妳已將功贖罪了。」

仙子道：「我明白，你找我絕對不是喜歡我才來的，你不會像我喜歡你一樣的喜歡我。」

高峯道：「我是的，仙子，我是有些喜歡你，只不過那種喜歡與以前我對梅子她們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仙子，如果暫時的尋歡，妳比她們就好多了。」

仙子笑了。

她雖然笑得有些苦澀，但她還是笑了。

她也笑得幽怨的道：「至少你還喜歡我，就算是暫時的喜歡，對我而言，已是滿足了。」

高峯不懂她的話，但仙子解釋。

「人的一生中只不過數十寒暑，太短暫了，但在這短暫的人生之中，又有幾個人眞正的享受到歡樂？哈，而我，至少還有短暫的快樂，那怕是一時一刻，我也就很滿意了。」

高峯淡淡的道：「這種短暫的歡樂，妳也會滿足？」

他拉着仙子一手，道：「我心中並沒有妳呀！」

仙子又笑了。

她爽朗的笑道：「像我們這種女人，還去計較男人對我們眞情抑或假意？只要我們心中喜歡這個男人，我們已經很快樂了。」

高峯不是來討論這些的，他另有目的。

但仙子不問，仙子在他的身上下功夫，這光景她還眞的很喜歡高峯！

雖然高峯說他並不愛仙子，但仙子不管了。

仙子好像眞的酷愛着一個不愛她的人了。

有許多女人就是那麼死心眼，她們寧做許多犧牲，爲的只是一個不愛她的男人。

仙子好像就是這種人。

她緩緩的投進高峯的懷抱中了。

高峯立刻想到茅屋的那一夜！

他想着女人投入懷裡來，不一定就是愛你，她們的花樣太多了，他想不到仙子那夜會整了他。

一念及此，高峯便也不客氣了。

他暴伸猿臂猛一摟，橫着把仙子按在雙腿上，別看仙子美嬌娃，可眞經得起大風大浪不怕壓。

高峯沒有壓，她倒像個山神般的閉上了雙目翹起了俏嘴，頂起了脖子根……

那表情何用多說，她等着高峯把他的厚實雙唇壓上她的俏嘴上了！

也是奇怪現象，仙子的雙唇此刻有了潮濕，那自然是口水從皮下冒上來，任誰見了都想吮一口！

高峯不例外，一張大嘴啃上去了！

高峯想到另一件事，他在山裡放老羊，有兩頭羊就喜歡用嘴舐着他的臉，濕濕的，滑滑的。

如今他却啃着仙子的唇，不經意的有一根舌頭送上來，好像牛皮糖一般進了他的口中直搗蛋！

仙子的舌頭扭呀扭，轉呀轉的，扭得高峯心裡煩，他火大了，當然是慾火大了。

高峯像摔開一頭小綿羊也似的，身子一橫便把仙子橫摔在銅床上！

又是奇怪一樁事，仙子挨摔不但不哭叫，她反而笑，笑得呵呵的就如同用指頭去搔嬰兒的癢，令嬰兒發出的那種天眞無邪的笑一樣。

高峯不以爲那是嬰兒般的眞笑！

那是淫笑，女人這時候的笑是很誘人的。

高峯也抑制不住心裡咯咯跳！

仙子見高峯解衣衫，她也不閒着，她幫着高峯在寬衣，你記着，如果有女人幫着男人解衣衫，這個女人一定眞的喜歡那件事，如果她躺着不動顫，這種女人帶冷感，如果女人還等着男人替她解羅衫，那女人心中就在罵你王八蛋，能不幹就別幹了。

仙子先解高峯的衣衫，她高興的更把自己的衣衫全脫完，眞白，白的好像她身上裱了一層白而透明的紙一般，高峯壯，壯得宛如凸出的山上岩石一樣。

女人柔、男人壯，二人上床就扭在一起了，看上去男的好像樹幹，女的就像白蛇一條樹上爬。

高峯的火眞大，仙子也不是省油燈，一個時辰窮折騰，大熱的天兩個人又是汗出如泉水了。

猛古丁高峯一哆嗦，他匆匆的起身穿衣衫，口袋裡抓出銀子一大錠，「砰」的一聲擱在大床邊，道：「夠不夠！」

仙子一瞪眼，然後哭了！

高峯已穿好衣衫，他發覺仙子哭，便又問：「妳爲甚麼哭了！」

仙子拭着淚，道：「銀子我不缺，你那錠銀子比刀子刺進我心還難過。」

高峯忙了一下道：「爲甚麼？」

仙子道：「我愛你是眞心的，我怎會要你銀子！」

高峯道：「妳們幹的不就是爲銀子？」

仙子又哭了。

她抽噎的道：「原來你找我尋歡來的。」

「我找妳是爲了我快瘋了。」

「爲我瘋狂？」

她不哭了，睜大了眼睛。

高峯道：「仙子，別多問了，也許以後我還會再來。」

仙子道：「我等你。」

高峯道：「如果我不死，我一定再來！」

仙子吃驚，道：「你好像要去做甚麼危險的事了！」

高峯不隱瞞，他就是要仙子知道才來的。

他重重的道：「我去找洪百年。」

仙子吃驚道：「三船幫三當家！」

高峯道：「洪百年非死不可。」

仙子怔了一下，道：「這幾天江陵附近到處可以看到三船幫的人，我們這兒也有！」

高峯道：「我只找洪百年！」

仙子道：「洪百年屬於三船幫漢江派的老大，他也擁有不少人馬！」

高峯道：「妳好像很瞭解三船幫！」

仙子道：「不錯，否則勾上天也不會找到我了。」

高峯要走了，他來只是爲了發洩，因爲他要動刀殺人，所以他也想發洩，這種發洩是不帶甚麼感情的，就算仙子眞心待他，他還是一樣的冷漠。

他必須放輕鬆，所以找女人是最好的辦法，尤其是找一個他認識的女人更令他輕鬆。

仙子也是他唯一能找的女人，他相信仙子不敢再動他歪腦筋的，因爲仙子已經見過他出刀的凶殘樣子，更何況他還饒過仙子一命。

當然，仙子這裡的一切，高峯也很小心，他不能再落入仙子的圈套中，所以他在仙子閨房中不但不吃不喝甚麼，他甚至也不閉目睡一覺，即使他與仙子二人折騰那麼久，他還是起身穿衣就走人！

高峯當然不會說出來的，他走到門口又回頭！

他伸出粗糙的手撫摸着仙子的臉，笑笑道：「爲我祝福吧，祝福我還能再回來與你同床共枕。」

仙子擠出兩滴情淚，道：「高……峯，我能爲你做些甚麼？」

高峯道：「妳已經給我快樂了！」

仙子道：「只是短暫的快樂！」

高峯道：「夠了，已經令我很滿意了。」

仙子道：「除了這些，我還能爲你做甚麼？」

高峯道：「那麼妳就閉緊嘴巴別對任何人說我來到這『江陵大酒家』吧！」

他回身就走，往樓下方向走去。

＊　＊　＊

仙子手扶門邊，她的眼中見淚，她好像眞的愛上高峯了，她的嘴巴在顫抖，宛似送丈夫去打仗。

高峯只下得一半樓梯，忽然間，前面轉來一聲沉喝，道：「仙子呢，叫她出來！」

高峯立刻又縮回來！

他像一隻貓似的一溜便又進入仙子的房間裡了！

＊　＊　＊

仙子推高峯入房，她自己反倒走出閨房的門，敢情眞的巧合，正遇上有個大漢走進門。

那人在樓下抬頭看，他哈哈的笑，道：「仙子，哈！妳今天別出門了。」

仙子在樓上往下看，不由一笑，道：「哦，原來是後街羅管事，甚麼事呀？」

姓羅的立刻一路奔上樓，他伸手抓住仙子的手臂，把仙子拉進她的房門內。

仙子吃驚的道：「羅管事，你有甚麼事嘛！」

姓羅的八字鬍子直抖動，他在仙子的耳邊一陣嘀咕，別人聽不見他在說甚麼。

但仙子却眨動眼珠子，道：「三船幫不是正在辦喪事嗎，還要尋歡作樂呀！」

姓羅的道：「別管那麼多，到時候我來接你的人，仙子，上一次四當家的死，妳也有責任，只不過是三當家的一句話，妳才沒事的，知恩要圖報呀！」

仙子道：「我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姓高的那小子太狡猾了，我怎知他手中藏着刀？我同四當家都上當了呀！」

姓羅的道：「別提那種糗事了，妳收拾好了，準備去後街吧！」

仙子道：「是與四當家住過的老地方？」

姓羅的搖搖頭，道：「那地方是四當家的小公館，如今人死鬼氣重，不能住那裡了。」

仙子道：「那麼，你帶我去那兒？」

姓羅的一笑，道：「洪爺也有小公館，妳想想，人若賺了那麼多的銀子，能不及時的享樂嗎？」

仙子笑了。

她當然知道這一套，這就叫，有權的弄些昧心錢，有錢的養幾個小公館！

三船幫的幾個頭頭都有權，也都有錢，他們當然更會找消遣。

仙子本就與勾上天相好，如今她才歇了幾天，竟然又換人了！

她對姓羅的道：「羅管事，你先回去，一個時辰後來接人。」

接人當然是接她了。

姓羅的大樂，笑道：「仙子，你放心，該給妳的少不了你一個子兒，但願妳發揮妳的特長，盡情的服務，如果……」

他壓低聲音又道：「如果洪爺滿意，妳以後的日子就快樂了！」

仙子道：「如何快樂？」

姓羅的道：「銀子叫妳花不完，還有，還有那綾羅綢緞妳撿好的挑。」

仙子道：「怎麼？還有綢緞好拿呀！」

姓羅的一笑，道：「過一半天，我們有兩艘大船往下江放，是爲了趕運兩家的綢緞，這是由三當家親自去押

運，妳想想，三當家會不給妳弄上幾匹綢緞的。」

笑了，仙子笑得好開心。

姓羅的又道：「快去吧，化妝好了我便來接妳了，記住，用點眞本事，妳不會吃虧的。」

仙子側面抛媚眼，她吃吃笑道：「羅爺，有甚麼本事呀，我們女人還不就是逆來順受，唉，男人總是要當雄獅，生將女人當病猫，我早就知道男人要當英雄，可是……唉……總是到後來變狗熊。」

姓羅的笑開了懷，道：「眞乃經驗之談，不愧江陵城中一枝花，沙場老將，佩服。」

仙子道：「看你把我說成女妖精了，唉，羅管事，我可要拜託你，千萬別叫我再扮甚麼女强人去動刀的，我怕得很呀！」

姓羅的道：「妳放百二十個心，這一回只是男與女的戰爭，別的甚麼也沒有。」

仙子道：「好吧，誰叫我吃的是這一行的飯。」

姓羅的哈哈笑着走了。

他走到門口時候還回過頭來對仙子擠眉眼。

這種男人最勢利，專門侍候有權有勢的人，對於一般人，哈，他們可神氣得很。

姓羅的回身走，迎面撞上個提茶壺的人。

他瞪了提壺侍者一眼，張口就是一句臭駡：「瞎了眼不是，王八蛋。」

「是，是，小子王八蛋。」

「滾開。」

「是，我讓羅爺道！」

「你媽的！」姓羅的大搖大擺走了。

他老兄只不過是來拉皮條的，但他是侍候三船幫的三當家，所以他神氣。

至少，姓羅的就覺得他自己神氣。

這年來，這號人物特別多，隨處一摸一大把，沒有甚麼奇怪的。

提茶壺的人就直搖頭，這種人他老兄見得多了。

* * *

仙子返身關上門，門後站着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是高峯。

「剛才的話你聽見了？」

高峯道：「有些沒有聽見。」

仙子道：「今夜洪百年要我去他的小公館，你看這該怎麼辦？」

高峯道：「妳當然去。」

仙子道：「你呢？」

高峯道：「我也去。」

仙子道：「那怎麼成，洪百年認得你的呀！」

高峯道：「我暗中跟去。」

仙子道：「我相信，洪百年的防守必定十分嚴，你只怕不容易接近他。」

高峯道：「我見機行事，仙子，妳不動聲色就成了。」

仙子伸手摸摸高峯，道：「高峯，我眞的爲你擔心，你千萬要小心了。」

高峯道：「我以爲今夜眞是鬼使神差，如果不善於把握，我會後悔一輩子。」

仙子道：「洪百年就要放船南下，從南方運來綢緞兩大船，萬一他死了，那兩艘船會不會下江南……」

高峯道：「三船幫的船還是會去的，只不過他們會再換別人去押運。」

他頓了一下，又道：「單是生意，與洪百年的生死不沾關係！」

仙子道：「我去過勾上天的小公館，那是一進兩大院，我去之後，他的姘頭是不出來見我的。」

高峯冷冷道：「弄的是黑心錢，養着一堆老糟缸，他們吃香喝辣玩姑娘，別人江上受風霜。」

仙子道：「天下烏鴉一般黑，江湖就是一池臭水，高峯，你以後就知道我說的話一點兒也不差。」

高峯咬咬牙，道：「我走了，我會在暗中跟上去的，仙子，妳只當忘了我的人，不可露出馬脚。」

仙子道：「高峯，你馬上會知道，我對你是眞情的，也是出自內心的愛，你……」

不等仙子再多說下去，高峯立刻往外便走。

他是因爲任務才來輕鬆一番的。

殺人之前爽一番，殺人之後醉幾天。

高峯來的時候就是這個主意，他怎麼會同仙子玩眞感情，所以他立刻走了。

仙子有些木然，這光景她自己也不知道爲甚麼自己會愛上高峯。

她本來是要殺高峯的，當她第一眼看到高峯的時候，她就看高峯的頭。

高峯的人頭不算大，但也不算小，十七八斤重是有的，勾上天就以高峯人頭的重量折合等量金子做爲犒賞仙子的功勞。

豈知她却全變了，因爲她眞的愛高峯了。

這變化眞的叫人難以相信。

* * *

江面上送來陣陣涼風，揮去了初秋的悶熱，江陵大酒家的大門口停了一頂軟轎，抬轎的兩個青裝漢子就站在藍布頂的小轎前不吭聲。

羅管事匆匆的走進酒家大門，他一路奔到後面二樓上，正迎着仙子走出來。

「我的姑姑，妳今夜這打扮眞是美，西施見了也會半遮面，楊貴妃見了不喜歡，難怪勾四當家着妳的迷。」

仙子俏嘴一嘟，道：「羅管事，我這是去侍候誰的，你怎麼提起勾四當家，太不吉利了，我不去了，也免得又惹上殺身之禍。」

羅管事見仙子回頭走，要回她的閨房去，急忙上前拉住她的手，笑笑道：「好，好，好，我說錯了，仙子，走吧，等妳吃酒吶。」

仙子道：「一半高興被你的一句不吉利話潑了冷水，羅管事，你千萬要記住，三當家面前不能再提四當家，你可別找霉頭。」

羅管事哈哈笑，他笑道：「我的經驗最老到，甚麼人面前說甚麼話，我不會自找挨駡。」

仙子也微微笑，道：「我知道，你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天下人都被你當成王八蛋，是不是？」

羅管事笑得不自然，道：「仙子，別把我說得那麼難聽，江湖是個大染缸，你不染人，人染你，走吧，小轎就在門外等着了。」

就在這時，那中年女人笑呵呵的走過來，她尖聲道：「小仙子，快走吧，好好侍候人家，銀子妳就大把大把的有得花了呀！」

羅管事不客氣，伸手猛一推，叱道：「去，去，要妳來多口。」

他幾乎把那女人推倒在地上，便見提茶壺的匆忙拉開大門，鞠躬到地的道：「好走，好走。」

羅管事扶着仙子上了轎，抬轎的一路奔往西後街。

小轎左轉右彎的來到一個小場邊，那兒有個三合院，院子裡有三棵桂花樹，好香的花香飄過來，大門簷掛着一對紅紗燈，這時候有個下人在燈下等，見小轎過來，立刻跳下台階。

小轎就在門下停住，羅管事已向那下人，道：「三當家的洗好澡了？」

那人回道：「洗好了，正等着姑娘一到吃酒了。」

於是，轎簾掀起了。

仙子款款的走出來，扭着腰，擺着臀，左右晃蕩的走進大門內，你說她翹首弄姿也不爲過。

三合院兩邊是廂房，仙子剛進門，燈光下，但見兩邊站了六七個人，一個個瞪着大眼直看着，當然是先對這位名叫仙子的姑娘評頭論足一番，看得仙子心中笑，抛幾個媚眼給他們瞧。

於是，兩邊的人發出驚嘆聲，美呀！

有個人眼眞饞，死死的盯看着，他還自言自語的說：「陪我睡一晚，天明砍頭我也幹。」

* * *

羅管事眞稱職，一個箭步奔過去，輕手輕脚的推開正屋的兩扇朱漆門，細聲細氣的對屋子裡的那個大漢低低的道：「三當家，仙子來了。」

他側身，讓身後的仙子走進屋子裡。

四方桌上剛擺好了酒菜，正面的大漢對着房門看，他的眼睛猛一亮，好像看到一大堆香噴噴的花一樣。

他發出驚嘆，道：「唔，果然名副其實，仙子一般！」

羅管事樂哈哈，道：「三當家，仙子以後是你的了，你以爲這樣好不好？」

那大漢正是洪百年，他重重的點着頭道：「不可以這麼說，應該說我以後是仙子的了，哈……」

仙子出招了。

酒家的姑娘出招當然是花招，她吃吃笑着走近洪百年身邊，道：「聽說是三當家召喚，我驚喜，因爲我早就心儀洪爺了。」

「噢，我榮幸。」

他對羅管事道：「倒酒！」

羅管事立刻持壺斟酒，那模樣還眞是個有經驗的人，兩杯酒只斟好，便立刻對洪百年小聲的道：「三當家，小子告退了。」

洪百年揮揮手不開口。

羅管事剛剛走到門口，洪百年又喊住。

「小羅，去告訴他們，不許偷看，如有人隔着門縫看，一對眼珠子挖一雙！」

羅管事忙應道：「有人敢偷看，我砍掉他的頭。」

不料羅管事此言一出，洪百年不由得伸手摸向自己的後頸上。

那是很自然的動作，因爲他後頸上的刀傷才好不久，那是高峯下的手。

* * *

正房的門緊緊的關上了，那當然是羅管事很小心的關上的，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房裡面，酒香菜香人兒更香，洪百年也是獵艷高手，只見他舉杯對仙子哈哈笑道：「來，先乾一杯！」

仙子也笑，笑的聲音柔而嬌，好像美女懷中抱的小花貓叫聲。

兩個人碰杯聲，然後便是仙子嚶嚀一聲低叫，她好像一時間變成弱不經風了。

如果她此刻拿把刀，洪百年絕對不敢抱。

洪百年把仙子一把抱在大腿上，挾口菜塞進仙子的俏嘴裡，眞逗，他張口要仙子把嚼的菜餵他吃。

仙子當然照做不誤，却不料洪百年的嘴巴好像帶着膠，這麼一沾便沾住了。

洪百年不但一陣狂吻，而且兩手一陣摸，男人就是喜歡摸，好像河裡摸小魚似的，摸得仙子吃吃笑……

兩個人在房中窮折騰一陣，也算來個開場白，後面大戰當然要換地方幹。

在大戰之前總得要飽餐一頓了。

桌子上擺的吃的喝的大件有四個，小件六個圍四邊，洪百年哈哈笑對仙子道：「來來來，我們先吃個痛快，妳一定餓壞了吧！」

仙子笑道：「自從那件事以後，我是三天難吃一頓飯，四天喝不上半碗

湯，三當家，我今天只喝了半碗蓮子稀飯小魚乾，我……我對不起……」

洪百年憐惜的道：「我懂我懂你心情，這只怪上天沒福氣，妳也盡了力，來，今夜妳一定要吃飽。」

仙子道：「爲甚麼今夜一定要我吃飽呀！」

洪百年哈哈笑道：「夜來大戰，妳總不能空着肚子幹那件事吧！吃呀！我的心肝！」

仙子吃着菜，她心中不自在，因爲她知道高峯要殺洪百年，只不知高峯如今在甚麼地方。

仙子用眼看看，這座正屋裡，這兒一切的擺設有氣派，一應傢具都是紅木的，牆上還掛着名人字畫有五件，再看看樑上吊的琉璃燈，照得人的臉通紅。

內房的門簾是珠子的，五光十色往下垂，好看嘛！

＊ ＊ ＊

一頓酒菜吃過後，洪百年這才高聲大叫，道：「羅管事何在。」

不遠處傳來一聲應道：「小羅在門外侍候着！」

洪百年道：「送上細點，叫他們把酒席撤去。」

「是，馬上撤酒席。」

羅管事眞細心，也有耐心，他在門外站在院子一角等着侍候人。

他這種人永遠也不會餓肚子，有權有勢的人最喜歡他，這號人物，善於察言觀色的侍候人嘛。

＊ ＊ ＊

三個青年漢，匆匆的奔進正屋裡，收拾盤和碗，拉着椅子一邊擺，那洪百年與仙子二人微笑，看着這些人忙得不亦樂乎。

羅管事一聲叱：「快點，笨手笨腳的。」

會侍候人的人，也最會奴役別的人，也算報復。

＊ ＊ ＊

酒席撤去了，地上也掃好了，就等着送上細點了。

只因爲細點還眞重要，如果二人在床上大戰，久了，總得有東西嚼一嚼，細點不論冷或熱，半夜吃些更佳，洪百年是三船幫的三當家，他應該有此享受，誰也不會說一句埋怨他的話。

羅管事在門口直着嗓門叫：「送上細點要快一點！」

就在他的吼聲裡，暗處轉出個下人來！這人的手上托着大木盤，旋風般的進了正屋裡，他的人低着頭，好像怕見洪百年。

這時候洪百年正在摟着仙子呵呵笑，他還伸出似棒搥的手指頭在仙子的面上刮呀刮得哈哈笑。

仙子吃吃笑，她表現得很順從的樣子。

隔着大方桌，送點心的一件件把細點往桌上放。

只不過他才放了兩件，忽然間他的身子平飛而起，像個脫出懷抱的野猫似的到了洪百年身邊。

洪百年怒目轉頭，他幾乎不敢相信這件事。

他想叫，但只叫了一半，好一道冷電繞過他的脖子，就在光焰甫失，好大的一顆人頭落在地上了。

便在這時候，外面已有人大叫：「羅管事，小王的頭不見了，他被人殺了呀！」

外面，羅管事厲吼：「大家抄傢伙，小心刺客！」

太快了，一團黑影又由後窗翻出去了。

那黑影落入窗外，仙子也不叫，她倒在地上裝昏迷。

她不叫，爲的是那個刺客。

她看着高峯出刀，她也故意摟緊洪百年。

她與高峯配合的眞好，當高峯抓起洪百年落地的人頭穿窗而出的刹那間，她只「啊」了一聲。

誰也不知道仙子爲甚麼「啊」，女人到了高興的時候就會發出那種聲音的。

洪百年曾交代，不許有人偷看，但出了人命，羅管事便不能不向洪百年報告了。

他不知道洪百年早死在屋子裡了。

「三當家，出事了。」

房內沒有聲音。

雖然仙子聽得清，但她裝做沒聽見。

「三當家，我們的小王被人殺了呀！」

屋內仍然無聲音，這就叫羅管事吃一驚，他開始拍門了，他把門輕輕的拍，然後重重的推。

門是虛掩的，當高峯進來的時候虛掩上的。

羅管事幾乎撞倒在屋子裡，他發現地上一灘血在流，仙子躺在血泊裡，她裝得眞像。

羅管事大驚之下仔細看，三當家洪百年的人頭不見了，脖子上好整齊，好像豆腐被刀切一樣。

於是，他回身大叫：「不好了，三當家被殺了。」

三合院的人本來圍向小王屍體，聞言又圍向正屋裡，三合院一共有七個人，如今六個人的面色也青了。

有人發覺仙子還有口氣，急忙向羅管事報告。

羅管事立刻叫人救仙子，不多久，仙子才醒過來，其實她早該起來了。

她的身上有鮮血，當然是洪百年的。

她睜開眼睛一聲厲叫：「嚇死我也。」

她又要昏過去了，只不過被羅管事推住命門。

羅管事沉聲道：「甚麼人刺殺三當家？」

仙子道：「是那個送點心的漢子呀！」

有個中年漢子道：「我叫小王送點心，怎麼……」

羅管事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一把揪住仙子，吼道：「妳眞是個不祥的女人，才幾天，妳一連尅死我們兩個當家的，妳！」

仙子垂淚，道：「這也能責怪我嗎？」

羅管事吼道：「本要殺了妳，與我們三當家一起陪葬，但，妳這種女人……哼，不夠格！」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妳走吧，忘了今夜這回事，如敢張揚出去，我第一個取妳的性命。」

仙子聞言，掩面大哭而去。

＊ ＊ ＊

原來今夜本無事，只因爲洪百年就要親自押船去南方，準備運回兩大船的綢緞，所以在未走前，他的手下羅管事爲他出了這餿主意，叫他今夜玩仙子，豈料變成這麼慘的怪事情。

這件事如果被水龍知道，羅管事非死不可。

羅管事當然也想殺仙子，但他想的週到，仙子一死，水幫主就會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所以他放了仙子一馬，也等於救了自己。

＊ ＊ ＊

三船幫三當家洪百年的死訊還未送到三船幫的總舵，高峯已提着人頭奔進了「龍記客棧」的後大院裡了。

原來羅管事轟走仙子以後，便立刻把洪百年的三合院所有的幾個漢子叫到面前來。

他對幾個漢子叮嚀着，千萬裝做不知道，就說三當家爲了四當家的死，夜來關起門喝悶酒，到了半夜才發覺三當家被人把頭切掉了。

他還對每個人解說清楚，如果多說半句話，大家幾個人全得死。

幾個漢子聽他的，直等到半夜才大聲叫，羅管事大叫着奔出江陵城，他往三船幫總舵向水龍報噩耗去了。

這時候，高峯早已坐在龍記大客室中了。

他把洪百年的人頭重重的放在桌子上，喜得朱掌櫃直拍巴掌。

朱掌櫃一高興，拍着高峯笑呵呵道：「想當年帶人衝入壩上後宅殺內眷的兇手，就是這個洪百年，哈……小老弟，你眞行，三船幫水龍不被氣死也會發瘋。」

高峯想到仙子，以爲這件事功勞她有一半，如今不知仙子怎麼樣了。

他心裡一煩，就叫道：「我要酒。」

朱掌櫃忙把最好的一罈茅台送上來。

高峯本來是不善飲酒的，但他想到仙子便也舉杯大口大口的喝起來。

他喝酒的模樣不像他爹。

高峯他爹是高殺頭，在江陵府衙當上一名劊子手，高殺頭的本名叫高占山，他給兒子起個名字叫高峯，那意思是自己本想佔山爲王沒幹成，總得叫兒子像山峯一樣出人頭地。

高殺頭每次殺過人以後，他總是悶在小屋喝悶酒，只不過他喝酒是慢慢的一杯一杯的飲，桌面上堆上兩斤落花生，帶殼的花生剝着吃，直吃到幾個時辰醉醺醺的倒在椅子上翻白眼。

高峯同他爹不一樣，高峯殺人前去找仙子，殺了人頭以後狂飲着酒，很快的，他便醉在廂屋裡了。

於是，段大姐來了。

她是在第二天過午才趕到龍記客棧的，當她看到洪百年的人頭時，尖聲笑得好凄涼，雙手捧起洪百年的血淋淋人頭高舉過頂，虎的在地上砸。

那人頭眞經得摔，竟然沒摔爛，滾到大床邊，發出一聲「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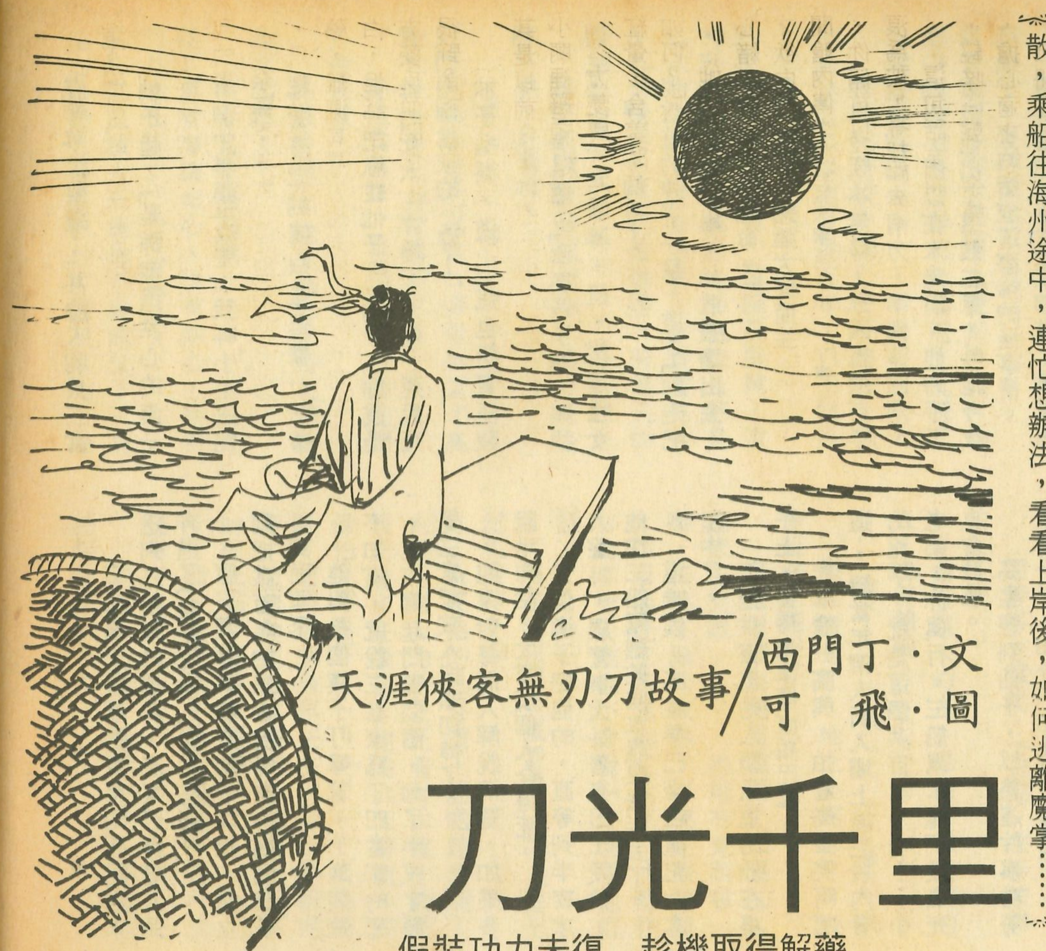
大床上沉睡着高峯，這聲反而把他「咚」醉了。

高峯撐起身來，他迷迷糊糊的發覺是大姐，便冷冷道：「大姐，我又送妳一顆頭，妳喜歡嗎？」

段大姐道：「我太喜歡了，小弟，我現在爽啊！」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余顧南服下興魔會爪牙加在麵中的迷藥後，頓感乏力，幸由馮若蘭掩護逃走，但他還是不支倒地，却被暫失武功、充當小廝的方菱藏在屋內，避過那些爪牙的追捕，余顧南醒後，與馮若蘭、方菱一起逃走，却遇上孫元帶同三鶴及幾名爪牙追至，三人自知不敵，遂答應跟對方往見嚴敬重，三人服下化功散，乘船往海州途中，連忙想辦法，看看上岸後，如何逃離魔掌……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刀光千里

假裝功力未復　趁機取得解藥

余顧南眞拿她沒辦法，一頭鑽出船艙，方菱忙跟着出去，傍着他低聲問道：「大哥，你生我的氣？我……我不是有心氣你的。」

余顧南聽她說得委屈，心腸登時一軟，忽然一個念頭闖上腦海：「她對我的態度，跟前一陣子全然不同，這是甚麼原因……人家說姑娘家的心情，跟六月的天氣一樣善變，果然沒錯……」

回頭望去，只見方菱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似剪水一樣，臉上佈滿求恕及期望之情，心頭一軟，輕輕扳她的香肩，道：「我無故怎會生你的氣？」

方菱抿嘴一笑，粉拳在他身上連擂數記，嗔道：「你壞，故意嚇我！」

余顧南一把抓住其柔荑，含笑道：「你不嚇我，不作弄我，我已心滿意足了，還怎敢嚇你！」

「你是說姑……說我蠻不講理……哼，我知道我是個野丫頭，自小無人教導，怎及得人家大家閨秀，自小嬌生慣養，又有父兄之蔭……哼，你覺得她很溫柔？」

這話好難答，答個不好，更恐被馮若蘭聽見，又不知要鬧出甚麼事來，一時間期期艾艾地答不出話來。方菱正容地問道：「大哥，你覺得她怎樣？」

「你……你說誰怎樣？」

方菱倏地轉過身去，愠道：「原來你作賊心虛！」

余顧南一急之下，脫口道：「她……她很好啊……」

方菱再度轉回身來，怒道：「你明知我問誰，剛才還裝蒜！哼，她當然好，對你投懷送抱嘛！」

余顧南忙道：「其實你也很好嘛……我不懂說話，你不要迫我……」

方菱「噗嗤」一笑，忽又嗔道：「想不到你還是個滑頭！哼！你倒風流，先是那個雅可、耶律玉，如今又多了個馮若蘭，你到底還跟幾個女人糾纏不清？」

余顧南吶吶地道：「我……我……小番女自己跑來胡纏……與我無關。」

「如果你與她們是清白的，她倆作甚纏你？嘖，天下間英俊的男人多得很，莫非你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方菱說至此，又「噗嗤」笑了起來。

余顧南急道：「你何必取笑我？大丈夫只注重外表，還能幹大事麼？」

方菱笑容一斂，問道：「你想幹甚麼大事？」

「我爹爹是被契丹人殺死的，就算他日我不能消滅遼國，也要助朝廷收回燕雲十六州！」

方菱呆了一呆，半晌方道：「我還記得你父親是死於契丹人刀下……消滅遼國的事我不懂，也沒想得那麼遠，不過我贊成男人該做些大事。」

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嗯，你師父好像想跟契丹勾結，雄霸武林。」

方菱冷冷地道：「那位師父？你是指丁鶴？我早已不認他了。」

「對不起，我一時忘記了。」

「當然當然，別人的事你就記得，我的事，你怎還會放在心上？」

余顧南其實心底裡喜歡的就是她，只是覺得她態度難以捉摸，忽冷忽熱，難測其意，此刻很想乘機向她剖白，但話至口邊，又嚥了下去，不料方菱反而問他：「大哥，你是否覺得我很野？」

「不是……我自己也野得很……尤其是以前……你還記得，當初咱們在小廟裡邂逅的情況麼？」

方菱嫣然一笑，雙頰却升起兩團紅暈，含羞問道：「那你覺得小妹爲人如何？」

她笑時如鮮花怒放，羞時又撩人心緒，余顧南頗有心癢難搔之感，剛才欲向她剖白的念頭，再次升起，忽聞艙內傳來馮若蘭的聲音：「外面露重，你倆可以佇立中宵，以露爲食，以淚爲被，尋却好夢！」

這句話充滿醋意，方菱羞紅了臉，輕啐一聲，余顧南亦同樣雙頰發燒，擔心適才的話全落在馮若蘭的耳中，但聞曹老頭一陣哈哈大笑，方菱更羞，一頭鑽進艙內。

* *

一輪紅日自海上升起，霞光萬道，余顧南立於甲板，忽覺自己十分渺小，世上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人生不外短短數十寒暑，男女間之情愛，更爲小事，他忽然記得靈隱寺一位老和尚唸的一首偈詩：「華屋量人斗，嬌妻渡客船，良田身外物，兒女眼前冤，世上誰不染，脫却是神仙。」

余顧南未能跳出紅塵，無法不染，但昨晚一夜不寐之煩惱，却爲此消褪了不少！只站了兩盞茶的功夫，他心境便平靜下來，細想脫困之計。

表面上，他服食「化功散」是自願的，實則是迫於形勢，不得不服食，雖有凌雲志，但此刻內力涓滴全無，身子比一個普通人還不如，如何能面對興魔會和嚴敬重？

跳海逃生，力未能逮，上岸逃脫，嶗山三鶴豈肯罷休？莫說已服了「化功散」即使在平日，他們三個亦非嶗山三鶴之敵！

余顧南想了很多事，又似甚麼也沒想過，最後輕嘆一聲：「難道只能安於天命？」

背後傳來馮若蘭幽怨之聲：「你是男子漢，難道不會作比較，而從中擇其一？」

余顧南呆了一呆，轉頭望去，但見馮若蘭立在船頭，海風吹來，似欲乘風歸去，更似仙女下凡，但她一臉憔悴，雙眼佈滿紅絲，顯然亦一夜未寐，余顧南一顆心頓時又沉了下去。

馮若蘭又幽幽一嘆：「小余，此事很爲難你麼？想想咱們相識八載，以前日夕相隨讀書習武，那種日子多麼好啊，我寧願再過那種日子。」

余顧南橫下心腸道：「我却不願意過寄人籬下的生活，雖然你們一家人待我不錯，何況斯時我武功尚未登堂入室，時常害怕受人欺侮！」

馮若蘭粉臉煞白，半晌方道：「如此說來，你對我們馮家是頗有怨恨了？」

「言重，若無西威鏢局，小弟早已死了，又焉能活到今日？不過人各有志，許多事情不能勉强！」余顧南自認已說得很明白了，恐怕馮若蘭受不住打擊，連忙接着道：「蘭姐可知小弟，剛才因何有所感慨乎？」

不料馮若蘭嬌軀亂顫，氣若游絲地道：「我不想知道……嗯，當日你爲何要冒死救我？」

余顧南又呆了一呆，方明其意，挺胸抬頭道：「換作那天是雲裳，我也會出手相救，我自幼遭人欺侮，最恨恃强凌弱的惡少！」

馮若蘭又顫聲問道：「你可知道，那一遭對我的影響？」

「當然知道，否則我又怎會冒死救你？」

「你這個傻子！」馮若蘭跺足罵道：「你到底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眞不知道，因爲他救人只爲俠義，絕無其他目的！是你自作多情而已！」只見方菱嘴角噙笑，慢慢走過來。

馮若蘭見她容光煥發，顯然剛從甜蜜的夢中醒來，心頭更氣，忍不住反唇相稽。「不知自作多情的是誰？小余的眼角高得很，他絕對看不起來歷不明的女子！」

方菱昨夜聽到余顧南的暗示，自信余顧南喜歡的是自己，是以輕輕鬆鬆地道：「蘭姐姐，你何不自己問問他？」

余顧南長長一嘆，道：「爲何你們心目中，只顧着這等事？爲何不想想，咱們還有幾天可活？」

這句話有如一盆冷水當頭潑下，兩姝神情均是一愕。余顧南道：「我想來想去，都想不到一個妥善之策可以脫身，你們沒有想過？一個人若連性命都保不住，還顧得了其他？人之將死，還斤斤計較甚麼？」

方菱撇撇小嘴：「你別嚇唬我，甚麼人之將死？」

余顧南反問：「難道你有良方？」

只聞鄧森陰惻惻地笑道：「誰都沒有辦法！你們還是乖乖跟着老子，千萬別耍花招。」

方菱冷笑道：「彼此對事情都清楚得很，你亦不可高興得太早，否則姑奶奶拚着一死，往海裡一跳，彼此一拍兩散，你也別想得到好處。」

「跳落大海尋死？」鄧森臉色更加陰沉：「沒這麼容易，你們三個都給二爺滾進船艙，否則二爺拚着不領功，也要先煞煞你們的氣燄！嘿嘿，咱們

雖然不好色，可也是男人，余顧南，你可得爲這兩位嬌美姑娘着想！」

余顧南沉聲道：「你若能守信諾，咱們自然會跟你們去輿魔會，否則，在下與方姑娘的看法一樣。」

鄧森難以下台，又不敢將事情弄得更僵，喝道：「都給二爺滾進艙內去，乖乖地坐着，等下便有飯吃！」

余顧南向方菱和馮若蘭打了個眼色，三人重新鑽進甲板上的小艙內，他恐她倆又來糾纏，一進去便盤膝運功調息，可是丹田內空空蕩蕩，往日綿實的內力已不知去了何處，但他仍不心息，力使自己心平氣靜，不斷運功。

方菱低聲道：「大哥，你不必浪費時間，免得惹來走火入魔，當日小妹已試過，毫無收穫。」

余顧南練功，最大的目的是不給她倆又說些令他爲難的話，是故依然閉目練功，將伊之言，當作耳邊風。他不停的努力，丹田內居然微微有點暖意，心頭大喜，正想告訴她倆，已聞周老七叫道：「吃飯啦！」恐被人發覺，連忙散功睜開雙眼。

只見周老七提了小半鍋用魚肉熬成的稀飯進來，心中不無忿恨地道：「是甚麼神聖，要七爺服侍你們，還得讓你們吃好東西？」他將稀飯及碗箸往艙內門口一放，便走了。

余顧南立即盛了三碗稀飯，正想拿給她倆，忽然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該先端給誰？先給蘭姐，菱兒一定不高興，反之，蘭姐也不歡喜……」心念轉動間，自言自語地道：「這稀飯燙得很，待稍冷方吃吧！」

方菱道：「這些日子來，天天吃魚，吃得我嗅到那股味兒，胸口便作悶了。」

余顧南心中暗道：「她倆都未吃過甚麼苦頭，若像我吃樹根、野草，還會說這種話麼？」想了半晌，忽道：「我想到一個辦法了。」

方菱急問：「甚麼辦法？」

「逃身之策！不過你們若不吃飯，說甚麼都是白費。」余顧南捧起當中一碗，大口大口的吞嚥起來，讚道：「好鮮甜的稀飯！」

方菱想了一下，也伸手捧起一碗啖之，也不知是否因爲余顧南說有逃困之法，或是見他吃得津津有味而受到感染，入口亦覺鮮甜，乃道：「果然不難吃。」

馮若蘭忖道：「我若餓死，不是便宜了那狐狸精？」當下亦捧了一碗吃起來，不過她自小長於洛陽，未曾吃過海產，河鮮亦鮮食，是以始終覺得腥臊，難以下咽，爲了不欲令余顧南反感，一言不發，不敢嘴嚼，就此吞嚥。

周老七烹魚頗有一手，實際這稀飯已無腥味，而且飯中沒一根魚刺魚骨。馮若蘭只嚥了一碗，方菱吃了碗半，剩下來的，全倒進余顧南的腹中，「哈，想不到周老七的手藝兒還眞不賴！」

方菱笑道：「你別顧左右而言他，趕快把逃身之策說出來，讓姑娘鑑定一下是否能行！」余顧南遂將情況告之，方菱「嗤」地一聲笑了出來。

余顧南不悅地道：「你以爲我是在哄你們吃稀飯？有甚麼好笑？」

方菱笑道：「我早已試過，根本是瞎子點燈——白費蠟，我還以爲你有甚麼良方！」

馮若蘭插腔道：「難道你有辦法？」

余顧南恐她倆又生爭執，忙道：「我適才試過，丹田有暖意，証明有效，只要咱們持之以恒，只要能恢復一兩成功力，出其不意偷襲，尙有點機會逃生；就算要騎馬，像如今這樣，也未必能控制得了馬匹！」

馮若蘭又道：「說得有理，反正在船上無所事事，不妨一試！」

「不過練功時需有人把風，免得讓他們發覺。」

方菱沒奈何地道：「如此，你們先練吧，我來把風！」言畢走出艙外，找曹老頭聊天。余顧南忙將艙門閉上，也不與馮若蘭打招呼，就運氣聚功。

他習的內功，乃天下武林覬覦之鐘鼎神功，亦是最正宗的，最大的好處，便是一運功，心境很快平復下來。過了兩頓飯工夫，丹田開始有點暖意，俄頃，四肢亦開始發熱。

耳際却聞馮若蘭道：「小余，我不行，練來練去都沒法集中精神。」她見余顧南不答她，料他可能有收穫，不敢再打擾他，悄悄開門出去。那曹老頭見她出來，目光甚是奇怪。馮若蘭紅着臉道：「他昨夜讓咱們睡……如今才睡。」

「哦哦，原來他還是個知書識禮的男子！」曹老頭忽然壓低聲音，問道：「你們三個爲何會跟他們一道？」

方菱輕輕一嘆：「誰願意跟他們一道！不過是被迫罷了！」一頓反問：「老丈怎會跟他們相熟？」

曹老頭同樣一嘆：「老漢也不想做他們的生意，奈何孫元說要賃船，難道老漢敢不出海？賃船是說得好聽，幾時見過他們付船資？」

方菱探頭過去，再問：「老丈，您這船要去何處？」

曹老頭道：「他們說要去海州，難道你們不知道？」方菱稍稍放心，不過估計上了岸之後，必要走一段路。

過了半晌，方菱乃再問道：「早幾天，是否有很多外地人到你們那裡，後來是否又都乘船出海？他們去何處，老丈可知道？」

曹老頭道：「老漢是昨晨方捕魚歸家，這之前的事，全不知道。嗯，姑娘請勿再問這些事，如今更請你倆坐遠一點，免得稍後讓孫元他們看見，連累了老漢，莫看老漢年紀不輕，還得養孫子哩！」

方菱和馮若蘭知機，連忙走開，馮若蘭欲在左舷上坐下，因見方菱也想坐下，忙又向船頭走去，方菱忍不住道：「把風把到船頭吹風！」

馮若蘭耳根發熱，只好在四尺之外坐下，道：「既要把風，當然要分開……」

「謊話！下面的艙口在這邊，不守在此處，跑到船頭去，待發覺他們要找大哥，還來得及通知他麼？」方菱道：「再說，咱們分開坐，不怕別人思疑？」

馮若蘭心頭如遭人戳了一刀，因下不了台，不言不動，仍坐在原處。

方菱暗暗冷笑：「甚麼知書識禮？屁！」當下坐了過去，幾乎肩挨着肩，低聲問道：「蘭姐，你學的刀法，是那一家派的？」

馮若蘭猶疑了一下，方回道：「家祖是崆峒派弟子，但我家的刀法，也不單只是崆峒派的，還有我曾外祖父的家傳刀法，家祖將兩家刀法冶於一爐，至家父才大功告成。嗯，寒舍的刀法僅可應付一般宵小，難入法眼，更不如武林中名家大派甚遠！方姑娘的劍法，諒是武林絕學。」

方菱正容道：「小妹才不管有名無名！我先後從過三位師尊，他們雖都博學，但壓箱本領全不是劍法。你看余大哥，他師父以劍成名，他却自己練甚麼刀法，齊大俠不加反對，反而讚許有加！」

馮若蘭不知此事，聞言一怔，問道：「他爲何捨易行難？若能學得齊東雁的七成本領，已足夠他縱橫湖海，還用得着害怕人欺侮！」

方菱哈哈一笑：「蘭姐你也太輕視余大哥了，他對自己的要求，絕非這般低！齊大俠更望他能青出於藍！據知他們那門留下來的武功，除了內功和一套掌法之外，其他的都是些零碎的練武要訣，當初劍派祖師，用意亦不想後人盡學他，而齊大俠的劍法，也是在他師父遺留下來的基楚上，另加創新的！」

馮若蘭不大以爲然，方菱轉頭續問：「試想你若只學令尊的刀法，除非你天縱聰明，否則任你怎樣練，成就亦不可能超越令尊！他們師徒都有鴻鵠志，而小妹亦認定余大哥有朝一日必成一代宗師，他的刀法必能練成，而且必是武林中最好的！」

馮若蘭聽了此言，不由暗問：「是這狐狸了解小余，還是小余把其志願告訴她？不管如何，小余必將她引爲知己，難怪……」

方菱大眼睛一眨，問道：「蘭姐，你在想些甚麼？」

馮若蘭心中如打翻了一個五味架，分不出是甚麼滋味，方菱的話，她一個字也沒聽進耳！倏見她緩緩站了起來，向前走去。方菱一怔，又道：「蘭姐，你希望余大哥練成刀法？」

此刻馮若蘭方有了點感覺，正想回話，猛見艙板打開，周老七手捧着碗箸、自下鑽了出來，見她兩人在艙口，訝然問道：「你倆在此作甚？」

方菱道：「剛吃飽了飯，不許人家出來散散步？」

周老七咀角噙着一抹邪笑。「散步爲何不叫那小子相陪？兩個女人有甚麼好談的！」

「狗咀長不出象牙！」方菱道：「余大哥昨夜讓咱們姐妹睡，他吃了早餐才睡。」

「哼，這小子眞是個大傻瓜！」周老七邊走邊道：「偏生如今女人都不長眼睛！」

方菱笑嘻嘻地道：「女人若都不長眼睛，你早就娶了老婆！」周老七本想反駁，又恐咀不夠方菱的利，又不敢動手揍人，是故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再不敢管閑事，鑽進後艙洗碗去了。

* * *

海上的生活十分枯燥，魯揚武他們只顧賭錢，也不管余顧南他們三人，方菱和馮若蘭覺得日子十分難過，就像是暴風雨的前夕教人難耐，恨不得風雨早到，但余顧南却希望能在海上多航幾天。

「化功散」的確不同凡响，服後即使你如何運功，只要藥力未過，也休想有辦法恢復，只有「鐘鼎神功」例外，余顧南日夕苦練，除了吃飯，連覺都不睡，完全不知道時光流逝，亦不知身處何地，但覺凝聚在丹田的眞氣越來越多。

余顧南自習武以來，從未試過如此心無旁鶩地練功。海上航行了三天，他不但功力全部恢復，而且比以前更加精進，只是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天下午，曹老頭悄悄對方菱道：「方姑娘，再過一個時辰，船便到海州了，那幾個男人不是好東西，你們上岸之後，可要小心。」

他說得誠懇，方菱向來又是吃軟不吃硬，聽後甚是感激，乃安慰他道：「老丈放心，他們不敢胡來的，若有歹意，在船上早已動手了。」

曹老頭道：「這你就不知道了，莫看這幾個男人身子壯健，但依老漢觀察，除了孫元之外，其他的都是旱鴨子，上了岸之後，咀臉便不一樣了！」

方菱心念一動，聞道：「多謝老丈關懷，晚輩十分感激，咱們自會小心，嗯，老丈在海州那裡，可有朋友麼？」

曹老頭想了一陣，才道：「老漢與你們雖然只認識了三四天，但一見如故……嗯，老漢見你們都是善良……老漢有個遠親住在海州，他人叫王凌飛，是學過武的，在海州也有點名氣，萬一你們能夠逃出魔掌，倒可以去找他，他的家很大！」

方菱正要如此，聞言芳心竊喜，又謝了一番才問：「貴親家怎個走法？他又怎會收留咱們？說不定姓王的沒

老丈的熱心。」

曹老頭忙道：「這人你可放心，王凌飛是出名的俠義中人，專愛等受鋤強扶弱，任何人有難去找他，都不會被拒絕。老漢跟他也有幾面之緣，他有個表弟，也在海上討活，有次遇風落水，老漢送他到王家，多少留了點人情，因此報出老漢的名，料他會幫助你等。」

方菱笑嘻嘻地道：「那就更加多謝你了，只是到如今，尚未請教老丈的大名。」

曹老頭臉上帶着不好意思的笑容：「老漢單名一個狗字，相熟的都喚老漢狗兒。你一提起這名，保證他一定記得！」當下兩人又聊了一陣，看看已快要進港，方菱才忙着去找余顧南。

門一開，方菱見他容光煥發，雙目炯炯有神，又驚又喜，悄聲問道：「大哥，你功力全部恢復啦？」

「好像是吧，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你這個樣子出去，魯揚武他們一定會發覺！」方菱焦急地道：「船又快到了……且讓我想個辦法！」她開門出去，臨行時又回頭道：「你不要出來。」

方菱悄悄跑到周老七燒飯的地方，偷偷抹了一把炭回去，在余顧南臉上擦了幾下，又把手抹乾淨，道：「等下你還得裝出不會恢復武功的樣子，免得引人思疑！」

余顧南笑道：「這個我自然懂得！」說着，艙門已被人用力拍响，余顧南忙將門拉開，進來的却是馮若蘭！

方菱見她這般急，問道：「蘭姐有事麼？」

馮若蘭緊張地道：「魯揚武他們上來了，船亦已入港了，咱們怎辦？」話音剛落，艙門又被人拍响。馮若蘭問道：「誰？什麼事？」

外面傳來鄧森的聲音：「是二爺，快開門！船已到海州了！哼，別以爲關着門，便可以不上岸！」

余顧南向兩姝打了個眼色，將門拉開，道：「你害怕什麼？困在艙內，難道有飯吃？」

鄧森陰惻惻地笑道：「還是你這小子聰明！都出來吧！」余顧南三人走出甲板，船開始在靠碼頭。方菱轉頭望一望曹狗，見他悄悄向自己打了個眼色，示意小心，也向他點點頭。

孫元道：「咱們先上去，請魯兄押後。」他和周老七上了碼頭，用意乃提防余顧南三人逃走，余顧南又焉會不知，此際他倆當然攔不住他，但却不能撇下方菱和馮若蘭，是以低頭跟着他們向城內走去。

那海州甚是熱鬧，客商甚多，人來人往的，嶗山三鶴頗爲緊張，提防有人劫人，由夏吉開路，鄧森和周老七守着左首，孫元等守着右首，魯揚武押後，羣星拱月似的，方菱譏道：「多謝諸位護鏢，蘭姐，像這等生意，貴局要收多少酬金？」

馮若蘭紅着臉道：「我一向不管鏢局內的生意……」

方菱趕緊又嘆息道：「可惜咱們無銀子，多少酬勞都付不起，多謝諸位英雄了！」

夏吉回頭喝道：「操你娘的，再說風涼話，老子便先斃掉你！」鄧森連忙勸他沉住氣。未幾，衆人來到海光客棧，開了幾間房，方菱和馮若蘭同房，余顧南却與孫元同房。

余顧南道：「你們不是要帶咱們去見嚴敬重麼？怎地來此投宿？」

魯揚武道：「別嚕囌，總會讓你們見着！老子警告你，別想逃跑！」

余顧南再問一句：「去何處見他？」

「少管！」魯揚武砰地一聲便將門關上，又安排孫元他們住兩旁，提防余顧南他們溜掉。

夏吉不以爲然地道：「老大，莫說他們如今服了化功散，就算他們是好好的一個人，也用不着這麼緊張！」

「小心駛得萬年船！」魯揚武瞪了他一眼：「你沒聽過一句老話——煮熟的鴨子飛上天？」夏吉這才不吭聲。

* * *

門關上之後，馮若蘭便惶恐地道：「他們將咱們分開，不知要使什麼手段？」

方菱故意道：「他們那有將咱們分開？」馮若蘭知她故意氣自己，便扭轉身背着她。方菱話說出口，又有點不忍，連忙安慰她。「不必担心，若他們要使手段的，在船上早就動手了，焉會等到如今？」

馮若蘭驀地轉過身來，高聲道：「那你說，他們爲何要這樣做？」

「無非是害怕咱們逃走耳！」

馮若蘭壓低聲音問：「那咱們到底逃不逃？」

方菱見她「不耻下問」，不禁有點得意洋洋，坐在床緣，晃着腿道：「逃呀！不過要等時機！」

「要等到什麼時候？」

「誰知道什麼時候機會才來？這問題，只有老天爺才能答你！」方菱故意道：「不過我却不大担心，所謂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担心又能脫出魔掌麼？」馮若蘭見她不大將生死放在心上，忽感羞愧，又轉過身去。

方菱索性躺在床上，不再管她，她表面上十分輕鬆，其實芳心亦十分担憂，兩人躺在床上，一言不發，不過方菱自小走過江湖，到底比馮若蘭鎮定和冷靜。

她倆緊張担心，余顧南何嘗不然？若要在不驚動別人的情況下制服孫元，實在不費吹灰之力，可是他能帶走兩個體力不如普通人的姑娘麼？

今晚也許是個良機，但余顧南又担心萬一在離開時，被嶗山三鶴發現，以後便再無機會。耳畔忽聞孫元問

道：「小子，你在想什麼？」

余顧南淡淡地道：「有什麼好想？哼，都是你幹的好事，否則在下又怎會在此？」

孫元正容地道：「孫某與你無冤無仇，今日只是各爲其主而已，你怪得了我？只要你不存僥倖，孫元絕不會虧待你，咱們只想將你交給總舵，討了功勞，往後你的前程，便得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此人精於世道，一席話說得余顧南無言反駁，誰知孫元意猶未盡，又道：「若咱們對調，你同樣會這樣做；不過若你欲逃走，孫某一定盡一切力量，將你捕回！」

余顧南冷哼一聲：「在下才不會這般蠢！」

孫元這才擠出笑容：「不錯！即使你落在嚴敬重的手中，料他也不會殺你，誰教你是齊雲高的徒弟，若死在孫某這等小人物手中，就算你倒霉！令師去那裡找一個孫元？再說，像孫某這種名不見經傳的人，隨便化名一匿，連神仙都找不到！」

「用不着囉嚇了，在下清楚得很！」

孫元嘿嘿笑道：「孫某早看出你是個聰明人！」

說着話，小二忽來敲門，把飯菜端進房內。余顧南還以爲吃飯時能與方菱和馮若蘭見面，如今希望成泡影，忍不住道：「她們呢？爲何不叫她們過來吃？」

孫元笑道：「她們房內亦有飯菜！少俠，男女有別，在船上不虞被人看見，但在陸上，可不一樣了，多少也得保持師門之風！來來，坐下來一齊吃！」

余顧南捧起飯碗便吃，本不想理他，孫元望着他，神情有點奇怪，余顧南無意中見到其神情，悚然一驚，忙將吃飯的速度放慢，道：「不知爲何，體力不足，居然不大想吃飯。」

孫元輕輕噓了一口氣，笑道：「飯吃得多，也不一定有好處！」一頓又問：「嗯，余公子隨令師學了幾年武？」

余顧南道：「三年多。」他本不想跟他說話，忽然心頭一動，反問：「孫香主加入與魔會已有多久？」

「才年半工夫，本會自籌備至今，也才二年多。」

「目前有多少個人？幾個分舵？」

孫元乾笑一聲：「本會有多少個成員，孫某蟄居漁村，實在不知，至於分舵，則就孫某所知，起碼也有二三十處，也許如今已發展至近百處也未定！」

他答得很技巧，說了等於沒說，余顧南耐着性子再問：「貴會除了嚴敬重之外，尚有甚麼厲害的人物？」

「哈哈，敝會的頭目個個都厲害，以後還有更多厲害人物加入，將會是天下第一大幫會，連丐幫也望塵莫及！孫元能虛佔一席香主，已是萬幸！」

余顧南這才知道他十分狡猾，要想在他口中套出甚麼秘密，絕不容易，但又不甘心，沉吟一陣再問：「此處有你們與魔會的分舵？」

「是的，不過孫某未曾來過，當然有地址，不過你不用心急，明早便會帶你去！」孫元大笑，雙手捧起酒碗仰頭痛飲，如此一來，胸前空門大露。

余顧南心念一動，突然探出一指，伸臂過去，在他身上速戳兩記，孫元登時不能動彈，他詫異得張大了嘴巴，連喊也喊不出來！

余顧南長身走過去，邊道：「你千萬別叫，否則管教你一命嗚乎！」

孫元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怎地恢復了武功？」

「在下自然有辦法！」余顧南伸手入其懷，把他懷內的東西全掏出來，道：「那種藥是『化功散』的解藥？」

孫元猶疑了一下，方道：「那三顆綠色的小藥丸……」他話未說畢，余顧南已抛了一顆進其嘴裡，再伸手在其後背一拍，藥丸便滾進喉管！

「假如這藥有問題，先死的是你！」余顧南沉聲道：「快說，這藥服後多久方有效？」

「大約一個時辰。」孫元臉上表情十分複雜。「你未必能夠成功的，可得三思而後行。」

余顧南既然已經出手，便不再遲疑，又一指封住了其啞穴，推開窗子往外望了一下，便跳了出去，再輕輕地敲動方菱的窗子。

房內的馮若蘭與方菱臉臉相覷，不知是何人敲窗，可是外面敲窗的人似乎頗有耐性，敲得雖輕，但甚有規律，馮若蘭顫道：「不知是甚麼人……」

方菱忽然一陣風般過去，道：「也許是大哥！」一打開，果然是余顧南，喜問道：「甚麼事？」

余顧南將食指放在唇上，表示低聲交談，「我拿到兩顆解藥，趕快服下，但要一個時辰之後才有效！屆時我再來找你們！記着敲窗一遍三記，一重兩輕，趕快關好窗子，不可露出馬脚，以免功虧一簣！」

方菱大喜，忙將窗子關上，余顧南也趕緊回房，解開孫元的啞穴，道：「你是聰明人，相信懂得如何明哲保身，只要你一高聲呼叫，縱使我失敗，仍可以先殺死你！」

孫元苦笑道：「你雖不殺我，但我事後也一樣得死，換作是你，你會怎辦？」

余顧南微微一怔，想了一下方知其意，輕吸一口氣，道：「我會想辦法殺死嶗山三鶴的，無人知道此事，你還有甚麼危險？不過要殺他們，說不定須你配合！」他改戳其雙腿的痳穴，又將身上的痳穴解開，道：「如今你只雙脚不能動，繼續吃飯吧！」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暘皓爲了報答公孫瑤仙，遂將平生三記絕招傳授給她，兩人還結義父女，一起沿岸找尋花無情等，結果尋獲三名侍婢，並重創追查他們下落的神鞭門；花無情路經大庾嶺，遇上羅蘭派來照顧他的黃蜂四花使，花無情本欲不領情，却因四花使替其化解路上伏擊，使他免難，花無情也不再堅持，與四花使一起上路，沿途却發覺處處遭人監視，幸即將與黃蜂谷人馬會合，到時便可知道敵人的底細……



新派脱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驚嘆武藝突猛進　紅唇谷內喜相逢

白菊道：「咳，大姐，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咱們的生死算不了甚麼，公子可是千金之軀！」

紅菊道：「這個我明白，谷主比咱們更明白，她已經知道咱們所走的路綫，怎能不預作安排？」

白菊道：「可是……萬一……」

紅菊道：「沒有萬一，不過妳們要摸摸他們的底，我也不反對，只是此地人多，要動手，也得揀個機會。」

白菊道：「這好辦，三姐，咱們走。」

紫菊是三姐，這位姑娘是一個木頭美人，她一天難得說一兩句話，一張毫無表情的粉頰，永遠是那麼平平板板的。

花無情不知道她們在耍甚麼花招，目光却向兩名行商打扮的單幫客瞧去。

這兩人曾經在梅嶺關外的野店，跟花無情有過一面之緣，近幾天來，他們成了跟班，採用緊迫釘人的方式，因而使白菊大爲不滿。

此時，一名短衣赤足少年走進食堂，他向四週打量一眼，然後到兩名單幫客的桌前，將手中握着的字條放在桌上，轉身就向店外走去。

這兩人先是一怔，及向字條一瞧，不由勃然大怒，其中一名身材較爲瘦長的大漢暴叱一聲，身形驟然躍起，像一隻攫食的怒鷹，伸出蒲扇般的手掌，凌空向赤足少年的肩頭抓去。

他這一驟然的舉動，使全體食客愕然失色，因爲誰都瞧得出，瘦長大漢身手極高，赤足少年只是一個不會武功的孩子，他這猛力一抓，赤足少年縱然不死，也會變作一個殘廢。

同情赤足少年的不少，仗義出手的却沒有一個，出門在外之人嘛，誰願意招惹兇神惡煞？

但瘦長大漢那躍在半空的身形，好像高樓失足一般，忽然一頭栽了下來，待他由地上爬起，赤足少年已走得踪影全無了。

「誰？是誰暗算大爺？有種的就站出來！」

沒有人站出來，吼破了嗓子也沒有用。他的同伴是一個矮胖漢子，此時陰沉沉的哼了一聲，道：「走吧，老二，別讓人當眞認爲咱們是孬種。」

他們聯袂馳出店外，向北面山區放足狂奔，待馳到一片黑忽忽的樹林之前，才一起停下脚步。

原因是有人邀約他們，而且正等在樹林的前面。

「哼，原來是妳們。」瘦長大漢認出來了，立在林前的俏姑娘，正是黃蜂四花使中的紫、白二女。

白菊撇撇嘴道：「認識咱們，閣下還算有那麼一點見識。」

瘦長大漢道：「不要拿黃蜂谷唬人，銅鼓雙俠可不是給人唬大的。」

白菊哦了一聲道：「西康大關山的銅鼓雙妖？果然是兩位高人，請問你

們不在西康納福，跑到中原來幹甚麼？」

銅鼓雙妖是一雙同母異父的兄弟，矮胖漢子是老大，名叫葛銅，瘦長漢子是老二，名叫泉鼓。

這兩人練就一身冰壺魔功，一掌擊出，寒毒如飆，當今各大門派，對這雙妖人無不憚忌幾分。

瘦長大漢泉鼓生性最爲急燥，適才在店中被人莫名其妙的摔了一跤，就是這雙少女所引起的，這筆賬，自然要算在她們的頭上。

一聲冷哼，泉鼓再踏前兩步道：「要大爺怎樣整治妳們？說！」

白菊撇撇嘴道：「別冒大氣，打鼓的，冰壺魔功只是小孩子的玩意，要獻寶你就請吧。」

泉鼓知道黃蜂谷是孤烟門下，孤烟門的九陽神功正是他們兄弟的尅星，銅鼓雙俠可是成名已久的人物，如果栽在幾個女娃兒手裡，今後怎能再混江湖。

不過任何一項武學，都不是一蹴可就的，九陽神功雖是武林絕學，要不是經過數十年的苦練，必然無法發揮它的威力，黃蜂四花使年紀太輕，泉鼓不相信鬥她們不過。

此時雙方劍拔弩張，惡鬥眼看一觸即發，一聲嘹亮的鷹鳴，却適時傳入他們的耳鼓。

是黃蜂谷來了援軍？

銀羽曳空，急若流矢，牠是黃蜂谷的神鷹，却不是來支援作戰的。

雙翼一斂，牠落於白菊的肩頭，鳥頭在耳鬢厮磨，人鳥之間，顯得親暱無比。

白菊在神鷹脚上的銅管之中取出一張紙條，她瞧了一眼，不禁面色一變道：「怎麼會這樣？」

紫菊道：「出了甚麼事？」

白菊將字條遞給她，道：「妳瞧。」

紫菊向字條瞧了一眼，道：「這事的確透着古怪，但咱們却不能違背命令，走吧，待見到谷主，自會明白。」

語音一落，她們竟然放棄挑戰，轉身急馳而去。

銅鼓雙俠弄不明白她們這是爲了甚麼，不過天下武林，當眞願意招惹黃蜂谷的畢竟不多，紫白二女不戰而走，應該是一個最好的結局。

對花無情來說，這却是一個很大的意外，當紅菊向他告辭之時，他實在有些錯愕不已。

因爲堅決要跟着他的是黃蜂四花使，信誓且且要保護他的，也是這四位姑娘，如今她們爲德不卒，忽然要棄他而去，他自然有點意外了。

其實黃蜂四花使的離開，花無情並沒有放在心上，她們原是不請自來的，又何必在乎她們離不離開。

現在花無情失去了幫手，只剩下孤家寡人一個了，銅鼓雙俠以二敵一，應該是最好的動手時機。

但他們沒有，雖然他們還在不即不離的跟着，却瞧都不瞧花無情一眼，他們葫蘆裏賣的是甚麼藥，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 * *

翌晨，花無情由上高北上，不久就進入了九嶺山區。

山道陝隘，原本就崎嶇難行，如果馬匹再出了問題，豈不是屋漏偏逢連夜雨了？

花無情正是這樣，當他行經羣山萬壑之間的時候，他坐下的馬兒忽然出了毛病，經過檢查，才知道是右後腿的馬蹄鐵脫落了。

馬兒是人類忠實的朋友，如非萬般無奈，誰能忍心將牠棄於亂山之中。

於是花無情用衣服包着馬蹄，牽着牠緩緩沿山道走去。

日影西斜，天色向晚，花無情還牽着馬匹，躑躅於崇山峻嶺之間。

走江湖嘛，就要隨遇而安，露宿荒山算不了甚麼，不過至少要在黑幕降臨之前，找一個能避風霜的所在。

終於他找到了，這兒是一個山坳，三面石峯高聳，坳裏野草如茵，既可躲避寒風，馬兒還有草吃。

唯一的遺憾是沒有人吃的東西，他已半天未進飲食，肚皮難免不太好受。

夜，深沉了，在飢寒交迫之中，花無情無法入睡。

忽然……

「小窩，適才還聽到馬嘶，這會兒怎麼只聽到風聲了？」

「別急，小素，馬嘶的方向沒有錯，咱們會找到公子的。」

琅琅嬌音，隨風飄入花無情的耳鼓，他第一個反應，這是兩名找人的姑娘。

小窩小素是兩個陌生的名字，這兩位姑娘他不認識，她們要找的公子，自然不是他花無情了。

令他詫異的是，世間怪事極多，露宿荒山也會無獨有偶，只是人家那位公子，比他幸運多了，要是這兩位姑娘找的是他，那該多好。

「唉……」他嘆了一口長氣，同時閉上了雙目，雖然他聽到脚步之聲逐漸逼近，他依然提不起瞧她們一眼的興趣。

這兩位姑娘終於來到山坳之前，而且同時發出一聲歡呼。

「啊！公子，你果然在這裏，快跟咱們回家，要是凍着了，小姐會心痛的。」

來人自然是小窩小素了，她們一面歡呼，一面奔跑，待到達花無情身前數尺之處，她們忽然一起停了下來。

「小素，妳瞧，公子好像有點不對。」

「不錯，咱們說話的聲音很大，他應該早已聽到，莫非……」

「不要瞎說，公子不會有事的，不過，咳，妳去探探他的鼻息。」

「這……好……好吧……」

一陣緩緩的、輕輕的腳步聲在逐漸向花無情接近，還有一股微帶急促的呼吸，在作不規則的起伏。

這說明了一點，前來探他鼻息的姑娘，心中必然十分害怕。

其實這已經很難得了，荒山野嶺，月黑風高，她們敢出來找人，這種膽量，可以說不讓鬚眉。

花無情雖是閉着雙目，這兩位姑娘的情形，他仍然如同目睹，不待那位姑娘接近，他已咳了一聲道：「兩位，我不是妳們要找的公子，妳們請吧！」

他雖是盡可能壓低嗓門，還是將她們嚇得尖叫起來：「啊，公子，你嚇死人了！」

另一個道：「公子，你好壞，你分明知道咱們來了，為甚麼悶不吭聲？」

花無情立起身形，道：「對不起，兩位，在下無意驚嚇妳們，只因為馬兒出了一點毛病，以致荒山迷途……」

來探他鼻息的小素道：「不要緊，公子，跟咱們回莊吧，到了莊上，任何事都會解決的。」

花無情道：「妳弄錯了，姑娘，咱們素不相識，在下不是妳們要找的公子。」

小素道：「你不是花無情麼？」

花無情愕然道：「在下是花無情，可是咱們却素昧平生。」

另一少女小窩道：「你不認識咱們，總該認識銅鼓雙俠吧？」

花無情哦了一聲道：「是他們？這就難怪了，兩位姑娘一起上吧。」

小窩一怔道：「你在說些甚麼？公子，咱們是奉命迎接你的，瞧你滿懷敵意，莫非銅鼓雙俠開罪你了？」

花無情哈哈一笑道：「銅鼓雙俠千里跟蹤，幾乎將在下當作囚犯，怎麼，這還不夠？」

小素道：「公子誤會了，銅鼓雙俠是保護公子，難道他們對公子有所冒犯？」

花無情道：「那倒沒有。」

小素道：「這就是了，公子，山中寒氣很重，有話到莊上再說。」

花無情搖搖頭道：「在下不慣與陌生人打交道，好意心領。」

小窩撇撇嘴道：「難道咱們小姐也算陌生之人？」

花無情道：「妳們小姐是誰？」

小窩道：「她姓于，閨名小雅。」

花無情啊了一聲道：「是她？」

小窩道：「怎麼，跟不跟咱們走？」

花無情道：「好，姑娘請帶路。」

他牽着馬，跟隨小窩小素來到一座美麗的山谷。

花香鳥語，水榭亭台，這座山谷的確是美麗，只不過花無情剛一踏進谷口，內心忽然生出一股警惕。

莫非這片美若花園的山谷，隱藏着某種危機？

小窩已瞧出花無情微帶驚愕的神色，輕盈的一笑道：「公子好高的警覺，說說看，除了瞧得到的，還有些甚麼？」

花無情道：「在下只覺得，眼前像是一個毒區，前面還有甚麼，就無法憑空臆測了。」

小窩道：「公子果然高明，前面白石小徑的確佈有劇毒，由此往後，可以說是步步危機，任是何等人物，也休想越雷池半步。」

花無情道：「這我就不懂了，荒山隱居，與人無尤，何須如此嚴密的佈置？」

小窩道：「這個麼，也許靈山仙谷不容俗人打擾吧，公子請先吃下解藥，就可以通過毒區了。」

語音一頓，回顧小素道：「小素，我先帶公子進去，妳將馬匹牽去馬廐，叫長三好好的上料，順便將馬蹄鐵釘好。」

待小素牽馬轉向右側，小窩才帶領花無情走過毒區，緊接着的是通過機關，那兒包括陷阱、伏弩、毒水、噴火等設置，當眞是步步驚險，處處危機。

走完這一段不算太長的道路，小窩像是經過一場生死大戰一般，她用衣袖抹了一下汗水，目光一斜，向花無情瞥了一眼道：「公子，你好像……輕鬆得很。」

花無情淡淡道：「在下跟着姑娘亦步亦趨，自然沒有甚麼好怕的了。」

小窩似乎猶有餘悸的道：「此處的機關設備極為複雜，通行之人只要稍有差錯，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花無情道：「姑娘久居谷中，出入必須經過此處，既是輕車路熟，怎能發生差錯？」

小窩道：「公子說的是，不過小婢一年之中，難得出谷一次，日久生疏，就生出恐懼之心了。」

他們說話之際，腳下並沒有停止，此時一片巨湖，橫阻眼前，但見白浪滔滔，却無舟楫可渡，不由訝然的停了下來。

小窩指着河水對面道：「公子，你瞧到對岸那垂柳深處，紅樓掩映麼？」

花無情道：「瞧到了。」

小窩道：「那就是小姐的居住之處……」

花無情道：「姑娘，你要我游水？」

小窩笑笑道：「這怎麼會，公子瞧，接咱們的船，不是來了麼？」

花無情果然瞧到一葉扁舟，由烟雲深處鼓棹而來，船首帶起一片浪花，來勢竟然十分快速。

此時小素已經趕來，她向小舟瞧了一眼道：「是虎撐？他不是奉派出谷去了的？」

小窩道：「昨晚就回來了，怎麼，他沒有向妳報到麼？」

小素面色一紅道：「妳瞎說些甚麼，他為何要向我報到？」

小窩道：「瞧妳那副作賊心虛的樣子，好啦，我是逗着妳玩的。」

她們調笑之間，來舟已逐漸接近，晚間視線雖是不比白晝，花無情仍能瞧出駛舟的是一個滿身活力的精壯小伙子。

待小舟靠岸，小窩舉手相邀道：「公子請。」

花無情踏進船艙，在横舷上坐下，然後縱目四掠，發覺兩側立壁如削，前面汪洋浩瀚，除了脅生雙翅，沒有人能闖入這塊禁地，那麼谷內佈毒設伏，豈不是多此一舉？

小窩見花無情向四處打量，遂微微一笑道：「公子，咱們這兒還可以麼？」

花無情淡淡道：「太好了，只是令人有點想不明白。」

小窩道：「公子是說……」

花無情道：「兩側壁立，一水中横，如此天塹奇險，說它是金城湯池絕不為過，在下有點不解，為何還要佈毒設伏？」

小窩笑笑道：「公子這是小看天下之士了。」

花無情道：「這話怎麼說？」

小窩道：「咱們原先是跟公子一樣的想法，忽略了天下盡多奇才異能之士。」

花無情道：「哦，是有人渡過這天塹絕壁，與這浩瀚煙波？」

小窩道：「正是，雖然咱們沒有讓他逃出手去，但也說明絕壁天塹並不可恃。」

他們談笑之間，小舟已渡過一片煙波縹緲的湖面，來到一處草木聳翠，鳥語花香的山林。

花無情縱目四掠，忍不住讚嘆一聲道：「好一片人間仙境，身入其間，就會令人不想再食人間煙火了。」

小素微微一笑道：「可惜咱們這裏只有小姐一個仙子，其餘的都是離不了人間煙火的俗人。」

花無情道：「小素姑娘，妳們的小姐是誰？」

小素道：「你猜。」

花無情道：「這個……咳，我猜她是一位女人。」

小素瞪他一眼道：「廢話，難道還有男人稱為小姐的？」一頓接道：「小婢給你一點提示吧，你跟她原是素識。」

花無情道：「素識？那是說我認識妳們小姐了？」

小素哼了一聲道：「公子的廢話還眞多，不認識，怎能稱為素識？」

花無情攤攤手道：「要我不說廢話很容易，妳告訴我，不就結了。」

小素撇撇嘴道：「原來公子也會耍賴，好吧……」

小窩道：「小素，妳先走一步去報告小姐，就說花公子到。」

小素道：「好的，公子，待會見。」嬌軀一擰，放步急馳而去。

花無情盯着小素的背影微微一笑，他沒有說甚麼，小窩却咳了一聲道：「不會怪我吧？公子。」

花無情道：「怎麼會呢，這原本就沒有甚麼。」

小窩道：「是的，咳，咱們老主人曾經一再訓誡咱們，逢人只說三分話，如果要求得平安，那就一分也不能說了。」

花無情道：「對，不應該說的，我也不想聽。」

他口中是這麼說，腦中却在想着那老主人不知是何等人物。

當然，能夠擁有這座神秘詭異的山谷以及這批部屬的絕非等閒之人，那麼他又是誰？

花無情雖是滿腹疑雲，但他不便詢問，而且縱然他問了，也不會得到答案，只好憋在肚中了。

好在這座神秘的山谷，處處都能引人入勝，他心胸開朗，提得起，放得下，自然不會放在心上了。

最後來到一個高墻深壘、景物陰森的所在。

這兒墻高五丈，無門無戶，要說它是人住的地方，必然是一座牢房。

花無情是這麼想法，因為只有關囚犯的監獄，才會如此森嚴。

小窩瞧出花無情神色上有些詫異，遂微微一笑道：「咱們這項建築，是有人入侵之後才改建的，本谷僻處山林，地廣人稀，遇有強梁侵襲，簡直是呼救無門，所以……」

花無情道：「姑娘說得好，在荒野之中居住，的確應該有這等堅固的房屋，只是進出就有些疵煩了。」

小窩道：「公子以為咱們這房子沒有門戶麼？你瞧……」

她叫花無情瞧，她却櫻唇一撮哼了起來，花無情聽不懂她哼的是甚麼，只覺得婉轉動聽，十分悅耳。

可惜她哼得太短，令人有意猶未盡之感。

但這聲短促的嬌哼，却帶來了一椿奇蹟，那高聳的城堡，忽然裂開一條縫隙，變做一扇門戶。

「公子，請。」

小窩叫花無情進去，他才回過神來，適才他沒瞧到這扇門是怎麼開的，憑他敏銳的聽覺竟然毫無所知，這豈不是太過神秘？

其實自從小窩小素出現，他就墮入一個謎團之中，如今只好見怪不怪，待見到那位神秘的小姐再說。

進門之後，他又是一呆，因為他不知道應該如何走法。

迴廊百轉，大廈千間，這就像一座迷宮，他自然不敢隨便亂走了。

「小窩姑娘，請妳帶路。」

小窩道：「公子請隨我來。」

這幢房屋的建築十分奇特，房廊

既多，形式更是處處相同，又是按奇門生尅而排列，不明究裡之人進入此間，要想出去就難如登天了。

當然，這幢八陣圖式的建築，對花無情是毫無作用的，紫竹仙府的門下，豈會在乎這小小的佈置。

幾經轉折，終於到達心臟地帶，花無情擧目一瞧，忍不住連說兩個好字。

小窩微微一笑道：「裡面的陳設，公子還沒有瞧到，縱然是皇宮大內，也無法跟咱們相比，那才是眞正的好呢。」

其實花無情讚譽的，並不是建築的豪華與雄偉，他說的是氣勢，前面這棟房屋固然建造得雄偉無比，更難得的是它居高臨下，總括八方，依山面水，左環右抱，具有唯我獨尊、領袖羣倫的威勢，由此可見本谷的主人，絕非等閒之輩。

當然，這些不需要告訴小窩，所以也不必對她的誤解多作解釋。

* * *

小窩說得不錯，這兒的陳設果然富麗無比，任是一物之微，也非千金莫辦。

花無情並不欣賞這些，只對此間的主人感到極大的興趣。

此地的主人自然是小姐了，小窩說過，她是那位可憐的于小雅姑娘。

當小窩說出于小雅之時，小素的神情似乎有點古怪，花無情心有所疑，因而找機會再問小素，他發覺她們所稱的小姐果然另有其人，只是小窩不願告訴他而已。

兩名丫頭似無惡意，但爲甚麼要神神秘秘的？

其實這座山谷之內，到處都充塞着神秘，花無情見怪不怪，他自信只要來到谷中，總會揭開謎底的。

可惜時間過晚，小窩將他領到歇息之處就告辭離去。

* * *

翌晨，小素來了，進門就投給花無情一個甜笑，道：「昨晚睡得還好麼？公子。」

花無情道：「多謝關心，我睡得很好。」

小素道：「那就去清洗一下吧，于姑娘在等你吃早餐呢。」

推開一扇仄門就是盥洗間，裡面設備齊全，應有盡有，在山野之間，能有如此週全的設備，不得不令花無情大爲嘆服。

盥洗之後，小素將他領到一個小小的院落，一棟紅樓，圍繞於翠柳柔絲之中，遠遠瞧去，倒也別有一番神韻。

在樓中，他見到了一身翠綠、柔情似水的于小雅姑娘。

「花大哥，你這一向可好？」

「這個……咳，還說得過去，那天在羊流店……」

「是師父派人救了我，來，花大哥，咱們邊吃邊聊。」

當年的于小雅隨父逃亡，過的是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生活，在環境的煎熬下，她是有幾分野性的。

如今她深居紅樓，養尊處優，女兒家的溫柔性格，也就自然的顯露出來了。

花無情在吃着精美的早點，却有食而不知其味的感覺，因爲他發覺于小雅變了，變得美如幽蘭，並有一股令人心悸的動人氣質。

他幾乎收不回他的目光，但他終於收回來了，花無情畢竟不是平凡之人。

其實于小雅內心的激動更甚於花無情，只是少女情懷，較爲含蓄而已。

「于姑娘……」

「嗯……」

「妳說在羊流店，是令師派人救妳的？」

「是的。」

「令師是誰？我以前沒有聽妳說過。」

「我是被救以後才拜師的，你自然沒有聽我說過。」

「原來是這樣的，救妳的那人功力頗高，那天我却失諸交臂，有機會，我想拜候一下。」

「他是虎撐，昨晚你曾經見過。」

「啊，就是駛船的那個精壯小夥子？」

「不錯，他是家師手下四獸之一。」

「那該是妳的師兄了。」

「不！他們雖然從小就被家師收養，但也只能算是僕人。」

「令師是那位高人？」

「家師紅唇仙子與師公白帽書生，是這座紅唇谷的主人。」

「這裡叫紅唇谷？好名字，爲何不叫白帽谷呢？」

「山名白帽，谷爲紅唇，這樣不是很好麼？走吧，花大哥，我帶你去見家師及師公。」

在一間大廳之內，他見到此地的主人，男的面貌清癯，長髯飄飄，一副黃衫白帽的裝扮，襯托出清高絕俗的氣質。

女的已屆中年，但嬌嬈依稀如昔，紅衣紅唇，相得益彰，簡直是神仙中的人物。

待于小雅介紹之後，花無情抱拳一揖道：「花無情參見兩位前輩。」

白帽書生微微一笑道：「這一向上山下海，僕僕風塵，眞是辛苦你了，坐下來咱們慢慢的聊。」

花無情聞言一怔，暗忖：「好熟的聲音，我好像在那兒聽到過，而且這位前輩似乎對我十分瞭解，咱們分明素不相識，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他雖是心有所疑，但不能不告罪落座，只是眉宇之間，有一股欲言又止的神色。

紅唇仙子咳了一聲道：「你是懷疑咱們素昧平生，何以對你如此瞭解？」

花無情道：「是的，前輩如果能夠賜告……」

紅唇仙子道：「因爲咱們本爲一家……」

花無情一怔道：「咱們本爲一家？」

紅唇仙子道：「正是，如是早一點知道，你就不必受那麼多的苦難了。」

花無情道：「晚輩還是不太明白。」

紅唇仙子笑笑道：「你的家傳武功是法輪門的，師祖是宗典大師？」

花無情不知道紅唇仙子爲甚麼扯上他的家傳武功，仍然恭敬的回答道：「是。」

紅唇仙子道：「好，你跟小雅過幾招玩玩。」

花無情道：「這個不妥吧，前輩。」

紅唇仙子道：「你是怕傷了小雅？放心吧，你用煉魂手注入法輪九轉禪功全力出手，我想你必然接不下小雅三招。」

花無情愕然道：「小雅也會法輪武功？」

紅唇仙子道：「不錯，否則怎能稱爲一家？」

花無情長身而起道：「于姑娘，請賜招。」

于小雅嫣然一笑，緩緩走到大廳前端的空曠之處，道：「花大哥，請。」

法輪門的武功，每一項都是驚俗駭世的無雙絕學，現在他們以煉魂手注入法輪九轉禪功較技，如果不是在這鮮爲人知的深谷之內，必然會轟動江湖。

花無情是紫竹門下，却對家傳武功頗爲自傲，紅唇仙子說他接不下于小雅三招，他幾乎想嗤之以鼻。

他認爲紅唇仙子太過誇張，但也不敢心存輕視，因爲他瞧出于小雅今非昔比，已經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了。

右臂一吐即收，花無情虛晃了一招，他是怕于小雅不肯搶先，所以才先行出手。

于小雅自然明白他的心意，口中輕叱一聲道：「花大哥請注意。」右臂一伸，纖纖五指緩緩拂了出去。

她使的是煉魂手，是花無情的家傳武功。

但她那嫩葱似的五指，却像五柄利劍，它不只是帶着凌厲無匹的劍炁，指尖所指的，更是他身前的五大主穴，最令他震驚的是，以他身負兩家之長，竟然閃避不開。

于小雅的招式變化莫測，她指尖所帶的法輪九轉禪功強大無比，花無情既然無法閃避，也無法破解她這招攻勢，那麼除了認敗服輸，還能有甚麼選擇？

好在于小雅出招吐勁全都十分緩慢，她是不想傷到花無情，否則他早已趴在地上了。

不待招式放盡，于小雅已收招後躍，道：「花大哥功力驚人，小妹甘拜下風。」

花無情淡淡一笑道：「別這麼說，于姑娘，名師出高徒嘛，我自然鬥妳不過。」

白帽書生打了一個哈哈道：「說得好，你想不想學呀？」

花無情道：「想，只是晚輩不太明白。」

白帽書生道：「哦，說說看。」

花無情道：「晚輩自幼就勤習本門武功，後來巧遇師伯祖，又經他老人家指正，晚輩也曾經力鬥盤龍石府，今天……想不到會如此不濟。」

白帽書生道：「你學的雖是本門武功，但非正統，縱使你能練到宗經那等境界，也不是小雅十合之敵。」

花無情沒有說甚麼，只是啊了一聲，面頰之上也瞧不出任何表情。

白帽書生向花無情瞧了一眼，扭頭以傳音對紅唇仙子道：「妳瞧他那神色，好像天塌下來都跟他絲毫無關似的。」

紅唇仙子道：「你是說他心機太深？」

白帽書生道：「不，我是說他沉穩、冷靜、生死不懼、處變不驚，而且滿臉正氣、胸藏甲兵，本門能夠得到這樣一個傳人，哈哈……」

他原是以傳音交談的，後來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紅唇仙子笑笑道：「就這麼有把握？」

白帽書生道：「老夫識人千萬，幾曾走過眼了？」

紅唇仙子道：「這倒也是。」

語音一頓，回頭對花無情道：「花無情，谷主想將你收歸門下，你可願意？」

花無情道：「這個……晚輩已經拜紫竹仙府的主人爲師，不便背師別投。」

紅唇仙子道：「法輪門是你的家傳武功，怎能稱是背師別投？再說公孫傲老哥哥與我夫婦是莫逆之交，咱們收你爲徒，他不會不願意的。」

花無情道：「這……」

于小雅道：「大哥，話說得夠明白了，還有甚麼好考慮的，快拜師吧。」

花無情果然不再遲疑，立即參拜了師父師母，他跟于小雅的關係也有了改變，師兄妹非比泛泛，較往常自然要親近多了。

紅唇仙子叫于小雅領着花無情去熟悉一下環境，並對谷內成員作一番介紹。

本來熟悉環境應該是最爲困難的一項工作，由於花無情對奇門術數之學造詣頗深，不必于小雅解說，他就能領悟其中的玄機。（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白愁飛正想將打倒的人殺掉，方恨少背負重傷的天衣有縫趕來阻止，他見倒在地上的有唐寶牛、張炭、何小河、八大天王，故上前質問，白愁飛正想殺人滅口，但又怕日後王小石追查會露馬脚，聽棗林傳出天下第七的聲音，願意代爲操刀，便交他處決才趕回葉府。原來這聲音是張炭僞裝的，騙走了白愁飛，却引來了眞正的天下第七，仍然難逃厄運……



溫瑞安・文
可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金風細雨樓

造成內外困局　抉擇先後解決

天下第七驟攻向天衣有縫，一下子便打散了他們的戰志。

他們手忙脚亂，高呼低叱，要趕過來救天衣有縫。

不過方恨少步法幻異，他們也無從掌握，更遑論是拯救了。

他們正值陣脚大亂，回首、出手、失去敵人，找尋目標、亂成一團之際，先勢盡失，天下第七便尋着了他在衆人裏第一個要殺的人發出了他的「勢劍」。

他第一個要殺的人變成了張炭。

——他也要殺天衣有縫，不過卻可以留到最後。

——正如像很多人，喜歡把自己愛吃的菜餚留到最後才吃是一樣的道理。

* * *

劍一發出，張炭已失卻了機會。

閃的機會。

避的機會。

還手的機會。

當然也沒有反擊的機會。

——這便是「勢劍」的特色。

當劍出手時，對方勢必中劍。

張炭已勢必中劍。

中劍的結果只有死。

* * *

張炭沒有死。

他沒有死是因爲有天衣有縫。

大家都亂了，天衣有縫沒有亂。

他發出了他的「氣劍」。

——自他手上的針。

而且一針接一針，如同巨斧天塹，厲風淒雨的壓劈而至。

這是「亂針急繡」的氣劍。

天衣有縫的氣已弱，而且亂了。

他用的正是急促而殺力逼人的氣劍。

天下第七乍受急攻，突然大喝了一聲。

他解開了他的包袱。

向着天衣有縫。

天衣有縫大叫一聲，像被甚麼擊中似的，爆出一蓬血。

熱血。

沒有人看見包袱裏是甚麼。

看見的人只有天衣有縫。

天衣有縫已自方恨少背上滑落。

然後天下第七才再找張炭。

他第二個要殺的人才是張炭。

他追出來原本就是要先殺天衣有縫。

就在這時候，有人大喝一聲：「住手！」

然後他們就看見了一個人。

王小石。

一個從未見過的王小石。

衣亂髮亂全身髒亂成一團恐怕連心也亂得一塌胡塗的王小石！

* * *

王小石當然不髒。

——有一種人，天生就有一種氣質，高潔出塵，就算他三天不洗臉六

天不洗澡十二天不換襪子，喝的是溪水吃的是路邊攤睡的是階下樹幹，他還是一樣比天天洗三次澡日日換四次衣服時時擦汗揩塵的人更加令人覺得神清氣爽。

王小石就是這種人。

當然他也天天洗澡，要是不方便，偶爾懶起來，不洗澡一兩天也不是奇事。他吃遍名樓菜館，卻就是愛吃路邊小攤，喜用別人的乾濕毛巾往臉上揩抹，衣服穿得箇七八天才換洗，可是予人的感覺，皮膚光滑而繃緊，膚色明黃而泛緋，衣白不沾微塵，瀟洒俊發，潔淨得如一株白蓮。

如果他是蓮，白愁飛就好比白雲。

王小石只是出汚泥而不染，白愁飛則乾潔得連灰塵都不染。

王小石當然也不亂。

——有一種人，平時嘻嘻哈哈，偌大的一個人仍像小孩子一般，可是一到發生事故的時候，別人愈是慌亂他就越是鎮定，眞箇可以做到臨危不亂，處變不驚，不動如山、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

患難不僅可以見眞情，同時也可見本色。

王小石就是這樣的人。

甚至，有時候，他表面上可能跟常人一般驚懼害怕，可是，心裏頭早已有了一套應對之法，「害怕」也只是他一種不怕的僞飾而已。他是個有膽色的人。在他混和的表面裏，裹着的是一顆堅定如岩石的心。

如果他的意志如同巖石，白愁飛則像大山。

王小石的心志堅韌而不侵人，白愁飛則堅剛而逼人。

可是王小石現在卻很亂。

眞的很亂。

簡直亂得一團糟。

——當然，無論是誰，在力敵葉棋五與齊文六合擊之後，還能夠只亂了衣衫不亂了心也未曾丟了性命的人，在江湖上，在京城裏，總共就只有那麼幾人。

這幾個人裏，並沒有王小石的名字。

可是經此一役後，王小石的名字已上了榜。

自古以來，有才能的人都好表現自己，莫不希望自己的才藝得到發揮，並且能受到人們的注意。要人注意，則必須使自己站在舞台上，而且還要讓燈光照着自己，才能令人集中視綫，否則，就算你表現或表演得再好，也無人知。是故，先得要成名。成名的方法有很多種：有的以奇言異行來譁衆取寵，有的迎合潮流以投人所好，有的不惜奮臂搏車打倒權威求立威，有的則是被逼上了架子，想不露一手都下不了來。

——王小石無疑是末了的一種。

他力戰齊文六和葉棋五。

——不是他想要的。

他是被逼的。

* * *

因爲青衣文士拔了他的劍。

劍手的劍便是他的性命。

青衣文士一手拔了他的劍來取他的性命。

王小石不想死。

不想死只有反抗。

* * *

青衣文士一拔劍，就出手，邊說：「我以寫文章來教你劍法！」

他一劍直取王小石咽喉。

高冠羽士袖手旁觀，卻喊了一聲：「『明月照高樓』。」

王小石忽然一反掌，出劍架開來劍。

——王小石手中無劍，怎麼出劍？

那是他以手作劍，使出「凌空銷魂劍」。

青衣文士哦了一聲，劍法一振，眼看錯了開去，卻仍直指王小石的咽喉。

高冠羽士道：「好一個『明月照高樓』轉而爲『明月照積雪』。」

「明月照高樓」原是曹植的「七哀詩」，「明月照積雪」却是謝靈運的「歲暮」詩，青衣文士一招不着，立即變招，使來妙渾天成，一氣呵成。

王小石知道對方不但武功高、劍法好，最可怕的是他招式法度森嚴，但章法又妙造乾坤、技法無迹可尋，他的「隔空相思刀」及時出手，算是架住了這一劍。

青衣文士冷哼一聲：「好，你再看這個。」他一面長吟，手底下却沒閑着：「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實，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

他長吟聲中，已攻了六招，三百一十五式。

王小石完全被招式所籠罩。

他幾乎拆解不了。

他知道青衣文士唸的，正是劉彥和的「神思篇」。「神思篇」主旨是說明心神的修養，以及分析神思與外物的交感，從而構成文章意象。可是，這些做文章的道理，在青衣文士手上使來，完全變成了武功招式。

「陶鈞文思，貴在虛靜」，本來是指培養虛靜的心態，而先要虛才能接受事物，先能靜才可明察事物，這是爲文者的修養功夫。

「疏瀹五臟、澡雪精神」，即是以疏治洗滌，以達到虛靜的境界。

「積學以儲實」是指要累積經驗和知識。

「酌理以富才」是指鍛練分析事物的能力，用一種合於準則的方式來思考。

「研閱以窮照」是說要發揮及利用生活經驗，研究所見所聞來培養觀察能力。

「馴致以繹辭」是說應訓練文章寫作的風格，才能把文字語言掌握精確。

這寫文章的六大訣要，而今却成了天衣無縫、絲絲入扣、無懈可擊、綿延不絕的六記劍招。

在這種劍光交織的天羅地網裏，王小石闖不過、衝不破、掙扎不出。

他左手劍、右手刀。

他一口氣使出「踏、破、賀、蘭、山、缺」之刀。

六刀一出，仍衝不開劍網，逃不過劍劫。

他立即又使六劍。

「滿、座、衣、冠、似、雪。」

隨即，他右手使：「夢、斷、故、國、山、川」左手施：「細、看、濤、生、雲、滅」六劍，廿四式剛過，刀劍合運，連出「今、古、幾、人、曾、會」和「一、時、多、少、豪、傑」！

這六六三十六劍刀並使，合起來是：「滿座衣冠似雪，踏破賀蘭山缺；一時多少豪傑，夢斷故國山川。今古幾人曾會，細看濤生雲滅。」

這六句是當朝文韜武略均名傳於世的名將所寫的名詞，在王小石手上使來，以一句涵蓋六闋震古鑠今的詩詞，而又以刀劍合併，逼出六辭的意境氣勢，頓時，青衣文士嚴謹的劍法爲之攻破。

青衣文士也喊一聲「好」，劍不停，又進擊，邊道：「使劍如同爲文，你就看看文章若寫得意深辭躓、嬉成流移、文同書鈔、拘攣補衲之弊吧。」

言盡時，劍已劃出。

劍招已成。

劍路縱橫。

死路。

——文采風流，但每一招均有敗筆。

——每一個敗筆都是殺人的劍招。

王小石破不了。

——如果這四劍，使得完美無缺，他反而能禦其强而攻其弱，甚至遇强愈强、奮力破之，但而今這四劍，跟先前六劍完全不一樣，這四劍充滿了缺陷。

——而這些缺失正是要命的地方，不能破的絕妙之處。

——因爲敵手已先破了自己的局。

(破不了。)

(棋下到此處，已是死棋。)

(死棋就得要認輸。)

(一生裏有些局是破不了的。)。

(人生到此，不如一死。)

(可是人生在世，有些局是不得不破的，有些棋是輸不得的。)

王小石驀然一醒。

——青衣文士使的劍招，正是鍾仲偉「詩品」中所云的文章弊病：「意浮辭躓」是指文章有深而隱晦的意思，但意義的掌握和表現不夠明確。「嬉成流移」原還有下句「文無止泊」，意指文章浮散，不夠嚴謹，行文散漫，沒有主旨之意。「文同書鈔」原句是「文章殆同書鈔」，意指用典用事太多，以致文章如同鈔書一樣。而「拘攣補衲」還有下句：「蠹文已甚」，攣即拳曲不能伸之意，衲即是補，蠹是食木的虫，即是指用典太過，變爲一種束縛、拼湊，成了文章的流弊。

——這四句批評原在「詩品序」不同的章段裏，青衣文士順手拈來，把這些句子化作劍招，連橫合縱，揮洒自如，足見他對文章劍法已熟能生巧，合爲一體，運用得妙到巔峯，馳神入行。

——對方正是以文章之困轉爲劍術之招以困之。

——要不爲所困，唯有不爲所動。

——要不爲所動，唯有……

王小石猛然一省，棄刀。

刀直冲上天，似要破天而去。

青衣文士乍然抬頭，只見刀成了劍，劍成了青龍，飛龍在天。

——要是在天的是劍，自己手中的劍呢？

——生死關頭，存亡呼息間，王小石又怎可以就此棄劍？

他急忙看手中的劍。

手中的劍却不知在何時已換成了刀。

青衣文士一驚非同小可，再要變招已遲。

他的頸項一涼。

劍已架在他的脖子上。

他感受得到劍鋒的冷涼。

劍的無情。

他不怕。

畏懼還沒來得及侵蝕他。

但驚震先行擊中了他。

還幾乎擊潰了他。

他還沒來得及害怕。

他在嘆。

驚歎。

「這是甚麼招？」青衣文士讚羨得痛不欲生地說：「怎麼輕易破了鍾嶸的『詩品序』和劉勰的『神思篇』？」

「破不了，」王小石一抄手，接住了直落下來的劍，道：「這不是劍招，也不是刀法，而是運用存乎一心。你當然知道詩仙李白的那一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吧，這句翻空出奇，突然而至，破格闢局，開門見天。劉勰在『文心雕龍』也說過：敏在慮前，應機立斷，也說過人才稟才，遲速異分。我不能困死在你的佈局裏，只好以『天上來』之劍，制住了你，就好像李太白那一句『君不見……』一般，完全打翻了詩的格律，但自成詩。」他頓了一頓道：「章法規律，是囿限不住眞正的天才的。」

青衣文士汗涔涔而下。

羽衣高冠之士也聽得很用心。

——就在王小石危在瞬息的刹那，突然而且居然能以手中刀換取了他同伴掌中的劍，把劍激飛半空，分了敵手的心神，而以一劍制勝，他當時想要搶救，竟也目眩神馳，來不及施援。

其間變幻之劇、變化之大、變動之速、變異之急，可想而知。

他手心也捏了一把汗。

王小石却一笑。

一笑收劍。

青衣文士囁嚅道：「你……你不殺我？」

「我爲甚麼要殺你？」王小石笑笑說：「人生在世，難免有時候會一怒拔劍，但最好也能夠一笑收劍。」

高冠羽士上前一步，抱拳揖道：「你不殺我六師弟，我承你的情，但我還是要向你討教。」

王小石微噓一口氣，道：「其實兩位也不必相瞞了……」他向兩人抱拳道：「『孤山放鶴』葉棋五葉兄、『文無第一』齊文六齊兄，王某這兒有僭了。」

青衣文士和高冠羽士兩人面面相覷。齊文六道：「咱們還是沒有把你訛着。」

葉棋五道：「你既然已知道咱們是誰，這一戰更不能不打了。」

王小石無奈地道：「葉五哥的『飛流直下、平地風雷』棋子神兵，是武林一絕，在下遠所不及，已不用比了。」

王小石說的極爲謙恭，葉棋五却不受他這一番話，只說：「你也不必過謙，今天，咱們不比棋子石子的暗器。」

王小石一愕道：「那比甚麼？」

葉棋五氣凝神聚：「比棋局。」

王小石一奇：「這兒那有棋？」

葉棋五朗吟道：「天爲局，地爲譜，你我就是棋子。」

王小石搖首道：「如要下棋則費神耗時，葉兄何不另選地方日子，茗茶對弈，在下一定奉陪……」

葉棋五一見王小石大有去意，即吆喝一聲道：「呔！棋已佈定，焉容你不下。」

話一出口，已發招。

他出手，看似平平無奇，王小石見招發招，見招拆招；遇招過招，遇招接招。十幾招一過，忽然發現：葉棋五的步法，如同下棋一般，時車一平六，時將六平五，時馬六退四，時兵七進一，時炮二進八。有些招，他沒有發，只引；有些招，他發了，但只是虛。可是在短短十幾招間，如同下了十幾記「忍着」、「等着」和「險着」一般，「殺形」已佈，「殺勢」已定，而「殺局」也成形。

——而王小石正處身於這樣的「殘局」裏。

＊　＊　＊

王小石人在局裏。

＊　＊　＊

……人在局裏會如何？

執迷不悟，作繭自縛，到省覺時已兵敗如山倒、頹勢不可挽。

甚至已給人將了軍、破了局、輸棋。

儘管王小石刀劍齊施，刀法縱橫，劍法倏忽，「挽留天涯挽留人，挽留歲月挽留你」，在刀光劍影中彷彿排盪出驚心歲月，可是任由左衝右突，都掙不破葉棋五佈下的局、伏下的子、即將引發的殺着。

殺着意在殺。

殺着終引發。

葉棋五以隔空掌力爲炮，雙腿連環急蹴爲馬，同時雙手暗器驟發，猶如兵卒過河，攻城掠池。

而齊文六就成了他的車。

然後殺着排山倒海、蜂湧而出，一波緊接一波，一浪更高一浪。

在棋局裏，「星火燎原」、「橫槊賦詩」、「折戟沉沙」、「白鶴避烟」、「陳兵苦諫」、「烏騅踢雪」的六大名局，同時發動，六局合一，成了葉棋五名成天下，無對無破的一局：「稍縱即逝」。

可是王小石也「稍縱即逝」。

他飛縱而起。

突然離局。

他的人一拔離局中，就看清了大局。

他的身形在半空一振再折，掠出廢園。

他要破局。

當局者迷。

他不想自己陷在局中，他躭心的是唐寶牛、張炭的安危，擔憂何小河、八大天王的去向，憂慮葉府中毒的情形。

他不可以在這兒纏戰。

齊文六急道：「他離局了……」

葉棋五叱道：「他一旦入了局，還可以不顧大局就走嗎！」

＊　＊　＊

——這世上有多少人能說離局就離局？

別說人在局裏，就算只是遊戲，有時候也不能說不玩就不玩，如果是工作，也不能說不幹就不幹，要是身外物，也不一定說放下就能放下。

有的人拿得起、放不下。

有的人拿不起只好放得下。

有的人拿不起也放不下。

王小石呢？

＊　＊　＊

他突然發現了一件事。

世上有些事，不是你放得下就可以放下的，就像手中的劍，當你拿起了它，也正是它拿住了你，有一天你若要放下它，首先也得問問它同不同意。

王小石刀劍合一，而且人和刀劍也合一，心意相通，已不必問。

但葉棋五可不同意。

他的棋子不同意。

他的局也不同意。

不同意讓王小石走。

不同意讓王小石活下去。

* * *

王小石正要飛身出廢園，突然發現，局外還有局。

牆垣之外，是一個更大的局。

棋局。

以人爲子的棋局。

三十二個人。

這卅二人，自然都是高手。

他們楚河漢界，各自佈陣，劍拔弩張，整軍待發，不是爲了互相拚搏，而是爲了等王小石。

——等王小石自行落入局中，然後立即引發的殺局。

王小石想離局，結果另入一局。

局外局。

* * *

王小石只有兩條路。

一條是翻出圍牆，爲「外局」所困。

一條是仍留在廢園，被「內局」所伏。

內外都是局。

——一旦引發，都是殺局。

結果都是死路。

* * *

人不到逼不得已，決不走死路。

王小石也不走。

他選了第三條路。

第三條路是：

不走。

他身形突然一挫，竟乾脆在牆頭上一停足，不走了。

所以他既沒回到原局，也沒落入新局。

他是在兩局之間。

因而他自成一局。

牆外的佈局，認定他一定會落下來，所以已然發動。

一動不可收拾。

如果眞有敵人入局，埋伏發動，自然奏功——可是敵人迄今並未進局，但全局已被引動，這樣一來，先機盡失，局勢大亂，局面已爲敵人所掌握。局已不成局。

這只不過是瞬息間的事。

但王小石已然掌握。

* * *

——武林高手的定義是甚麼？

武功高強的人。

這一點是必須的。

在武林中有崇高地位的人。

這一點也是必然的。

可是，武功高强和地位崇高的人都必須要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那就是：

要能掌握天機、把握先機、創造時機。

就算是稍縱即逝的機遇，也不能放過。

王小石的野心不大。

但他是個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加上志氣，如果際遇也好的話，遲早變成個擧足輕重的人物。

王小石無疑是這樣的人。

* * *

局面一亂，但很快就可以調整、適應，一旦得以重新控制，就可以另成新局。

可是王小石已發動了反擊。

他一脚踹倒了牆。

脚連環踢出。

磚塊連接的飛去。

牆倒，葉棋五和齊文六只好退避。

待牆完全坍倒、塵埃落定時，三十二名「棋子」已全倒在地上。

一人着了一塊磚。

偌大的磚，僅是磚角擊中了他們的穴道。

王小石已不見。

齊文六道：「我們追！」

葉棋五搖頭。

齊文六餘怒未消，又氣又憤：「這斷不戰而逃，這算甚麼！」

葉棋五臉色冷沉：「他已戰勝，只是不爲已甚，忙着去救人。我們也旨在試一試他的武功。」

「現在，可試出來了。」他有點苦澀地接道：「我們的任務只是攔他一攔、阻他一阻，我們也眞的盡力去攔阻了。」

齊文六想了想，看得出是在竭力把怒意强壓抑下來：「他能殺得了諸葛？」

「不見得，」葉棋五整了整衣冠，遐想入神地道：「只不過，王小石今天也未必過得了那兩關。」

「兩關？」

「無論他遇着的是天下第七還是白愁飛，」葉棋五神色詭秘地道：「究竟誰還能活下去都是個問題。」

齊文六問：「五哥是認爲他們一定會打起來？」

「不同原則、不同陣綫、不同理想而又同一目標的人，一起碰面，遲早都會發生衝突，」葉棋五道：「我們雖沒把他擊敗，可是他戰了咱們兩場，心力體力亦大爲耗損，遇上白愁飛和天下第七，功力上都得打折扣。」

齊文六笑了：「遇上天下第七或白愁飛這樣的敵人，差一分精力都等於白送性命。」

「這還不打緊，更重要的是，我覺得，」葉棋五的神情就像在參透了一局乾坤妙局的玄機：「王小石有些心亂。」

「心亂？」

「心亂人自敗，」葉棋五道：「故而對梟雄而言，最好天下大亂，越亂越有可爲。」

齊文六走過去，運指如風，解開仆倒在地上部屬們被封的穴道，他聽葉棋五這樣闡說，剛受挫敗的心理才開朗了些：「對敵人而言，王小石的心自是愈亂愈好。」

葉棋五所佈的局，對王小石完全牽制不住，且被一擊而潰，心中也很不痛快，道：「亂死他好了。」

其實他心裏也很亂。

——因爲他的棋局殺着，對王小石而言，竟如此不堪一擊！

所以他這一句話，簡直是當成一個詛咒。

* * *

的確，王小石不但人亂，連心也亂了。

他心亂的原由不是因爲敵人，而是爲了朋友。

而且還是他的「兄弟」——白愁飛。

他的朋友正在進行一件相當卑鄙的陰謀。

他的兄弟正在幹損人利己的事。

——他該不該阻止？

——他應不應相助？

他矛盾。

所以他心亂。

* * *

他喝止天下第七的時候，因爲連戰齊文六和葉棋五，踢倒土牆，身上沾了一身泥塵，幾乎是足不沾地的趕了來，自然是亂了衣衫亂了髮，更重要的是，也亂了心神。

天下第七果然是住了手。

「是你？」

王小石長吸了一口氣：「是你。」

他知道眼前的人是他平生未遇的高手。

天下第七冷然道：「你要救他們？」

王小石看了看大局，見幾個好朋友：張炭、唐寶牛等都無大礙，心中略舒一口氣，拱手道：「請高抬貴手。」

天下第七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睛翻了翻。

本來，王小石兩次遇上他，雖未曾跟他正式動過手，都爲他身上的肅殺之氣所懾。

——那也不只是殺氣，而是死氣，一種跟死亡的滋味幾乎是一樣的感受。

可是，王小石現在卻忍不住笑了。

因爲他看清楚了天下第七的樣子。

他鼻子裹着白布，左手也包紮着白布。

白布裏還滲着血。

天下第七原來肅殺的神態，完全變了模樣。

變得有點滑稽。

王小石雖然爲了一件事心裏不知如何是好，但見了天下第七的樣子，使他一向活潑開朗的個性，「勤有功、嬉有益」的性情，都不自覺的「發作」了開來。

他笑了。

——一個這般叫人畏怖的人，只要在樣貌上稍作了一些改變，感觀便完全不同了。那麼說來，就算是皇帝天子、聖賢名士，只要他們處身於完全不同的環境裏作不一樣的打扮，是不是跟凡人也沒有兩樣？甚至還不倫不類得令人發噱！

天下第七冷冷道：「你笑甚麼？」

王小石道：「笑你。」

天下第七冷哼一聲，他知道王小石說的是眞話。

「其實你這樣更好看，」王小石道：「至少比較像是人。」

天下第七道：「廢話！」

王小石道：「好，請你放了他們。」

天下第七略作沉吟：「你是我主人要用的人，我主人有事要你去辦，所以我能不殺你，就不殺你。」

王小石道：「謝謝。」

天下第七道：「如果我堅持把他們殺光，你會出手救他們？」

王小石道：「在所難免。」

天下第七道：「可是我一旦動手，就會殺了你。」

「你的主人還有事要我去做，」王小石道：「所以你不能殺我。」

「好，我只殺這兩個人，」天下第七用手指向張炭、方恨少，然後睨了睨天衣有縫，道：「他已死定了，我不必再殺他了。」

王小石搖頭。

「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你一個也不能殺。」

天下第七臉上的青筋突現，王小石又感覺到那股肅殺之氣了。

他仍想笑。

可是笑不出。

——連一向豁達開朗的王小石，想笑都似給人逼住了，其他的人所感受到的壓力，更可想而知。

王小石即道：「你受了傷，傷得不輕，你在此時與我交手，實在不聰明。」

「你也不會好到那裏去，」天下第七盯住他道：「你剛才跟人劇鬥過罷？」

王小石悠然地道：「但你已負了傷。」

天下第七道：「可是你卻很急。」

王小石道：「我可以先在此地應付你，他們先行去葉府救人。」

天下第七道：「你一定要救他們？」

王小石道：「你一定要殺他們？」

天下第七正想說些甚麼，突然，只聞嬌叱一聲，然後就亮起一道刀光。

刀光美極，就像情人爲美麗女子詩中圈下的眉批。

刀色清淡，如遠山的眉、夕陽的依稀。

這樣的刀光，就像是月色。

不是殺意，而是詩意。

有人使刀竟使出詩意來。

可是這詩意卻引動了所有的殺

機。

——此刀一出，本來不擬出手的王小石和還未打算動手的天下第七，只好被逼交手。

因爲勢成騎虎。

所以勢必如此。

＊ ＊ ＊

從樹上倏落下來，向天下第七猝然出刀的是溫柔。

溫柔一直都在樹上。

她在樹上是因爲天衣有縫。

天衣有縫把她自壽宴裏救出來之後，溫柔卻說甚麼也不肯走。

「你要怎樣才跟我回去？」

「你爲甚麼不救他們？」

「我只有一個人。」

「你怕？」

「救他們全部？」

「你不敢？」

「那是一個陰謀。他們背後還有高手隱伏，以我一人之力，如果逞强，恐怕連妳也照顧不了。」

「那至少也得把大方救出來。」

「你不去，我去……」

溫柔正要長身舉步，天衣有縫卻突然點倒了她，然後拔身而起，掠上了一棵枝繁葉茂的棗樹，把溫柔輕置於較茁壯的橫椏上，柔聲道：「你叫我去，我就去。我本來也要去把大方救出來的，可是我就怕你涉險。我這點穴手法很輕，一刻後自解，萬一我回不來，你也不致受制，記住，如我沒回來，不必理我，千萬別闖進葉府去。」

天衣有縫躍下樹來，仔細觀察過溫柔藏身之處不致遭人窺破後，才再奔回葉府去。

之後，他便着了天下第七的伏襲，反而是方恨少背了他亡命奔逃。

天衣有縫身負重傷，本待告訴方恨少溫柔藏身何處，恰見白愁飛就在該處制住了唐寶牛等一干好漢，頓時啞忍不說，心中慶幸已把溫柔穴道封制，否則以溫柔個性，定必會輕舉妄動，一旦讓敵人發現，只有枉自犧牲、妄送性命了。

當然，他內心也極其焦慮。

因爲時辰一到，穴道自解，屆時溫柔必然沉不住氣，定然出手。

這一出手，行藏暴露，不論白愁飛還是天下第七，都非溫柔可以敵得過的人物。

如今溫柔果然出手。

她出刀前還叱了一聲。

因爲她不喜歡暗算人。

——就算敵人再强大，她也不會做暗算人的事。

所以她未出刀，先揚聲。

揚聲是爲了出刀。

溫柔的刀。

＊ ＊ ＊

王小石是第二次看見這把刀又從天而降。

這麼美麗的刀。

這樣美麗的人。

這一向都不溫柔的溫柔。

＊ ＊ ＊

上次那一刀，使王小石忙了好一陣子。

——忙着和白愁飛自一大羣「六分半堂」的高手裏救人。

——救的當然是溫柔。

這次的一刀，更使王小石忙透了。

忙的也是救溫柔。

＊ ＊ ＊

有一種人，天生下來便是個救人的人。

無論他自己喜不喜歡，總是常常救人。

王小石便是這種人。

有一種人，天生是個殺人的人。

不管人是不是他要殺的，但總免不了殺人。

就算不殺人，害一害人也好。

天下第七只殺人，殺人可以說是害人最直接的一種方式。

另有一種人，生下來便常常要人救。

縱然他自己不希望被人拯救，而是喜歡救人，結果仍是要人去救他，他救不了人。

溫柔無疑就是這種人。

此刻，她便是爲了救人而爲人所救。

問題是：要殺她的人殺不殺得了她？要救她的人救不救得了她？

＊ ＊ ＊

這一刀一砍，天下第七立即作出了反擊。

他原本有沒有打算出手，誰也不知道，但溫柔在此時此際向他砍出一刀，他想不全力出手也不行。

因爲强敵在前。

——王小石肯定是個大敵。

天下第七一旦反擊，完全是蓄勢待發的聲勢。

王小石更不能不出手。

因爲他知道以溫柔的功力，絕對擋不住天下第七的一擊。

爲救溫柔，他只有刀劍齊發，攻向天下第七。

天下第七也立時發現，王小石很在乎、很着緊溫柔。

——一種比對自己的性命更在乎的在乎。

——一種比對自己的安危更着緊的着緊。

天下第七馬上領會。

他抓到了對手的罩門。

是以他向溫柔發動了全面的攻擊。

這處境奇特的是：

溫柔夾在兩大高手之間，一時間，她也分不清誰才是王小石，誰才是天下第七，只知道刀劍如山，勁道排湧，彷彿有雙龍二虎在她身旁作殊死搏戰，可是她既看不見、也搞不清楚

，而耳際盡是對掌的轟响和刀劍交擊的銳音。

她人在雙方拚搏的風眼之中，反而閒着，但覺勁力捲湧，胸中一陣陣噁心，連吐也吐不出來。

她不知道，就是因爲她存身於兩人之間，王小石已爲她吃了多少苦，硬擋了多少險招，幾次都險些喪在天下第七的手裏。

天下第七根本不必向王小石出手。

他只要攻向溫柔。溫柔還懵然不知，王小石則要忙於顧應，疲於奔命。

幸而王小石練的是「仁劍」。

——「仁劍」旨在救人，不在傷人。

——「仁刀」亦然。

——如果世間有所謂「屠刀」，「仁刀」即是要人「放下屠刀」。

王小石以刀劍救護溫柔，正符合了「仁刀仁劍」的招路。

所以王小石還可以勉强應付。

可是王小石自知不能應付下去。

因爲他知道天下第七還根本不能算是眞正出手。

天下第七使的是「仇極掌」。

——這一種掌法，王小石聽過。

聽他師父天衣居士說過，那是他師叔元十三限的絕門武藝之一。

——可是這「仇極掌」卻怎麼在天下第七的手下使了出來？

王小石心中驚疑。

驚比疑多。

因爲凶險。

天下第七的「仇極掌」，每一掌宛似深仇巨恨，使王小石刀劍齊施，仍不敢有半點差池。王小石對這套掌法，雖未練過，也有所聞，天下第七手上使來，還不算完全純熟。

然而，王小石已有幾次迭遇險招，不但幾乎救不了溫柔，連自己也護不了自己。

——天下第七眞正的絕門學藝，是在他包袱裏。

天下第七包袱裏的「武器」，尚未出手。

王小石急。

急極。

就在這時，溫柔做了一件事。

一件未知對錯的事，也是足以使天下第七和王小石馬上得分勝負，定生死的事。

她反正不明白身邊發生甚麼事，所以她決心要離開。

她走。

她的輕功一展，便是小天山的「瞬息千里」。

這是輕功中的輕功，除了方恨少的「白駒過隙」，在場諸人，就算是王小石或天下第七，在輕功上也得技遜一籌，追不上她。

——故此，除非天下第七是有意要放走溫柔，否則，不管他要以溫柔來脅持王小石還是把她殺了都好，此際再不全力出手，溫柔的輕功一旦施展開來，天下第七有王小石這等大敵當前，要捉溫柔，除非是先擊殺王小石了。

天下第七如要發動，只有在這稍縱即逝的時機裏發動。

王小石心知不好，但也沒有辦法。

——他不能喝止溫柔，因爲這一叱間，反而使溫柔進退遲疑，而遭天下第七毒手。

——任何戰鬥，都會有結局。他要是再纏戰下去，溫柔困在中間，遲早遇禍。而且，他要趕去葉府阻止陰謀的進行，更不能再拖延下去。

溫柔說走就走。

天下第七只好發動。

王小石只好應戰。

＊ ＊ ＊

他突然棄劍。

劍如神龍，直衝半空，忽然變成那西照的斜陽。

天下第七只覺頭上一爍，一把劍在半空中翻翻滾滾的浮昇着、騰躍着、閃爍着，抖出千個變幻，萬種亮麗，像夕陽驟沉般的正向他頭頂直切下來。

同時間，他發現王小石的刀已欺入他的中門。

刀無聲。

無息。

（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 岳維峻派珠兒救出谷飛雲，告訴他洞窟內的和尚是犯案纍纍的大盜，並着他以後行走江湖要小心，與岳維峻分手後，谷飛雲遇上和尚派來捉拿他的手下，結果中毒昏迷，幸被全依雲救走，服下珠兒送來的解葯甦醒後，已不見全依雲；谷飛雲在酒家內重遇荊月姑，兩人結伴同行，忽有一男子趨前，說要帶他們往見馮小珍，兩人抵達一莊院，果見馮小珍在座，谷飛雲忙替兩人介紹……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風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盛情難却險遭擒　初涉世途少疑心

荊飛明的身材高矮和自己差不多，面貌長得甚是清秀，還有着一股嫵媚之氣，馮小珍暗自忖道：「這姓荊的莫非和自己一樣，是個女子？」

荊月姑已經知道馮小珍是個姑娘了，自然更要看得仔細一些。

就在兩位姑娘互相打量之際，主人錦袍青年含笑道：「三位都是兄弟的貴賓，快請坐下來再說。」

四人分賓主落坐，一名莊丁送上香茗。

谷飛雲朝錦袍青年抱抱拳道：「兄台尊姓大名，還未見告？」

錦袍青年淺淺一笑道：「兄弟鍾豪，鍾鼎的鍾，豪傑的豪。」

谷飛雲道：「原來是鍾兄，不知鍾兄把咱們兄弟三人邀約來此，有何見教？」

「請用茶。」鍾豪端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才道：「沒有甚麼，日前兄弟聽到江湖傳說，谷兄徒手擊敗羊角道人，兄弟極爲欽佩，經多方打聽，才知谷兄和另一位少俠正朝敝邑而來，所以特地要下人去半路上迎接，不料谷兄來得較快，已在城中客店落脚了，無端把三位請來，實在不好意思。」

說話之際，幾名莊丁已在廳上擺起酒筵，一名莊丁躬身道：「公子可以請貴客入席了。」

鍾豪站起身，含笑抬手道：「谷兄三位難得光臨，兄弟命厨下作了幾式家常菜，不成敬意，聊可佐酒，藉以閒話家常，隨便坐好了。」

谷飛雲連說不敢，四人各自坐下，一名青衣使女立即手捧銀壺，從裡首走出，給四人面前斟酒，兩名青衣使女則輪流端上菜來。

菜餚果然盤盤精緻可口，色香味俱佳，酒是陳年女兒紅，色如琥珀，醇而且馥！

主人鍾豪頻頻向三人敬酒，谷飛雲眼看鍾豪對自己三人似無惡意，只是想和自己結交而已，先前一點戒心，至此已不復存在。

尤其三人之中，荊月姑、馮小珍兩位姑娘不善飲酒，喝了一兩杯酒就會暈生雙頰，主人又酒興甚豪，只有自己和他還可乾上幾杯，這一來，不覺高談闊論，放懷暢飲起來。

一席酒下來，鍾豪和谷飛雲兩人差不多都已有了八九成酒意。

鍾豪吩咐兩名青衣使女送三人至賓舍休息，他就拱拱手道：「兄弟不勝酒力，恕不奉陪了。」

谷飛雲忙道：「鍾兄請便。」

鍾豪脚步踉蹌的朝外行去。

賓舍就在東花廳左首，花木扶疏之間，一排五間精舍，谷飛雲等三人，每人住一間房，青衣使女把他們領到房中，然後又給三人沏了三盞濃茶送來，一面說道：「三位少俠還需要甚麼，但請吩咐好了。」

荊月姑道：「不用了，你去休息

吧！」

那使女躬身應「是」，退了出去。

谷飛雲取起茶盞喝了一口，但覺一股清馨濃馥的茶香，直沁心脾，口中讚許的道：「這茶很香！」隨着又喝了一口。

荊月姑、馮小珍也各自舉起茶盞，喝了一口。

喝了酒的人都喜歡喝濃茶，因爲濃茶既可解渴，又能解酒。

三人現在喝的就是濃茶，茶香雖然濃馥，但也略帶苦澀，濃茶嘛，總是會有些苦味的。

谷飛雲一指荊月姑，朝馮小珍含笑道：「馮姑娘，她叫荊月姑，是我義妹，妳們二位以後多多親近。」

馮小珍沒有說話，荊月姑也沒答腔。

谷飛雲只當兩人多了心，才不說話，不覺輕笑道：「妳們怎麼不說話了？」

兩人依然沒有開腔。

谷飛雲這才感到奇怪，仔細瞧去，兩人眼皮微闔，竟似在打瞌睡，這下，心頭止不住驀地一懍，暗道：「她們這一情形，莫非着了人家的道？問題若是出在茶水之中，自己何以一點感覺也沒有呢？」

這就伸手搖了搖荊月姑的肩膀，叫道：「兄弟，妳甚麼了？」

荊月姑本來坐着的，這一搖，她一個嬌軀軟綿綿，幾乎傾跌下來，急忙以雙手扶住，把她抱到床上躺下，然後又把馮小珍抱起，讓她們一起躺下。

細看兩人，都已昏迷不省人事，自己身邊既無專解迷毒的葯物，又不知她們中的是甚麼迷葯，一時又急又驚又怒，心想：「這一定是鍾豪使的詭計，他把自己引來，主要目的自是爲了對付自己，怎知自己反而沒事，却把她們兩個迷翻過去了。」

「現在自己該怎麼辦呢？一是自己也裝作昏迷，看他如何對付自己，一是立即去找鍾豪，逼他交出解葯來。」

他略爲沉吟，決定去找鍾豪。當下一口吹熄燈燭，閂上房門，推開後窗，飛身而出，這時東花廳早已沒有燈火，他沿着長廊，朝前進掠來。

前進，大廳東首，有一座自成院落的屋宇，此時依然燈火通明，還有人在縱聲談笑！

谷飛雲掩到北首窗下，側身看去，裡面是一間極爲寬敞的起居室，鍾豪正好和兩個中年漢子在一張小圓桌上圍坐喝茶。

這兩個中年漢子，一個年約四十出頭，身穿藏青夾衫，濃眉大眼，個子高大壯健，一看就知是北方人。

另一個正好和他相反，生得又瘦又小，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那就是獐頭鼠目。此人穿一件洗得快發白的竹布長衫，已有四十五六歲，這時搖頭晃腦的道：「這個大公子只管放心，兄弟這『迷仙散』只要喝上一口，沒有兄弟的獨門解葯，要三天三晚才能醒來，而且醒來之後，依然四肢無力，無法運行眞氣，要過了七天才解，大公子要把他們押解回莊，保証萬無一失。」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倒好，這番話等於他的招供，自己來得正是時候，不然，眞不知道找誰要解葯呢！」

濃眉大漢笑道：「師弟辦事，一向謹愼，其實有你毒手郎中秦老哥出馬，就算十個姓谷的小子，還不是一樣手到擒來。」

谷飛雲暗道：「聽他口氣，好像是鍾豪的師兄。」

毒手郎中呵呵一笑，連連抱拳道：「孔大俠過獎，兄弟這點雕虫小技，算得甚麼！」

鍾豪長身道：「秦老哥、大師兄，時間不早，二位也請早些休息了，明天一早，咱們就要動身了。」

他們走出起居室，就分開了，鍾豪就住在書房裡，大師兄和毒手郎中則在書房右首的兩間特別客房裡。

因爲他們住得很近，谷飛雲不敢跟過去，隱身暗處，等了一會，看到一名青衣使女從走廊退出，立即閃身過去，掩近毒手郎中房門口，伸手一推，房門居然應手而啓！

谷飛雲舉步跨入，看到毒手郎中還沒有睡，在這電光石火之間，沒待對方開口，左手已經揚起，打出五粒石子，一下就制住了他五處穴道。

谷飛雲從容的掩上房門，上了門，才緩步走到毒手郎中面前，把他推到床沿上坐下。

目光一轉，看到床前小几上，放着一把八寸長的小刀，綠鯊爲鞘，象牙爲柄，看去極爲精緻，伸手取起，抽出刀鞘，刀鋒極利，左手迅快替他解開上身三處穴道，右手刀尖抵着他喉嚨，低聲道：「你只要一出聲，我保証你喉嚨立時會被割斷！」

毒手郎中是多年老江湖，心知對方用刀抵住自己喉嚨，決不會眞的下手，因爲要殺自己的話，早就下手了，他翻着兩顆鼠目，問道：「朋友是甚麼人？」

谷飛雲道：「快說！迷仙散解葯放在那裡？」

毒手郎中道：「兄弟雙手穴道受制，如何取法？」

谷飛雲道：「你說出放在那裡就好，我會拿的。」

毒手郎中無可奈何的道：「在葯箱裡。」

谷飛雲早就看到茶几上有一隻朱漆小木箱，一面問道：「放在葯箱那裡？」

毒手郎中道：「你先打開葯箱，我再告訴你。」

谷飛雲轉過身去，取下銅鎖，打開箱蓋，正待回頭問話，毒手郎中已經說道：「葯箱分上下兩層，你先把上

層端起來。」

谷飛雲依言把上層端起，放到几上。

毒手郎中又道：「你轉過來讓我看看。」

谷飛雲轉過身，沉聲道：「你還有兩處穴道受制，別耍甚麼花樣！」

毒手郎中兩顆鼠目盯着谷飛雲直瞧，神色極爲古怪，問道：「朋友雙手有沒有甚麼感覺？」

谷飛雲雙手一攤，問道：「我雙手有甚麼不妥嗎？」

毒手郎中張口結舌的道：「你……雙手竟會沒事，你不畏劇毒？」

從他這句話中，即可聽出他在葯箱上，不知塗了何種劇毒。

谷飛雲叱道：「廢話少說！『迷仙散』解葯呢？」

毒手郎中道：「從右邊數過去，第二排，第三個小葯瓶就是了。」

葯箱下層，排列着二三十個拇指大的葯瓶，谷飛雲取起第二排第三個小葯瓶，瓶上貼着一張小標籤，果然是「專解迷葯」四字。這就問道：「如何服法？」

毒手郎中道：「每人服一丸……」

谷飛雲把小葯瓶塞入懷中。

毒手郎中急道：「朋友，你去救人，只要幾顆就夠了，這一瓶有一百多顆，你全拿去也沒用處……」

谷飛雲沒加理會，把手中小刀返入鞘中，一面偏臉含笑道：「這把小刀頗合我用，多謝了。」說着，把刀也納入懷中。

毒手郎中聽得爲之氣結，說道：「你不能……」

谷飛雲已經落指如風，一連點了他三處穴道，把他身子放平，附耳說道：「你好好睡一覺吧！」

閃到左首窗下，輕輕推啟窗戶，穿窗而出，然後又輕輕推上，才雙足一點，長身掠起，回轉賓舍，仍從後窗進去，落到地上，目光一注，不由猛地一驚，因爲剛才自己抱到牀上躺着的二位姑娘，竟然人去牀空！

她們中了「迷仙散」，當然不會是自己走的，那麼一定是被人擄走了。

是這裡的主人鍾豪？不可能，他在茶水中暗使「迷仙散」，以爲已把自己三人迷翻，準備明天「押解回去」，雖然不知他要「押解」到那裡去，但可以斷言，他聽了毒手郎中的話，心裡篤定得很，所以不可能會來把荊月姑二人擄去。

那麼是另有其人，這人會是誰呢？

驀一抬頭，看到壁上有一支竹筷釘着一張白紙，寫着：「要找人，出南門」六個大字。

救人如救火，自然要立時趕去不可！

谷飛雲忽然心中一動，不覺嘴角間有了笑意，立即一個轉身，雙掌驟發，砰然一聲巨響，把兩扇窗戶震得直飛出一丈多遠，落到地上，又發出砰然一聲大響，他人也隨着射出窗外，隱了起來。

時在深夜，這兩聲大響自可傳出老遠，驚動屋中人了！

首先聞聲出來的是住在賓舍裡伺候的青衣使女，她睡眼惺忪，堪堪奔出！

接着但見兩道人影有如星丸墮地，疾然瀉落，那是鍾豪和他大師兄。

谷飛雲心中暗道：「這兩人身手相當高明！」

青衣使女看到鍾豪，慌忙躬身道：「小婢見過大公子。」

鍾豪問道：「這裡發生了甚麼事？」

青衣使女道：「小婢聽到兩聲大響，剛趕出來，還……」

鍾豪沒待她說下去，回頭道：「大師兄，咱們快進去瞧瞧。」

大師兄目光一注，及時發現其中一間的兩扇窗戶已被震飛，這就說道：「師弟，咱們從窗戶進去吧！」

兩人飛快的穿窗而入，但沒有多久，又從窗戶退出，他們當然已經發現中了「迷仙散」的三人已被人擄去，也看到釘在牆上的那張字條了。

大師兄道：「師弟，秦老哥一直沒有出來，會不會出事？你快去看看。」

鍾豪道：「咱們……」

大師兄道：「咱們要去南門，也該招呼秦老哥一聲，大家一起去才好。」

鍾豪點點頭道：「小弟這就去。」

他長身朝長廊奔去，過了好一回工夫，才見兩人匆匆趕來。

毒手郎中訕訕的道：「讓孔大俠久等了，兄弟……咳，咳，居然有人潛入房中，兄弟在睡夢中，着了人家的道！」

大師兄驚異的道：「秦老哥看清甚麼人嗎？」

毒手郎中聳聳肩，嘿然道：「兄弟若是看清他是誰，還會讓他逃走嗎？」

鍾豪催道：「大師兄，咱們走吧！」

大師兄微哂道：「此人留條的目的，就是要咱們趕去找他，咱們不去，他是不會走開的。」

三人出了莊院，長身掠起，一路往南掠去。谷飛雲遠遠跟在他們身後，已可認出這座莊院是在城西。

此時不過三更時分，城門上並沒有人，前面三人各展輕功，登上城牆，再往下縱落，谷飛雲也跟着越城而出。

南門外地勢遼闊，是一片空曠，中間有一條黃泥路，兩邊草長過人。

前面三人一直奔行了十來里路，才看到前面路旁有一棵覆蓋如傘的大榕樹，樹下負手站着一個人。

鍾豪等三人老遠就看到了，奔近大樹兩三丈遠，就停了下來。谷飛雲也一下隱入草叢之中，遠遠的繞將過去。

樹下那人沉聲喝道：「來者何人，請報上名來。」

走在最前面的大師兄朗聲道：「天演門下孔必顯、項中豪和毒手郎中秦大山。朋友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谷飛雲聽得暗道：「原來那大師兄叫做孔必顯，鍾豪却是項中豪，天演門下，不知是甚麼門派，哦，項中豪，莫非是項中英的哥哥？」

「哈哈！」大榕樹上響起一聲大笑，一道人影翩然飛落在三人面前，打了個稽首道：「來的怎麼會是三位？」

項中豪同樣一怔道：「怎麼會是道長？」

原來從樹上飛下來的，正是羊角道人。

谷飛雲心裡登時明白了，羊角道人擄走二女，乃是衝着自己來的。只聽羊角道人道：「貧道擄來谷飛雲兩個義弟，是要谷飛雲前來赴約，不想却驚動了大公子三位。」

項中豪奇道：「道長沒把谷飛雲擄來嗎？」

羊角道人道：「貧道若是擒到了谷飛雲，何用再把這兩個丫頭擄來？」

「會是兩個丫頭？」項中豪驚奇的道：「不對，谷飛雲明明中了秦老哥的『迷仙散』，怎會不見了呢？」

毒手郎中心中暗道：「難道進入房中，強逼自己交出『迷仙散』解葯的，會是谷飛雲？難道他不畏『迷仙散』？哦，不錯，那小子雙手手指明明沾上了塗在葯箱上的『沾衣毒』，他居然若無其事，如此看來，那小子果然是谷飛雲了！」

這對他來說，是臉上無光的事，因此只是在心中想着，並未說出口來。

大師兄孔必顯沉吟道：「莫非谷飛雲沒中『迷仙散』，給他跑了？」

羊角道人抬目問道：「大公子此來，就是爲了對付谷飛雲嗎？」

這話，也正是谷飛雲想知道的。

項中豪道：「在下是奉家父之命，務必把谷飛雲擒回去，因爲隨舍弟中英出來的四名莊丁趕回去報告，說舍弟被谷飛雲用暗器打瞎眼睛，不知去向，家父極爲震怒，非把谷飛雲碎屍萬段不可！」

谷飛雲暗暗哦了一聲。

羊角道人聳然動容道：「中英被他用暗器打瞎雙眼，這是甚麼時候的事？這姓谷的小子，貧道絕不會放過他的！」

「哦！」他忽然哦了一聲，目光四顧，說道：「這麼看來，這小子可能也跟來了！」

孔必顯道：「道長說得極是，是他故意震飛窗戶，驚動咱們的，由此可見，他已暗中跟隨咱們來了。」

項中豪怒聲道：「搜！」

孔必顯擺了下手，然後朝羊角道人問道：「道長把兩人藏在何處？」

羊角道人深沉一笑道：「在五里外江邊一艘篷船之中。」

兩人話聲說得極輕，谷飛雲隱身之處，相距較遠，是以無法聽到。

孔必顯道：「走，只要兩人在咱們手中，谷飛雲就非就範不可！」回頭朝毒手郎中道：「秦老哥，咱們一走，這小子自會暗中跟着下來，現在就看你的了。」

毒手郎中微微搖頭道：「沒用，這小子好像不畏劇毒，兄弟葯箱上塗了沾衣毒，普通人只要沾上少許，就會全身痲痺，這小子似乎並未中毒，還把箱內『迷仙散』解葯都取走了。」

「會有這種事？」孔必顯道：「那好，反正有兩個小妞在咱們手裡，等他跟來，憑咱們這些人，還怕拏不住他？那就走吧！」

話聲一落，幾人立即匆匆往北行去。

谷飛雲看他們一起往北行去，也就遠遠尾隨下去。

就在他走了半里光景，兩邊草叢中同時閃出八個黑衣漢子，這八人身手相當敏捷，一路跟在谷飛雲身後，同樣朝北首奔行而來。

五六里路程自然不須多時，就已趕到江邊。這裡已是陸地盡頭，面前橫亙着一條大江，江水滔滔，幾乎一望無際。

岸邊，果然停泊着一艘篷船，船上的人，敢情已經睡了，黑忽忽的不見一點燈光。

羊角道人走近船邊，叫道：「徒兒，你們出來。」

船上有人應聲道：「你兩個徒弟睡着了，還沒醒呢！」

羊角道人聽得不由一怔，雙目精光暴射，沉喝道：「你是甚麼人？」

「你問得好生奇怪！」船上那人道：「我是這條船上的船老大。」

羊角道人陰笑道：「你不是。」

船上那人也輕笑道：「你說不是就不是好了。」

毒手郎中、孔必顯、項中豪三人也聽出此人口氣有異，一起圍了過來。

這時谷飛雲也早就趕到了，他仍隱身在草叢之中，一面暗道：「這人又是誰呢？」

羊角道人沉聲道：「你給本眞人上來！」

船上那人輕笑道：「你是羊角道人，在江湖上也還小有名氣，不過也唬不倒人，上來就上來。」

隨着話聲，果然從船尾篷下鑽出一個人來，這人舉止從容，身上穿一件青布長衫，此時一手撩起長衫下襬，慢吞吞的舉足跨上江岸，右手拿一把竹柄摺扇，朝毒手郎中、孔必顯、項中豪三人指了指，笑道：「原來還有毒手郎中和天演子的兩位高徒，當眞幸會。」

羊角道人等四人，直到此時才看清這人身材不高，約莫四十出頭，生

得淡眉細眼，膚色白淨，說的是一口蘇州話，看去擧止斯文，越是如此，就越覺得令人莫測高深！

不，像羊角道人、毒手郎中，都算得是老江湖了，竟然不識此人來歷，連聽也沒聽說過，但從對方從容不迫的神態看來，又決不是沒有來歷的人！

羊角道人目光直注，問道：「朋友眼光不錯，不知如何稱呼？」

青衫人豁的一聲打開摺扇，在胸前輕輕搖了兩搖，含笑道：「說來見笑得很，在下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就是說出來了，四位也未必聽過。」

他不肯說。

羊角道人嘿然道：「你躲在船中，把貧道兩個小徒怎麼了？」

青衫人漫不經意的笑了笑道：「二位令徒只不過是小睡片刻而已！」

羊角道人再也忍不住，口中尖喝一聲：「你敢對本眞人如此放肆！」喝聲中，右手拂塵已如春雲乍展，直拂出去。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道長有話好說，火氣何用如此大法？」

他口中輕描淡寫，身形也極爲從容，只是輕輕一側，就避了開去。

羊角道人沉嘿一聲，拂交左手，右掌當胸，正待推出！

「道長且慢！」孔必顯急忙一擺手，接着道：「這位朋友連萬兒也不敢亮，道長出手，不但勝之不武，也太抬高了他的身份，不如由在下先去會會他。」

話聲一落，就迎着青衣人走去，說道：「來，閣下身手好像不弱，孔某先來領教領教。」

青衫人手搖摺扇，微笑道：「天演子以劍法馳譽武林，他門下弟子自然精於劍擊，閣下只管亮劍好了。」

他雖在微笑說話，但口氣極爲托大，絲毫沒把孔必顯放在眼裡。

孔必顯心裡不禁有氣，冷然道：「閣下的兵刃呢？」

青衫人搖着摺扇，呵呵一笑道：「在下就以這把摺扇，會會你的高招。」

他手中僅是一把極普通的竹骨紙扇，要用來和孔必顯的百煉精鋼長劍交鋒，此人當眞夠狂！

孔必顯怒哼道：「你敢小覷孔某？」

青衫人笑道：「那倒不是，在下二三十年來，一直以這把摺扇隨身，也會過不少高人，天下之大，人上有人，在下更不敢小覷天下英雄，勝負之事，要交手後才知，閣下既要賜招，那就請出手好了。」

「好，看劍！」孔必顯心頭怒極，喝聲甫出，右手急掄，身隨劍進，灑出一片綿密劍光，僅此一招，已可看出天演子門下首徒劍術果然不同凡响！

那知青衫人竟然連正眼也沒瞧上一下，直等劍光逼近他身前一尺光景，右手摺扇一收，倏地從劍光中穿入，扇頭「啪」的一聲，敲在孔必顯執劍手背指骨之上！

這下痛得孔必顯整條右臂驟然一痲，五指無力，長劍「噹郎」墮地，差幸他爲人機警，立即往後疾退出去五步之多！

再看青衫人却依然站立原地，手搖摺扇，面含微笑，並未追擊過來。

這下直把孔必顯羞得滿臉通紅，怔立當場，半晌說不出話來。

同時也把羊角道人、毒手郎中二人看得一怔，誰也沒想到天演子首徒，竟然會在他手下連一招都走不出。

青衫人擧足輕蹴，把地上長劍挑起，朝孔必顯飛來，一面含笑道：「閣下接住了，如果不服氣的話，儘管使來，咱們不妨再試上幾招。」

孔必顯一把抓住長劍，怒聲喝道：「你……」

項中豪忙道：「大師兄不可中他激將之計，還是小弟上去試試。」

孔必顯終究練劍多年，心知盛怒出手，乃是使劍的大忌，這就嗆的一聲返劍入匣，哼道：「在下不愼失手，自有師弟代我出手！」一面壓低聲音說道：「師弟小心，此人招式怪異，不可逞强。」

項中豪道：「小弟省得。」

擧步走上，隨手掣出長劍，抬目道：「在下領教。」

青衫人依然輕搖摺扇，看着他，點點頭道：「西峯山莊的項大公子，很好，你只管發劍好了。」

項中豪長劍當胸直豎，說道：「有僭。」

左足跨進，身形倏地左轉，一下旋到對方右首，劍勢乍發，一道劍光射向對方右腰。這一記「回馬發槍」，身形飛旋，快到無以復加。

青衫人不慌不忙，跟着他身向右旋，這回連摺扇也並未收起，只是隨着轉身之勢，右手扇面朝下覆下，一下就把項中豪刺去的長劍壓住！

不，他壓住長劍，身形並未停住，依然繼續向右旋去。

項中豪長劍被他摺扇扇面壓住，照說應該立即抽了回去，怎知對方扇面上似有極大吸力，怎麼也抽不回來，對方身形繼續右旋，他就不得不跟着對方向前俯衝過去。

直等青衫人轉了一圈，脚下倏然而住，口中喝了聲：「去吧！」

摺扇一鬆，項中豪再也站立不住，往前衝出數步，摔撲下去，跌了個狗吃矢。

青衫人依然站在原地，分毫沒有移動，臉上也依然含着微笑，目光徐徐從羊角道人、毒手郎中兩人面上掃過，說道：「二位大概也想試試了？」

「豁」！他把摺扇一收，插到束腰帶上，空着雙手，續道：「在下久聞羊角道人『子午陰掌』，武林中罕有人敢

接，毒手郎中左手練成『毒沙掌』，更是劇毒無倫，二位如有興趣，不妨一起下場，好讓在下見識見識『子午陰掌』和『毒沙掌』的厲害。」

這話說得更狂，毒手郎中秦大山雖是以行醫走江湖，但擅於用毒，尤其左手練成「毒沙掌」，無人敢和他對掌，武功自是不弱。

羊角道人成名數十年，更是一流高手之列，不然，西峯山莊莊主、素有白面霸王之稱的項繼楚，以一方霸主之尊，也不會令次子中英拜羊角道人爲師了，他上次敗在谷飛雲手下，眞可以說是陰溝裡翻船，寃枉之至！

如今青衫人居然說出要他和毒手郎中聯手同上的話來，豈不令他無比難堪，一時怒惱已極，尖笑一聲道：「不用，施主有此豪情，貧道十分欽佩，至於要貧道和秦道兄聯手一節，且等施主勝了貧道一招半式，再說不遲。」

毒手郎中也覺得對方太過份，接口道：「道長，還是讓在下先向這位朋友領教……」

「不用。」羊角道人深沉笑道：「道兄不妨暫作旁觀，待貧道接不下來，道兄再出手可也。」

他把拂塵插到背後，朝青衫人森然一笑道：「咱們就徒手走上幾招，施主請吧！」

青衫人意態自如，瀟洒的道：「這是在下向道長討教，自該由道長先請。」

羊角道人已知此人來者不善，既敢口發狂言，自非易與，何況方才他只在一招之間，連敗孔必顯、項中豪二人，自己竟然會看不出他的奇妙之處！

因此絲毫不敢小覷了他，聞言呵呵一笑道：「好，好，貧道那就佔先了。」

說話聲中，左足跨上，右手抬處，五指下垂，用手背輕飄飄的朝前拂出。

這一拂，看去慢吞吞的，表示了長者的風度，不想佔青衫人的便宜，實則含四五個變化，只要對方一出手，立可變招，成爲殺着。

青衫人口中雖然說着要見識見識羊角道人的「子午陰掌」和毒手郎中的「毒沙掌」，但心中也未嘗不知厲害，因此羊角道人反手拂出，他立即身形飛旋，一下向左旋出，擰身發掌，雙掌一前一後，相繼拍出。

羊角道人有意試試對方內力，同樣一個擰身，不退反進，同樣雙手疾發，一前一後朝前迎去。

這一下，雙方一來一去勢道均急，說甚麼也會碰上了，但青衫人就在雙方掌勢要接未接之際，身如輕烟，一下從羊角道人右側閃出，左手却在閃出之際，橫拍羊角道人右肩。

羊角道人反應也不慢，右肩一沉，右手一記「龍尾揮風」，向右後方揮去，兩人身形也同時岔了開去。

谷飛雲隱身草叢，正看得出神，忽然發覺有人欺近，心中警兆方生，只見一個小巧身形，已經一下鑽到自己身邊。

一時之間，幾乎連人影都還沒有看清，耳中聽到輕「噓」了聲，壓低聲音道：「谷大哥，是我！」

谷飛雲定睛看去，原來竟是珠兒，不覺喜道：「珠兒，是妳？我正愁一個人應付不了呢，妳是趕來幫我的？」

珠兒咭的笑道：「我是奉命救人來的，救你的兩個結義妹子。」

谷飛雲被她說得臉上一熱，還沒開口，珠兒已經接着道：「這人姓東，心計武功都很厲害，他是爲你而來的，所以你最好不要露面。」

谷飛雲道：「妳一個人應付得了嗎？」

珠兒神秘一笑道：「山人自有妙計……」接着哦道：「谷大哥，你把解葯交給我。」

谷飛雲從懷中取出葯瓶，交給了她。

珠兒塞入身邊革囊之中，然後叮嚀着道：「還有，你要記住，明天中午，我們在西首長台關附近的三官廟見。」

說完，彎着腰，悄悄的朝右首草叢間鑽去。

這時，毒手郎中也上場了，和羊角道人聯手雙戰青衫人，三條人影倏忽盤旋，起落如飛，一時很難分出高低來。

原來青衫人和羊角道人打過三招之後，雙方攻守平衡，保持現狀，青衫人忽然使了一記「挪移身法」，一下逼近毒手郎中面前，笑道：「秦老哥也該出手了。」右掌突發，迎面拍去。

毒手郎中也不是易與之輩，口中大笑一聲，喝道：「好哇！」

左手迅疾格出，右掌「流星追月」，直向對方胸口按去。

青衫人身形一晃，便自閃出，原來羊角道人已從身後追擊而至。

毒手郎中因他正在和羊角道人交手，却乘隙來向自己挑戰，分明瞧不起自己，心頭這一怒，那容青衫人輕易閃出？身形閃電右移，口中喝道：「閣下慢點走。」

右手未收，左掌緊接着拍出，右掌再接着拍出。

青衫人大笑道：「難得之至，二位終於聯手了。」

原來他有意逼毒手郎中出手，好符合他方才說的話，要見識見識「子午陰掌」和「毒沙掌」的厲害。

「哈哈！」羊角道人不怒反笑，尖聲道：「原來施主眞人不露相，非要貧道和秦老哥聯手，你才肯見眞章。」

雖說他口中說着，心頭却動了眞怒，雙手疾揮，各自攻出了一招。

青衫人立時警覺羊角道人出手之際，比方才三招已經加重加速，顯然

要和自己硬碰了。

毒手郎中有被人戲侮之感，自然要把最厲害的招式使出來。

因此三人這一動上手，當眞有如兔起鶻落，人影飛閃，掌影漫空，打得好不激烈！

不，青衫人好像越遇上人家猛攻，他就越發從容不迫，雙掌揮洒，人影飄逸，任你羊角道人和毒手郎中聯手，攻勢凌厲，他都漫不在乎！

就在動手之際，羊角道人耳邊响起青衫人「傳音入密」的聲音說道：「道長，十招已過，你在十招之中，連使了三記『子午陰掌』，在下都接下了，家師曾交代過在下，道長成名多年，不可使你過份難堪，方才天演子門下二徒，一招不到，就敗在在下手下，在下不敢對道長無禮，還是請道長自己收手的好。」

這話已說得極爲明白——你能打出十招，是我手下留的情，你再不收手，那就要自取其辱了。

武林中人，頭可斷，盛名絕不能損，當然沒有人肯自取其辱的。

羊角道人呵呵一笑，喝道：「秦老哥，咱們不用打了。」

毒手郎中雙手一收，愕然道：「道長，咱們並無敗象。」

羊角道人呵呵一笑道：「憑貧道和秦老哥聯手，十招之內，猶未佔得上風，何用再比？」

毒手郎中點點頭道：「道長說得也是。」

青衫人微笑抱拳道：「家師對二位久慕大名，有親筆函在此，要在下面呈，請二位過目。」

伸手從懷中取出四封信函，把上面兩封遞給了羊角道人和毒手郎中，然後又朝孔必顯、項中豪二人含笑道：「家師也另有兩封親筆函，給孔兄令師和項兄令尊，就煩二位轉呈。」

說完，又把手中兩封信分別遞給了孔必顯、項中豪。他沒待四人開口，忽然轉過身來，面向東首草叢間，含笑說道：「兄台作壁上觀已有多時，現在該可以出來了吧？」

谷飛雲聽得一驚，心想：「原來他早已發現自己了！」

思念未已，陡聽自己左首嘶的一聲輕响，一條人影凌空飛起，朝青衫人面前瀉落，咭的笑道：「怎麼？你師父也有親筆函要我轉呈師父嗎？」

這人自然是珠兒了，谷飛雲暗暗吁了口氣，心想：「自己還當珠兒已經走了，原來她隱身附近，是有意替自己解圍的。」

青衫人原以爲隱身草叢間的準是谷飛雲，想不到竟是一個十二三歲的紫衣小女孩，不禁爲之一怔，望着珠兒，訝異的問道：「小姑娘，妳是什麼人？」

羊角道人和毒手郎中也不識珠兒的來歷，但看她從草叢間凌空飛起的身法，捷如飛鳥，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娃，竟有如此高妙的輕功，自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珠兒俏皮的道：「我就是你叫兄台的人了。」

青衫人微笑道：「妳是一個人來的嗎？」

珠兒撇撇嘴道：「天下之大，我一個人那裡不能去，難道還怕什麼人不成？」

青衫人笑道：「天下壞人比好人多，妳小小年紀，萬一遇上壞人怎麼辦？」

口中說着，右手五指一探，朝珠兒手腕抓去，這一記出手如電，不但十分快速，也出其不意。

「啪！」珠兒右手一翻，用手背拍在青衫人抓來的手背上，咭的笑道：「你如果是壞人，我如果使的是劍，你這隻右手就不屬於你的了。」

她不但出手奇快，連說話也似連珠一般。

青衫人不由得一怔，她說得不錯，她這一記如果使的是劍，自己這隻右掌就沒有了！這女娃使的會是什麼手法，竟有如此快法。一面卻故作鎮定，含笑道：「我只是試試妳而已，小姑娘身手高明得很，師父是誰？」

珠兒道：「我不能告訴你。」

青衫人道：「爲什麼？」

珠兒道：「我師父說過，她老人家名號是不可以輕易告訴人的，只有萬不得已的時候才能說。」

青衫人問道：「什麼才是萬不得已的時候呢？」

珠兒偏着頭道：「我師父說，譬如遇上江湖上最難纏的大魔頭，他要把我捉去的時候，我只要悄悄告訴他我師父的名號，他就不會爲難我了。」

青衫人道：「在下也要把妳捉回去，妳還不說嗎？」

珠兒笑着拍手道：「你好賴皮，方才不是已經輸給我了？」

「好。」青衫人又道：「那麼妳告訴我，妳到這裡來作甚？」

珠兒道：「我是奉命來辦事的。」

青衫人問道：「奉誰之命？」

珠兒俯下身去，伸手摘了一片東西，送到青衫人面前，說道：「是他老人家要我來的。」

青衫人看她手裡拿的是一片葛草，心頭不覺一震，忖道：「會是酒仙南山老人？」一面問道：「他不是妳師父？」

珠兒道：「當然不是。」

青衫人道：「那麼他老人家怎麼會派妳來的呢？」

珠兒道：「今晚我跟師父在路上遇見他老人家，他說要差我辦一件事，就這樣咯。」

青衫人問道：「他要妳辦什麼事呢？」

珠兒道：「他說他老人家到鳳翔去喝酒，就住在姓荊的小丫頭的家裡，那小丫頭很巴結他老人家，他老人家

總不能看她被人家綁票，要我來要人的。」

青衫人可以從她的話中聽出來，這小女孩的師父，一定是一位非常人物，和酒仙南山老人極熟，而且南山老人可能就在附近，再說，看她說的也不像是假話。

自己擄來兩個丫頭，本來是希望把谷飛雲引來，如今谷飛雲既然沒來，酒仙南山老人却要小女孩來向自己要人，自己如果不放人，豈不得罪了南山老人？

師父一再交代，江湖上有幾個人要自己特別小心，不可得罪的，南山老人就是其中之一，說不定這小女孩的師父，也是其中之一。

他方才已試出珠兒的身手，是以更相信珠兒說的不假，這一沉吟，不覺頷首道：「好吧，人就在船上。」

珠兒看了他一眼，沒好氣的道：「你怎不早說，還要我費了這許多唇舌？」

話聲甫落，人已一個飛旋，就像風飄柳絮，一下飛起，飄落到三丈外的篷船之上，俯身鑽進篷去。

光是這一式身法，就看得羊角道人等人暗暗咋舌。

接着船篷被推開，珠兒在船艙中叫道：「怎麼還有兩個臭男人？你們給我上去！」

呼、呼兩聲，兩團人影從船中飛起，朝岸上摔來。這兩人正是羊角道人的門下，羊角道人趕忙一個箭步，縱身而起，一手一個把兩人接住。

珠兒又在船上尖聲叫道：「喂，我來的時候，有八個穿黑衣的人都被我點了穴道，你回去順便替他們把穴道解開吧，謝謝你啦。」

篷船離岸，緩緩向江面駛去。

青衫人只有苦笑，他帶來的人手，居然全被一個小女孩制住了，一面朝羊角道人等人拱拱手道：「在下先走一步。」

大袖一揮，一道人影劃空而逝。

*　*　*

谷飛雲因這裡已有珠兒應付，自己的馬匹仍在莊院之中，紫駒善解人意，自然不能捨之而去，這就悄悄後退，直到退出十數丈外，才展開輕功，趕回莊院，來到馬廄，找到紫駒，牠看到主人，不禁低下頭發出輕嘶。

谷飛雲用手掌拍拍牠的臉頰，同時看到還有一匹全身如雪的白馬，生相極爲神駿，心想荊月姑一直嚷着要買一頭牲口，不如把這匹白馬帶去送給她。

這就過去牽出白馬，然後跨上紫駒，出了馬廄，就在馬上雙掌揚處，砰然一聲巨响，震開柵門，兩匹馬响起一陣急驟蹄聲，衝了出去。

後面有人大聲叫着：「有偸馬賊……」但谷飛雲早已遠去。

第二天中午，谷飛雲依然騎着紫駒，牽了白馬，找到長台關，再往北三里光景，西臨大江，果然有一座三官廟。

谷飛雲堪堪走近，就看到泊在江邊的一艘船上，探出一個頭來，「喂」了一聲問道：「客官可要過江嗎？」

谷飛雲看到探出頭來的是珠兒，不覺喜道：「珠兒，原來妳們已經先到了。」

珠兒咭的笑道：「兩位姐姐都是急性子，巴不得長出翅膀會飛，一路上幫着划槳，我們很早就到了，唔，已經快一個時辰了呢。」

谷飛雲正想問她，荊月姑和馮小珍在那裡？

珠兒眼珠骨碌一轉，神秘的笑了笑道：「兩位姐姐這時候正在忙着呢，谷大哥，你想不想去見她們？」

谷飛雲自然急着想見她們，但臉上不好意思流露出來，只是點頭道：「好。」

珠兒從船艙上一躍而出，落到谷飛雲身邊，嬌笑道：「那就走吧。」

谷飛雲問道：「她們在那裡？」

珠兒道：「我怕他們會暗中跟着來，所以躲在船上守着，現在看來，他們不會來了，你跟我來就是。」

說完，一蹦一跳的朝三官廟中奔去。谷飛雲兩手牽着兩匹馬，跟在她身後走去。

三官廟有兩進殿宇，進門是一個大天井，谷飛雲把馬拴在右廊。

珠兒在大殿前石階上站停，問道：「谷大哥，你這兩匹馬那裡來的？蠻神駿的咯。」

谷飛雲笑道：「一匹本來是我的，另一匹大概是項中豪的，我就是看牠蠻神駿，所以順手牽來了。」

珠兒咭的笑道：「人家順手牽羊，你却順手牽馬了。」

谷飛雲道：「誰叫他把我誆去的？」

珠兒問道：「他們莊上還有沒有馬匹？」

谷飛雲道：「怎麼？妳也想順手牽一匹來？」

珠兒點着頭道：「你猜對了，我正有此意呢，附近找不到牲口，只好到他們莊上去牽了。」

谷飛雲道：「他們馬廄裡，少說也有二三十匹馬，但沒有像這匹白馬這樣神駿的了。」

珠兒喜道：「只要有就好了，我們進去吧。」

他們繞過大殿，來至第二進，一排五間，除了最右邊一間住了兩個道士，其餘房舍，本來就是留給附近的施主們借用的，所以都空着，而且已經十分破舊。

珠兒領着谷飛雲走到右首一間，進門一間，中間放着一張板桌和四把長櫈，敢情是道士們平日用膳之所，後面則是廚房。

珠兒一下搶到廚房門口道：「兩位姐姐，妳們看誰來了？」（未完・九）

上文提要： 小羅、葛三刀在賭場將常有慶羞辱一番離去，遇上儒、釋、道，加上像窮家帮頭子的人，這四個人是萬世師、了因、天機子、高清風的截擊，二人不敢遭擒，要送去「十二賭坊聯盟」懲治，路上假小羅將二人救走，說出自己有難言之隱，請小羅代庖，替他與龍仙蒂辦一件好事，小羅感恩圖報，其實並不知假小羅藉詞成全他們的婚事……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乳虎雛龍

父女各走極端　小羅慶幸得救

以四人的年紀和經驗來說，似乎不該上當，但為了一口氣，也就管不了那麼多，高清風主動攻向萬世師。此刻了因和「天機子」都已後悔。

他們都知道這是兩少挑撥離間之計。

而萬世師和高清風打了七八招，也洞悉兩少的用心。停手吧！又怕雙方以為他怯戰，傳出去不好聽。

四個人都這種想法。

只要有了這想法，就不甘先行停手。

大約在百十招左右，了因掃了「天機子」一掌，「天機子」自袖裡取出一支小拂塵，戳了了因一下。

這當然算是偷襲。

本來雙方只是為了爭强鬥勝，這麼一來就有仇了。了因取過巨大的禪杖摟頭砸下。

「天機子」也拔劍在手閃了開去。

「葛三刀」向小羅眨眨眼，意思是：咱們可以走了。

高清風和萬世師之戰，萬稍高一籌，高清風已不支，呼呼牛喘，四人眼看着小羅和「葛三刀」揚長而去。

＊　＊　＊

小羅和「葛三刀」進入一家酒樓。

時間是午後食客稀少之時。

二人在樓下剛坐下，忽然聽到樓上熟悉的女子口音。

不錯，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是小五子和姜軟軟。

在未和仙蒂有夫妻之實之前，小羅很喜歡小五子。

甚至對軟軟的印象也不錯。

現在他還是喜歡二女，但他必須迴避。

正因為他喜歡過她們，非迴避不可。

他以為雙方都是易燃體，他不希望自己燃上對方，自然也要提防自己被對方的烈火引燃。

「老葛，我們換一家。」

「小羅，迴避也不是辦法。」

「老葛，我要對小仙蒂的情感負責。」

「當然，但並非就不能和其他女人在一起。」

「老葛，凡事防患於未然，總是好的。」

「好吧！我們走……」

這大鎮上像樣的酒樓有三四家之多，二人換了一家，吃飽之後住進一家客棧，不久入睡。

小羅深夜忽然被人推醒，床前站着一位幾乎全裸的女郎。

他尚未全醒，而且剛才正好夢中在和仙蒂纏綿。

他抱住這女郎往床上一滾。

這女郎最初心跳如搗不出聲，她以為要獲得小羅，當然要作有限度的犧牲。

只不過小羅尚在夢與現實之間的迷離狀態之下，他自然把她當作了小

妻子仙蒂了。

既然他以為抱的是小仙蒂，有些動作就會嚇壞這女郎。

她尖叫了起來，她似乎忘了赤裸站在人家床前的行為又如何？

她這一尖叫，另一女郎也奔入房中。這工夫床上的女郎已滾到床下，竟是姜軟軟，驚悸猶存地抖顫。

姜軟軟半裸入屋把他推醒，目的何在？

小五子大罵小羅是色狠，說是她們瞎了眼。

小羅這時才弄清楚，原來剛才抱的不是小仙蒂！

至於姜軟軟為何進入他的房中？他當然不知道。

這工夫，「葛三刀」也聞聲趕來。

他問明一切之後，道：「請問姜姑娘，深更半夜妳到小羅房中幹甚麼？」

小五子大聲道：「姓葛的，你少管閒事，你們兩個都不是好人！」

「葛三刀」道：「我們從來也未把自己當大好人看待的。」

小五子道：「軟姐，我們走，再不走，這兩個色狠可能作出更可怕的事來。以後要睜開眼睛。」

「葛三刀」道：「是啊！可不要再閉着眼睛闖，居然闖到男人房中來了，而且身上還沒穿多少衣衫。」

兩女衝出，離開了這家客棧。

「小羅，是怎麼回事？」

小羅說了一切。「葛三刀」道：「明是她勾引你。」

「如我不是在作夢，當時弄不清是夢是眞，我絕對不會的。你是知道，我不會作出對不起仙蒂的事來。」

「我當然知道。」「葛三刀」道：「本來我不反對迴避的。」

小羅道：「老葛，為了少找麻煩，咱們連夜趕路，離開此鎮如何？」

二人走出十七八里的路，月明星稀，原野上無風，一條溪流在月下閃爍着粼粼波光。兩個完全赤裸的女郎在沙灘上嬉戲。

眞巧，居然又是小五子和姜軟軟。

兩女在沙上打滾，身上沾了沙，然後再鑽入水中。

現在二人又躺在沙灘上，小五子道：「軟軟，妳以為這次試驗小羅的方式妥當嗎？」

「有什麼不妥當？」軟軟道：「先在樓上高聲談話，故意讓他們聽到，他們却偷偷溜掉，這不是翻臉無情？」

小五子道：「也許他們另有急事……」

「這且不談，小羅急色地抱住我，且口呼小弟（其實是小蒂），簡直就是一頭色狠。這又怎麼說？」

小五子道：「軟姐，我總以為小羅不是那種人。」

「他是哪種人？」

「軟姐，任何男人在那情況之下都無法抗拒的。」小五子道：「就像我們二人現在的樣子，妳說哪個男人能抗拒得了？」

就在這時，一個半裸的男子向二女走近。

這人看來年紀也不大，蒙住了面孔。

强盜有畫臉和不畫臉的，色狠也有遮面和不遮面的。二女聞聲而起，尖叫着要穿衣。她們的行為是不是應該檢討一下？

她們忽然發現這個色狠拿着她們的衣衫。

「你是什麼人？快把衣衫還給我們。」

蒙面半裸人不出聲，他只作了個手勢似要軟軟跟他走。

「要我跟你走？作夢！」

蒙面半裸人表示，不跟他走他就要動手了。

二女的兵刃都不見了。尤其赤身裸體動手，一定也會碍手碍脚的。

這人的色眼在二女身上溜來溜去。

儘管比較胴體之美，小五子比軟軟稍優美，但此人却只注意軟軟。

兩女躬着身子，雙手掩住下體。

此刻伏在沙灘外草中的小羅道：「咱們不能不管。」

「當然，只不過，末了會不會又賺了個色狠之名？」

「不會吧！咱們是救人的。」

「不錯，但事過境遷之後，她們會不會說我們跟蹤她們？」

「為了救人，就管不了那麼多。」

那蒙面人就這樣欣賞二人的胴體，不言不動。

二女可就不好過了，掩住下體上身就完全暴露出來，如要去掩上身，也只能一手掩上一手掩下。

「你是個狗賊！你不是人！」小五子道：「你喜歡看女人的身體是不是？當初你被你娘生下來，為什麼不回去看個夠？」

這蒙面人還是一言不發。

他似乎有此特殊的嗜好——欣賞女人的胴體。

當然，他欣賞的是女人怕極、羞極之下的胴體和姿態。

原來剛才他要軟軟跟他走，大概就是如此欣賞吧？

世界上什麼人都有，此人獨愛此道。

「葛三刀」道：「小羅，有沒有猜出此人是誰？」

「八成是軟軟的表哥常有慶。」

「不是八成，是十成十。」

小羅道：「在月光之下的沙灘之上來欣賞兩個少女的美好胴體，而不想作進一步的需求，此人雖邪，却又不能把他列入淫徒之中。」

「葛三刀」道：「咱們也蒙面救人，免得纏夾不清。」

「很好！就偏勞你，不要用兵刃。」

「為什麼？你以為我會焚琴煮鶴地傷她們的美好胴體？」

「當然不會，你難道不知道七星刀就是你的招牌？」

「對對，這一點我沒有想到，我也不能出聲對不？」

「當然。把那小賊趕跑，我們就走人！」

「你不去？」

「我去她們立刻就會猜到我們的身份。」

此刻蒙面人還在欣賞，而且還邊看邊點頭。

小五子不停地罵。

這工夫「葛三刀」幾個起落到了沙灘上，撲向蒙面人。

蒙面人畢竟心虛，且手中拿了她們的衣衫不能動手，也只有丟了衣衫再出手！二女急忙穿衣服。

「葛三刀」的前三招凌厲而無匹，常有慶不敵。

如他知道三刀之後稀鬆的話，他一定會支持下去。

蒙面人掉頭狂竄而去。

「葛三刀」立刻也向沙灘外退去。

小五子大聲道：「這位援手的朋友高姓大名？」

「葛三刀」當然不能出聲，進入草中和小羅離去。

二女追了一會沒有追上。

小五子道：「這個人很像『葛三刀』。」

「是他？他為什麼要蒙面？」

小五子道：「大概是為了避嫌，怕我們說他們——偷看我們洗澡。」

軟軟道：「這麼說，小羅剛才也在附近了？」

「那是必然的。」

「這麼說，在客棧中發生的事不能怪小羅？」

小五子笑笑道：「小羅雖然對女孩子很隨便，却從不會要求甚至顯出想入非非的樣子。」

軟軟道：「雖是咱們試驗他表現過度了些，可是當時他的動作，却是要做那件事的趨向，這又怎麼說？」

小五子道：「有句話說出來妳可別介意。」

「咱們目前親如姊妹，我怎麼會介意？」

小五子道：「小羅近來好像在廻避我們，會不會是故意作出窮兇極惡、色中餓鬼的架勢想把咱們嚇跑？」

軟軟沒有出聲。

她們雖然都以為有此可能，但說出來有傷小姐的尊嚴。

*　　*　　*

小羅和「葛三刀」月下邊走邊談，小羅道：「老葛，在此之前，你有沒有見識過像小五子及軟軟這麼好的身體？」

「沒有。風月場中的粉頭怎麼能比？」

「你對這兩個妞兒有沒有興趣？」

「小羅，別開胃成不成？這兩個妞兒，眼珠子都長在頭頂上，她們能看上我才怪！除非……」

「男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缺腿瞎眼？」

「葛三刀」笑了起來，道：「說眞的，我很欣賞軟軟，我的目光一接觸到她，眞像是軟塌塌地。」

「怎麼？小五子就不如她？」

「不，小五子也許更好，但我還是比較喜歡她。」

小羅道：「喜歡她就追她，這點勇氣也沒有？」

「我就怕『癩蝦蟆』這三個字。」

「想吃天鵝肉的『癩蝦蟆』，也必是一隻很夠看的癩蝦蟆！」

「小羅，有時我照鏡子，發現自己還眞像個……」

「像個癩蝦蟆？」

「是啊！脖子短，肚子挺又沒有屁股。」

小羅打量「葛三刀」一陣子，道：「你別自謔成不成？你的脖子是稍短些，屁股也不夠大，至於肚子嘛！以後少吃點紅燒肉就成了，可扯不上『癩蝦蟆』三個字。」

「葛三刀」道：「你是說我這份德性還行？」

「什麼話？你的眼睛可得七十分，鼻子六十五分，嘴巴有八十分……」

「葛三刀」摸着自己的臉，從未想到他已接近美男子了。

就在這時，兩個熟面孔又進入眼簾。

「小子……」潘奇齜着牙道：「對你來說，今天不是個好日子。」

小羅道：「對你却是。」

「我？」潘奇指指自己的鼻尖，道：「什麼意思？」

「咱們可以談一檔子生意。」

「什麼生意？」

「請你去治一個人的腿，如能治好，我給你五萬兩。」

潘奇的目光一凝，吶吶道：「小子，五十萬兩，是不是更唬人些？」

小羅道：「治好了病，是眞的送你五萬兩，不是唬人。」

「狂風」秦萬年道：「小羅，先不要談什麼治病的事，上次為你解剖，效果如何？這是十分重要的事。」

小羅道：「像你們這些人，素日滿口的仁義道德，背後却作些傷天害理的事。試問，如果別人活生生地解剖你們或你們的家屬，你們又如何？」

潘奇道：「小羅，這是一件好事，你要慶幸才是，並非看你好欺負就拿你來解剖，實在是由於你的生理特殊……」

小羅道：「我的生理怎麼特殊？」

潘奇瞇着眼道：「小羅，別打馬虎眼成不成？你以為你和『暴雨』司空展的事我們不知道？還有和五個小妓女的事。」

小羅和「葛三刀」互視一眼，心道

：「眞正是誤把『馮京作馬涼』了。兩個小羅在外人來說，硬是認不出來。」

小羅道：「你說的是甚麼事？」

「嘿嘿……」潘、秦二人笑着，也互相擠眉弄眼。「葛三刀」道：「原來二位是指的那件事。」

「對對！就是那件事！嘿嘿，就是那件事。」

「葛三刀」道：「那檔子事兒，在小羅來說，實在算不了什麼。」

「對對！實在算不了什麼！」潘奇道：「根據潘某解剖他的腎、丹田和睾丸，証明他異乎常人。」

「葛三刀」道：「能說他異乎常人的人，也必是異乎常人之輩。」

「嘿嘿……」潘奇得意極了。

「他的確異乎常人，」他道：「小羅能在三個半時辰之內，把司空展的七個小女人弄得死去活來，像大病初愈，這不是異乎常人是什麼？」

秦萬年道：「可以說是『異乎常人』四字也不足以形容。」

「哈……」小羅笑了一陣，表示他的確異乎常人，道：「這件事司空展不會告訴別人，二位是如何知道的？」

潘奇道：「說起來也是巧合，那天你們二人送七女下山後分手，秦大俠的手下，正好遇上，逼問之下，七女就說了一切。」

小羅和「葛三刀」心頭一跳，還以為七個少女會洩底穿梆呢。

看來她們並未說出雙方串通好欺騙司空展的事。

「葛三刀」道：「潘大俠解剖的結果又如何？」

潘奇道：「小羅的生理特殊，百戰不疲。」

「葛三刀」道：「這除了他得天獨厚之外，還要加上他會用秘藥。」

秦萬年道：「什麼秘藥？」

似乎中年以上的人，對這種秘藥無不十分熱衷。

中年人重視慾的需索，但人過中年之後，大多力不從心，因而有些人就服藥以及吞服金丹等等。

唐代幾個皇帝如唐肅宗、中宗等無不是吞服所謂金丹中毒而死，自然是上了方士的當。

凡是利用外來藥物促進性的亢奮，都會造成不良後果。

小羅道：「自然是壯陽之藥，服用半月之後，保証你是龍馬精神，威風八面，不知疲倦是什麼滋味。」

秦萬年道：「眞有這麼靈？」

潘奇道：「秦大俠，這兩個小子的花樣頗多，先不要聽他們胡吹。把他們擒回去慢慢研究。」

小羅道：「你們已經解剖過了，還要如何？」

潘奇道：「解剖過以後的研究才更重要。我們要仔細問問你，解剖過以後你的感受如何？」

說着，潘奇已出了手。

此刻，正是小羅左手心一點也看不出圈圈之時，自然不是潘奇的敵手，「葛三刀」也掄刀撲上。

一連三刀，居然把潘奇逼退了兩步。

潘奇道：「好小子，刀上頗有點火候哩！再來。」

再打下去就不靈光了。

只不過兩人合擊潘奇，還不至於一、二十招就敗下來。

二人明知打不過潘奇。「葛三刀」却道：「只要秦大俠不出手，我們二人百招之內可以取勝。」

潘奇道：「小子，你在說夢話。」

「葛三刀」道：「只怕秦大俠會出手，他怕你受傷。」

秦萬年道：「秦某絕不出手，因為潘兄有把握在六十招之內擺平你們的。」秦說這話，也是出潘的洋相。

潘的醫術高明，武功却不如秦遠甚。

在這種情況下，順理成章地消遣他一下。

小羅在紅圈未出現時，內力薄弱，但招術並未忘記。如果對手並不是內力過人那種貨色，他就好得多。

正好潘奇不是以膂力見長的人物。

如此一來，兩人搭檔合擊，潘奇六十招內擺不平他們。

他自然也能猜出秦萬年的捉狹心意。

二人像繡花一樣，慢慢地磨，過了七十招也未見勝負。

但到快九十招時，潘奇絕招施出，先把「葛三刀」砸出五六步，接着攻向小羅。

在小羅看來，他的絕招根本不算什麼絕招，只是速度快捷而已。而快捷往往就是致勝關鍵。

「蓬啪」兩聲，小羅也倒了下去。

潘奇為什麼不早施絕招呢？

他是怕秦萬年偷偷學去。像秦這等高手，要學這招的話，是很容易的，除非他未注意。

而剛才，他的確未太注意，秦萬年道：「不是在下放馬後炮，潘兄果然把他們擺平了。」

潘奇道：「怪得很，小羅這小子的武功忽強忽弱，這次一定要仔細研究一下。以他的招術來說，應該十分高明才對，出招却像軟軟的麵條一樣。要不是小羅學過『七殺夢魘』的絕招，唇和指甲上的青紫色，潘某是不會看不出來的。」

秦萬年道：「也可能和他的異乎常人有關。」

「走吧！」秦萬年去提小羅，突然肘撞來，如果提小羅的是潘奇，這一肘是絕對逃不掉的。

秦萬年一抖手丟出小羅，道：「好小子，你裝死！」事實上不是裝的，而是手上紅圈出現功力又恢復了。

小羅先過去解了「葛三刀」的穴道，秦萬年又逼上來。

秦萬年以爲三五招就可以打發他，但三五招後却心頭大驚，他如果不好好應付，說不定會吃虧的。

小羅力大勁猛，迅捷如奔雷閃電，也像巨隼凌空展撲，狂飆廻旋，像一條獰厲的怪蟒，翻繞盤纏，在人類視覺中幾乎無法把一些迷濛的動作連貫起來。

「葛三刀」在三十招不到時又被擺平。

潘奇在一邊觀戰，簡直不敢相信這小子前後判若兩人。

居然在火爆狂烈的搏殺中過了五十多招。

似乎這小子未露絲毫敗象。

秦萬年越打越驚駭，這小子到底有什麼毛病？要不，怎麼會强弱、高低的差距如此之大？

潘奇以爲，這小子越怪越好，越怪就越有研究價值。

因爲是他在解剖，解剖的結果他先知道。即使秦萬年站在一邊觀看，他還是不完全懂。

此刻他希望小羅怪得越離譜越好。

百招過去，小羅仍然活蹦亂跳地有攻有守。

秦萬年到目前爲止，他仍然有把握有信心擊敗他，只是沒有把握能在限定的招數內擊敗小羅。

一百五十招也過去了，小羅的攻勢緩了下來。

即使如此，潘奇仍以爲這是奇蹟。

到了一百八十招左右時，他連招架也十分吃力了。

小羅倒下時，已接近兩百招。

潘奇拍手道：「秦兄畢竟是技高數籌，而這小子可以算是一發如雷，一敗如灰了……」

秦萬年猛喘，他以爲自己高於小羅數籌，顯然是誇大了些。

這小子豈僅是值得研究，甚至有些招式還要跟他學，那眞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

潘奇道：「弟以爲這小子的功力是週期性的。」

秦萬年坐在大石上喘息，他連連點頭。

此刻潘奇看出小羅是「五陰鬼脈」，但未點破。

＊　＊　＊

秦萬年的別墅有數幢，這一幢規模較大。

現在，秦、潘二人在秦宅花廳中飲酒。

潘奇熱衷解剖，何況是解剖這種怪人。

他的成名武功和不斷地解剖絕對有關連。

秦萬年也希望解剖。只有進一步挖掘人體奥秘，才能衝破練武的瓶頸，尤其他這年紀的人。

「秦兄，何時解剖這小子？」

秦萬年道：「我正要問潘兄。」

潘奇道：「本來經過痲醉解剖的人好了之後，比平常人身體會大爲衰弱，練武之人也會減低三四成功力。」

秦萬年道：「是不是這小子非但未減而進步了？」

潘奇道：「至少，看來他沒有退步。」

秦萬年道：「這就是我們必須再一次解剖的原因？」

當然，他們還不知道上次解剖的是假小羅。

秦萬年想了一會道：「潘兄，我慢慢發現這小子像個人。」

「誰？」

「已經故去的名宿名劍客。」秦萬年道：「你想想看，這小子是不是有點像羅寒波？」

「羅寒波」三字好像很有份量，震得潘奇一怔。

武林中無人不知羅寒波這位奇俠。

也許有人叫不上「風、雷、雨」三人的名字，但無人叫不出名劍羅寒波的大名。

潘奇「蓬」地一聲拍了桌子一下，道：「果然有點像。」

秦萬年道：「如果這小子果是羅寒波之子，他的怪異就不足爲奇了。」

潘奇道：「據說羅寒波夫婦昔年死得離奇。」

「當然。」

「他的名氣遠在『風、雷、雨』之上。」

「的的確確在我們三人之上。」秦萬年道：「有人說『風、雷、雨』三人聯手，也未必能穩勝他，這說法秦某不便苟同。」

潘奇心想，這次你居然說了幾句實話。

由此可見劍客羅寒波的身手之高了。

「所以，他才更具有解剖的價值。」秦萬年道：「不過一定要特別小心，千萬別傳揚出去。」

「當然，一旦傳出，名宿羅某的獨子被解剖，必然引起武林公憤。」

窗外有人偷聽，聽到這裏，忽然匆匆離去。

此刻小羅躺在地窖中乾草上，半倚在牆角處。

兩人都睡了。這時一塊小石擊中了小羅的頭上。

小羅當然不以爲是樑上掉下的泥塊，他向小窗望去，似有個面孔擋住了淡淡的月光「喂……喂！傻蛋……你過來……」聲音很低。

叫他「傻蛋」的，這還是第一個，顯然是個少女。

甚至這口音好像不久前聽到過。

小羅來到小窗附近，道：「外面是哪一位？」

「是我，我叫秦茜茜。」

「秦茜茜又是誰？」

「傻蛋，你出來一看就知道了！你要不要出來？」

「當然要。只不過我希望知道姑娘救我的動機。」

「告訴你，不久你就會被解剖！」

小羅自然相信這一點，道：「多謝姑娘援手。」

不久鐵門開啓，一個少女向他們招手，這工夫「葛三刀」也醒了。

但三人剛走，秦萬年派人來捉小羅去解剖，發現人已不見，立刻飛報秦、潘二人，二人十分震驚。

被關在地窖中的人，若無人放出他們，是跑不了的。

秦萬年立刻下令全宅所有的人手都出動，不要讓任何人進出。搜遍每一寸的地方，就連一隻飛鳥也不讓牠飛出。

「葛三刀」先一步逃出秦宅。

小羅和秦茜茜在談話，遲了一步。

鐘樓上鐘响了九下，這是表達全宅動員，不許放走敵人的號令。

小羅看看左手心，心頭一沉。

此刻正是他絕對不宜動手的低潮時刻。

秦茜茜就是上次和馬嫂生擒「葛三刀」把他裝在蔴包中被小羅截下，動手時小羅親過她的少女。

當時，她曾大哭過。

只不過女孩子的哭和笑是很難捉摸的。

笑，不一定代表內心眞的愉快，哭也未必是悲哀。

鐘聲响剛敲完，衣袂聲交瀉，各就各位，看來莊中紀律頗嚴。秦茜茜拉着他奔向內院浴室。

「馬嫂，快點把浴桶的水燒熱。快！」

馬嫂道：「小姐，發生了什麼事？」忽見門外站着一個小伙子，探頭一看，立刻就叫了起來道：「他不是上次親妳那個混帳的小子嗎？」

「馬嫂，快點！誤了大事妳可担當不起！」

的確，小姐的任何事一旦弄砸了，她都担當不起。

水才稍熱，秦茜茜就叫小羅入桶。

這是土耳其浴那種木桶，下面的空間雖寬，桶口並不寬，下面可容納二人。在外看不到。

只不過這種溫度的水，在水底誰也熬不了太久。

「小羅，你要委曲點，藏在桶中，也許能逃過這一劫，這兒也只有我爹會親自來搜。」

小羅伸手桶中一試水溫，道：「這溫度在水中只能躭半盞茶工夫。」

「那也夠了！」秦茜茜道：「在我爹未來時，你的頭可以浮出水面呼吸，來時我作個暗號，我說水太冷，就是我爹來了，你就沉下去，我爹去了，我會扯你的耳朵一下。」

小羅道：「好吧！但願你爹不要在此太久。」

「應該不會太久的。」

小羅要往桶中跳。秦茜茜道：「不脫衣會佔空間，把衣衫都脫了，只留一條內褲。」

馬嫂道：「小姐，妳怎麼可以讓這小子佔便宜？」

秦茜茜道：「馬嫂你別管，快把爐火熄滅，我爹來的時候，妳就故意生火，作作樣子。」

小羅在脫衣，秦茜茜也在脫衣。

這小妞似乎非常開放，勝過小五子及姜軟軟。

小羅進入桶中。秦茜茜進入時，問題來了。桶口只能容納一個身子及一個頭，這樣小羅的呼吸就有問題。

他不能永遠在水底，何況不知要躭多久？

就在這時，院中有人道：「小姐，老爺來搜奸細了！」

秦茜茜道：「潛下去吧！我儘可能盡快點打發我爹走，如果你在水底憋得太久實在忍不住了，要捏我的腿一下。」

「小姐，怎麼可以讓他捏你腿？捏下面可以，可不能往上捏。」

小羅入桶下沉，秦茜茜也只穿了短褲下桶。

這工夫馬嫂已將小羅的衣衫藏起去開了院門。

小羅在水底根本不能轉動，因爲這木桶是供一個人出浴的，下面雖寬敞些，容納兩個人就擠擁了些。

因而小羅就在秦茜茜的屁股之下。

秦茜茜也知道下面狹窄，有個大男人蜷伏在下面，一定不好受，她就儘量使雙腿用力上縮。

此刻小羅等於被秦茜茜騎在脖子上。

這一手，他簡直說不出內心的滋味。

只不過秦茜茜是在救他，沒有她，他今夜必被解剖。

上次假小羅受他之累，作了代罪羔羊。

因爲他們要解剖的是忽强忽弱的眞小羅。

秦萬年很寵這個女兒。走入浴室內四下打量，但距浴桶三四步就停下來道：「茜茜，一個奸細跑了。」

「跑了又如何？難道他會跑到這兒來？」

「應該不會。只不過一定要搜得仔細，非抓回他不可！」

「爹，我要出桶了。」

「好，我走。咦？怎麼火滅了！這算什麼土耳其浴？」

馬嫂急忙去生火，自責地道：「都是奴才做事馬虎，沒注意讓火滅了！一會就會熱起來了！」

這工夫小羅在秦茜茜的腿上捏了一下。

女孩的大腿內側被捏一下那還得了，立刻叫了一聲。

秦萬年本已轉身欲去，忽然轉過身道：「怎麼一回事？」

秦茜茜道：「沒有什麼，爹，你快走吧！水凉，我也不想洗了！我要出桶哩……」

秦萬年出院而去，馬嫂閉上院門。

秦茜茜一躍而出，小羅冒出頭來，一張臉紅得發紫，口鼻子噴出水柱，喘着氣道：「我的媽呀！只要再過一會，我就憋死了！」

馬嫂道：「小子，你快走吧！你佔了我們小姐的便宜太多。」

小羅道：「我並不以爲在佔別人的便宜，她騎在我的脖子上，我變成了她的馬，請問是誰佔誰的便宜？」

「當然是你佔我們小姐的便宜。」

「馬嫂，妳不要爭吵了，我要和他一起走，妳爲我準備些銀票和細軟以及衣衫和胭脂什麼的。」

「幹甚麼？」馬嫂一驚，道：「小姐要和他私奔？」

「馬嫂，一樣的話出自你的口就難聽，什麼私奔？」

「小姐，這不是私奔是什麼？」

「馬嫂，小聲點！快去準備，我只不過是要跟他到外面闖闖而已。」

馬嫂打量小羅一下，道：「就憑這小子，沒家沒業地，上無片瓦，下無立椎，一舖一蓋，兩條蔴袋，妳打算嫁給他？」

「馬嫂！」茜茜臉一板，馬嫂跺跺脚就走了。

小羅道：「秦姑娘，在武林中闖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秦茜茜道：「你們能我也能。」

小羅苦笑道：「就以今夜來說，若非姑娘援手，後果又會如何？我勸妳還是打消這主意吧！」

「小羅，你討厭我是不是？」

「妳眞會多心！」

「你要是討厭我，爲什麼前些日子親我的面頰？」

「那不過是開開玩笑，我這人最愛開玩笑。」

「啪」地一聲，他挨了一個大耳光。

「你這小子不是東西，想賴帳是不是？」

「賴什麼帳？」

「親了我，又在我的胯下躭了盞茶工夫，還捏過我的大腿，老實說，只有夫妻才能有這些動作。」

小羅心忖：糟了！這一塊糖更粘，要甩掉她很難。

小羅道：「妳是不是想要嫁給我？」

「不是我想嫁你，是你示意想娶我。」

小羅心道：鬼才有那意思。

小羅道：「我和妳爹算是仇人，我們怎能結親？」

「結了親，不就沒有仇了？」

小羅嘆氣道：「只可惜妳不會屈居第四個位子。」

「什麼第四個位子？」

「我已成婚，第一個姓龍，叫龍仙蒂，她是我的原配。第二個小五子，是一家賭坊的千金，第三個是『雲中之虎』姜開基的妹妹姜軟軟。」

「你……你才不過十七歲，就……就有這麼多的老婆？」

小羅攤攤手道：「事出無奈，不要也不成。」

秦茜茜道：「想不到你是個風流傢伙。」

小羅道：「風流談不上，只不過是比較喜歡美好的妞兒。」

「你是不是要我作你的小老婆？」

「這麼說有多難聽？只是編爲四號而已！」

「你和老三及老二是不是已有夫妻之實了？」

「還沒有，不過也差不多了！」

「你能不能把我編爲二號？」

「這怎麼成？總有個先來後到對不？」小羅道：「所以妳必須愼重考慮，這可是一輩子的事。」

茜茜之美，幾乎冠於小羅所認識的女人。

此刻茜茜根本未加考慮，道：「先出去再說。」

小羅道：「我却以爲，出去以後，妳幾乎就是四號了！」

茜茜道：「四號就四號，只要你喜歡我，我喜歡你，管它幾號！走！跟我來！」他們來到茜茜的房中。

這工夫馬嫂已把一包細軟及衣衫交給她，道：「小姐，我要跟妳去，我不放心！」

「妳去幹什麼？」

「小姐，我怎麼放心妳離開山莊？」

小羅道：「馬嫂，把她交給我，妳可以放一百二十個心！」

「無毛雞！」馬嫂道：「其實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這個小猪哥，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動我們小姐一根汗毛，我就……」

茜茜已拉着小羅穿出側窗上了樹。

由這大樹上躍到另外兩株大樹上，即可越過外牆。

（本段完）

這些小傢伙到底會搞出一些什麼名堂？請看本故事之二「誰敢碰我」。

上文提要：侯判官、蘇藥王追捉金陵仙女，金雷幪面將她救走，打退白衣漢子圍攻，再竄回篷車上僞裝中毒，任由侯、蘇押運去百毒門總壇，以便打探虎穴，豈料中途被亡命徒金七郎搶走篷車，殺了侯、蘇二人。金七郎救金雷並非誠意，要奪去他的碧血劍，因爲該劍原是紅姑的。



新派武俠長篇

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不善措詞遭拒絕　互相團結禦惡魔

「呸！」金七郎呸了一聲道：「這只能說是閣下運氣不好，遇上這枝奪命鈎了！」

金雷突然長長嘆了口氣，道：「可惜！」

金七郎一呆，沉聲道：「可惜甚麼？」

金雷苦笑道：「可惜這枝名劍要永絕江湖了。」

金七郎怒道：「這話怎麼講？」

金雷斜斜一揚碧血劍，道：「閣下可認得此劍？」

「嘿嘿！」金七郎冷笑兩聲道：「我如果連碧血劍都不認識，那我來找你做甚麼？」

金雷道：「你知道這個，該明白我可惜甚麼了！」

金七郎愈聽愈氣，只覺自己被一個後生小子愚弄有所不甘，他憤怒的一揮長鈎，道：「鹿死誰手，尚不可知呢！」

他身爲武當傳人，可說是集三劍客之武功於一身，這一鈎揮洒而出，當眞是威力無窮，但見一片鈎影點點璨璨的照着金雷身上落去。

金雷目光沉凝如水，穩身若石，望着對方這神幻的一鈎，心中着實是凜然一震，他迅快的忖道：「果然不是平常身手……」

他霍然一個大轉身，碧血劍劈空揮去，道：「好！」

亡命徒似是曉得碧血劍的鋒利，長鈎一收，化點而戳，足下一個轉移，滴溜溜的斜轉而去，道：「好劍法！」

這兩大年輕高手都是當代武林的名人，一經動手，當眞是風雷俱動，但見草飛石揚，一片劍影。

忽然，兩個人的身形一停，鈎劍陡地觸在一起，沒有一絲聲響發出，卻有若磁石吸鐵般的黏在一起，然後兩個人的精神全部凝注在這劍鈎之上。

這是生死存亡的一鬥。

兩大年輕高手集注了本身一切的功力，化作無形的勁氣，貫注在劍、鈎之上，只要有一方不支或不敵，便會當場倒地而死。

尋常的人若遇上這種拚鬥的情形，一定以爲他倆是在兒戲，一個是長劍斜壓，一個是舉鈎而迎，殊不知這裡面所隱含的殺機是何等的可怕。

漸漸的，兩個人的額角上都滲出了汗珠。

青筋根根鼓了起來，幾乎要衝出皮外。

最後，他倆的眼珠子愈睜愈大，愈瞪愈恐怖，彷彿要跳出眼眶之外，使人一見便知雙方俱運足了力。

這種拚鬥是武林中最危險的鬥法，不論正邪兩道均不敢輕試，只要有一方稍爲不愼或功力不繼，便要當場殞命，而今他倆不顧死活的較上了勁，危機一髮，隨時都有喪失生命的危

險。

「嘿嘿！」

突然，空中響起一連串陰森而低冷的笑，隨着這一連串笑聲，只見一個灰袍葛布的矮老頭和一個面容蒼白、髮絲如雲的美麗少女踽踽而來，這一老一少行踪飄忽，詭秘之極，在這荒涼之處驟然出現，顯得極不尋常。

他倆晃閃而至，遠遠的望着這兩個青年較力。

那少女眸珠直轉，低聲道：「爹，這兩個人的功夫，好像都不錯。」

那矮老頭嗯了一聲道：「才踏進中原，便遇上這種高手，倒是使我出乎預料。」

他仔細的看着這兩個青年人的較力，面上浮現出一種怪異而使人不解的笑意，似乎頗有用意。

那美艷少女道：「爹。」

「嗯？」

少女嗲聲嗲氣的道：「他倆還能鬥多久？」

那老頭子道：「再過半刻，那個便要倒下……」

他所指的便是亡命徒，那少女眉頭一皺，道：「我不信！」

原來此刻金七郎在表面上大佔上風，長鈎直逼金雷，那少女百思不解，何以金七郎會敗在金雷手中，嘴中不知不覺和她爹爹鬥起氣來。

那老頭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唉，孩子，你跟我在江湖上跑了這麼久，難道眞的連一點眼光都沒有？爹爹憑經驗，便已看出那少年更厲害！」

「那少年」指的正是金雷，金雷驀然回頭朝那老頭瞄了一眼，那老頭心弦一顫，暗忖道：「他在全神貫注之下，尚能留意到我們父女，可見這少年果非簡單人物，中原道上如果盡出這種人物，則我西域羣雄便永無進軍中原之望了。」

他雙目直轉，腦海中迅快的忖道：「如果我現在將他倆毀去，日後豈不減少兩個大敵？可是……我堂堂西域高手，豈能做出這種事？」

那少女低聲道：「爹，你可看出他倆的路數？」

這老人嘿嘿地道：「中原道上門派林立，並不比我們西域少，像武當、少林、華山、峨嵋……等大派，在中原都是頂天立地的門派，門下弟子無數，爹爹雖然在西域號稱『碧眼通神』，可是乍進中原，一下子也看不出他們的門派……」

那少女噗嗤一笑道：「爹爹一路上跟我自吹自擂，沒想到……」

碧眼通神章加利輕笑道：「鬼丫頭，居然跟爹爹開起玩笑來了，咱們這次從西域來中原，可不是來玩的，而是……」

「噓！」那少女低聲道：「爹，當心給人聽見。」

突然，章加利的眼睛一直，低聲道：「好一柄劍……」

少女一楞道：「爹，你說甚麼？」

章加利凝重的道：「毛毛，你看那柄劍寒凝如水，青氣繚繞，定非凡品，爹爹在西域奔走這許多年，還沒見過這樣好的劍。」

那少女道：「爹，咱們將這柄劍奪下來，帶回西域！」

章加利搖頭道：「大凡能握有這樣好劍的人，都不是簡單人物，我看這少年沉穩勇健，氣度不凡，定是名門弟子，咱們縱是奪下此劍，亦不容易把它帶回西域。」

那少女道：「憑我們章家父女，還逃不回西域？」

章加利道：「爲了一柄劍，便把我們來中原的目的全部推翻，這未免……」

那少女鼻孔裡低哼了一聲道：「爹，殺了他們！」

章加利嗯了一聲道：「爹亦有這個意思，嘿嘿，不過爹爹看他倆的內功都不錯，我們西域將來遠征中原，正是用人之際，何不設法收服他們？」

那少女道：「恐怕不太容易。」

章加利冷笑道：「憑武功降服他們！」

這時，金七郎和金雷兩人各以全身的眞力互相硬拚，已達最後關頭，金七郎額上汗珠直滾，青筋浮現，瞪着眼怒視着金雷。

那神情直使金雷心弦一顫，腦海中忽然掠過一個意念，忖思道：「難道我倆非要這樣拚個兩敗俱傷麼？此人雖然狂傲冷漠，卻是一條響噹噹的漢子，假如……」

他不敢再往下想，正在這時，劍刃突然一跳，發出一聲「嗡！」的鳴響，一股大力隨着這聲顫鳴，自對方的長鈎上傳了過來，撞得金雷頓時一搖身子，朝後退了半步。

「篤！」一個深深的脚印剎時露了出來，只見金雷的右脚陷進了黃泥地中，約有一寸有餘。

一縷髮絲飄落在額前，金雷長吸一口氣，大叫一聲，將頹勢硬生生的扳了回來，緩慢而沉重的向金七郎逼去。

章加利看得大生凜異，駭道：「此人當眞是個奇才！」

那少女道：「爹，這有甚麼了不起！」

「嘿嘿！」章加利凜然的道：「不得了，不得了，一個人雖然在極端頹勢中有轉敗爲勝的可能，可是那大多是一種不可想像的奇蹟發生，而這個人卻彷彿是順乎自然，隨手拈來，這份功力便不簡單了，孩子，咱們來中原找的，正是這種人物。」

那少女道：「爹爹眞的看上他了？」

章加利嗯了一聲道：「爹爹必須把他降服，歸化西域！」

少女雙眸溜溜的轉了轉，道：「爹，他們此刻正以本身所修眞力互拚，

縱是武林高手也不敢接他倆一招，爹爹武學雖高，要想把他倆分開，恐怕也不是件簡單的事。」

章加利嘿了一聲道：「孩子，憑良心說，憑爹爹的武功，在西域可說是一流的了，但要爹爹將這兩個年輕高手設法分開，則無絲毫把握，不過這個你可放心，我們西域有一種絕高武學『萬力引』，可消卸他倆所凝聚的勁力，使兩人不受傷。」

少女詫異的道：「爹爹會這種功夫？」

章加利得意的道：「當年我年輕時蒙你師祖指點，傳了我這門至高無上的功夫，只是爹爹雖懷技在身，却從沒有機會施展過，這許多年下來，不知疏漏了多少。」

少女道：「讓我見識見識這種功夫吧。」

章加利笑道：「日後自然會傳給你。」

說着，便朝前踏了出去，那少女亦隨後跟上。

章加利突然一回身，道：「毛毛，給我站遠點！」

那少女一楞道：「爲甚麼？」

章加利道：「會傷了你的！」

這話雖然是輕描淡寫的一描而過，但那少女却在心底裡湧出一股涼意，雖然自己在父親面前永遠是個孩子，可是自己的武功，在西域亦可稱爲頂尖的了，多少武林好手都敗在自己手中，如今初次踏進中原，爹爹便這樣給自己難堪，雖是自己父親，面上也覺得掛不住。

尤其她還是個少女……

她負氣的道：「我不信有那麼厲害！」

章加利對這個嬌寵慣的愛女的脾氣，是非常了解的，如果這時他回頂一句，她一定會又吵又鬧，非跑近跟前不可，若是不去理她，她也只不過是生生悶氣而已，一會兒便又忘了，所以，章加利彷彿充耳不聞。

這少女見她爹爹不加理會，鼻子裡哼了一聲道：「有甚麼了不起，我才不看甚麼鬼絕技呢！」

她當眞是負氣轉過頭去，不再朝那裡望一眼。

但她內心，却渴望再多看幾眼，尤其是那兩個拚得頭頂淌汗的年輕人，她幾乎忍耐不住不去看他們。

況且她爹爹立刻便要施展那武林絕技「萬力引」，這種百年難見的功夫，輕易沒有機會施展，而今天……

她把頭一甩，輕哼道：「我爲甚麼不看！」

她那兩隻聰慧的明眸，滴溜溜的直望着場中。

章加利那略嫌稍瘦的身子陡然停在兩人之前，他目光沉凝如水，投落在金雷和亡命徒的臉上，兩個人的額上覆着亂髮，汗珠一顆顆的滴下。

「嘿！」

空中突然響起章加利那低冷而使人寒慄的笑聲，但見他雙掌瞬快無比的高高舉在空中，掌心泛射着一股流瀲的幻影。

金雷和金七郎都發現這個人的舉動，可是他倆却沒有一個敢分神注意章加利一眼，因爲他倆的內勁源源而去，已達欲罷不能的地步。

金雷那清澈的眸光，緊緊的盯在金七郎的臉上。

金七郎亦以一種湛然的神色瞪着他。

兩人彷彿突然體會出了甚麼，也像是領會了甚麼，可是……他倆在最後，竟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微笑。

一股大力突然遙遙的向劍鈎撞來！

只聽一聲斷喝道：「分開！」

這兩個字有如巨錘般撞進金雷和金七郎的心中，他倆心弦一顫，居然情不自禁的把那奔放的內勁一收，硬要撤回那股大力。

可是，兩個人交織的內勁實在太大了，雖然是撤去了欲收不能的內勁，但那奔湧過去的勁道還是不可匹敵的，劍鈎如同拋丸般的突然飛去。

「噗！」

兩道銀光迅快的朝外射去，他們尚沒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那寶劍和長鈎已沒入五丈之外的泥土中，僅留下一點長柄露在地面。

而章加利的身子，也被那一震之力，震得目眩神迷，耳中嗡嗡直鳴，連着倒退七八步，若不是憑着他幾十年的內功，此刻恐怕早就被震死了。

那少女呆立在地上良久，叫道：「爹！」

章加利長長的喘了口氣，道：「爹沒事。」

那少女聽到她父親說沒事，長長喘了一口氣，這時才注意金雷和金七郎兩個人的身上。

金雷身子一晃，差點摔倒在地上，只聽他低聲道：「好危險！」

金七郎却站立不穩，一個觔斗栽倒在地上，他雖然栽倒地上，却還很清醒，立時掙扎盤坐地上，暗暗運功。

在他面上，流露着一絲驕傲的神色，像是敗得十分自得，當然，金七郎能有今日這份成就，也並非是偶然的了。

章加利看得心服口服，長嘆道：「兩個年輕人都有好功夫！」

這聲讚嘆，倒是眞正肺腑之言，他雖然負有使命來中原，但當他看見這兩個年輕人的表現後，不禁爲這兩個年輕人的武功而喝采。

那少女低哼道：「爹，難道在我們西域，就沒有這樣身手的人麼？」

章加利長嘆道：「放眼西域羣雄，恐怕也找不出幾個。」

那少女不服的道：「雙狠和大盜與之相較如何？」

章加利搖頭道：「雙狠雖狠，却沒有他們這股穩勁，大盜雖行，却是浮而不實，孩子，不要認爲雙狠、大盜是西域年輕一輩的代表，在中原，他們那點功夫就算不了甚麼的了。」

雙狠和大盜，是西域當今江湖上最年輕最凶狠之高手，在西域，提起雙狠、大盜連三歲的小孩都知道是誰，可見雙狠、大盜是何等的有名了。

那少女高聲道：「爹，你簡直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章加利正色道：「我這是實話！」

「哼！」那少女冷哼道：「我不信！」

章加利一呆道：「孩子，你要幹甚麼？」

那少女道：「我要領教他們到底有何高明之處！」

章加利眉頭直皺，道：「孩子，你怎麼這樣任性？」

那少女哼了一聲，道：「我就是不相信，他們眞如爹爹所說的那樣高明。」

她天生驕縱慣了，在西域，提起火龍女，沒有一個人不知道她的火爆脾氣，她的脾氣一來，雖是章加利也奈何她不得。

章加利急忙道：「孩子，不得胡來！」

火龍女大聲道：「爹，不要管我，憑我的武功，足可將他們收服！」

凌人之色洋溢在她那粉白的玉靨上，只見她身子一晃，凌空把插在地裡的碧血劍拔了起來。

「嗆！」

碧血劍隨着火龍女的身勢而顫閃在空中，一聲長長的鳴顫之聲，衝破靜謐的空中，一溜灩光耀閃成半個弧形，瞬即而沒。

火龍女顫聲道：「好劍！」

她雖然在西域見識過不少的世面，可是却從沒見過這樣好的長劍，剎那之間，在她腦海之中，閃現出霸佔這柄長劍的念頭。

章加利眼睛亦直了，道：「孩子，劍上可發現甚麼？」

火龍女道：「爹，咱們帶回西域。」

章加利怒道：「胡說！我們東來的目的……」

他幾乎要衝口說出來，忽然警覺出這件事的重要性，急忙把那已到了舌尖的話，硬生生的嚥了回去。

這刻，金雷忽然睜開雙目，低聲道：「這位姑娘，請把長劍還給在下。」

火龍女道：「你敢說這柄劍是你的？」

金雷一怔道：「姑娘，這是甚麼意思？」

他實在猜不透這少女話中的意思，怔了怔後，終於體會出是怎麼回事，由於他體力損耗過巨，只好朝火龍女露出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

火龍女一揚手中長劍，道：「沒甚麼意思，姑娘今日看上這柄劍了！」

「唉！」深長的嘆息，突然自金雷那豐潤的雙唇裡發抒出來，那低沉的長嘆，悄然的進入每個人的心坎裏。

火龍女一楞，道：「你嘆甚麼氣？」

金雷苦笑道：「姑娘，我眞想告訴妳一點關於這柄劍的來歷，當今江湖提起這柄劍，無不談虎色變，視這柄劍爲天下第一凶劍，接近的人，幾乎沒有一個得到好結果。」

火龍女冷笑道：「聽來頗動人呢！」

金雷道：「這是眞的。」

火龍女不屑的道：「這柄劍可有個名字？」

金雷苦笑道：「姑娘，在下實不相瞞，此劍上碧下血……」

他這句話剛說出來，非但在一旁的章加利身子一顫，就是火龍女這個江湖閱歷不深的少女，也不由自主打個寒顫，有關碧血劍的種種傳說，他們是早聞其名了。

「嘿嘿！」章加利深沉一笑道：「眞想不到才踏進中原，便遇上這柄稀世寶刃！」

金雷黯然的道：「碧血之名，全因……」

火龍女斷然道：「爹，這柄劍孩兒收下了。」

章加利搖頭道：「毛毛，你難道忘了咱們東來這裡的原因麼？」

火龍女高聲道：「無論如何，這柄劍不能還給他！」

金雷目光如刃，注視火龍女身上，道：「姑娘，這柄劍不宜婦女佩帶。」

火龍女雖然霸道慣了，却很少讓一個年輕人這樣凝視過，她那顆堅硬的心突然怦怦直跳，彷彿被甚麼打了一下似的。

她紅着臉道：「胡說，我不信邪！」

章加利突然道：「孩子，還給人家！」

火龍女道：「不還！」

章加利大聲道：「孩子，咱們要劍也得光明正大的要，把劍還給他，或許他會心甘情願的把碧血劍送給妳！」

火龍女一楞道：「眞有這種事？」

章加利嘿嘿地道：「爹幾時騙過你！」

火龍女突然一抖長臂道：「朋友，接着了！」

一溜寒光帶着刺耳嘯聲疾射着，向金雷當胸揮洒而來，其勢之急，實非一般人所能料及。

金雷心神一顫，道：「姑娘……」

底下的話根本沒有機會說出，他的身子已如一隻蒼鷹般的飛上空中，右手勁疾的朝那一縷劍影抓去。

他以一個疲憊的身子，在這間不容髮間施出了絕頂的功夫，那副乾淨

俐落的樣子，端的是令人欽佩。

但見他的身子美妙靈巧的一個旋轉，輕靈而敏捷的飄落在地上，手中已緊緊的把碧血劍抓在手中。

「好！」章加利見他那俐落的身手，心中忽然產生了一股敬意，使他情不自禁的發出一聲大喝，衷心的讚佩。

金雷瀟洒的道：「姑娘，謝謝妳歸還寶劍！」

火龍女紅唇微微一撇，淡然的道：「果然有一手！」

章加利哈哈大笑道：「朋友，你的身手不凡呀！」

金雷苦笑道：「三招兩式，那能入行家的法眼。」

章加利乾笑兩聲道：「那裡，那裡，朋友，老夫初次踏進貴地，便見二位這種不平常的身手，的確是使老夫佩服不已！」

他的話音方落，接着又道：「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金雷道：「在下上金下雷……」

他見這個陌生老人態度尚是十分和善，警戒之心頓時鬆減不少，毫不防備的把自己名字說了出來。

章加利斜睨了亡命徒一眼，道：「這位呢？」

金七郎冷漠的道：「在下金七郎。」

火龍女冷笑道：「原來都是無名之輩。」

章加利怒聲道：「丫頭，不准胡說！」

金雷倒不覺得怎樣，金七郎却受不了，沉聲道：「如何算是有名……」

火龍女被她父親當着這兩個年輕高手的面前叱喝，心中頓時覺得十分委屈，她鼻子裡哼了一聲，對亡命徒道：「至少要在江湖上說得過去，才能稱爲名人……」

亡命徒經剛才調息，尚未完全恢復體力，只是因一時氣憤，而和火龍女鬥起嘴來，如今一見火龍女朝着自己發火，心中微微一怒，道：「那麼閣下是名人了？」

火龍女一揚頭道：「在西域，提起姑娘，恐怕是無人不曉！」

章加利朝前踏進半步，道：「孩子，給我退下。」

火龍女道：「爹，那柄劍……」

章加利目光冷煞的朝金雷瞥了一眼，道：「金老弟，老夫有句話……」

金雷淡淡的道：「老丈請說！」

章加利道：「老夫這次從西域遠來中原，目的就是想結交天下奇才俠士，我看二位身手不凡，定是出身名家……」

金雷淡淡的道：「老丈過獎，在下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火龍女嘿了一聲道：「無名小卒，也配帶這種寶劍？」

金雷苦笑道：「在下當然不配擁有這柄劍，不過……」

火龍女傲然的道：「既然不配，便把劍拿過來！」

章加利怒聲道：「孩子，你今日是怎麼啦？」

火龍女高聲道：「爹，咱們今日是憑武功論高低，何必跟他們這麼多嚕嗦……」她身子一晃，朝前飄了過去，道：「姓金的，姑娘要賭你的劍！」

金雷道：「姑娘開玩笑了！」

火龍女正容的道：「數天之後，我們西域八大高手便要遠征中原，斯時你們中原各派便要聽命於我們，今日我父女欲招集中原各道高手加盟西域，姑娘看二位年輕有爲，何不……」

「哈哈！」金雷突然縱聲大笑，笑聲迴空激盪，傳出老遠，火龍女的雙眉一皺，身形一掠而來，寒着臉問道：「你笑甚麼？」

金雷冷冷的一斂笑容，道：「我中原武林羣雄無數，論武功、講仁義，無一是西域所能及的，姑娘這種目空一切的想法，恐怕幼稚得使我好笑！」

火龍女氣得身子一顫，道：「你敢輕視我西域羣雄！」

金雷冷笑道：「句句是實，字字不假。」

章加利哈哈地道：「好一個有膽色的少年英雄，僅憑金朋友這幾句話，就值得老夫結交一番，我們西域重武不重人，只要武功好，不論何種出身，都可凌駕萬人之上。」

金雷搖頭道：「武功固然重要，却須以仁義爲根。」

章加利道：「仁義之爲何物？」

金雷道：「仁義爲無形的利器，邪魔外道只要遇上它，便自慚形穢，它是無堅不摧，無惡不毀……」

章加利哈哈大笑道：「這麼說，我們果然到了仁義之邦了？」

金雷道：「不錯，殺身成仁，捨身取義，是仁義最好的解釋，你們只知武功以爲天下之最，殊不知有了好的武功，還要以仁義爲基礎，方能無敵天下。」

章加利大笑道：「我不信！」

金雷道：「你不信此說，將永遠不能邁入武學的至高堂奧。」

章加利嘿地一聲道：「你敢輕視我？」

金雷冷笑道：「我不敢輕視你，但從你這種態度上，便可看出你只不過是個較普通武夫，稍稍高明一點而已。」

火龍女怒叱道：「爹，他侮辱你！」

章加利跳了起來，道：「他敢！他敢！」

雖然他的年歲已經不小，那股火爆子脾氣，却與年輕人沒有絲毫差異，但見他氣得髮絲根根豎起，眼珠子瞪得像個銅鈴，惡狠狠的盯着金雷。

金雷却若無其事般的道：「老爺子何必生那麼大的氣！」

章加利心中忽然一凜，忖道：「他好鎮定，難道中原武人在鎮定功夫方面，都有很好的修養麼？怎麼西域武士從沒在這方面下過苦功？」

他長年在西域武林上浪跡，平常所接觸的，都是些好勇鬥狠、殺人如麻的武林强者，一言不對，拔刀而鬥，今日一見金雷那副沉穩的樣子，心中頓時一冷。

他怒聲道：「我要取你的命！」

金雷道：「不知閣下如何索取吾命？」

章加利大吼道：「當然是各以兵刃相見了！」

這個西域高手雖然憤怒已到了極點，可是神智却是絲毫不亂，圓睜着雙目，不瞬的盯在金雷的臉上。

火龍女低聲道：「爹，當心上他的當！」

她見爹爹今日生這樣大的氣，不禁楞了一楞，回憶往昔，她隨着章加利南征北戰，經歷過不知多少次仗陣，却從沒有見過他生這樣大的氣，今日章加利這種反常的態度，大出任何人意料之外。

章加利嘿地一聲道：「他以爲將我激怒，便能穩操勝算麼？」

這個人雖然以火爆子脾氣聞名西域，但臨場之時，却是沉穩無比，他還有一個怪毛病，就是脾氣愈大，武功愈高，發揮出來的功力，較他心平氣和的動手要高出很多。

金雷斜馭長劍，道：「在下恭候閣下賜招。」

章加利突然嘿地一聲道：「咱們現在可得把話說個明白。」

金雷一楞道：「說甚麼？」

章加利道：「咱們是賭人不賭命，如果我的武功高强，閣下不但要將那柄劍交給我，連你的人我都要！」

他雄心不減，腦海中始終還存着要降服金雷的念頭。這也難怪，自古英雄豪傑誰不愛才，當一個人突然發現一個對自己有助力的人或物時，定會想方法去得到的。

金雷哈哈一笑道：「關於第一點，我沒有異議，武功不如人，寶劍自然給你，但我對後者却有所聲明，在下是人隨劍亡，劍既失去，人活何用？不如隨劍而去。」

「嘿嘿！」章加利冷然一笑道：「你倒眞是豪傑人物，大丈夫留名不留皮，嘿嘿，金雷，我西域英雄無數，却無人像你這般狂傲，老夫若不是看在你那身武功確是不凡，眞想……」

金雷淡然的道：「這麼說，閣下是太抬舉我了。」

章加利正容的道：「不錯，我的確是相當器重你。」

金雷冷冷地道：「只不過是想利用我而已。」

章加利並不否認的道：「當然，如果你毫無利用價值，我何必苦口婆心的在設法子點醒你，只要你能歸順，我縱使花上一天口舌，也是值得的。」

金雷嗯了一聲道：「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章加利心中一怒，那怒火剎那間又重新被點燃起來，他氣得渾身一抖，朝前踏出半步，道：「好一塊頑石，泥古而不化……」

這個西域高手似乎下定了決心，寧爲玉碎不作瓦全，只見他那微散的髮絲根根豎了起來，凶狠狠的怒視着金雷。

金雷面無懼色，冷笑道：「閣下欲動手麼？」

章加利哼了一聲道：「不錯。」

火龍女高聲道：「爹，殺了他！」

章加利的右手斜斜一舉，深沉的道：「當然，爹爹從不留活口！」

他那隻碩大的手掌一舉，一蓬奪目的凝光自他掌心之中泛射出來，照得金雷心中一寒。

此刻，突聞亡命徒大叫一聲，金雷聞聲一怔，章加利却霍然一個轉身，頓時面色大變。

此刻穹空灰黯，大地洋溢着一股肅殺的氣氛，亡命徒突然橫空一躍，隨手一掌把金雷推到一邊，大聲叫道：「金兄注意。」

金雷一怔，身子移出數尺，道：「有何指教？」

亡命徒面上露着顫慄之色，指着章加利那斜舉着的手恐怖的退着步子，顫聲道：「這是『血手印』。」

此言一出，金雷心中着實是一沉，他彷佛在甚麼地方聽過這個名字，可是在一時之間又想不出來，乍然看見亡命徒那種驚恐之色，他曉得這一定是一種極厲害的武功。

章加利面色一變，低嘿道：「果然怪事眞多，中原道上居然也有認出我這種武功的人，嘿嘿，我倒要看看甚麼人有這樣好的見識！」

他說着朝金七郎一步一步的逼去。

金雷長劍一撩，劃起一道光弧，擋住章加利的去路，這一劍又快又狠，隨之而去，逼得章加利只得一停身子，面上殺機却隨這一停之勢愈來愈濃。

金雷低聲道：「甚麼是『血手印』？」

金七郎低聲道：「這是一種旁門左道的功夫，相傳練這種功夫的人，都要先淬練自己的雙目，使自己的雙目在最烈的陽光之下，依然能明澈如水，不爲陽光所射，所以，初習這種功夫的人，必須在每日正午時，眼睛望着太陽，直至眼睛能適應最强的强光爲止，然後再以活人的鮮血，每日浸淫手掌，這樣連續三年方有小成，今日章加利的掌心已可發出紅光，此人至少已有數十年的苦修，這種功夫的厲害處是中人身體之後，前後不過七日功夫，能使中掌者全身發紅至死爲止，江湖上對這種功夫，知者甚少，在中原道上，更是無人知曉！」

他將這段武林秘辛，簡單扼要的向金雷交代明白，匆促間無法細述明白，但金雷的心情已隨着亡命徒這段話而顯得沉重無比，面上沉凝，一如潭水。

章加利被碧血劍一擋，身子一停後，怒問道：「亡命徒，『血手印』這三個字，是誰告訴你的？」

亡命徒冷冷地道：「這個用不着你問。」

章加利沉聲道：「你說不說！」

亡命徒怒聲道：「不說！」

火龍女大聲道：「爹，他可是和那三個老鬼有關係？」

章加利嗯了一聲道：「除了那三個老鬼外，我相信還沒人認得出這種神秘功夫，孩子，咱們這一次，中原可沒白來，至少知道那三個老鬼還在世上。」

他雙目有若紫電般的掃視在亡命徒面上，道：「告訴我，是不是那三個老鬼告訴你的？」

亡命徒冷然的道：「我不懂你的話！」

章加利嘿嘿兩聲道：「你自然不懂，因爲那三個老鬼已經告訴你這件事，對於我是何等的重要，只要我能發現他們藏身的地方，這輩子我永遠都不會放過他們。」

他說得咬牙切齒，彷佛是恨到極點，而無法得到適度的發洩一樣，那種神情眞是使人不敢恭維。

金雷看不順眼，淡漠的道：「他們和你有仇？」

章加利冷哼地道：「憑他們還沒資格和我有仇！」

金雷略略一怔，道：「既然沒有仇恨，你爲甚麼非要置他們於死地！」

章加利雙目一閃，斜睨了自己那舉在半空中的手掌一眼，一股子怒焰，剎那間塞滿他的心湖。

他恨聲道：「在『血手印』下能逃過命的亦不過是他們而已！」

金雷大怒道：「我輩武人勝敗微不足道，而你只爲掌下留了活口，便生這麼大的氣，而非制人於死命不可，可見你們西域武林是何等的……」

火龍女怒叱道：「呸！我爹豈容你來教訓！」

章加利乾笑一聲，道：「孩子，沒你的事，爹爹自會和他理論！」

他朝金雷一招手，道：「你過來！」

金雷冷冷地道：「你怎麼不過來！」

他年歲雖小，氣魄却威武勇猛，了無懼意，在氣魄上已佔盡了先機，章加利被那種威勢一逼，幾乎爲之氣奪，他終究是久歷沙場的高手，嘿嘿一笑，直跨而去。

他殺氣盈眉，直佈面上，道：「我過來你便沒命了！」

金雷橫劍而立道：「不見得！」

此刻，金雷已運劍待敵，他深知對方不但是個空前的勁敵，還是個狡黠無比的老狐狸，欲取勝這一場，是非艱苦一鬥不可了。

他抱必死之心，欲捨命一搏了。

章加利突然大袖一拂，道：「金雷，老夫今日便先鬥鬥你的碧血劍！」

他乘着說話間，身子有若輕風一縷，五指揮洒出縷縷强勁，而銳利的氣浪，照着金雷全身罩去。

金雷在章加利說話的剎那，精神不禁微微一分，但他武藝大進，數年江湖的歷練，已使他經驗豐富無比，雖然在這種情形下，防而不備的剎那，依然顯示出他那不凡的身手，金雷一個旋身，迴避了他那揮洒而至的勁浪。

他沉聲道：「看劍！」

這一劍旋翻斜劈而去，一陣嗡嗡顫鳴之聲，剎那間響遍空中，劍花似浪，顫顫閃閃而去。

章加利凝重的道：「好劍法！」

他是個武學大行家，一眼便瞧出這一劍的威力是何等的巨大，雙掌一分，身子已如御風而瀉，凌空旋轉，一掌斬去。

紅瀲的掌心，直似一團奪目的焰苗。

這一掌斬下，重逾千斤，力可貫石。

金雷隨着碧血劍一閃，長劍在空中兜起兩個大浪花，照着章加利那斬來的手掌，一劍劈去。

章加利萬萬沒有料到，這年輕人變招如此的迅速，他心底直冒冷氣，深覺自己遇上了空前高手。

他忖道：「難道我會栽在一個年輕人的手裡。」他憤怒的道：「金雷，咱們是不死不散！」

但見這一代西域高手的手掌紛飛，道道勁浪，彷佛要將這裡一切全要粉碎一般，手掌擊處，熱浪襲人。

「砰！」

他凌空一掌，朝着金雷全身罩下，金雷躍身再移，堪堪避過，可是那股掌勁，却無情的擊在地上。泥沙濺揚，地上剎那間露出一個大坑。

金雷返身一劍，照着章加利的胸口刺去。

這一招是他臨時變化出來，全無武學常規可循，大出章加利的意料之外，不禁使他一慌，急忙一個挫身，斜斜飄出六尺之外。

「嗤！」

劍鋒依然將他那長長的衫袖，劃裂一道口子，但見那長袖經風一吹，立時飄散開來，隨風飛揚。

章加利驚出一身冷汗，忖道：「好危險呀！」

他顫聲道：「金雷，這一招算你贏了！」

金雷心中有數，表面上雖然是自己佔盡上風，可是他暗中所吃的虧，便非外人能知道了，原來章加利所施

展的「血手印」，乃是西域武學相當凌厲的殺人之術，手掌縱沒有擊在人身，那炙人的掌勁，依然襲體如刃，更使人不解的，那股勁浪襲人後，會使人全身發軟，體力愈來愈不濟，是故他心中陡然一沉，頓時緊張起來。

他略略喘了口氣，道：「還要看我們雙方最後的努力，才能分出誰勝誰敗！」

他此刻，雖然是贏了半招，到底是名家風度，絲毫沒有喜上眉梢之色，這正是他與常人不同之處。

火龍女在旁不服氣的道：「爹，他根本沒佔絲毫便宜！」

亡命徒聞言後，鼻子裡重重的哼了一聲。

火龍女回身，怒叱道：「你哼甚麼？」

亡命徒冷冷地道：「對無恥的人……」

他本來還和金雷欲拚個死活，可是此刻，當雙方利害一致，共同爲中原武林榮辱而努力時，他又和金雷站在同一條線上了。

火龍女吼道：「你說誰無恥？」

亡命徒瞪了她一眼，道：「你！」

火龍女氣得一呆，道：「你……」

雙方的眸光，都是那麼鋒利的，互相凝視着，在雙方的眼睛裡所含隱的仇恨之火，却隨着時間而增漲。

良久——

火龍女突然尖叫一聲：「我要殺你！」

亡命徒不甘示弱的道：「諒你還不行！」

火龍女躍身揮出一掌，道：「試試看！」

這一掌，又快又狠，根本沒有絲毫跡象可尋。亡命徒晃身，一個旋移，一拳中途搗去，攻的也是玄妙無比。

火龍女萬萬沒料到，亡命徒還有這一怪招。

她咦了一聲：「這是怎麼回事？」

亡命徒一拳搗出後，拳發中途，倏收了回來。

他不屑的道：「你現在可知道我們中原並不好欺！」

「呸！」

火龍女呸了一聲道：「不要臉！」

亡命徒一怔道：「甚麼？你說我不要臉！」他大喝一聲道：「誰不要臉！」

火龍女怒聲道：「你口口聲聲說，你們中原武林高明，結果剛才那一拳却是由我們西域偷學的，僅這一點已可證明。」

亡命徒愣地道：「你說甚麼？」

火龍女冷冷地道：「你偷學我們的拳術！」

亡命徒像是被羞辱一樣，怒笑道：「胡說，我們堂堂中原英雄，豈會偷學你們的鬼拳。」

火龍女冷冷地道：「剛才你施的那招『移山過海』，是我們西域的！」

亡命徒鼻子一聳，道：「這倒是笑話，中原的三歲童子都會那招『移山過海』，沒想到又會變成你們西域的絕招了！」

火龍女憤怒吼道：「那明明是『空空拳』！」

她的話尚沒有消逝，亡命徒的心中已是一震，「空空拳」在他腦海中一掠而過，彷佛是聽三個師父說過這段往事，難道自己學的眞是西域的「空空拳」？

「嘿嘿！」章加利一聲冷嘿，道：「孩子，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火龍女一怔，道：「爹，我們的『空空拳』眞讓他們偷學了。」

章加利道：「你還記得那三個該死而未死的老東西麼？他們被我追出西域，就是偷學我們的『空空拳』。」

亡命徒大吼道：「放屁！」

章加利狠狠瞪了他一眼，道：「今日你倆休想再逃出我的手中！」

他話語間，身形霍地一跳，整個身子有若細風飄雨般的凌空而起，照着金雷當頭撲了下來。

這一招，倒是頗不易見的眞正功夫。

金雷急忙一個矮身，斜空一劍點去，道：「好！」

那個「好」字的尾音尚沒有消逝，他的身子隨着點出長劍，迎向將撲下來的章加利，雙方的變化，都是那麼凌厲和怪絕，使旁觀者俱是暗中一凜。

這種打法，根本就是拚命，武林中鮮有這種鬥法。

章加利身在空中，嘿地一聲，道：「你要和我同歸於盡……」

金雷確實是在存心拚命，他平生已經歷過無數次的拚鬥，每次都能安然渡過困難，却沒有一次像今日這般狠狽過，他滿腦子旋轉着同歸於盡的招式，這並非是他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此時此刻，他再不拚命，恐怕是要想全身而退便沒有那麼簡單了。

他雙目如火，沉吼道：「咱們這是死約會……」

一溜劍光，有若銀虹劃過雲空，點點洒洒的飄滿在空中，那凌厲鋒刃，幾乎要將任何東西粉碎，章加利雖然是當世中的高手，但他若此刻想欺進金雷的身邊，也沒有那麼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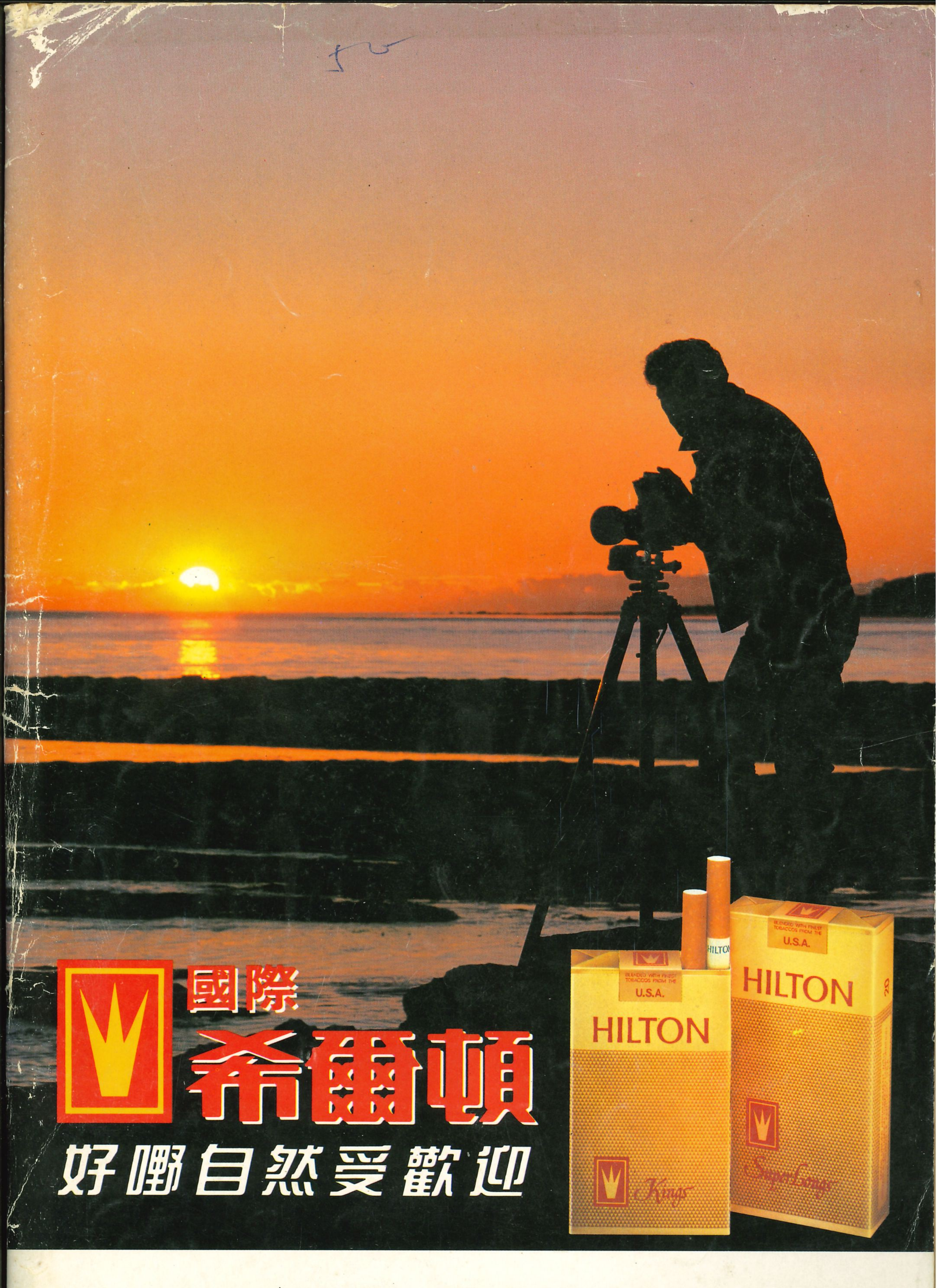
他嗯了一聲道：「好劍法！」

這不是有意諷刺或挖苦，事實上金雷這招一等的神奇劍法，確是把章加利給震懾住了，他在西域，會過無數的劍術名家，可從沒有見過這般犀利的劍招。

金雷長笑一聲道：「多承誇獎，在下不敢當！」

兩人嘴裡雖在說話，手底下却絲毫不停。

章加利嘿嘿地道：「在『血手印』下，還沒人能過五十招。」（未完．十九）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